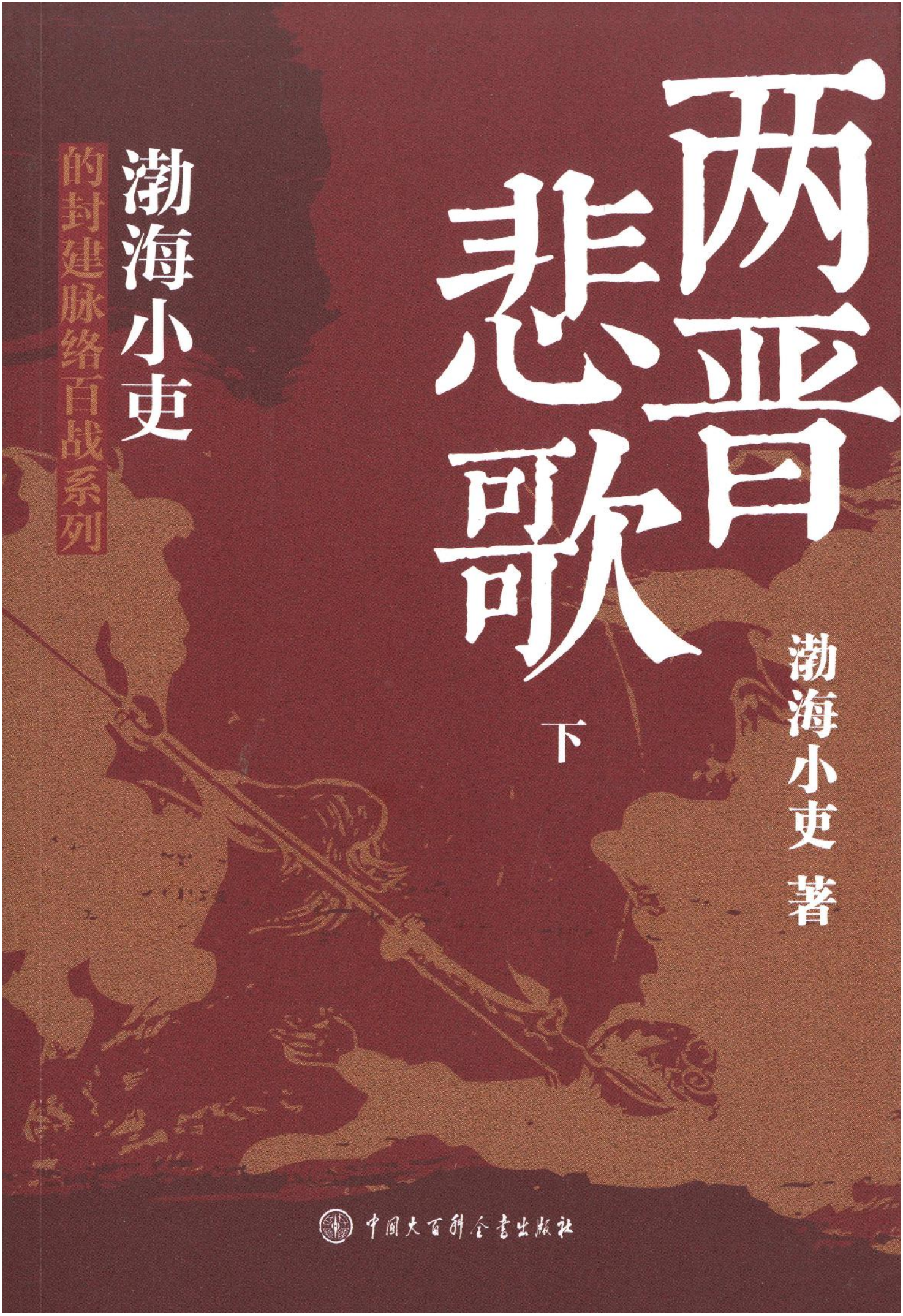


两晋悲歌

渤海小吏的封建脉络百战系列

下

渤海小吏 著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两晋悲歌

渤海小吏 著

下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两晋悲歌：全三册 / 渤海小吏著 . --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23.9

ISBN 978-7-5202-1429-2

Ⅰ . ①两… Ⅱ . ①渤… Ⅲ . ①中国历史—晋代 Ⅳ . ① K237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171471 号

出 版 人　刘祚臣
策 划 人　赵　易
责任编辑　赵春霞
责任印制　魏　婷
出版发行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767
网　　址　http: //www.ecph.com.cn
印　　刷　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毫米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83.75
字　　数　1081 千字
印　　次　2023 年 10 月第 1 版　2023 年 11 月第 3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202-1429-2
定　　价　218.00 元（全三册）
审 图 号　GS（2023）3168 号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第 1 战　西晋平吴：十分伶俐都使尽，远在儿孙近在身 / 001
第 2 战　凛冬将至：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的长城内外 / 109
第 3 战　八王之乱：时无英雄显竖子，皇皇武德魂消散 / 199
第 4 战　永嘉之乱：“王与马”、石勒开始登场 / 307
第 5 战　石勒霸北：团结诸少数民族的密码 / 383
第 6 战　东晋立国：“光腚北士”与“散装江东”博弈下的门阀政治 / 469
第 7 战　王敦、苏峻之乱：走火入魔的门阀的自救之路 / 545
第 8 战　桓温灭蜀：桓家崛起的底蕴 / 633
第 9 战　石虎肆虐：超长待机的“狮驼岭”吃人算法之谜 / 667
第 10 战　冉闵屠羯：少年闵的奇幻漂流 / 735
第 11 战　桓温北伐：风云际会后的北国兴与衰，时运锁死下的南国天花板 / 797
第 12 战　雄主的膨胀之路：“开其慧”“助其狂”的两种选择 / 899
第 13 战　淝水之战：“摆拍仁主”与“网红门阀”的春秋笔法 / 989
第 14 战　兴复大燕：燃烧的北境，爆炸的关中 / 1047

第 15 战　拓跋珪复国之谜：揭开北魏被掩盖的历史 / 1101
第 16 战　参合陂之战：北魏与后燕的终极对决 / 1149
第 17 战　桓玄篡晋：早悟夜宴终有散，当初赌甚英雄汉 / 1237

下册目录

第12战　雄主的膨胀之路：“开其慧”“助其狂”的两种选择

一、笑你我枉花光心计，为贪嗔喜恶怒着迷 / 901

二、由金刀计拆解做局的本质 / 912

三、“若玄德之遇孔明”的真正底色 / 923

四、苻坚、桓温的布局 / 937

五、枭雄谢幕 / 952

六、三年的时间，家里真有矿了 / 966

七、公元376年，终结“五胡时代”的棋子被埋下了 / 977

第13战　淝水之战：“摆拍仁主”与“网红门阀”的春秋笔法

一、史书中的那些真真假假 / 991

二、慢一点儿，等等你的国家 / 1002

三、苻坚的“摆拍”人生 / 1016

四、“陷阵”为什么会在战场上立大功？ / 1030

第14战　兴复大燕：燃烧的北境，爆炸的关中

一、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 1049

二、“礼遇弥重”，智者屠龙的杀人技 / 1064
三、“火烧上方谷”的历史原型 / 1076
四、一边在坠落，一边在升起 / 1088

第15战 拓跋珪复国之谜：揭开北魏被掩盖的历史
一、被掩盖、涂抹的“魏之先世” / 1103
二、“历史美照”的幕后真相 / 1111
三、拓跋珪的复国之路 / 1122
四、最乱世道喂养出来的最毒中山狼 / 1134

第16战 参合陂之战：北魏与后燕的终极对决
一、“五胡”兴衰的总密码 / 1151
二、“汉化军制”，“五胡”武运的总密码 / 1170
三、垂过参合陂，见积骸如山 / 1180
四、送死的是悟空，背黑锅的一定是师父 / 1197
五、慕容垂的野心抵不过不成器的儿子 / 1210
六、北方的权力游戏开始落幕 / 1223

第17战 桓玄篡晋：早悟夜宴终有散，当初赌甚英雄汉
一、最讲究门第的时代，却最不在乎嫡庶的鸿沟 / 1239
二、永远不要走敌人帮你规划的道路 / 1250
三、下个时代的主人公入场了 / 1264
四、5世纪伊始，桓家夺回荆州 / 1278
五、京口“气吞万里如虎”登场的时代契机 / 1288
六、百岁光阴弹指过，两晋悲歌终了 / 1300

第12战

雄主的膨胀之路：“开其慧”“助其狂”的两种选择

一、笑你我枉花光心计，为贪嗔喜恶怒着迷

金庸先生在自己的武侠世界中写活了很多少数民族的姓氏，比如独孤、慕容、耶律……有些高手的姓氏跟历史有一定的关系，比如大理的段氏、契丹的萧氏，这都是本国本族的大姓；有些姓氏则跟这个家族的历史轨迹有着巨大的符号借用效果。

在金庸老先生写活的诸多姓氏中，有一个姓氏已经难以用普通的武侠情节概括了，它的层面更加复杂。这个姓氏，就是慕容。

一提到这个姓氏，人们的脑海中浮现的就慕容博、慕容复父子苦心孤诣、念念不忘复兴大燕，一辈子如痴如幻地做着皇帝美梦。

“慕容”这个姓氏与其国运，掺杂的元素太多，分不太清。

金庸先生在《天龙八部》这部巅峰之作中，将国家、民族、佛法等宏大体系融在一起，其主旨之一在于说明众生皆苦。佛门八苦：“生苦、老苦、病苦、死苦、爱别离苦、怨憎会苦、求不得苦、五阴炽盛苦。”大师将这“八苦”揉进了文中所有角色中，无论是主角还是配角，每个人都深深陷入这八苦之中。

什么叫巨著，就是用枝繁叶茂的情节来述说人生中的那些无形大道。

乔峰这位天生英雄的初衷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但最后因为民族身份问题没有得到任何一方的理解和挂怀。虚竹从小梦想成为得道高僧，参透生死，但命运找上他后，是他亲手一条条地破掉了那些清规戒律。

在乔峰寻找真相的过程中死了那么多人，这些人无非是希望保住那位带头大哥，但带头大哥却最终在全武林的面前被揭开了陈年伤疤，自裁谢罪而死。

无论是四大恶人，还是少林方丈，各有各的业，各有各的苦。

金庸先生晚年重新修订了一遍王语嫣的结局，把表妹又还给了表哥，很多人觉得大师老糊涂了，这不是往金字招牌上泼粪吗！实际上，王语嫣要是真跟了段誉这小说才不完美，因为段誉自开始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人生五毒中的顶级“痴”。

“五毒”中“痴”的最终结局，当然就是“八苦”里的“求不得”。段誉是情“痴”，慕容父子是功业“痴”。为了突出这份执着，金庸先生在《天龙八部》中给慕容氏的复国安排了相当重要的剧情。

历朝历代中，复国的情况并不常见。一个国家之所以灭亡，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政权确实没法要了，如果连宗庙社稷都被他人连根拔起了，那么所有统治的根基都已不复存在。

最成功的复国案例，是东汉的光武中兴，光武帝刘秀重新拽回了大汉的两百年国祚。不过，金庸先生却没有把老刘家作为复国的大样本来进行打造。

首先，戏剧性不强，刘秀除了在河北当过几个月的叫花子之外，后面一路都是天选之子的开挂之旅。

其次，老刘家的故事实在是太多了。刘秀这么牛的历史地位，在《两汉风云》中几乎用了三十万字来写光武中兴及其绵延百年的历史影响，但在整个东汉之外，刘秀的存在感仍然很低。

老刘家的顶流不是复国，而是刘邦开国 PK 项羽这个大魔王、太阳王刘彻烤干整个东亚五十年。

讲复国，就要先找这项运动的顶流时代。

中国历史上曾有一个时期是复国大业盛行的年代，也就是本章即将展现的淝水大战之后。偌大的前秦帝国分崩离析，许多曾经存在过的少数民族国家的后裔纷纷开始了复国之旅。

其实同时代的拓跋氏复国运动同样跌宕起伏，但远没有慕容氏那种苦心孤诣却得而复失的悲苦落差。

金庸先生把“复国”剧本安排给了慕容氏，其实就是因为一个人——慕容氏最后的大才——慕容垂。

慕容垂在前燕朝野上下准备打铺盖卷回东北老家时，最后申请坚持了一把，终于拿到了部分军权，组织起对桓温北伐的阻击。

在天时来到和对石门的战略眼光布防下，慕容垂大败桓温，前燕也从差点儿回东北老家的危局中再次变成“貌似”的东亚老大。

不过慕容垂这个挽救危亡的社稷之臣却深深刺痛了某些人。一个劲儿嚷嚷着回东北老家的慕容评非常嫉恨慕容垂，这个大侄子的英勇让他觉得自己被衬托得太无能了。

慕容垂回朝后，要求对将士们进行封赏。这种挽救国家危亡的军事行动，通常来讲要给予最高规格的荣誉和物质奖励的。既是榜样，又是收买。

榜样是给所有将士们的一个承诺，好好干，榜样就在身边，国家什么时候都不会亏待兄弟们。

收买是因为既然已经被逼到打这种“存亡战”了，说明该国很多层面上已经不行了，后续的麻烦会更多，这种收买人心也是为了下一次“存亡”逼近时，能够调遣更多的人。

结果慕容评全都压着不批。慕容垂多次跟慕容评争论，于是慕容

评找来了同样与慕容垂有仇的太后可足浑氏当战友，两人密谋要杀了这位帝国柱石。[①]

慕容恪的儿子慕容楷和慕容垂的舅舅兰建先后从某些渠道得知了这个消息，透露给了慕容垂并表态："你应该先发制人，只要除掉慕容评及慕容臧（慕容儁庶长子），大事必成。"[②]

慕容垂非常谨慎，说骨肉相残而首乱于国，宁死也不能干。没多久，两人又来信了："太后已经下决心要杀你，你必须要做决定了！"慕容垂回答："我宁愿躲在外面也不会骨肉相残的。"[③]

其实慕容垂已经给出自己运筹后的答案了："吾宁避之于外。"结果那几人没理这回事。

在慕容垂满脸忧愁的时候，作为长子的慕容令看出了他爹的心事，问道："您是不是觉得现在功高震主已经很危险了。"

慕容垂说："没错啊，我一心为国，现在却要兔死狗烹，你既然看出来了，有什么好办法吗？"

慕容令说："主上暗弱，慕容评总掌一切，咱们现在很危险，如今想要保全宗族不失大义，不如逃到龙城，咱们谢罪后看主上的反应，如果能够容得下您，不追究，那是大幸，如果容不下您，您对内可安抚燕、代之地，对外可怀柔群夷，守幽州之险以自保。"

慕容垂表态："说得好！"这也就是慕容垂心中的打算。

慕容垂之所以不发动政变，是因为这个人心思缜密，很多方面他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垂数以为言，与评廷争，怨隙愈深。太后可足浑氏素恶垂，毁其战功，与评密谋诛之。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太宰恪之子楷及垂舅兰建知之，以告垂曰："先发制人，但除评及乐安王臧，余无能为矣。"

③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顷之，二人又以告，曰："内意已决，不可不早发。"垂曰："必不可弥缝，吾宁避之于外，余非所议。"

和桓温都很像，都是不见兔子不撒鹰。

慕容垂很明白，发动政变的变数太大，自己完全处于劣势，能利用的势力太少。但回到老家就不一样了，他曾经做过平州刺史，出镇辽东，而且当年镇守信都时整个东部北部都是他的控制范围。[①]

慕容垂父子敲定方案后，声称去打猎，带着嫡系们换上便装出了邺城，准备去抢占龙城。当他们走到邯郸时，很多人都明白了慕容垂的意图：这哪里是去打猎，这是去造反。

小儿子慕容麟因为慕容垂平时不喜欢他，就逃回了国都并举报他爹自绝于朝廷，慕容垂周围的人也都开始作鸟兽散。

慕容评立即派慕容强率精锐骑兵追赶，在范阳追上了慕容垂，但被殿后的英武的慕容令唬住，不敢逼近。

入夜，慕容令对慕容垂说："现在事情泄露，回不去龙城了，前秦苻坚正在广招英杰，不如前去归附他吧。"慕容垂说："事到如今，还能去哪里呢？"

于是慕容垂遣散手下，让大家分头走，消灭痕迹，自己沿着太行山麓又返回了邺城，藏在了石虎的显原陵。

正隐藏间，突然有数百猎者由四面而来，这个级别的狩猎团肯定是前燕勋贵，既打不过又逃不了，慕容垂一行人准备接受命运的审判。

就在这个时候，命运之神挥了挥衣袖，那个狩猎团的猎鹰全都飞起来了，这些人以为猎鹰发现了新目标开始散去。得到天佑的慕容垂杀白马祭天，对他此时身边的所有人盟誓，表示永不相负！

一路有金点子的慕容令又向慕容垂进言说："慕容评嫉贤妒能，自从谋划杀您以来众叛亲离，如今邺城没有人知道您的去向，人们呼唤您

---

① 《晋书·慕容皝载记》：及僣僭称尊号，封垂吴王，徙镇信都，以侍中、右禁将军录留台事，大收东北之利。

的回归，若顺众心，袭其无备，取之在股掌之间。今天这种机会万不可失啊！您给我几个人我就能把这事给办了！”

慕容垂道：“如你所说，要是成功了最好，要是失败了悔之不及，还是往西跑吧。”

慕容垂向西行进到河阳后被管理渡口的官吏挡住，慕容垂杀掉了官吏，渡过黄河，前燕一直追击到了国境边，在乙泉（今河南宜阳县西）时仍有当地坞堡主追杀慕容垂，但再度被慕容令击退。

慕容垂带着段夫人、长子慕容令、其余的儿子们（慕容宝、慕容农、慕容隆）、侄子慕容楷、舅舅兰建及郎中令高弼成功逃到了前秦。慕容垂带走的人员阵容相当豪华，可以说前燕宗室的精华大部分都在这里了。

慕容垂的这些儿子都很棒，后面在他复国的时候发挥了很大作用、水准最高也是慕容垂一直当作接班人培养的慕容令，在此次逃离邺城的谋划中堪称一号人物。无论是韬略，还是多次断后、退敌的表现，都证明他是才堪大用的好苗子。

其实慕容令要偷袭慕容评的计划可行性是比较高的，而且成本很低——仅带几个人去就可以。但是慕容垂没有同意，他所说的“不成悔之何及”，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个文韬武略的宝贝儿子是他不能冒的风险。

甚至可以说，慕容令如果能够一直在慕容垂身边的话，慕容氏后面那场轰轰烈烈的复国很可能不会像烟花一样，绚烂后迅速归于了沉寂。

还要专门提一下慕容楷——慕容恪的长子，他也来蹚了慕容垂的这摊浑水。

慕容恪死后，其太原王的爵位史书没有写明归属，极大概率是在慕容恪死后就被收回了，因为这种级别的高官死后都会写明“子某，袭

其爵”，没写，应该就是没下文了。

史书中是直到公元384年，当慕容垂开始复国大业的时候，才重新记载慕容楷被封回了太原王的爵位。

慕容恪有三个儿子，但却没有人能继承他的爵位，这基本可以说明，这三个儿子都不是嫡子。但即便如此也不应该，毕竟慕容恪不是一般人，大咖位的慕容恪死后儿子居然不能承其爵位，朝廷也是相当冷血人走茶凉了。

这就将慕容恪的儿子们逼到了慕容垂这边，甚至他的长子慕容楷居然会和慕容垂做这玩命的事！慕容恪的长子慕容楷、次子慕容绍后来都成了慕容垂的铁杆，都在慕容垂的复国过程中立下了汗马功劳。

前燕的政体此时已不仅仅是朽烂了，而且从根本上也看不到什么未来。

因为无论政治这个东西有多么理性，但看上去还是需要有人情味的，而这牵扯到了政治这种无限游戏能否更久远地玩下去。

慕容恪这种图腾符号都能弃之如敝屣，前燕内部还能有什么长远的政治建设？

另一边，苻坚想睡觉有人递枕头，本来就打算吞灭前燕，一直以来最担心的就是慕容垂，听到慕容垂来投，欣喜若狂，亲自到郊外迎接。

他拉着慕容垂的手说：“人杰一定会凑到一起来携手成就大业，这是上天自然之理，我要和你共平天下，告慰泰山后再把你的故国还给你，把幽州世世代代封给你，让你离故国不失为子之孝，投奔我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

苻坚对慕容垂以英雄相惜，他不仅大爱慕容垂，还看重慕容令、慕容楷之才，全部厚礼相待、赏赐巨万，每次这兄弟两人觐见时，苻坚

都欣喜地看着他俩。[①]

因为苻坚的看重，慕容垂父子迅速成了关中地区的大人物，所谓“关中士民素闻垂父子名，皆向慕之”。而且苻坚、慕容垂这哥俩还创造了一个成语，叫“一见倾心”。[②]

和学历史的女孩表白时不要用这个词，因为原型是俩老爷们。

慕容垂之于苻坚，相当于一个人正要打比赛，然后对手把最佳选手送过来了。

在苻坚和王猛的计划中，桓温退兵后去偷袭前燕，但慕容垂的大杀四方重整了前燕将士的士气和意志品质，让苻坚比较为难。[③]

明明对面已经腐烂，但蹦出来了个大神逆天改命。慕容垂的到来消除了苻坚的最后疑虑，他决定灭燕！

早在367年慕容恪死的时候，苻坚就派西戎主簿郭辩打着匈奴左贤王曹縠的名义去邺城探查底细搞外交。

郭辩遍访公卿，如入无人之境，将前燕底细摸了个遍，最后只在太尉皇甫真那里才差点儿被拆穿身份。

郭辩在这次前燕政局查探中给苻坚的调查报告是这么写的：“燕朝无纲纪，实可图之。鉴机识变，唯皇甫真耳。”

从郭辩外交侦察后，苻坚开始暗中调集大量粮草辎重屯储于东方重镇陕城（今河南三门峡）。正准备攻前燕的时候，不料祸起萧墙，他那四个弟弟闹起来了。

前燕大搞精神管制，前秦忙着平乱，桓温比苻坚更早出手了。当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坚复爱世子令及慕容楷之才，皆厚礼之，赏赐钜万，每进见，属目观之。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主上与将军风殊类别，一见倾心，亲如宗戚。

③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初，秦王坚闻太宰恪卒，阴有图燕之志，惮垂威名，不敢发。

时的前燕貌似很强大，但在苻坚和桓温这两个高段位选手眼中，却都是去晚了生怕就没了。

前燕到了秋天扛不住来向前秦求救了。前秦半年多前刚刚平定闹了一年的内乱，还在喘着粗气，但王猛给出了关键建议："必须得救！千万别到桓温手中！慕容评那大傻子实在不好找！"

慕容垂大败桓温后，局势的剧烈演变甚至让苻坚产生了错觉：他那几个弟弟突然窜出来造反简直就是在帮他。因为他纵观此时政治风云，发现了以下局势：

1. 桓温被重创后忙于剿平豫州袁真整合南方士族势力，朝他的终极目标迈进最后几步，根本没空再管北边的事。

2. 前燕被桓温的五万人打得几乎尿裤子，在军政的任何方面，已越来越虚弱。

前秦帮前燕打退桓温后，双方开始了正式的使者外交往来。前燕散骑侍郎郝晷、给事黄门侍郎梁琛相继入前秦进行外事访问，结果郝晷和王猛是有旧交的，很快就把前燕的底细给卖了。[①]

梁琛则没被公关动，梁琛回去给慕容评带去了相当重要的外交情报，上天给了前燕最后一次示警的挽救机会。

梁琛说："苻坚在前秦内部开始频繁调动部队，大量粮草开始汇聚至陕城，现在慕容垂都跑那边去了，咱们要早早做准备啊！"[②]

慕容评自我感觉良好，表示"前秦不会傻到敢跟我们开战"，随后又问苻坚和王猛是什么样的人。

梁琛道："苻坚明而善断，王猛名不虚传。"慕容评听完依旧认为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晷见燕政不修而秦大治，阴欲自托于猛，颇泄其实。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琛言于太傅评曰："秦人日阅军旅，多聚粮于陕东；以琛观之，为和必不能久。今吴王又往归之，秦必有窥燕之谋，宜早为之备。"

前秦都是乡巴佬，不以为然。

前秦借着这个机会也派了大量的探子去收集前燕的情报，散骑侍郎姜抚和黄门侍郎石越等使节一次次地传回调查报告：快打吧，前燕就是纸老虎！

慕容评接待石越等前秦使者的方式是尽显奢华，他大概是想表现前燕民众尤其是前燕高层的优越生活，以此突显前燕的家底厚实。

大臣高泰等人向慕容评进言说："石越嘴里说着荒诞之词，眼睛满世界乱转，他不是来跟咱们结好的，是来观察虚实的！您应该给他看我军威武，怎么能给他看大酒店呢？"慕容评不听。

其实前燕朝廷中哪怕是慕容垂出走后，仍然是有明白人的，让郭辩给出高度评价的皇甫真就曾建议增兵洛阳、并州、壶关，防范前秦军。慕容评还是不听。

慕容评牢牢占据着本民族最大败家子的榜首两千年不动摇：在前秦出现四公之乱时力排众议什么也不做，然后逼跑了最后一位军国大才慕容垂，紧接着在情报问题上又极度不负责和不重视，并再次给前秦送出了一份大礼：慕容评给苻坚送去了出兵的理由。

这就是前燕的国运！

一个国家要多少年才能碰上这么一位总揽大权、以一己之力做错所有重大抉择的人呢？

之前桓温把前燕打得快要跑回老家，慕容评向前秦求救时给出的许诺是割让虎牢关以西之地。桓温被慕容垂击败后，慕容评看到前秦并没怎么出力，觉得不能把那么好的一块地给出去，于是对前秦的使臣说："之前我们派出去的使臣说话不着调、不算数，再说都是大国，分灾救患都是常理，你们怎么能乘人之危呢？"

十二月，苻坚派王猛为主帅、邓羌为副手，率领三万步骑杀出陕城，一路摧枯拉朽，迅速包围了洛阳。

王猛根本就没开打，只写了封劝降信给前燕荆州刺史武威王慕容筑：“我们已经塞虎牢之险，绝盟津之路，虎师百万准备取邺都，你这工事虽然坚固，但底细我清楚，没多少人，而且外援断绝，快投降吧。”

慕容臧率十万前燕军来救，结果邓羌和梁成仅率万人精锐赶到交战，慕容臧就打不过了，被杀了一万多人。不久梁成再败慕容臧，斩首三千余人，抓获其将军杨璩。

前燕本来答应的虎牢以西被前秦彻底拿下，顺便还占了虎牢、拿下荥阳，把通往中原的防盗门给踹开了。

慕容筑等了半天看到救兵不来就投降了。

拿下河南后，王猛留下邓羌镇守金墉，以辅国司马桓寅为弘农太守代邓羌戍陕城，自己回师长安。毕竟大内乱刚过，还是得缓缓，王猛先回去跟苻坚再准备准备。

这次洛阳之战，作为灭前燕的垫场赛，在史上并不出名。但在这次出征的过程中，“算天星”王猛留下了自己的历史代表作。

真正高手做的局，是利用自身的优势给对方几个选项，无论对方选哪个，都逃不过被推下悬崖的结局……

二、由金刀计拆解做局的本质

本节通过前秦最强军师王猛的阴谋，来拆解一下“做局”的概念与步骤。

慕容垂来到前秦后得到苻坚的高度礼遇，很快在关中俘获了巨大人望。

王猛对这位大神看得很明白，他对苻坚说：“慕容垂是燕国贵戚，世雄东方，宽仁惠下，恩结士庶，燕、赵皆有推崇拥戴之意，观其才略权智无方，兼其诸子明毅有才干，父子皆是龙虎根骨，非可驯服争取之人，他日若是给了机会将风云再起，不可控制，不如早早除掉以免后患。”

苻坚说：“我正打算树立慕容垂为标杆拉拢天下英杰呢，绝对不能杀他！”

苻坚要通过慕容垂给其他各国的“受气包们”做示范，王猛则认为慕容垂有着巨大的喧宾夺主风险，君臣二人站在各自的立场上思考都没问题。从宏观角度来考虑，苻坚的思路是对的。

当时北方的局势并不友好，强敌环伺，北面是铁弗匈奴和拓跋鲜卑，西面是前凉和“杂胡”，东面、南面是体量上远比前秦大的前燕和

东晋。

苻坚想要建功立业，希望总成本最低，总阻力最小。他可以把慕容垂养起来，可以包装成形象大使，只要不给慕容垂兵权，圈在手下就不担心控制不了。

慕容垂作为广告的价值太高了，说明苻坚是怎样的虚怀若谷和求贤若渴啊！

即使要杀慕容垂，那也要等天下大定的时候再下手。毕竟兔子死了才能烹狗，眼下都是兔子，所以还是要先把狗都挖过来。哪怕让狗来了不干活光鼓掌，也比抓兔子时还得防着狗咬强呀。

但王猛则展现出了他的倔强。对于王猛来说，看到了隐患不除掉不是他的风格，于是他决定自己动手。

苻坚是在完成霸北大业后才膨胀起来的，而王猛其实早在灭燕之前就已经收不住了。他开始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忽略苻坚的最高决策。

为了除掉慕容垂，王猛做了一个局，阴谋界的经典案例——金刀计出现了。

从概念上来说，所有做局在本质上是一个人知道自己的真正目的以及要兜售产品的价值，但要通过种种方式弄晕对手，使其不明产品价值，自己再来赚这个差价，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即做局的本质，是利用自己和对手的信息不对称达到己方目的。

王猛想除去慕容垂，是在和苻坚开小会的时候透露的，慕容垂应该完全不知道，否则后面他不会把重要的信物给王猛。这是第一层信息不对称。

当时慕容垂的情况是，初到敌国，被苻坚“一见倾心”任命为了冠军将军，封宾都侯，食华阴五百户。慕容垂在幸运登陆关中后，大概率会做如下分析：

1. 苻坚对自己是真爱吗?

怎么可能！自己就是个名片广告罢了，因为现在对苻坚还有用，目前大概率是安全的。

2. 前秦的官僚系统对自己是什么态度呢?

绝对是嫉妒！不会再有第二种可能。

而从王猛对慕容垂的态度可推测出：慕容垂在前秦的算法只会是：首先约束所有嫡系，夹紧尾巴做人；其次尽最大的可能不得罪人，尤其是以王猛为首的权臣。

进一步拆解这第一层不对称的信息可知：

1. 王猛准备搞死慕容垂，而且知道慕容垂的现阶段算法，目标几乎没有任何可隐藏性。

2. 慕容垂知道虽然自己此时貌似花团锦簇，但处境着实危险，但是谁会对他开枪，什么型号的枪，什么时候打过来，他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知道。

这是做局的第一个条件：对方云里雾里，自己掌控所有信息。无论多聪明的人，当他不能掌控所有信息时，都是谈不上什么做局的，因为一旦掌控不了的环节失败或被拆穿，他都将极其被动。

王猛决定利用这层信息不对称，在出征前燕之前找苻坚申请安排慕容垂的嫡长子慕容令为参军向导。[①] 这也是被王猛算定结果的一次出招。

王猛先是冠冕堂皇地给慕容垂家戴罪立功的机会，慕容垂无法反驳，答应一定把慕容令调过来。

苻坚也不会有什么疑问，因为慕容垂就在他身边，王猛不可能借着出征的机会把自己树立的标杆找理由阴了，而慕容垂儿子的死活其实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王猛之发长安也，请慕容令参其军事，以为乡导。

不重要。

王猛将慕容垂最有能力的接班人从他身边调开，有以下后手：

1. 创造目标内部的信息不对称。

慕容令他爹在长安，他自己在出征的路上，爷俩的信息渠道开始出现不对等，方便王猛进一步下手。

2. 为接下来去慕容垂家拜访创造由头。

调动慕容令后，王猛走出了第二步，他在出征前有理由去亲自拜访慕容垂了。

王猛的第二步，结果也是确定的，因为王猛的咖位摆在那里。

王猛在前秦享受什么规格的待遇呢？君臣两个曾有过一段对话。

苻坚深情地对王猛说："你天天太累了，我这是周文王得了姜太公啊！天天只是玩都可以了！"

王猛说："您对我评价太高了，我可不敢比姜太公。"

苻坚坚持道："就这我还压着说呢！姜太公都比不上你！"

苻坚不只是嘴炮，他还经常对自己的儿子们说："你们对王猛先生，要像对我一样恭敬！"

慕容垂看到王猛来拜访后会有什么想法呢？可能如下：

1. 我现在受宠，王猛可能嫉妒我，找理由要害我。

2. 王猛调走了我大儿子当人质，这是让我老实点儿，出征前吓唬我来了。

3. 王猛也有可能是英雄惜英雄来与我结好。

慕容垂的这三条推测都指向了一个结果：来了高手，不能怠慢，要尽心尽力争取这位前秦"孔明"的好感。

第二步走完总结起来就是：王猛推测到了慕容垂的应对算法，他仍然掌控着全部信息；慕容垂不知道王猛要来做什么，只能从可能性中去猜测并得出自己的算法，却被王猛轻松地算定。

王猛到慕容垂家后两人就开始了无限畅饮，临走时王猛说出了此行的目的，也就是走出了第三步。

他从容对慕容垂道："咱哥俩惺惺相惜，喝完这顿大酒更觉得酒逢知己，今当远别，你能不能给我点儿念想让我睹物思人，在某个深夜更好地思念你呢？"①

慕容垂经过一晚上的绞尽脑汁、小心伺候、酒精麻醉后，面对王猛抛过来的这个问题极可能会想：王猛要通过信物来证明今晚结交的关系；这是个聪明人，不能拿普通的东西糊弄他，不然会得罪这位大神，这一晚上的酒也就白喝了。于是，慕容垂把自己随身佩戴的金刀给他了。

至此，王猛通过三步走，稳稳地得到了早就知道一定会到手的撒手锏：慕容垂的贴身信物。

这种信物通常有三种作用：表白彼此间的关系；吹牛用，用来证明自己和信物主人的关系；信物出现，通常会让信物主人的社交圈子意识到事情的分量是极其重的。

慕容垂在酒醒后会不会后悔呢？有可能，他可能会想"万一王猛拿我的金刀去贷款了呢"。

这把金刀在什么时候能起到"信用贷款"的作用呢？有两种可能性：一是这把金刀被作为凶器嫁祸给慕容垂；二是这把金刀可以从慕容垂儿子慕容令那里贷款。

慕容垂此时会担心吗？并不会，原因如下。

第一种可能性极低，金刀作为凶器嫁祸于人的手段太低劣，而且慕容垂一定会在转过天来就大功率地宣传："这把金刀我已经郑重送给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将行，造慕容垂饮酒，从容谓垂曰："今当远别，何以赠我？使我睹物思人。"

了王猛以表达我们情比金坚的友谊。”

第二种可能性也不足为虑，慕容垂觉得王猛就算拿着金刀去儿子慕容令那里搞诡计，自己那聪明的儿子也一定会看出有问题。

所以慕容垂认为王猛拿着这把刀只能起到信物的前两种作用，即表白彼此间的关系和吹牛用，而第三种作用——信物出现会让信物主人的社交圈子意识到事情的分量极其重的情况不会发生。因为王猛不是慕容氏的自己人！

信物在外人手上只能够让外人有面子，提高其待遇；信物只有在自己人手上才会让自己人推心置腹。

慕容垂知道，王猛拿出这把金刀也绝对不会套出来自己那聪明儿子的话，得到他的信任。

但慕容垂还是算漏了一招，如果那把金刀落到了自己人手上呢？那样就会在慕容令那里起到信用贷款的作用！

遗憾的是，他的内部出现了叛徒，跟他杀白马为盟一路从邺城逃到长安的亲信金熙叛变了。

慕容垂认为自己内部是铁板一块的，毕竟大家跨过山和黄河跟着他只想永远地离开，但他忽略了一种可能：有人是迫不得已才被他绑到他这艘叛变的船上的，有可能想跑但没机会，也有可能担心留在前燕会被作为余孽清洗。所以并非所有人跟他一定是情比金坚的。

这一可能性没考虑到，让慕容垂永远地失去了自己这辈子最好的政治接班人。

如果他在把金刀送给王猛后，第一时间就将这个消息送到慕容令那里，那么这把金刀就失去了“信息不对等下的巨大威力”！

慕容垂是有这个时间的，因为王猛不可能在大军刚开拔就去算计慕容令，他需要等大军走得更远一些，让时间拖得更长一些，好让这个计谋的真实性更高。

当然还有一种可能，就是慕容垂意识到了这个危机，于是派自己的亲信金熙去给慕容令送信，但金熙被王猛截击后拿下并反水了。但这个可能性又很小，因为王猛既然想好了计谋怎么走，就一定提前拿下了慕容垂的这个“自己人”。

总之，慕容垂失去了救自己儿子的唯一机会。

王猛到了洛阳前线，安排慕容垂的亲信金熙迅速从长安赶来诈称是慕容垂的使者。[①]

金熙拿着金刀作为信物对慕容令假传慕容垂的话：“我们父子来前秦是为了逃命的，但王猛阴谋害我们父子，秦王虽然看着厚道但其心难知，我们逃活路最后却走入死地将来会被天下人嘲笑。我听说大燕朝廷自我们逃亡后已经后悔了，我已经在回国的路上了，现在通知你，你也抓紧跑吧。”[②]

慕容令不愧是慕容垂寄予极大希望的接班人，王猛如此环环相扣阴谋下的“金刀计”在慕容令这里仍然没有完成必杀的目的。

一般人看到自己老爹的金刀信物和老爹亲信带来的口信早就跑了，但慕容令仍然充满疑惑，进行了反复的复盘：毕竟他爹和前燕朝廷的关系已经堕入冰点了，怎么可能回去呢？逃也应该是往东晋方向啊！

但这一环节也被王猛算到了。金熙是偷偷来送信的，所以只可能速来速去，不会留给慕容令反复盘问的机会。

慕容令陷入了巨大的怀疑中，却没有办法去盘查和印证。[③] 如此英才，实在是太可惜了。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猛至洛阳，赂垂所亲金熙，使诈为垂使者。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金熙）谓令曰：“吾父子来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仇，谗毁日深；秦王虽外相厚善，其心难知。丈夫逃死而卒不免，将为天下笑。吾闻东朝比来始更悔悟，主、后相尤。吾今还东，故遣告汝；吾已行矣，便可速发。”

③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令疑之，踌躇终日，又不可审覆。

慕容令在极其有限的信息条件下只能被“金刀贷款”，带着嫡系以出猎为名逃回了前燕。[①]

前几步顺利完成，王猛走出了最后一步——迅速上表报告慕容令叛逃。接下来的结果仍是被王猛算到的：慕容垂一定会逃！

理论上来讲，儿子叛逃了跟当爹的没有太要命的关系。慕容垂老家都是仇人，回去就是个死，在前秦继续苟且下去的结局可能还是要比回去强的。

但是为什么慕容垂一定会逃呢？因为他的亲信已经被王猛拿下了。

当亲信金熙消失不见，而且不久慕容令叛逃的消息传来，慕容垂很快就想明白了王猛的整个杀人链条。

对慕容垂来说，金刀不重要，慕容令叛逃其实也不太重要，但他的亲信却可以诬告作证自己投靠前秦是前燕派来搞暗杀的预谋行为！此时儿子叛逃，亲信叛变，慕容垂已经说不清楚了，只能跑。

至此，王猛做局的这个毒计完美闭环。

这次做局的全程他都料到了慕容垂的每一步行动。他每往前逼一步，慕容垂就只能按照他预定的方向被逼到他指定的地点，最终被推下悬崖。

王猛做的这个局，其成功的核心不是他缜密的机关算尽，而是他在处于极大优势下进行全局性碾压后的轻轻一推。王猛的这个杀人计固然高端，但能成功的先决条件其实是慕容垂已经弱势到怎么选都是错的地步。

慕容垂逃跑后，在蓝田就被苻坚逮回去了。[②]

令王猛没有想到的是，苻坚真的是一个相当有定力的政治家，能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乃将旧骑，诈为出猎，遂奔乐安王臧于石门。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猛表令叛状，垂惧而出走，及蓝田，为追骑所获。

够牢牢守住自己的政治预期不动摇，他安抚慕容垂说："你与国家失和，前来投奔我，你儿子心不忘本也情有可原，人各有志不可强求，燕国眼看就要亡国了，不是慕容令这孩子能够扭转的，可惜了这孩子。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你何至于惊惧到如此狼狈啊！"①

苻坚对慕容垂待之如旧。

苻坚知不知道慕容垂父子是被冤枉的呢？他也许不知道具体发生了什么，但怎么可能猜不到是之前就建议他除掉慕容垂的王猛搞的鬼呢？慕容垂与故国的矛盾已经大到那个份上了，慕容令作为嫡长子一路斩关殿后堪称慕容垂的第一合伙人，怎么可能会突然叛逃。

但苻坚不仅没落入王猛的设定中，反而将慕容垂这个标杆通过"金刀计"放大并传遍了各地：看见没有，我苻坚是多么地求贤若渴，多么地胸怀宽广，即使慕容垂这样我仍然爱他！

尽管王猛为达目的不择手段使用的金刀计如此厉害，但是只要面对的是比他优势的一方，他就没办法做到一定成功。

苻坚与王猛相比就是优势方，所以苻坚就有不选的权力，王猛也就无法料定最终的结局。

我写历史，其实每当写到这种阴谋诡计所谓的屠龙术时内心都极其复杂。学好不容易，学坏一出溜，《金瓶梅》对社会世情的描写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能排进前十，但最终留在世人脑海里的却是那堆春宫画面。

周星驰在电影《九品芝麻官》中说，贪官奸，清官要比贪官更奸。这些招数，我希望所有正直善良的读者都看到，不为趋利，为避害。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秦王坚引见东堂，劳之曰："卿家国失和，委身投朕。贤子心不忘本，犹怀首丘，亦各其志，不足深咎。然燕之将亡，非令所能存，惜其徒入虎口耳。且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卿何为过惧而狼狈如是乎！"

现在，再来复盘一下“做局”的要素和技巧。

1. 做局的本质是利用自己和对手的信息不对称达到目的。

2. 可行性在于做局者对比目标有着超出维度的优势。（比如高级领导对下属，庄家对散户，情场高手对情窦初开的新手等。）

3. 逼迫对手掉入做局者圈套的方式通常是利用恐惧和贪婪。

利用恐惧去做局的依据是做局者掌握着目标的生死（比如王猛挤兑慕容垂）、目标的名誉（比如裸聊、裸贷）、目标的利益（比如职场霸凌员工）等。

利用贪婪去做局的依据是做局者能通过钱和色，提供给目标一个远超他承受能力的巨大诱惑。（比如各种诈骗的本源。）

这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启发呢？

1. 当你发现彼此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等的，尤其对方有意或“无意”地不提供给你这件事的全貌，这就是具备了被人做局的基础，要小心。

2. 如果能力、权力、金钱比你高一个维度的人突然找到你去合伙做一件事的时候，你可以参与，但别陷得太深，更不要搭上身家和自己。因为人家优势比你大太多，随便一出招就能把你挤下悬崖，你没有翻身的机会。

3. 这个时代没有人可以随意剥夺你的生命，也没有任何一份工作或事业值得你被恐惧所支配和凌辱。当你被人威胁着一步步走入别人安排的选项中时，记住你随时有机会跳出来，无论是换工作还是与人撕破脸，没有什么可怕的。

4. 时时刻刻牢记自己的实力水平，根据自己的能力去匹配自己的生活。如果你一个月挣一万元，就绝对不会有十万元的机会轻而易举地砸在你头上，更别指望美女会对你投怀送抱。但当这些出现的时候，就不仅仅是奔着你月入一万元去那么简单了。

上面的这些话适用于所有人。

王猛做得对吗？无论是为臣还是为人，他都不对。

为臣者，不忠君之事，苻坚已经做完决策了，王猛却根本不当回事；相比于苻坚的决策，他自己认为什么正确才更重要。这种人其实是组织的祸害。

为人者，王猛阴毒奸险，无冤无仇，仅是因为对方可能出现的隐患就打算置人于死地。

身为具优势者，王猛有很多种办法将这个所谓的“隐患”控制起来，他可以设计很多圈套和防患于未然的计谋，等慕容垂狗急跳墙时再大义凛然地处决他，而不是在占尽优势的时候强行罗织罪名把“隐患”扼杀在摇篮里。

有人说，苻坚厚道，最后的结局却是被中山狼们活活咬死。但要知道，苻坚并非死在了群胡口中，而是倒在了自己的欲望之下。

如果苻坚能控制住自己的欲望，所谓的“关中民族园”他还真不是镇不住。而且，苻坚又那么年轻，有那么多的时间去消化，他短短十年所取得的功业已经是整个两晋南北朝三百年的时代巅峰了，他的历史之名将配合着他的人品成为堪比刘秀的佳话。

天欲发达其人，未发其福，先发其慧。

此慧一发，则浮者自实，肆者自敛。

福有福始，祸有祸先，自古过于厚者常获福，过于薄者常近祸。

勿以己之长而盖人，勿以己之能而困人，不能容人，不敛才智，以能盖人，此皆薄福之相。

以此薄厚“庸”语，配此金刀“妙”计。

愿福者开慧，勿买椟还珠。

三、“若玄德之遇孔明”的真正底色

被王猛算计的牺牲品慕容令在回归祖国前燕后被流放到了世界的尽头——距离龙城（今辽宁朝阳）东北六百里的沙城，一竿子被杵到大兴安岭了。

即便如此，慕容令仍在发挥主观能动性，此时沙城中有数千被贬的失意之人，慕容令又把这群人发展成了自己人。[①]

370年五月，慕容令做好了准备，突然发动兵变，控制了沙城守将涉圭，随后慕容令向东袭击了威德城，招揽了周边全部的前燕边防军。[②]

慕容令下一步是打算偷袭龙城割据东北。结果又是他的弟弟慕容麟，慕容垂这辈子最垃圾的儿子，又一次告发了哥哥慕容令。[③]

慕容麟又能告发他哥，说明他这个之前告发亲爹的人并没有被慕容评优待，应该也被流放到了沙城，而这个人似乎永远也看不清楚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慕容令自度终不得免，密谋起兵，沙城中谪戍士数千人，令皆厚抚之。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帅谪戍士东袭威德城，杀城郎慕容仓，据城部署，遣人招东西诸戍，翕然皆应之。

③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镇东将军勃海王亮镇龙城，令将袭之；其弟麟以告亮。

问题。

镇守龙城的慕容亮紧闭城门，之前投降慕容令的涉圭看到慕容令无法成事，于是发动内部叛乱，慕容令最终被涉圭擒杀。慕容亮对慕容令这位堂兄弟非常钦佩，他杀了涉圭，收敛并安葬了慕容令。

其实慕容令再等上两三个月就不会是如此结局了，因为那时他会得到一个消息：前秦已经兴兵发动了灭燕之战，他就要和他爹见面了。

公元370年六月十二，王猛统邓羌、杨安、张蚝等战将，率精兵六万，再击前燕。

苻坚亲至灞上为诸将饯行，他对王猛说："爱卿当先破壶关，平上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直突邺城，随后我亲率大军给你当后勤，不要有思想压力，放下包袱好好打，仅需忧贼，不需忧后方粮草给养之事。"①

王猛给苻坚的回答是："我带着陛下的战术和作战图，此去一定平此贼虏，您还是坐镇中央督促其他官员给鲜卑人盖收容所吧。"②

留意这两句话，后面会分析。

前秦并没有走上一次伐前燕的豫西通道，而是兵分两路自山西高原挥军东来。这两路军，一路由镇南将军杨安攻晋阳阻击该方向的援军，一路由王猛统主力挺进壶关。

壶关之所以在苻坚的战略眼光中如此重要，是因为它是太行八陉中滏口陉、白陉、太行陉的汇聚要道。壶关拿下后，前秦就能随时走滏口陉攻打前燕，邺城守军就睡不着觉了。（见图12-1）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秦王坚送王猛于灞上，曰："今委卿以关东之任，当先破壶关，平上党，长驱取邺，所谓'疾雷不及掩耳'。吾当亲督万众，继卿星发，舟车粮运，水陆俱进，卿勿以为后虑也。"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猛曰："臣杖威灵，奉成算，荡平残胡，如风扫叶，愿不烦銮舆亲犯尘雾，但愿速敕所司部置鲜卑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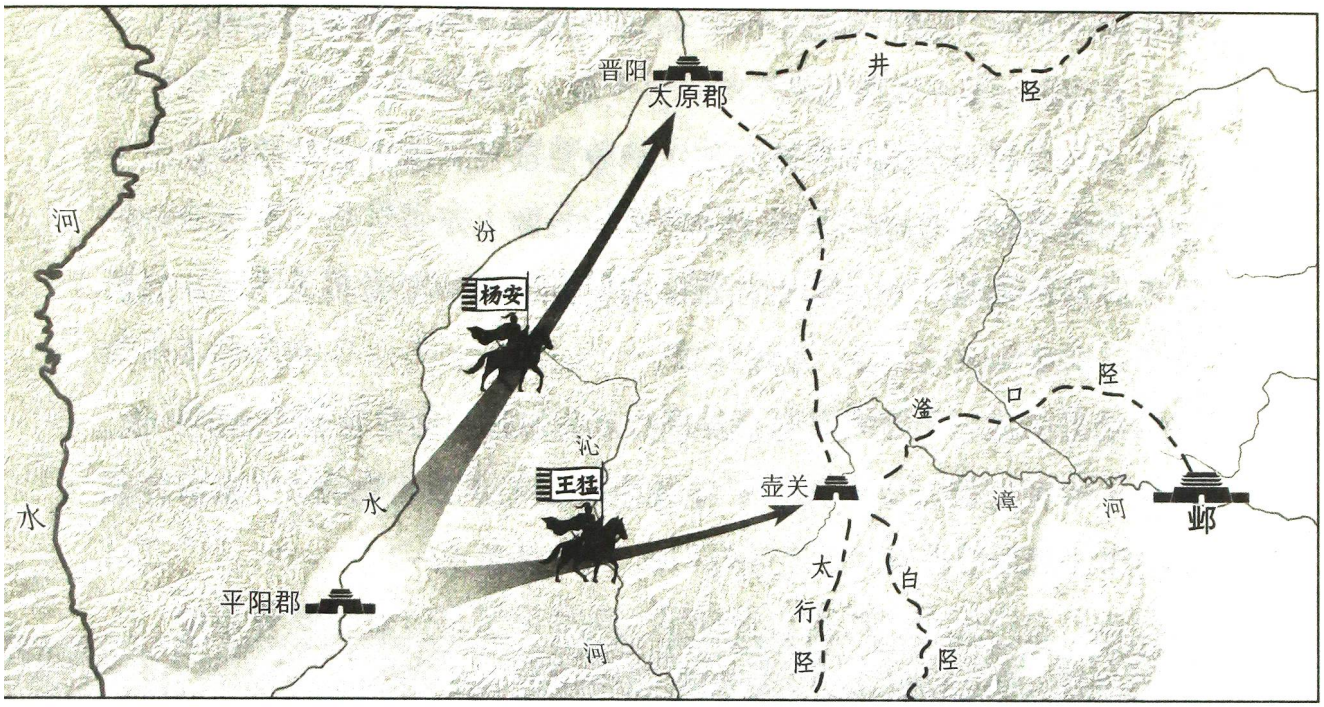


图 12-1　前秦灭前燕路线图

从史书上看，整个七月至八月，前秦方面是没有战绩的，但九月的时候王猛拿下了壶关，抓获了上党太守慕容越，途经郡县全部闻风归降。

东线顺利达到战略预期后，北线的晋阳则再次展现出了老牌难啃坚城的架势。

这个山西高原的中间枢纽几乎是前燕唯一下了血本的据点，此地兵多粮足，偏师的杨安久攻不下。

王猛留屯骑校尉苟苌守壶关，引兵助杨安攻晋阳。

在攻城中，王猛充分发挥了脑瓜灵的特点，将战事由地上转为地下，搭云梯拿不下来那就改地道战。前秦军队在短时间内成功挖掘了一条地道，由攻坚大队长张蚝率领数百精兵从地道冲入晋阳城内，并成功抢下滩头阵地，打开了晋阳城门。

九月初十，王猛、杨安进入晋阳城。自六月十二灞上出征到九月

初十拿下晋阳，王猛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完成了对山西高原的占领。

前燕那边是什么反应呢？

八月的时候，前燕已经完成了战争总动员，慕容评带领号称三十万的前燕大军阻击前秦。[①]《晋书》中说是四十万。[②]

八月的时候，壶关和晋阳都还在前燕手中。前秦兵力六万，远道而来；前燕兵力三十万，主场作战。

结果手握三十万大军的慕容评在壶关尚且控制在自己手上的时候，根本不敢渡过潞川（今浊漳水），屯兵河边后就没再动窝。[③]慕容评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王猛把壶关打下来了。（见图 1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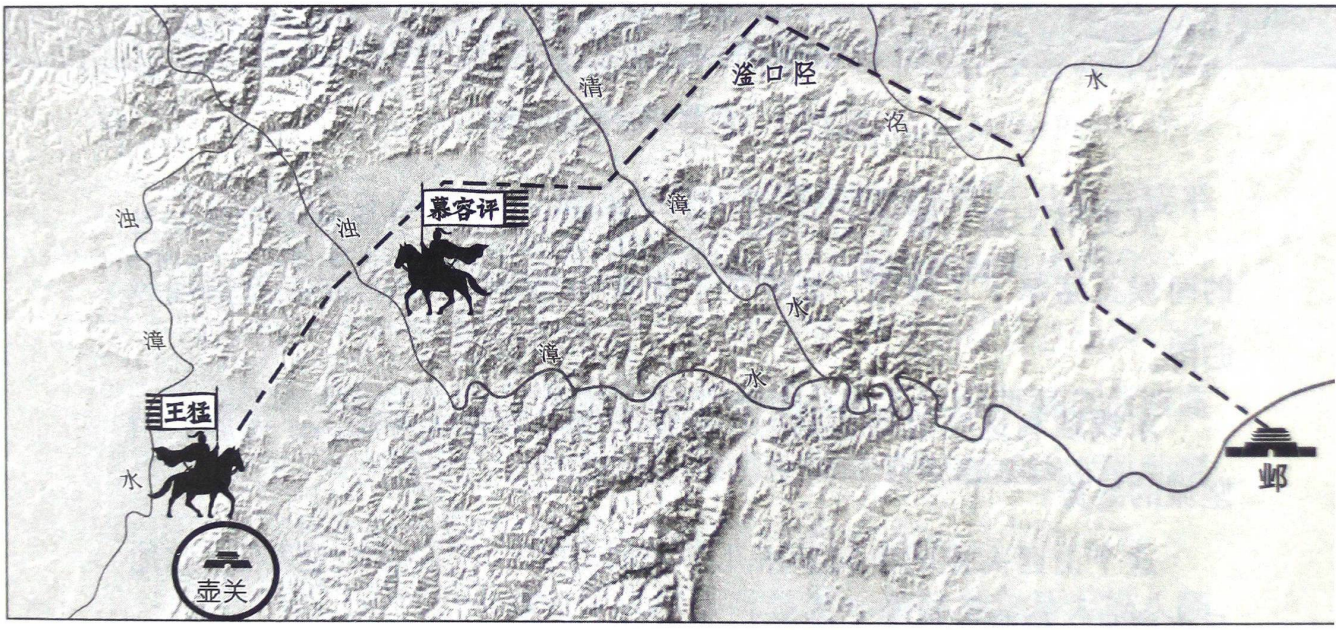


图 12-2　前秦与前燕对峙示意图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八月，燕主暐命太傅上庸王评将中外精兵三十万以拒秦。

② 《晋书·慕容暐载记》：暐使慕容评等率中外精卒四十余万距之。

③ 《晋书·苻坚载记》：暐遣其太傅慕容评率众四十余万以救二城，评惮猛不敢进，屯于潞川。

又过了一个月，在王猛彻底完成后方的巩固工作并留毛当守晋阳，于十月初十来到东边前线时，慕容评仍然在潞川那边一动不动。

十月二十一，王猛派将军徐成去侦察前燕军队的布阵形势，要求他中午回来，结果徐成不知是因为睡了午觉还是因为阵形勘察难度太高，又或者是出于其他什么原因吧，直到黄昏才回来，王猛决定以军法论处杀将立威。

徐成是副总指挥邓羌的人。邓羌赶紧跑来求情："千万不能杀啊，这小子是员虎将！"王猛则表示："若不杀徐成，我这军法就是摆设！"①

摆设就摆设吧，反正邓羌是一定要保徐成的，他明明白白地说了关系："这是我的家将，虽然犯了军法应斩，但是我愿意带着徐成立功赎罪！"②

邓羌是个明白人，他知道王猛不过是为了立威以方便跟前燕拼命，于是就说自己要亲自带着这兄弟去立功赎罪，做出了战斗效果承诺。

按理讲王猛得到承诺后就应该借坡下驴了，毕竟邓羌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而且邓羌和别人不一样，论资历比他还老，是前秦建国的老前辈，也是苻坚的心腹，后台也很硬。

况且王猛和邓羌已经共事很多次了，不是没交情的人。早在苻坚杀氐族旧势力时王猛和邓羌就是共事的"脏手套"。③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邓羌请之曰："今贼众我寡，诘朝将战；成，大将也，宜且宥之。"猛曰："若不杀成，军法不立。"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羌固请曰："成，羌之郡将也，虽违期应斩，羌愿与成效战以赎之。"

③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二》：以骁骑将军邓羌为御史中丞。八月，以咸阳内史王猛为侍中、中书令、领京兆尹……与邓羌同志，疾恶纠案，无所顾忌，数旬之间，权豪、贵戚，杀戮、刑免者二十余人，朝廷震栗，奸猾屏气，路不拾遗。

平四公之乱时他们是一起出兵蒲坂，一伐前燕时他们又一起出兵洛阳。

此时作为总指挥的王猛有两个算法：

1. 从战略角度上讲，前秦军队已经害怕，知道王猛动真格的了，立威效果已经达到，邓羌还用自己的名声做了担保，此时出战前燕的效果最佳。如果杀了徐成，那就是打了邓羌的脸，很可能会开始产生内耗，并不合算。

2. 从王猛个人角度上讲，面子上他也满足了，唯一的缺陷，是他没有就此树立毋庸置疑的绝对权威。

于公，王猛应该借坡下驴保证军事效果；于私，王猛可以驳邓羌的面子打造个人权威。结果王猛从私人的角度出发了，表示“这人我杀定了，谁也救不了他，我说的”！

邓羌也有考虑：“我打仗靠的就是兄弟们拼命，我绝对要保护跟着我出生入死的兄弟，要不然后面这仗没法打。王猛立威的后果，就是我的面子从此被彻底打掉，连个兄弟都保不下来，今后我说话谁还听，王猛这是砸我饭碗！”

邓羌一怒之下回营点兵，要跟王猛拼了。王猛害怕了，赶紧问缘故，邓羌怒道：“我受诏讨贼，现在有自相残杀的近贼，我打算先为国除掉！”[①]

王猛一看马上胆怯了，展现自己小机灵鬼属性，说道：“打住，我错了，徐成什么罪也没有。”

等邓羌事后来向王猛道歉的时候，王猛跟嘴里抹了蜜一样拉着邓羌的手说：“老邓，你怎么还来真的呢，我就是试试你，看看你这人是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羌怒，还营，严鼓勒兵，将攻猛。猛问其故，羌曰：“受诏讨远贼；今有近贼，自相杀，欲先除之！”

否靠谱。这回我算是看明白了，你这人真是够意思，你对老乡都能豁出去，何况对国家呢！我彻底不担心燕贼了！”①

王猛在与前燕决战前差点儿丢人现眼，但好歹靠着自己的机灵劲糊弄过去了，反观另一边的慕容评，则再次扮演了慕容家的拖油瓶角色。

让我们暂时跳出前秦灭前燕这个事件，回顾本书前文后，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孙子兵法》这部千古名篇的所有内容都是有道理的。这部兵法讲的不是战胜之法，而是不败之法。里面有一句非常核心且著名的话：“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

能不能打赢敌人是不一定的，是拿不准的，敌人的规模、士气、将领、辎重、政局等，有太多不可控的因素在里面。你能控制的只有自己这边，你只能做到把自己打造成铁板一块，无法战胜，然后等着敌人可以被战胜。

韩信灭赵，陈馀先后在多个本来可以扼杀韩信的地方选择了送礼。刘秀战昆阳，七千破四十万，是因为遇到了千载难逢的猪对手王邑。

真正的史诗级狂胜，认真梳理下来，最终的胜算跟胜利者关系都不大。所谓“以少胜多”的超神之战，往往都有一个关键的因素——对手频频送礼。这次的王猛灭前燕，同样是如此。

首先，王猛和苻坚并非什么真正的刘备诸葛亮式关系。

王猛在身边时，苻坚能够用他打击氐族老权贵；但只要把王猛放出去，苻坚对他的提防是无处不在的。

为什么每次王猛出征，苻坚都要安排邓羌跟他一路呢？因为只有邓羌这个资历老的“万人敌”有本事制衡住王猛这位大才。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成既免，羌诣猛谢。猛执其手曰：“吾试将军耳，将军于郡将尚尔，况国家乎，吾不复忧贼矣！”

尤其在“金刀计”后，苻坚一定会通过种种渠道得知王猛在背后阴了慕容垂，苻坚很可能会想：“呦！挺有主意是吧，拿我说话不当话是吧！”

此次灭前燕，苻坚仅给了王猛六万人，其中还有王猛根本控制不了的邓羌部——当邓羌点兵准备打他的时候，王猛是相当害怕的。哪怕后面灭小小的仇池国，苻坚派出的队伍也比给王猛的人多。

从某种意义上说，苻坚并不认为这六万人能最终成功灭掉前燕。再结合后面的动态也能看出来，苻坚自己作为第二梯队的主力，才是他真正准备灭前燕的胜负手。王猛的体量根本左右不了战局。

其次，双方的真正核心力量，都是骑兵。

这也就意味着，双方并不存在像打南方那样的维度优势，兵少其实是个巨大劣势。即使前燕政治混乱，但最终还是成功组织出了三十万人的军队上了前线。

第三，前秦是远道而来，前燕是主场作战，前秦军队的辎重给养不像前燕军队那样充足。

王猛这一路要经过堪称物流噩梦的山西高原，过了平阳到壶关根本没有水路可借。（见图 12-3）

总体来讲，王猛这一路是苻坚的炮灰“正兵”，苻坚自己才是决胜的“奇兵”。

但是谁也没有想到，慕容评作为亲眼看到并参与了前燕起高楼的国家级元老，在最关键的时刻，却助攻王猛使之成就了千古之名。

慕容评在那里看着却不救壶关的原因，史书中说他是为了通过打持久战耗死千里而来的王猛，这纯属胡说。

对于大买卖家慕容评来讲，时间就是金钱，满眼都是商机，不能白白在这里待着，他把潞川周边的所有山林泉水都给严格看管起来了，军、民无论用水还是用柴，都得交钱！慕容评靠着“矿泉水生意”狂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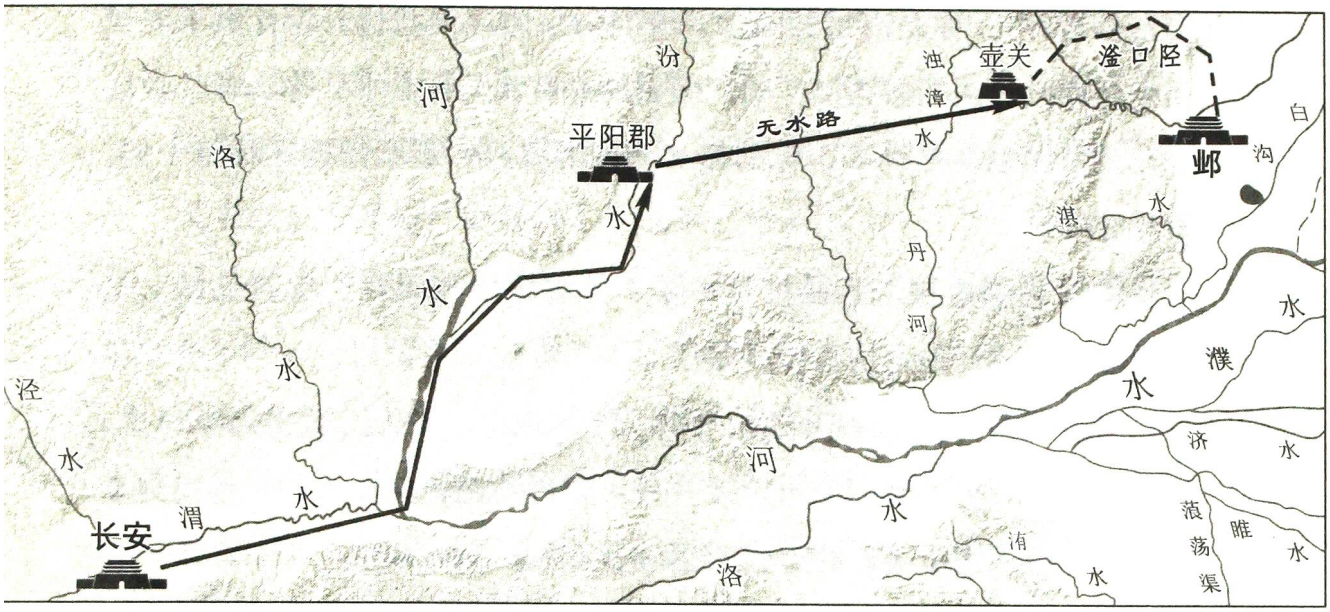


图 12-3　长安到壶关运输路线示意图

战争财，全军开始骂大街。[①]

作为敌人，需要花费大量精力，投入大量的间谍费用，投资多方的政治要员，有时候才能间接地影响到很小一部分战局。

前秦一分钱没花就做到了，因为慕容评以一己之力改变了整个战局，他在国家危亡时刻拿最不该惹的群体搞起了买卖。

王猛听说这个消息后欣喜若狂，大笑道："慕容评就算有亿兆之众又有何用？我吃定他了！"随后，他派游击将军郭庆率精兵五千在夜里由小路绕到前燕军后方，一把火烧了前燕军的辎重装备。

王猛的偷袭轻易得手，其中有多少是因前燕军心的问题不得而知，但辎重通常是需要有重军看守的，这次却被前秦如此容易摧毁，其实已很能说明问题：前燕军心已散，斗志已衰。

慕容暐在邺城看到冲天火光后终于坐不住了，派侍中兰伊去军中

① 《晋书·慕容暐载记》：评性贪鄙，鄴固山泉，卖樵鬻水，积钱绢如丘陵，三军莫有斗志。

责备慕容评："你是高祖的儿子，应当为宗庙社稷担忧，为什么不安抚将士反而投机倒把做买卖？咱们国家的财富我与你共享，你为什么怕缺钱花呢？国家要是亡了，你的钱又能往哪里放？赶紧把钱还给将士们，给我好好打！"

估计是辎重被烧后勤扛不住了，慕容评请战王猛，要打会战。王猛同意了，估计他这边也要断粮了。

十月甲子，王猛召开战前誓师大会，表示："我王猛受国家厚恩，与诸君深入贼境，咱们应当殊死一战，有进无退，共立大功！他日封妻荫子荣耀祖宗岂不美哉！"前秦军破釜弃粮，高呼前进。

来到会战阵前，王猛有些怵了，因为他看到了前燕扯地连天的兵势。王猛对邓羌说："老邓，今天非你不能破此劲敌，成败就在你了，爷们你加油吧！"①

邓羌临阵要价："老王，你要是能把司隶校尉封给我，这些前燕军都不叫个事。"王猛说："这不是我的权限能做到的，但我一定任命你做安定太守、万户侯，你看成吗？"邓羌不开心，居然带队伍走了。

这个时候，两军开战了。王猛那么点儿人明显不够打的，他召唤邓羌："老邓你赶紧来啊！"邓羌继续不搭理他。②

王猛战前要面子的雷现在炸了，邓羌就是没有那么高的觉悟！就是生他的气！就是要在这军国存亡大事上跟他较这个真！

如果王猛当初借坡下驴哪用得着现在这么尴尬呢？

王猛从战场上撤下来亲自来到邓羌面前许诺：咱就当那个司隶校尉！就这样，邓羌先是在军帐中畅怀大饮，把自己灌多了以后与张蚝、

---

① 《晋书·苻坚载记》：谓邓羌曰："今日之事，非将军莫可以捷。成败之机，在斯一举。将军其勉之！"

② 《晋书·苻坚载记》：俄而兵交，猛召之，羌寝而弗应。

徐成等跨上战马，挥舞战矛，率领精锐冲向前燕军阵。[①]

从此处再次可以看出，前秦的另一位万人敌张蚝其实也受邓羌节制，邓羌不点头王猛使唤不动，由此可见苻坚对王猛的放权级别。

无意间，邓羌的“要挟兵”变成了“奇兵”。

邓羌喝多了之后亲身杀入敌阵的榜样效果巨大。邓羌四次往返穿透前燕军阵，斩将夺旗，旁若无人，杀伤甚重。

战至日中，前秦冲垮了前燕，前燕军当场被俘或被杀五万多人，王猛随后乘胜追击，被杀和投降者又有十万。[②]

慕容评单身匹马逃回邺城。王猛则长驱东进，三天后，于十月二十六包围了邺城。

王猛一面上表苻坚报捷，一面安抚百姓，大军到后远近秩序井然，秋毫无犯。王猛简化政令法律，各安其业，河北百姓叹道：没想到今天又见到了“慕容恪”啊！

王猛听说后感慨慕容恪“古之遗爱”，以太牢规格祭奠了慕容恪。

就在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王猛得到了苻坚率兵来的消息。苻坚听说王猛已经围下邺城，于是留李威辅佐太子苻宏守长安，以苻融镇守洛阳，自己亲率精锐十万向邺城出发，仅用七天就到了安阳！中间还路过枋头老家伤感地住了一宿。[③]（见图 12-4）

苻坚专门给王猛写了一封信，说：“将军不过三月已经攻克首恶，劳苦功高，前无古人，朕现在亲自率六军，星夜启程，火速赶赴。你先

---

① 《晋书·苻坚载记》：羌于是大饮帐中，与张蚝、徐成等跨马运矛，驰入评军。

② 《晋书·苻坚载记》：出入数四，旁若无人，搴旗斩将，杀伤甚众。及日中，评众大败，俘斩五万有余，乘胜追击，又降斩十万。

③ 《晋书·苻坚载记》：坚闻之，留李威辅其太子宏守长安，以苻融镇洛阳，躬率精锐十万向邺。七日而至于安阳，过旧闾，引诸耆老语及祖父之事，泫然流涕，乃停信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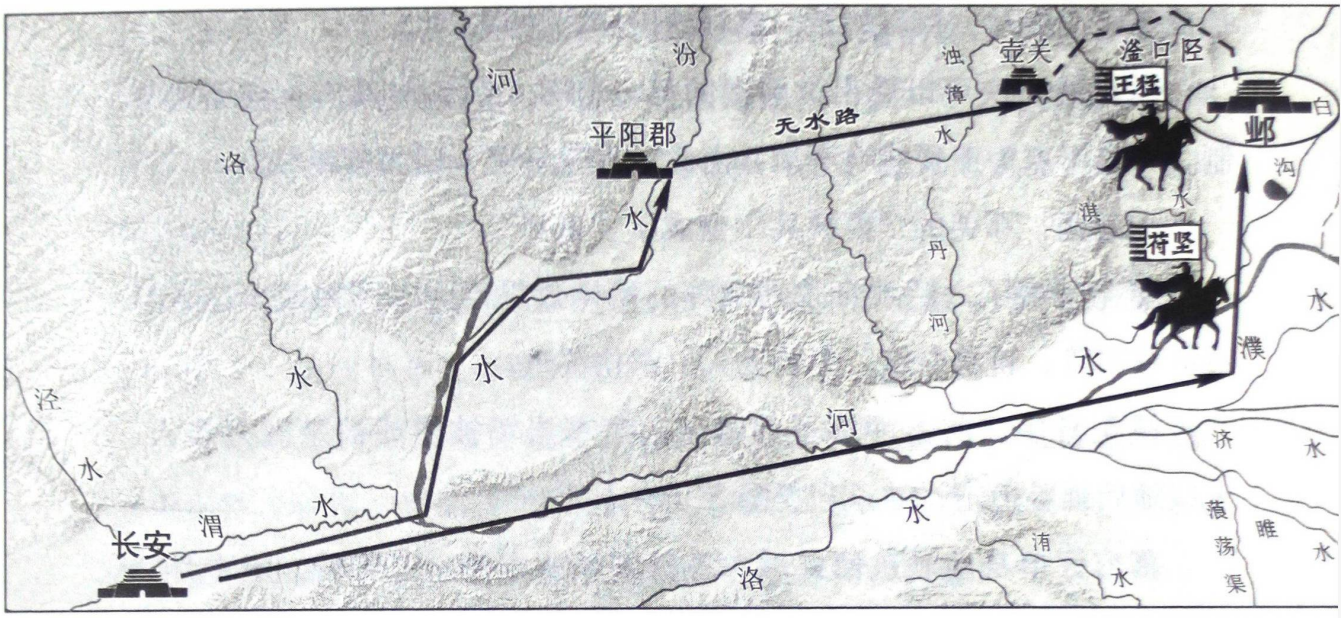


图 12-4　苻坚参与会战示意图

休养士卒，等我大军到后，再取邺城。”①

苻坚的行军速度和这封信，说明了很多问题。

所谓的“七日而至于安阳”是不可能的。长安距离安阳大约一千五百里，在那个时代根本不可能有这种行军速度。唯一的解释，就是王猛决胜慕容评之前，苻坚就已经上路了。

苻坚是有战略规划的，他计划用王猛的六万人绊住前燕主力，自己走豫西通道去直插空虚的河北平原。

写给王猛的那封信，则意味着苻坚对王猛这个汉人的有保留性的信任。他并不希望王猛最终成就攻灭前燕的大功，表示“最后的临门一脚由我来踢”！他更不希望灭前燕后只有王猛率军在河北。

但是王猛似乎并没有读出来这个意思，或者说继续没拿苻坚的话当回事，他悄悄地来到安阳迎接苻坚。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秦王坚报之曰：“将军役不逾时，而元恶克举，勋高前古。朕今亲帅六军，星言电赴。将军其休养将士，以待朕至，然后取之。”

苻坚很不高兴，说："当年周亚夫治军严谨不出军营迎接文帝，如今将军面对敌人却抛下部队是为什么呢？"[①]

安阳离邺城不过四十里，放到现在就是一脚油门的事。但苻坚却觉得：王猛你真的有必要过来吗？有什么话在邺城城下不能说吗？我说的话你又是当空气是吗？

注意，苻坚举例说的是西汉平七国之乱后最终却被赐死的周亚夫。

王猛说："周亚夫是为了图名声，我一直就看不起他，现在我奉借陛下威名灵运，打前燕如同摧枯拉朽，哪里用得着您多虑。太子年幼，您率大军远行，万一咱们根据地有变，您的宗庙社稷可怎么办呢？"

对苻坚来说，自己来都来了，还能让王猛劝回去吗？他让王猛别废话了，在自己的指挥下接着战斗吧，最终是苻坚指挥了攻邺之战。

十一月初六，镇守信都作为总预备队的慕容桓率领五千鲜卑人逃奔龙城。

十一月初七，前燕的散骑侍郎馀蔚率领扶余、高句丽及上党丁零的人质五百余人，趁夜打开邺城北门放入前秦军。

邺城的前燕统治高层开始向北逃往龙城。前燕皇帝慕容暐逃出邺城时尚有一千多骑兵侍卫，没多久就只剩下十多个骑兵跟随了，跑到高阳后被苻坚派去追击的郭庆抓住带回。

追击大队长郭庆随后一路追至龙城，杀掉了最后有点儿实力的慕容桓。大富翁慕容评最能跑，路子最野，一直逃到了高句丽，但转手就被高句丽送给了前秦。

至此，前燕所有高层被一网打尽。

苻坚见到慕容暐后责问他为什么要逃跑，慕容暐回答得很艺术：

---

① 《晋书·苻坚载记》：猛潜至安阳迎坚，坚谓之曰："昔亚夫不出军迎汉文，将军何以临敌而弃众也？"

“狐狸要死在自己的洞穴，我不过想归葬于祖坟罢了。”苻坚命他重新返回王宫率领文武大臣出来投降。

苻坚这个人的特点之一，就是很在乎体面。

十一月初十，苻坚进入邺城前燕王宫。随行的还有一个人，就是心情用笔墨难以描述的慕容垂。

四、苻坚、桓温的布局

慕容垂跟随苻坚回邺城后见到了除慕容令之外自己的所有孩子。慕容垂大哭，他知道自己失去了他这辈子最重要的接班人慕容令。

等见到过去的僚属官吏时，慕容垂并没给他们好脸色，说："当初你们全都背我而去！"

这时他的心腹高弼对慕容垂说："大王以命世之姿遭无妄之运，如今虽然宗族国家倾覆，却怎么知道这不是中兴之运的开始呢？况且高世之略必怀博大胸怀方当网漏吞舟，您对国家的故旧元老应该具有江海那样的宽广心量，要争取故旧之心作为他日光复大燕的基础，千万别因为一时痛快而得罪人。"

慕容垂随即悔过，这也为慕容垂兴复大燕打下了基础。

虽然慕容垂有想法，但他作为王猛眼中的不安定因素，也被苻坚盯得很死，几乎是走到哪里就带到哪里的节奏。此次平前燕，苻坚把他一起带过来了。

在这之后，慕容垂被任命为前秦的京兆尹——类似于首都市长的官职，彻彻底底地安排在了苻坚的眼皮子底下。

王猛一向认为自己聪明绝顶，那么他的决策就一定正确，他的上

司苻坚是傻子吗？其实，从头傻到尾的是王猛本人。

来盘点一下苻坚灭前燕后的七步走，看看这位史书上以厚道闻名、几乎堪比“二傻子”的帝王是真傻还是假傻。

第一步，苻坚将前燕的宫女和府库的财宝赏赐给了众将，随后大赦天下。注意，这是苻坚自己赏的，不是假手王猛，人情都是自己收割了。

第二步，任命王猛为关东代理老大，持节、都督关东六州诸军事、车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冀州牧，镇守邺城，晋升爵位为清河郡侯，将老鸡贼慕容评的所有家产都赐给了他。

临阵要价的邓羌最终没得到他想要的那个官，毕竟他这活儿干得不地道，大秦与前燕的买卖又是他主导的。不过苻坚也没亏待他，任命他持节、征虏将军、定安太守，赐封真定郡侯。

放火烧慕容评辎重、抓住慕容暐，收复辽东的郭庆被任命为都督幽州诸军事、扬武将军、幽州刺史，镇守蓟城。其余将士的封赏各有等级。这些都是苻坚在邺城亲手做的，亲自赏的官。

第三步，苻坚对前燕各地官员的任命保持了平稳过渡，除了邺城最近的魏郡和阳平郡的太守换了自己人之外，剩下从前各级州县官吏均得到了沿用。[①]

与此同时，苻坚派出了原前燕的常山太守申绍和散骑侍郎韦儒作为巡视特派员，叫了个很别致的名字“绣衣使者”，去巡视关东州郡，其主要工作是“察风俗民情，劝农耕蚕桑”，前燕政令中有不利于百姓的全部加以修改或废除。

这样苻坚又当了一次好人，整个关东的旧官僚得到了苻坚的贴心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坚以京兆韦钟为魏郡太守，彭豹为阳平太守；其余州县牧、守、令、长，皆因旧以授之。

抚慰。

第四步，十二月，苻坚亲自作为押运大队长把慕容氏的所有高层连同四万多户鲜卑人西迁长安。

十二月十五，苻坚回到长安，对这四万多户鲜卑人给予了安抚和政治优待。

苻坚没有忘记最强助攻慕容评的恩情，还给了他给事中的官做，很多前燕的核心高层也进入了前秦的官场中，苻坚对前朝官员的宽大态度几乎成为历史之最。[①]

苻坚自己做了最要紧的鲜卑押运工作，随后打一棒子再给个大枣，再次温水煮青蛙地消化了这股力量。

第五步，转过年来的371年正月，苻坚趁着春运又迁徙了关东豪杰及“杂夷”部族十万户到关中地区，把乌桓人安置在冯翊、北地，把丁零人翟斌的部众安置在了新安、渑池，又把陈留、东阿约一万户迁到了青州。[②]

继羯赵迁诸夷于河北后，少数民族在关中的第二波超大规模民族迁徙又上演了。

注意，千万别被前面第三步的那句“其余州县牧、守、令、长，皆因旧以授之”给骗了，苻坚这位“厚道人”从来不傻，下手狠着呢！他先是用这招温水煮青蛙消除了前燕旧有势力的抵抗，没多久就把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秦王坚迁慕容暐及燕后妃、王公、百官并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至长安，封慕容暐为新兴侯；以燕故臣慕容评为给事中，皇甫真为奉车都尉，李洪为驸马都尉，皆奉朝请；李邽为尚书，封衡为尚书郎，慕容德为张掖太守，燕国平睿为宣威将军，悉罗腾为三署郎；其余封署各有差。衡，裕之子也。

② 《晋书·苻坚载记》：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处乌丸杂类于冯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徙陈留、东阿万户以实青州。诸因乱流移，避仇远徙，欲还旧业者，悉听之。

慕容氏的所有鲜卑势力都转移走了。

苻坚并没有一刀切，而是分批次地搞拆迁！他为什么要让王猛做冀州的代理老大？其最大的功效，是要让这位猛人主持第二次移民。

来年正月的第二次移民，前燕的几乎所有既得利益群体“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全都被迁走了。

史书中说得挺好：“诸因乱流移，避仇远徙，欲还旧业者，悉听之。”但看上面的这些迁徙，哪个不是苻坚的明确规划！最关键的一点，主持这事的是王猛，做了苻坚的脏手套，而苻坚此时已经在关中了。

第六步，371 年二月，苻坚开始了大调动。

刚刚当上魏郡太守的韦钟为青州刺史，中垒将军梁成为兖州刺史，射声校尉徐成为并州刺史，武卫将军王鉴为豫州刺史，左将军彭越为徐州刺史，太尉司马皇甫覆为荆州刺史，屯骑校尉天水姜宇为凉州刺史，扶风内史王统为益州刺史，秦州刺史、西县侯苻雅为使持节、都督秦晋凉雍州诸军事、秦州牧，吏部尚书杨安为使持节、都督益梁州诸军事、梁州刺史。

同时，苻坚重新设置了雍州，州治蒲坂，以长乐公苻丕为使持节、征东大将军、雍州刺史。

整个关东的刺史级高官全被苻坚安排成了自己人。

第七步，命王猛根据具体情况选拔征召俊杰之士充实几乎被他调动一空的官僚系统。史书中为了表达苻坚对王猛的信任，专门记载了王猛可以选拔关东六州的郡守县令先授官再上报朝廷正式任命。[①]

苻坚对王猛的信任是一方面，其实另一层面也说明一个问题：前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五》：坚以关东初平，守令宜得人，令王猛以便宜简召英俊，补六州守令，授讫，言台除正。

燕的官僚系统几乎被苻坚轮换一空，关东的官僚组织急需补充，所以时间上已经来不及一级级地审批了，让王猛看着办就成。但有意思的事情来了。

同年十月，苻坚没完没了地外出打猎，待在邺城不回去，史书中的原话比较委婉："秦王坚如邺，猎于西山，旬余忘返。"苻坚真的这么信任王猛吗？

十一月，王猛请求把镇守关东的重任交给比他更贤明的人。

苻坚说："你是我最亲密的好伙伴，我让你都督关东是想让你给我分忧啊！现在关东急需人才，你尽快选拔充实官吏，等到教化融洽大治后，我就以顶级待遇把你接回来。"①

苻坚相当明白地说明了王猛的任务：把官僚系统给我捋明白了。明明是官僚系统空了的"新政俟才，宜速铨补"，但用贴金的话就是宽厚宏大的"其余州县牧、守、令、长，皆因旧以授之"。

过了仅仅半年，王猛差不多把关东捋顺了。372 年六月，苻坚迅速以王猛为丞相、中书监、尚书令、太子太傅、司隶校尉，特进、常侍、持节、将军、侯如故的高规格调回关中了，另派亲弟弟苻融去做了关东一把手，都督六州诸军事、镇东大将军、冀州牧。

王猛这个关东总督，仅仅当了一年半，苻坚给了他人事权却不给他培植党羽的时间。

苻坚真的拿王猛当"朕之于卿，义则君臣，亲逾骨肉"的异姓兄弟吗？骗骗容易上当的人罢了。再琢磨苻坚的手腕，这是传统印象上的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五》：坚报曰："朕之于卿，义则君臣，亲逾骨肉，虽复桓、昭之有管、乐，玄德之有孔明，自谓逾之。夫人主劳于求才，逸于得士。既以六州相委，则朕无东顾之忧，非所以为优崇，乃朕自求安逸也。夫取之不易，守之亦难，苟任非其人，患生虑表，岂独朕之忧，亦卿之责也，故虚位台鼎而以分陕为先。卿未照朕心，殊乖素望。新政俟才，宜速铨补；俟东方化洽，当衮衣西归。"仍遣侍中梁谠诣邺谕旨，猛乃视事如故。

“傻实在、愚厚道”吗？

还是那句话，苻坚不是败在性格和能力上，而是败在欲望上。欲望这东西是很奇妙的，当巨大的欲望开始注入后，一个人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此时的苻坚三十三岁，能力没得说，器量没得说。如果他的大运能够来得不那么汹涌，也许他在历史上的排名真的就是另一番光景了。他也没想到，自己的人生剧本会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就远超出他的想象。

伟大的成功往往会开启一波长长的胜利浪潮，灭掉前燕后，苻坚开动了一连串征伐的齿轮。

371 年三月，也就是苻坚刚回关中安顿完，他就命西县侯苻雅率领益州刺史王统、射声校尉徐成、羽林左监朱彤、扬武将军姚苌等步骑七万人讨伐仇池国。

这个仇池国与其叫一个国，倒不如说更像是一个超大的坞堡军事经济体。它是以仇池山为核心的一个小国，国土面积大约就是过去武都郡再加上阴平郡北面的一部分。

仇池国的核心据点仇池山海拔一千八百米，山势八百米，山顶是十五平方公里的平地，西汉水由西北绕山脚南下，洛峪河从东南沿山麓西来汇入西汉水，三面环水一面衔山，堪称天险。

仇池国的国主是略阳的氐人杨氏。杨氏最早在历史上露脸是曾经跟着马超打曹操，战败后宗族被曹操迁到了扶风、天水。

在西晋司马炎时期，杨氏的族长杨飞龙受晋封号，率部落从关中西迁，回了陇山，落脚在了略阳。

296 年，八王之乱前夕，氐帅齐万年起义，杨飞龙的接班人养子杨茂搜没有掺和，而是相当聪明地率部众四千家迁到仇池，自号辅国将军、右贤王，建仇池国，称仇池公，控制了武都、阴平二郡。

仇池这块地方因为中原大乱而且地处偏远，无论是群胡、西晋还

是南边闹腾的成汉，都有一大堆内部矛盾，根本没人理这块地方，再加上这里有山有水，仇池成为当时的标杆性坞堡体。

到了317年，西晋灭亡，仇池这块巴掌大的地方也玩起了分裂。杨茂搜长子杨难敌号左贤王，屯下辨（今甘肃成县西北），其弟杨坚头号右贤王，屯河池（今甘肃徽县），兄弟两个搞起了内斗。

320年，前赵刘曜追击西晋残余势力来到仇池吓唬人，杨难敌迎战不胜，退保仇池，当地诸氐、羌等皆归降刘曜。

刘曜进攻仇池，但因军中大疫给了杨难敌优惠政策，杨难敌于是遣使向前赵称藩。

同年，秦州刺史陈安自立为凉王，次年前赵灭陈安后又杀了个回马枪，杨难敌大惧，与杨坚头南奔汉中向成汉请降，结果前赵撤军后，杨难敌又跑回了武都据险自守，不再搭理成汉。

成汉兵分两路讨伐杨难敌，一路失败一路成功，杨难敌又投奔了前赵。

325年，杨难敌率众复仇，突然袭击仇池，夺回了自家的老根据地。这是仇池的第一次复国。

后来，仇池杨氏先后周旋在前赵、羯赵、成汉、东晋四个政权周围长达半个世纪。

按理来讲占据这个地理位置的杨氏政权绝不应该存活那么久的，因为仇池的核心区恰好卡在关中、陇西、汉中三地交界的枢纽上。无论是北兵南下还是两川北上，小小的仇池地区都属于前哨阵地。（见图12-5）

但是，神奇之处就在于，自从八王之乱后，整个西部中国就始终没什么戏份。南北的大戏分别在关东和江左，西部中国的关中、陇西和汉中益州始终是看客。所以谁都懒得搭理根本没什么油水，仅仅具备南下北上战略意义的仇池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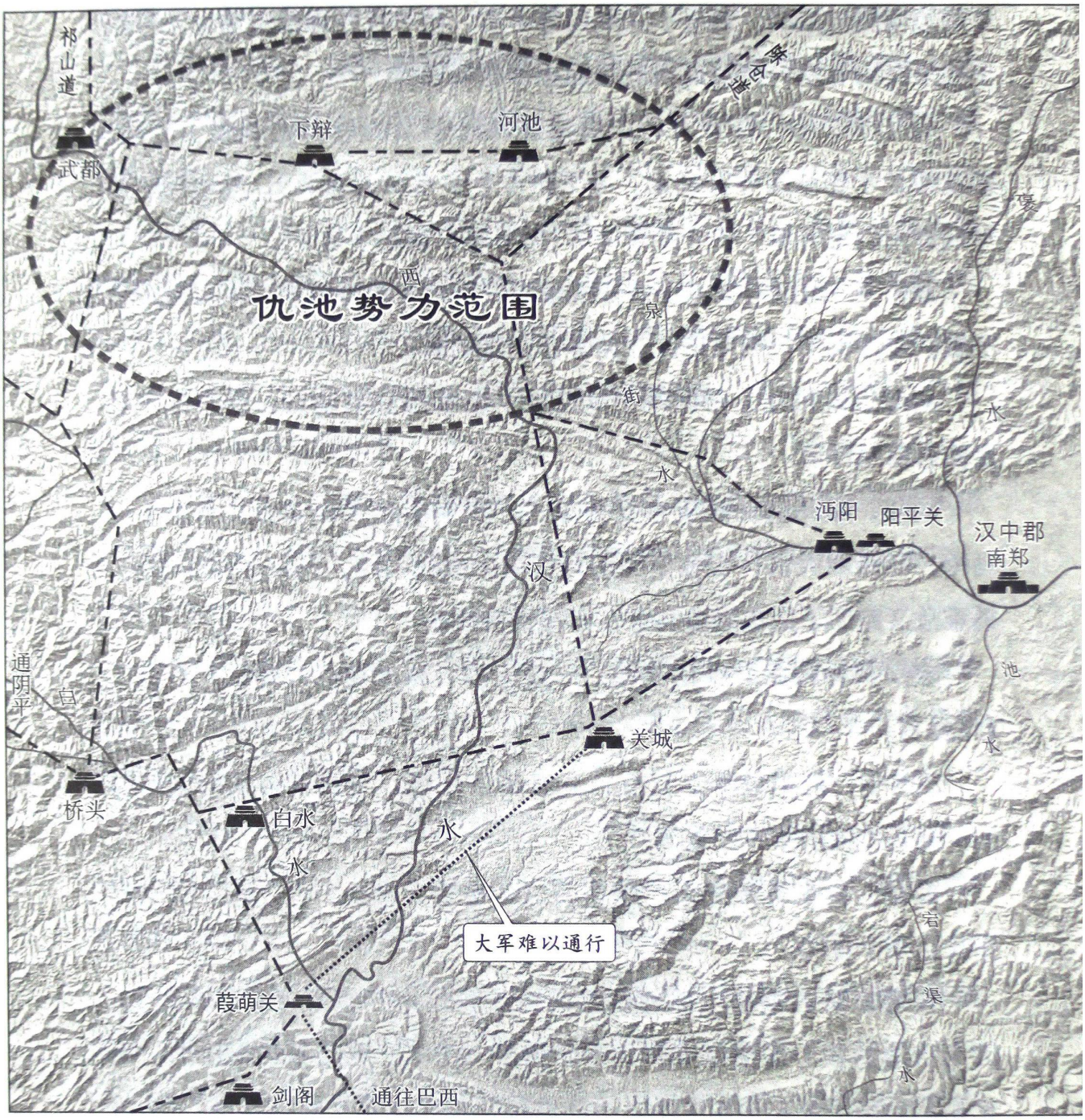


图 12-5　仇池国地势示意图

直到371年，苻坚已经灭了前燕，拿下了关东，他开始对南面的梁、益有想法了。

又是想睡觉有人递枕头，仇池杨氏掌门杨世在几个月前死了，其子杨纂代立后居然主动不认苻坚这个大哥，这给了苻坚出兵的借口。

更有利的是，巴掌大的仇池再度起内讧了，杨纂与其叔武都太守杨统因为继承权火并了。

随后苻坚的“大胖身子”就压过来了。前秦兵杀来后，杨纂举全国之众五万人前来阻击，东晋的梁州刺史杨亮还派出了千余骑兵助战。因为如果仇池没了东晋的西线也就被打开了，汉中的压力会非常大。

交战的结果是仇池和东晋联军被前秦军一通大屠杀，死了两万多人，东晋外援都被打死了，杨纂退保仇池山。

苻雅率军继续进攻仇池，跟杨纂搞内讧的杨统率武都之众投降，然后杨纂也跟着投降了。

苻坚轻松拿下仇池，尽徙其民于关中，将关中多民族变得更加多样化。同时，苻坚加封杨安都督南秦州诸军事，镇守仇池。

苻坚拿下仇池国就意味着前秦南下的通路被打开了，可以直面汉中和益州的“祸福之门”——阳平关和白水关了。（见图12-6）

苻坚拉开雄霸北方序幕的同时，南边的桓温开始了自己最后的奋斗目标：篡晋。

前燕死前的回光返照，几乎彻底打乱了桓温一生的计划。

虽然借着第三次北伐解决了豫州和徐、兖问题，但是他也面临篡位接天命的巨大障碍，就是他没办法张嘴宣传自己的丰功伟绩，他有什么功劳呢？

当年王莽篡汉是全阶层投票，他以高票当选；曹丕代汉是曹操一手打下来的天下；三马食曹是三代人的共同努力，司马氏父子三人先后都立有大军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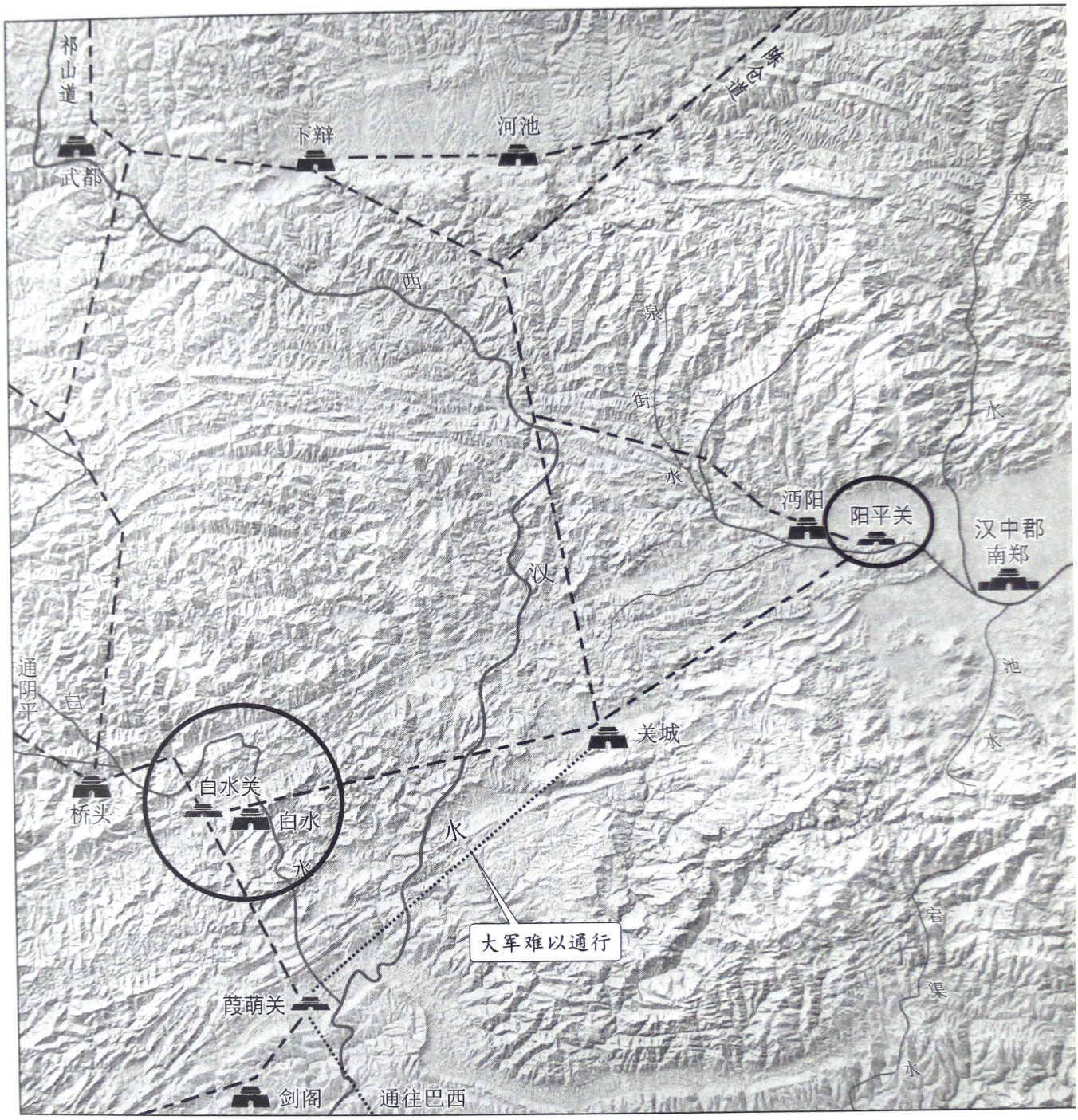


图 12-6　阳平关与白水关位置示意图

然而，桓大司马除了早年间灭蜀后，再也没有能拿得出手的军功了。

桓温的第二次北伐确实从“万人捏”姚襄手里抢回了洛阳，但那就是个摆设，而且没几年又丢了。

如今他虽然有着南方一哥的绝对实力，整个东晋都已被他控制住了，但是他却仍然没有能够移动晋鼎的功绩。也就是说，桓温更换法人出公示的时候，对天下百姓没法交代。

虽然司马氏已经无足轻重了，但不要小看“晋”这个代表着中原正统的符号的意义。“晋”这个符号，从某种意义上，代表着此时整个天下对于华夏正统的期待。

虽然两京不在了，而北边各族的胡人也都以各种各样的名义称帝，但是在天下人心中，他们在地位上跟被打到江左的东晋朝廷是没法比的。

北方汉人坞堡体的合作，某种意义上更多的是一种乱世求存的无可奈何，一旦有了机会，这些人还是会觉得东晋政权才是自己人。

桓温此时篡晋，虽然从技术上没问题，但是他将面临巨大风险。他不一定坐得住皇帝的宝座！

事实上，三十年后当他儿子最终把司马氏踢到一边后，很快就引来了根本想不到的巨大反噬。

“晋”的天命摆在那里，就是华夏对抗夷狄的关键号召力。

桓温篡位后，他能拿什么号召九州华夏呢？那么多家族，凭什么桓氏家族的人来当这个新皇帝呢！

桓温他爹桓彝当年过江的时候鼻涕一把泪一把，邋遢得跟叫花子一样，在江北当了一个区区的浚遒令，当了至少四年，直到经周伯仁的推荐才有机会过江，然后看准机会高水平地拍了王导的马屁才上的台面。

如果桓温篡了天下，他势必要进一步对很多群体做妥协让出红利，就如同当年的司马氏那样，那么十年后的那场惊天动地的巅峰对决，江东孤舟能否抗住惊涛拍岸的前秦大浪就不好说了。

桓温对于自己的第三次北伐大败是颇为在意的。早先他曾经遇到过一个叫杜炅的算命大师，桓温问他自己的官位能到什么地步。杜炅说："您的功勋举世无双，能一直做到大臣的巅峰。"①

这个回答让桓温很不高兴，他的梦想显然更高。据史书记载，有一次，他躺着躺着突然对心腹们说了一句："再这么碌碌无为下去将来会被司马师、司马昭那哥俩取笑的！"所有人都不敢接话，桓温随后起身道："不能够流芳百世，难道还不能遗臭万年吗！"②

桓温攻克寿春，彻底扫平了袁氏，问他的心腹郗超说："这回足以雪枋头之耻了吧？"郗超说："雪不了，您这充其量就是个戴罪立功。"

这句话基本上算是给桓温定性了。因为此时的北方已经姓苻了，而且有王猛坐镇，前秦一副"爆款"的上升势头，再往哪里去找军功呢？天命如此，不可强求。

不过，郗超最终还是帮桓温找到了突破之路。郗超来桓温家商量事，半夜的时候郗超对桓温说："您今年六十了，这次大败对您的事业影响太大，如果无法建立不世的功勋，是很难引领舆论、民望的，更难镇服天下。"

桓温问他怎么办。郗超说："除了伊尹放逐太甲、霍光废黜昌邑那样的事情，应该是再也找不到第二种能助您完成更高理想的事了。"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五》：术士杜炅能知人贵贱，温问炅以禄位所至。炅曰："明公勋格宇宙，位极人臣。"

② 《晋书·桓温传》：然以雄武专朝，窥觎非望，或卧对亲僚曰："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众莫敢对。既而抚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

郗超在退而求其次地帮桓温找解决办法。既然桓温没有功高盖世，也没有德被苍生，那就只有去除掉现有的天命了。

桓温和郗超因此开始了废帝谋划。不久，民间有了这样的花边新闻：皇帝身体有病，无法履行夫妇责任，现在这三个儿子全是他的宠臣给他戴的绿帽子，他们那圈子太乱了。[①]

桓温的宣传工作做得相当厉害，经舆论运作后老百姓开始认为这是真的。[②]

371 年十一月初九，桓温自广陵要回到姑孰时，突然屯兵停在了当年苏峻之乱时的著名景点白石垒。

十一月十三，桓温入建康，含蓄地劝褚太后（即崇德太后）废黜皇帝司马奕，立丞相会稽王司马昱，同时直接把草拟好的诏令进呈给了褚太后。

褚太后表示我很心痛，你随便。

两天后的十一月十五，桓温召集百官正式废帝。但这个时候，比较无厘头的事情出现了。桓温他们只想着如何推动这件事，等到正式废帝时发现没有准备仪式预案，而且现场没人知道这活怎么干。[③]

场面一时比较尴尬，舵手桓温有些迷茫。这个时候，就看出来“知识就是力量”了！尚书左仆射王彪之站了出来，说道：“天天就知道谈玄，历史书都不看了，没人看过《汉书》吗？把《霍光传》给我找来！”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五》：以帝素谨无过，而床笫易诬，乃言“帝早有痿疾，嬖人相龙、计好、朱灵宝等，参侍内寝，二美人田氏、孟氏生三男，将建储立王，倾移皇基”。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五》：密播此言于民间，时人莫能审其虚实。

③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五》：己酉，温集百官于朝堂。废立既旷代所无，莫有识其故典者，百官震栗。

这些人不知道当年霍大司马脸不红心不跳地就把皇帝废了吗？

在《霍光传》的加持下，东晋朝廷制定了相关的礼节仪式，宣太后令将司马奕废为了东海王，把丞相会稽王司马昱拱上了皇位，改年号为“咸安”。

“咸”者“普遍”，“安”者“安定”，大意是“桓爷您别再闹了”。不过桓温没按他们的希望来，而是在一废一立后迅速开始了令人意外的大清洗。

桓温罢黜了喜好习武练兵的太宰武陵王司马晞与其子司马综、司马璲的官职。桓温在诏书中很不客气地指明了一个问题，就是袁真造反事先和司马晞有联系。[①]

司马昱乖乖地将太宰司马晞及其诸子免官，随后桓温又安排嫡系毛安之率领所统领的军队宿卫皇宫。至此，桓温把禁卫军也换了，彻底架空了东晋朝廷的最后一块自留地。

两天后，桓温杀了废帝司马奕的三个“野孩子”。紧接着，桓温又逼新蔡王司马晃自首，称与司马晞、司马综、著作郎殷涓、太宰长史庾倩、散骑常侍庾柔等人谋反。

司马昱向桓温求情别杀这些人，但桓温言辞激烈，要求必须全部诛杀！

司马昱亲手下诏给桓温：“如果大晋还有国祚，你就不必请示，尊奉执行以前的诏令；如果晋朝的大运已去，我就请求避让贤人晋升之路。”司马昱的意思就是：“我认栽了，你要是看我的面子就给我们司马家留条活路吧。”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五》：太宰武陵王晞，好习武事，为温所忌，欲废之……温表：“晞聚纳轻剽，息综矜忍；袁真叛逆，事相连染。顷日猜惧，将成乱阶。请免晞官，以王归藩。”

最终司马晞、司马晃等皇族被废为庶人徙边郡，庾蕴、庾倩、庾柔、殷涓、曹秀、刘强等人全族被诛。

庾氏涉案后，庾希与弟弟庾邈、儿子庾攸之逃入海陵（今江苏泰州）陂泽，但后来被桓温得知踪迹。庾希便在海边聚众抢夺船只，乘夜攻入京口，赶跑晋陵太守卞眈，并放出数百囚徒，发放兵器，宣称奉密旨除桓温。

卞眈逃往曲阿，征发乡兵两千人杀了回去，并打败庾希，桓温又命东海内史周少孙攻克京口，擒获了庾希等人，桓温将庾氏余党全部族诛。

最后，除了东阳太守庾友因为儿媳是桓豁的女儿未受难之外，庾氏的血脉几乎被全部诛杀。

通常，废帝不至于搞出如此腥风血雨的重大清洗，但根据桓温诏书所指及桓温的坚决行动基本可以表明：在北伐过程中，袁真消极怠工不打开石门，以及桓温差点儿死在北国的这件事不是偶然。

这事早有预谋。司马氏和庾氏联络了庾氏的旧部袁真，打算借着此次北伐联手做掉桓温。在对方的谋划失败后，桓温极端冷静地一步步开始了谋划。

桓温先是安抚朝廷，剿灭袁真势力，又足足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去做舆论布局，在年底突然搞袭击迅速废帝。废帝后桓温迅速集中开始清算，在半个月的时间内就连根拔起了政敌。

桓温此人一生不走废棋，一生步步为营，一生不紧不慢、从容不迫，到了让人不寒而栗的地步。

三十多年前，庾亮入主荆州后对曾有恩于他的陶侃后人挥下了屠刀，手段极其阴险下作；如今，庾氏的女婿亲手干掉了庾氏的全族。（桓温的丈母娘是庾亮的妹妹庾文君。）

五、枭雄谢幕

桓温完成废帝及大清洗后，于公元371年十一月二十四，大赦天下，给文武官员各增加品位二等。

十一月二十五，桓温回到白石垒，上疏求归姑孰。

十一月二十六，司马昱下诏进桓温丞相，大司马如故，留京师辅政，桓温推辞后继续申请还镇姑孰。

十一月二十七，桓温启程。

372年三月，司马昱遣侍中王坦之征桓温入朝辅政，桓温再辞。

同年七月，天天处于高压下担惊受怕的司马昱不行了，第三次急召桓温入朝辅政。

司马昱情真意切地说道："我要不行了，你赶紧来，争取君臣最后相见。"朝廷在一天一夜间接连发出四道诏令。[①]

桓温继续推辞不来。

司马昱生了七个儿子，前面五个儿子早已夭亡，后面这两个儿子

---

① 《晋书·桓温传》：及帝不豫，诏温曰："吾遂委笃，足下便入，冀得相见。便来，便来！"于是一日一夜频有四诏。

的来历却颇有趣味。司马昱五个儿子夭亡后，他的姬妾已经连着十年肚子没动静了，无奈之下，司马昱找了一群相面的来给看看。大师们看了他的姬妾后给出诊断：别在她们身上费劲了，这些女人生不出儿子来。

司马昱又把家里的所有女仆都找来让大师进行海选，最终大师在看到一个叫李陵容的又黑又高的纺织女工时大吃一惊，说："这丫头能生小子！"[①]

司马昱后来和这个黑姑娘生了两个儿子。

这个李姑娘被称作"昆仑"。这个外号颇值得玩味，因为"昆仑"通常是古时对鬈发黑肤或东南亚土著的统称，由于李姑娘"黑而长"，所以很多学者猜测，司马昱很有可能搞了一把黑妞。

根据基因学的知识来讲，黄种人和黑人孕育的下一代往往会带有强烈的黑人基因。如果是这样，他的两个儿子司马曜和司马道子应该看上去都是黑皮肤。但史书对这一特征全都没有记载，所以，那位纺织女工可能就只是黑得有些过分。

司马昱觉得自己不行了，立下遗诏：立十岁的司马曜为皇太子，封小儿子司马道子为琅邪王、兼领会稽国，大司马桓温依周公的旧例，代理皇帝摄政。

此外，司马昱还加了句当年刘备的名言：这孩子你能辅佐就辅佐，如果不能辅佐，君可取而代之。[②]

按这个趋势来看，桓温极可能很快就该出台这孩子没法要了的认证报告了。但就在这个时候，当年给桓温算命的那个先生所说的命运拷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五》：又使视诸婢媵，有李陵容者，在织坊中，黑而长，宫人谓之"昆仑"，相者惊曰："此其人也！"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五》：遗诏："大司马温依周公居摄故事。"又曰："少子可辅者辅之，如不可，君自取之。"

问来了：你没有皇帝命！

当年桓温帐下的长史，如今的侍中王坦之看到这封诏书大怒，当着司马昱的面把诏书撕了。[①]

从这里也能看出来，司马家的皇帝已经混到了谁都敢不把他当回事的地步了，官员连皇帝亲笔写的手谕诏书都敢撕。

司马昱明白王坦之的意思，叹道："大晋之天下，不过是当初因为好运而得到，你这又是何必！"

王坦之道："大晋之天下，是宣帝（司马懿）和元帝（司马睿）建立的，怎么轮得到陛下独断专行？"

司马昱无言以对，修改了遗诏，由桓温摄政改为由桓温仿效诸葛亮、王导旧例进行辅政。当天，司马昱驾崩。[②]

王坦之曾在桓温帐下当过长史，其父王述的扬州刺史也是在那段时间被运作给桓温的。

在桓温拿下禁卫军权后，王坦之是左卫将军，而且不久还拿到了本州大中正的人事权，更重要的是王坦之和桓温是儿女亲家，他的长子王恺娶的是桓温家二女儿。

从这个轨迹来看，王坦之应该是桓温的自己人。但是，王坦之在这个历史关头阴了领导兼亲家，代表太原王氏表达了自己的态度：我家不同意！

司马昱死后遗诏摆在那里，下一任皇帝哪怕司马昱确定了人选，群臣也没有敢接话认可的。毕竟，血腥的大清洗才刚刚过去没多久，人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五》：侍中王坦之自持诏入，于帝前毁之。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五》：帝乃使坦之改诏曰："家国事一禀大司马，如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

们都在等桓温。[①]

继太原王氏的王坦之开了头炮之后，老牌门阀琅邪王氏、尚书仆射王彪之站了出来，说道："天子驾崩，太子代立，大司马怎能有资格提出异议？"[②]

在王彪之摆明揽责后，太子即皇帝位，随后崇德太后发布命令，虽然没说"君可自取"的话，但再次请桓温依据周公摄政的旧例行事。

命令已经公布，结果又是王彪之阻拦道："这是非常大事，大司马桓温一定会反复辞让，从而导致政务停顿，耽误先帝陵墓的修筑，我不敢遵奉命令，谨将诏书密封归还。"最终封堵住了桓温依周公摄政的政治待遇！[③]

王彪之已经跟桓温隐性对抗了一辈子。358 年谢奕死的时候桓温就已在运作由桓云去接班豫州刺史，但王彪之插了一杠子，导致桓温又过了十多年才拿下豫州。[④]

此时王彪之已经六十九岁，几乎就是以一种活够本的姿态在为门阀政局贡献自己的光和热了。

司马昱死了，桓温很高兴，司马昱的儿子继位，桓温也没什么意见，但最终定稿的遗诏作为合法文件向百官宣布，却让桓温前面废帝的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五》：群臣疑惑，未敢立嗣，或曰："当须大司马处分。"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五》：尚书仆射王彪之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马何容得异！若先面谘，必反为所责。"

③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五》：朝议乃定。太子即皇帝位，大赦。崇德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谅闇，令温依周公居摄故事。事已施行，王彪之曰："此异常大事，大司马必当固让，使万机停滞，稽废山陵，未敢奉令，谨具封还。"事遂不行。

④ 《晋书·王廙传》：时豫州刺史谢奕卒，简文遽使彪之举可以代奕者。对曰："当今时贤，备简高监。"简文曰："人有举桓云者，君谓如何？"彪之曰："云不必非才，然温居上流，割天下之半，其弟复处西藩，兵权尽出一门，亦非深根固蒂之宜也。"

那一整套流程的白走了。

桓温面临的还是那个问题：没有大功，也没有大德行，现在连司马家的官方认可文件也没拿到。

司马昱要是说“您看着不行您自己来”，那桓温就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和对天下的最终解释权。摄政意味着正式代理皇权，这就成为转正前的过渡。但司马昱的遗诏，是让他仿诸葛亮、王导辅政。

本来是让他当诸葛亮，如果他最后当了曹丕，那他对天下怎么交代？即便在桓温公开屠杀司马氏和门阀庾氏的时候，在这个门阀政治即将走向终章的时间点，这些老牌的门阀依然在做着自己最后的抗争！

太原王氏和琅邪王氏合力在遗诏环节和继位危机上给出了最关键的回应！

373 年二月，时隔半年，桓温再次回到朝廷。而这半年中，桓温始终没表态。

此次前来，建康人心浮动，舆论猜测，这是桓温要杀王坦之、谢安等阻力派。[①]

比较巧的是，朝廷诏令吏部尚书谢安、侍中王坦之到新亭去迎接桓温。这个试探类似于高考结束后的电话查分。

半年前撕遗诏的王坦之已经快吓尿了，沧海横流才能真正看出来谁是英雄本色，谢安则神色不变地说：“晋朝国运的存亡，便取决于此行。”[②]

王坦之这个不争气的，见了桓温汗流浃背，连手版都拿倒了，半年前那牛气劲也不知道去哪里了。[③]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五》：是时，都下人情恟恟，或云欲诛王、谢，因移晋室。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五》：坦之甚惧，安神色不变，曰：“晋祚存亡，决于此行。”

③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五》：温既至，百官拜于道侧。温大陈兵卫，延见朝士；有位望者皆战慄失色；坦之流汗沾衣，倒执手版。

谢安则从容就座，对桓温说："听说诸侯有道，守卫在四邻，明公哪里用得着在墙壁后面安置人呀！"桓温笑了笑，撤了左右，开始和谢安虚伪对谈。

不久风吹开了帐子，露出了在偷听的郗超，谢安开玩笑道："郗超先生可以说是入幕之宾啊。"①

世人皆说王坦之与谢安齐名，这次高下算是正式分出来了。②

史书中的论调，是"时天子幼弱，外有强臣，安与坦之尽忠辅卫，卒安晋室"。在这次对谈中大心脏的谢安稳住了桓温保住了晋室。

其实吧，这是种糊弄人的春秋笔法。谢安一淡定就把纵横宦海四十多年，这辈子什么事都见过、什么人都杀过的桓温镇住了？桓温就不做篡位的事了？底气源于靠山，淡定源于实力。谢安此时有什么？

史书记载司马昱托孤事件时，谢安从头到尾唯一一次出镜，是作为大使在司马昱死后去桓温那里宣读诏书。

以谢安在后世的咖位，哪怕在这个事件中做了一丁点儿事，那都得记上一大笔的！但实际上就是什么都没有，而且谢安在桓温面前的形象那是近似于讨好的"小可爱"。

就在桓温弄死庾氏一党后，有一次谢安看见桓温，向桓温展示了自己最高规格的恭敬：他大老远地就开始遥拜桓温。

桓温道："小谢你这是干什么？"谢安说："哪能让君拜于前，臣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五》：安从容就席，坐定，谓温曰："安闻诸侯有道，守在四邻，明公何须壁后置人邪！"温笑曰："正自不能不尔。"遂命左右撤之，与安笑语移日。郗超常为温谋主，安与坦之见温，温使超卧帐中听其言。风动帐开，安笑曰："郗生可谓入幕之宾矣。"

② 《晋书·谢安传》：坦之与安初齐名，至是方知坦之之劣。

还礼于后的。”①

他称桓温为“君”，自己是“臣”，那么因家族衰落四十多岁才入仕的谢安，底色到底是忠贞清流还是明哲保身呢？

之前对于新登基的皇帝司马昱，谢安给的评价是什么的？他认为司马昱虽然智商正常，但没有济世大略，其引以为傲的清谈水平就比那个“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司马衷强那么一点点！②

杀伤性很大，侮辱性更强！谢安的意思，通俗点儿说就是司马昱比大傻瓜司马衷强那么一点点。这种政治骂街算是把新皇帝的脸踩到了尘埃里。谢安这是说给谁听的呢？桓温。“温爷您看我这立场”！

在桓温废帝后，郗超的权势也跟着达到顶点，此时被桓温留在朝中任中书侍郎，朝中人见到郗超全都哆嗦。

谢安曾经和王坦之去郗超家拜访，一直等到了太阳落山郗超都没搭理这哥俩。王坦之要回家吃饭了，谢安拉住王坦之说：“你为了性命难道不能忍忍吗？”③

综上所述，还会有人觉得谢安在那次新亭会谈中真的是沧海横流显英雄吗？不用怀疑，谢安依旧会很淡定，但淡定的根源很可能是他根本没做什么对不起桓温的事情，或者说谢氏当时已被桓温拿下了。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后世史官的曲笔。

因为谢安领导东晋打赢了淝水之战，挽救了处于危亡之际的东晋政权，当然要记录一笔才能反衬出桓温和王坦之。

---

① 《晋书·桓温传》：温多所废徒，诛庾倩、殷涓、曹秀等。是时温威势翕赫，侍中谢安见而遥拜，温惊曰：“安石，卿何事乃尔！”安曰：“未有君拜于前，臣揖于后。”

② 《晋书·简文帝纪》：帝虽神识恬畅，而无济世大略，故谢安称为惠帝之流，清谈差胜耳。

③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五》：郗超以温故，朝中皆畏事之。谢安尝与左卫将军王坦之共诣超，日旰未得前，坦之欲去，安曰：“独不能为性命忍须臾邪？”

桓温的儿子桓玄后面篡了晋，王坦之的儿子王国宝是晋末著名奸佞，这两位的爹当然要被谢安衬托到尘埃里！

桓温此次入朝并没有发生什么重大事件，根本也不是什么谢安、王坦之的功劳，而是因为桓温得病了。

二月二十四，桓温到了新亭。三月桓温就开始生病了，总共在建康停留了半个月。

三月初七，桓温匆匆返回了姑孰。[①]

桓温此次来建康的目的，极大概率是要加九锡，因为桓温在病重时开始频频暗示朝廷给他加九锡，但因为健康问题而无奈作罢。[②]

这个时候，谢安、王坦之和王彪之三人开始了故意拖延。他们让袁宏草拟桓温加封的诏令程序，然后借口各种改动，就这样一直拖到七月份桓温走人。[③]

桓温的人生，最终失败了吗？这得分怎么看。

从拿下天命皇位的角度看，确实功亏一篑，算不上成功。但桓温的成功，千年下来又有几人做到呢？

如果从人生的起点和终点的成就来看，桓温毫无疑义是人生大赢家。他老爹仅给了他一个高级门槛，剩下所有的一切，都是他个人奋斗得来的。

桓温几十年的人生历程教科书般地展示了如何稳步取得成功。

他到荆州后迅速伐蜀，是看准了成汉内乱，结果意外成就大功。

对东晋朝廷对他的遏制，他忍了好几年，通过不断地调动、试探、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五》：三月，温有疾，停建康十四日，甲午，还姑孰。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五》：初，温疾笃，讽朝廷求九锡，屡使人趣之。

③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五》：谢安、王坦之故缓其事，使袁宏具草。宏以示王彪之，彪之叹其文辞之美，因曰："卿固大才，安可以此示人！"谢安见其草，辄改之，由是历旬不就。宏密谋于彪之，彪之曰："闻彼病日增，亦当不复支久，自可更小迟回。"

施压让殷浩把江左的家底败光，最终兵不血刃地让殷浩主动滚蛋。

他北伐前秦，是看准了前秦立足未稳。

他北伐姚襄，是看准了软柿子好捏和洛阳的关键政治地位。

他向东方不断渗透，是以三年为单位不断前进的，从拿下江州，到插入扬州，再到第三次北伐拿下豫州和徐、兖二州。这十多年的向东渗透，上述藩镇的人事调动频繁，桓温秉承的思路基本上就是不断地调动，不断地削弱朝廷和其他藩镇的实力，直到自己最终不战而屈人之兵。除了对豫州最终动了干戈，剩下的所有地盘，全是他一步步稳稳拿下来的。

作为“保守主义”权力家，桓温的一生无疑是极其成功的。遗憾就是桓温人生中颇被人诟病的三次退缩：北伐前秦推进到了灞上，他退缩了；北伐前燕时，郗超劝他靠威名逼进邺城，他退缩了；面临跟门阀的最后抵抗撕破脸，他再次退缩了。最终，这三次退缩使得他的人生天花板没有再被突破。

其实准确来讲，他退缩了四次。

第一次偏师灭蜀打到最关键时，他同样在最后关头退缩了。

但命运之神选择了跟他开玩笑，撤退的鼓点打成了前进的，他意外成就了大功。

但说句实在话，这很有可能是后世史书上对他历史地位的篡改和泼粪。因为自古擂鼓前进，鸣金收兵。

撤退的鼓点打错了，这个错误的记录，很像是没见过战场是什么样的书生所写。

但无论怎样，史书上毕竟那么写了，桓温就是敲错了鼓，他就是怕了。自古成王败寇，谁让他儿子没弄过刘裕呢！

有人可能会说，桓温这辈子总是差最后一口气。如果他在每个历史关头最后都闯那么一下，也许历史最终真的会大改道。但我们从客观

公正的角度看，桓温的每次选择都没错。

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敌一辈子不可胜，没关系，至少我同样一辈子不可胜，而且步步为营地越来越壮大。

桓温的几次退缩，其实都是：只要赌了，赢了回报巨大，输了可能被清盘下台。

北伐前秦，如果过了灞水关中豪族们还是不投票，而是静观输赢，己方万一最终粮草不济，输给前秦的精锐骑兵了呢？万一自己像刘曜一样直接在战场上就被人家逮着了呢？

北伐前燕，还是一样的问题，万一听郗超的激进计策迅速率轻兵过了黄河，但局势并没有摧枯拉朽地向自己一边倒呢？自己的孤军万一被对方团灭在了河北呢？

如果选择篡位与门阀开战，不用怀疑自己一定会当皇帝，毕竟整个东晋都已经落入了自己的手中。但是做了皇帝之后呢？

从桓温这辈子的人生轨迹来看，他这个一旦下注从来不输的人，最终从那封遗诏的依“诸葛亮王导”故事中看到了，门阀政治虽然已经被他的一生奋斗打到了谷底，但依然有着方方面面的潜在力量，在水面下不断制约着他，使他的最终梦想改天换地。

王坦之曾经是他的长史，他的亲家，谢安四十多岁出道找工作时是他的司马，这些人都是当年他非常看重的人才。但终归，高门大姓铁板一块，跟他一条心的仅仅是郗氏的郗超而已。

北方前秦上升迅猛，兵势浩大，桓氏改朝换代后各门阀将分崩离析，百姓将失去统一的华夏，中原民族的文明之光很有可能就此熄灭。

他短暂移鼎后的大动荡，南方很有可能彻底地分崩离析。

这个一生持重的奇男子，对自己人生的时时刻刻，几乎都做到了盘算拿捏准确。

373 年，桓温的对手是谁真的不重要，他最大的对手是他自己的那

颗心。

当年王敦死前命其养子王应先继位登基再给自己举行葬礼，而其死前实际已被沈充等架空。但桓温死前，考虑到自己的世子桓熙能力有限，不是那块料，最终选定弟弟桓冲当接班人。[①]

桓温在人生的最后时刻，选择了理智的克制，并且还有克制的能力。他这辈子从生到死，都牢牢地掌握着自己人生的选择权，几乎一辈子没走错一步棋。

桓冲这些年一直在兄长身边历练，入仕时桓温已经掌权荆州，他初任鹰扬将军、镇蛮护军、西阳太守。

二十七岁，桓冲随桓温第一次北伐（目标前秦）在白鹿原击败了苻雄，因功迁督荆州七郡军事、宁朔将军、义成郡与新野郡太守，镇襄阳。

二十九岁，随桓温第二次北伐（目标洛阳），因功进号征虏将军。

三十六岁，迁振威将军、江州刺史、领镇蛮护军、西阳郡与谯郡太守。

三十八岁，因桓温迁扬州牧，桓冲监江州、荆州、豫州三州六郡诸军事、南中郎将、江州刺史、假节，其余如故，与二哥桓豁分掌江、荆二州。

四十二岁，随桓温第三次北伐（目标前燕）。

桓温一直在建设自家的人才梯队，此时的桓冲四十六岁，无论是资历还是年龄，都是最好的选择。

桓冲问桓温："将来谢安、王坦之应该给安排什么职务？"桓温道："他们不由你来安排。"

史书中对这句话的解读，是桓温知道自己在的时候，这两个人都

---

① 《晋书·桓温传》：熙字伯道，初为世子，后以才弱，使冲领其众。

是乖乖听话，自己死了以后，桓冲的能力是无法摆布控制那两人的；而且如果自己死前带走这两人，其实对桓冲的接班和桓家的声望会有不好的影响。[①]

这算是活了一个明明白白。桓温不是没能力杀谢安、王坦之，而是他明白自己寿命到了，如果自己或桓冲杀了他们，那就会成为桓冲平稳接班的威胁和阻碍。

桓温临终之时，将自己最小的儿子确定为政治遗产继承人——年仅五岁的桓玄继承了南郡公的爵位。当然，这是从桓冲的嘴里说出来的。[②]

这会是桓冲的阴谋吗？虽然有一定的可能性，但仔细想来，其实更可能是桓温为保存自己接班人而做的妥善安排，否则不会明确传位给自己的弟弟。

自己的长子桓熙承担不起来家族事业，传给他将来很可能是身死族灭，所以只能交给桓冲。作为自己的继承人，桓玄还小，不会对桓冲有威胁，所以大概率能够长大。等桓玄长大了，桓冲也老了。

373 年七月十四，使持节、侍中、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大司马、扬州牧、平北将军、徐兖二州刺史、南郡公桓温，病逝。这位奇男子走完了他的人生旅途。

无论是弟弟还是儿子，他都没有看错。他的这个小儿子将在三十年后，完成他的最终梦想。他的这个弟弟，则非常好地完成了接替他这个顶级权臣的二代过渡。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五》：温弟江州刺史冲，问温以谢安、王坦之所任，温曰："渠等不为汝所处分。"其意以为，己存，彼必不敢立异，死则非冲所制；若害之，无益于冲，更失时望故也。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五》：冲称温遗命，以少子玄为嗣，时方五岁，袭封南郡公。

但老桓家的一些内部人士并不满意桓温的遗产分配，他的四弟桓秘和他的儿子桓济等就谋划要杀掉桓冲。

桓温死后桓冲先下手为强，派兵抓了桓熙、桓济，然后才去吊丧，之后桓冲废除了桓秘一切职务，并将这些人迁徙到了长沙养老。

桓温死后，桓冲任中军将军，都督扬、豫、江三州诸军事及任扬、豫二州刺史，镇守姑孰；桓豁为征西将军，督荆、扬、雍、交、广五州诸军事；桓豁的儿子桓石秀任宁远将军、江州刺史，镇守寻阳。

桓冲总领全局后听从桓温的话，并没有找王、谢等门阀集团搞对抗，而是采取了怀柔合作态度，像生杀等刑事权力重新交回朝廷并先汇报再去执行。[①]

对于集团内部劝说杀掉敌对门阀的建议，桓冲也牢牢记住兄长的临终教诲，选择了主动克制。[②]

桓冲的主动退让，让本已被桓温逼到死角的东晋朝廷终于有机会发挥主观能动性了。谢安走出了相当漂亮的一步棋，请崇德太后临朝处理国政。[③]

谢安通过引入太后的权力，重新加入了几乎被桓氏瓜分的东晋政局。王彪之没理解谢安的打法，表示："太后临朝是幼主在襁褓之时，现在主上已经十多岁了，反而让太后临朝，这不是自己示弱，说明皇权不振嘛！"

但是王彪之玩不过谢安，谢安还是把褚太后搬了出来达到了自己

---

① 《晋书·桓彝传》：初，温执权，大辟之罪皆自己决。冲既莅事，上疏以为生杀之重，古今所慎，凡诸死罪，先上，须报。冲既代温居任，尽忠王室。

② 《晋书·桓彝传》：或劝冲诛除时望，专执权衡，冲不从。

③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五》：谢安以天子幼冲，新丧元辅，欲请崇德太后临朝。

的目的。[①]

桓温死前知荣知辱的一整套克制安排，使得东晋再次进入权力重新博弈划分的阶段。

南方罕见地开始出现集中力量办大事、同舟共济态势，因为北方的前秦巨浪就要拍过来了！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五》：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临朝，己得以专献替裁决，遂不从彪之之言。

六、三年的时间，家里真有矿了

桓温死后，命运之神开始在南北方扔下了引爆世纪之战的剧本。南边的东晋开始了惊涛拍岸前的重组，北边的苻坚则开始了投鞭断流前的加速度发展。

前秦以远超汉高祖夺天下的速度，在短短五六年间就完成了统一北方，兼跨梁、益二州的霸业。在公元371年灭仇池后，前秦南下的大门已经被打开，苻坚也一直在为入蜀做准备。

蜀地自古易守难攻，从北方南下，除了六百多年前秦国大将司马错与秦国根本消灭的不是一个维度的古蜀国之外，打开历史书就会发现，唯一成功的例子，只有靠当年邓艾神奇地偷渡阴平而侥幸成功的曹魏军，而且，这次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蜀汉政权早已从内部崩塌。

自古入蜀，无论是自北南下，还是溯江而上，拿下这片土地的最关键因素，都必须是蜀中的政权自己作死过不下去了；但凡还有点儿竞争力，外面的力量都很难打进来。

苻坚的宏图伟业从客观来看，最关键的因素在于“五胡时代”已经走进了下半场，各少数民族政权的接班人水平普遍偏低，可以说遍地都是“低垂的果实”。灭前燕如此，入蜀也是如此。

就在苻坚灭前燕、平仇池后没多久，371 年，周家的第三代周楚病逝了，换上了“在州贪暴，人不堪命”的侄子周仲孙当老大。

周家的第一代，是跟王敦打擂台、和陶侃齐名的周访。

周家的第二代周抚，最早抱了王敦的大腿，后来成了桓温的人，桓温灭蜀后成为益州刺史，平定隗文、邓定、萧敬文三乱，镇蜀二十年。

周家的第三代周楚，在接班后不久平定了司马勋之乱，剿灭了打着成汉李雄旗号反叛的李高，“世在梁、益，甚得物情”。

371 年八月，周楚死了，接班人周仲孙不是那块料，益州的主心骨没了。桓温此时忙着废帝、忙着进步、忙着走向人生巅峰，也根本顾不上对蜀地进行更进一步的调整。

人的红运来了挡都挡不住，苻坚的灭蜀大计，最终以他想象不到的方式展现出来。

373 年八月，桓温刚死，东晋的梁州刺史杨亮突然袭击仇池，被前秦的梁州刺史杨安反杀，一路反推，东晋辖区的沮水诸戍所关隘守军纷纷弃关逃跑。

杨亮更牛，吓得连阳平关都不守了，直接一口气逃到了磐险城（今陕西洋县西）。

杨亮跑到这个位置就相当于给了前秦一句潜台词：我已经准备好往西三郡跑了，汉中你什么时候拿走？

在接到这个捷报后，苻坚当时就感觉，与当年司马错伐蜀一样的机会到了。因为不用再担心东晋汉中的守军断自己后路，前秦军能够直接扑向蜀地了！

更重要的是，时运千载难逢：桓温刚死，桓冲忙着接班，根本无暇西顾！

于是苻坚将前秦军兵分两路，由王统、朱肜率军两万出汉中，毛当、徐成率军三万直插剑阁。

王统和朱肜入汉中后大败杨亮，杨亮东奔西城（今陕西安康西），前秦军拿下汉中平原，紧接着天上再掉馅饼，徐成轻松拿下了剑阁。史书中一句“徐成攻剑阁，克之”，蜀地巨防天险就没了。估计和汉中的情况是一样的，大概率也是白送的。

十一月，前秦军轻松叫降梓潼。荆州老大桓豁在得知前秦兵进梁、益后，派遣江夏相竺瑶率军救援，竺瑶听到广汉太守赵长战死后立即判断没法救了，退了回来。

益州刺史周仲孙企图在绵竹跟前秦军会战，他刚跟朱肜对阵，毛当所部已经逼近成都，周仲孙最终率骑五千远逃南中，成都失守。

桓冲罢免了周仲孙，以冠军将军毛虎生为益州刺史，毛虎生之子毛球为梓潼太守，潜台词就是“益州打下来就是你家的地盘了”，命毛家统部去收复益州。

毛虎生到了巴西后借口粮草不济，退屯巴东（郡治鱼腹，今重庆奉节）。这也标志了东晋对梁、益二州彻底的无能为力。

仅仅两个月，前秦就拿下了华夏九州中征服难度系数最高的益州。

前秦灭前燕和灭蜀，都属于时代的低垂果实。

1. 当了三十年定海神针的桓温死了，东晋陷入复杂的权力重组旋涡中，宏观上对蜀地反应不及。

2. 在蜀地当了三十年定海神针的周家突然人才断档，“在州贪暴，人不堪命”的周仲孙根本没能力镇住蜀地。

3. “英勇的”杨亮拱手送出阳平关天险。

苻坚甚至都没想明白蜀地的统治思路，成都就已经拿下来了。这么一大片人口稠密的汉人区，怎么调控呢？一旦版图迅速扩大，很多问题就出来了，大有大的难处。

由于梁、益二州以汉人为主，苻坚并没有像拿下前燕那样大搞拆迁，仅在犒赏有功将士后将此次灭蜀的功臣们安排了一下，命杨安为益

州刺史镇成都、毛当为梁州刺史镇汉中、王统为南秦州刺史镇仇池、姚苌为宁州刺史镇垫江（今重庆合川），除此之外，对蜀地的政治刑法等方面均无其他措施。

374年五月，蜀地爆发了张育和杨光领导的起义。一方面，东晋收到张育求援，派竺瑶和桓石虔合兵三万攻打垫江并打败了姚苌。另一方面，蜀地的少数民族也纷纷响应张育，起义军从最初的两万扩大到五万，张育自号蜀王，建元黑龙，杀向成都。

苻坚紧急派邓羌率五万人入蜀救援。四个月后，起义军被万人敌邓羌扑灭。

蜀地的起义，其实是在给苻坚提醒：你要歇歇啦。

准确地说，对于入蜀获得的胜利，苻坚根本没有预案。既然没有预案，就应该停下来冷静一下了，等着时间让潜在的问题浮出水面，然后去挨个解决；等着时间磨合后产生因地制宜的治理思路，再对征服地区进行消化。

苻坚这几年胜利拿下的区域，不是今天新疆、内蒙古那种地广人稀的地方，而是人口密度超高的关东和益州。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这个史上最纷乱的时代比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像是一个大江湖，太多新加入的生命体需要去安抚、消化，乃至吸收。

所谓的终结乱世，真的就是简简单单地在疆域上统一全国吗？苻坚确实应该静下来去掂量一下帝国突如其来的庞大体量了。眼下前秦的状况，是各民族“大团圆”在关中地区，剩下的地方主要是散乱的汉人坞堡体。

无论是民族融合，还是汉人归心，最关键的转化要素都是时间。但是，苻坚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的征服地仍然处于“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状态。

这一年苻坚三十六岁。他在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完成了吞并关东和

梁、益二州的超级功业，把自己的地盘扩大了三倍有余。他的这个速度截至当时，仍是有史以来的第一名，吊打刘邦、刘秀。

在这“前无古人”功业的巨大冲击下，苻坚渐渐变得认不清自己了。

苻坚的执政思路，开始时更像是一个仁慈版的石虎。石虎靠着“六夷”暴虐天下，苻坚打算靠着“六夷”去征服天下。

苻坚对少数民族的一整套打法，基本上都是模仿石虎来的：把所有异族核心及部众迁到自己统治的核心区内，然后加以利用。

但这同样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异族只要不打散、不分化，就永远不可能跟他一条心。他们永远在等机会，等天下有变。

石虎死后的后赵崩塌，就已经完整地演过这么一出戏了。

而苻家能打回关中，就是在乱世中被征服了几十年后仍然始终不忘初心。苻坚的爷爷苻洪，当初的梦想甚至是接石虎的班统一天下。他爷爷不过是氐族一个部落首领尚且有此打算，更不要说很多曾经建国立社稷的民族首领了。

早在前秦灭前燕后就被人不断提醒复国的慕容氏，在潜在层面上的保密工作做得并不好；甚至说，很多人都看出了苗头。

373 年的时候，有彗星出现在尾宿、箕宿之间，长十余丈，经过太微宿，扫东井宿，从四月就开始出现，直到秋冬还未消失。

前秦的太史令张孟出具了相关分析报告：“尾、箕二宿是燕国的分野；东井为我国的分野。如今彗星出现于尾、箕二宿而扫掠东井，看天象，十年后燕国要灭掉我秦国；二十年以后，代国要灭掉燕国。慕容垂父子兄弟是我们的世仇，现在却多在朝廷担任高官，身份尊贵显赫，您应该杀了他们以消除上天的灾变。”

别管天象这玩意靠不靠谱，反正张孟的这番解读堪称穿越的级别；但苻坚没听。

在这帮劝说诛除慕容氏的人中，最大牌的是苻坚的弟弟苻融。

符融上疏道："慕容氏曾经横跨六州南面称帝，您兴师动众多年才算拿下他们，慕容氏非自动归化而来，您如今让慕容氏父子兄弟林立朝廷，把功勋老臣都盖过了。我认为虎狼终究不能畜养，星象如此变化，您还是多加注意为好。"

苻坚给符融的回复是："我要统一天下，所以把夷狄当儿子看待，你别瞎担心。只有修治德行才可以消除灾祸，自己无懈可击，怕什么外患！"

374年十二月，有神秘人来到前秦的明光殿大喊："甲申乙酉之年，鱼羊吃人，太惨啦，没有人活下来！"①

"鱼羊食人"，合起来就是"鲜吃人"，而且"甲申乙酉"的年份预测则更加准确到如穿越般神奇，这几乎就差点儿指名道姓说是鲜卑人要作乱了。

苻坚应该对此并不陌生，因为当年他要发动政变时，关中民众以极高的悟性搞出了很多显而易见的字谜预言。

苻坚下令抓住这个神秘人，结果这个人神秘失踪，秘书监朱彤等因此向苻坚请求诛杀鲜卑人。苻坚还是没有听从。

别人劝他杀慕容氏，他说是为了天下大业不能动手，但更让人信服的理由却是他生活上更加离不开慕容氏。

早在370年刚刚灭前燕时，苻坚就搞出了新花样。年仅十二岁的慕容儁之子慕容冲和十四岁的姐姐清河公主被苻坚看中，全部纳入了后宫，史书中明明确确地写了这一事件。②

慕容姐弟的东北风情让西北汉子苻坚欲罢不能，这种后宫秘事很

---

① 《晋书·苻坚载记》：时有人于坚明光殿大呼谓坚曰："甲申乙酉，鱼羊食人，悲哉无复遗。"

② 《晋书·苻坚载记》：坚之灭燕，冲姊为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坚纳之，宠冠后庭。冲年十二，亦有龙阳之姿，坚又幸之。

快传遍了大街小巷，智慧无穷的关中群众又编出了“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的流行歌曲。[①]

苻坚对慕容冲绝不是政务、生活分得开玩玩就算了，在373年的时候，他居然任命年仅十五岁的慕容冲为并州重镇平阳的太守！

苻坚和慕容垂的老婆也有不正当关系。

总体而言，苻坚对于征服欲有一种极其变态的极致需求。他对于慕容氏勋贵的安抚，尤其是对于慕容氏女色的迷恋，本质上更像是追求一种彻底将竞争对手踩到泥里的征服快感。

苻坚不仅在作风上开始不再检点，在生活上也呈现出了奢侈浮华的趋势，尤其在他的好丞相王猛病逝之后，再没人给他踩刹车了。

有王猛在，这个顶级人杰就可以让苻坚在膨胀之余还能保持一分清醒，比如慕容冲就是在王猛调回关中后被解救出来的。[②]

375年六月，王猛重病卧床不起。苻坚亲自为他到宗庙、社稷坛开坛求寿，并分派侍卫大臣前往黄河、华山遍祈诸神。王猛的病情稍有好转，苻坚又为此大赦天下。

无论是从对臣子的关爱角度来看，还是从公关榜样的角度来看，苻坚都做得无懈可击，不枉王猛跟随他这一回，够意思！

王猛上疏苻坚说：“您为我做的这些事是开天辟地以来前所未有的，我实在太感动了，临死前再跟您说下我最后的小建议。您现在八荒六合唯我独尊，九州百郡已经十有其七，但善于开创的人不一定善于守成，善始者未必善终，所以古之圣王知道建功立业的不易，都是战战兢兢，如临深渊。”

---

① 《晋书·苻坚载记》：姊弟专宠，宫人莫进。长安歌之曰：“一雌复一雄，双飞入紫宫。”咸惧为乱。

② 《晋书·苻坚载记》：王猛切谏，坚乃出冲。

王猛死前的最后一封奏疏最核心的观点，就是在劝说苻坚“千万别嘚瑟，要谨慎持国，现在太飘了”。

到了七月，王猛要死了，苻坚亲自询问后事，王猛提了两点：

1. 晋朝虽然偏居吴越，但他们是正朔相承，现在上下安定，君臣和睦，臣死了以后，请不要把晋朝作为图谋的对象。

2. 鲜卑、西羌，是我们的仇敌，始终是大患，应该逐渐消灭他们，以使江山安定。

撑着最后一口气说完这话后，王猛就走人了。[①]

王猛的意思是：晋朝实力还在，还不能图谋；鲜卑、西羌是心腹之患，一定要时刻放在心上。

苻坚最终听出来的意思却很有可能是，晋朝是你们汉人的父母之国，你身在秦国心在晋，临死让我给你个面子。你还真没这个面子，你担心鲜卑、西羌，却不知道我要靠他们灭亡东晋。

王猛死后，376 年九月，苻坚对前凉开火。

苻坚以步骑十三万大举进攻前凉。仅仅一个月，前凉国主张天锡战败出降，前凉灭亡。苻坚掠徙凉州七千余户加入“关中民族村”。

对这个自 301 年开国，立国七十五年传九代国主的地方政权，很有必要讲一下战争之外的东西。前凉创始人张轨的张氏一脉，对于中华民族来讲，功劳甚大。

前凉张家，在胡马南渡的超级大乱世中，在中国北方充斥着兵灾与毁灭情况下，极大程度地保存了中华文明的大量文化和礼仪制度，为后面中华民族的再次统一几乎提供了最为关键的文化输出！

创始人张轨为安定大族，世代孝廉，在朝廷干到了散骑常侍、征

---

① 《晋书·苻坚载记》：猛曰：“……鲜卑、羌虏，我之仇也，终为人患，宜渐除之，以便社稷。”言终而死，时年五十一。

西军司的岗位。

301年，张轨看到天下将乱，瞅准机会成功求任护羌校尉、凉州刺史。

到达凉州后，张轨先后打平了左右政局的张越、曹祛、麴佩、麴儒、贾龛等当地豪族，压服了拥众十余万的鲜卑若罗拔能部。

在实施军事铁腕后，对于归顺的少数民族，给土地、给政策，后来前凉的军队主力中，有相当大比例是氐人、羌人。

在控制住西凉后，张轨在姑臧城西北面划出专门的土地设置了侨郡县，置武兴郡，统武兴、大城、乌支、襄武、晏然、新郭、平秋、司监等县，给流民分发土地让他们耕垦，与慕容氏在东北使的招数一样，都是通过土地对流民进行编户齐民。

解决了土地问题后，张轨开始对河西走廊的基础建设进行深度开发，一些高质量的水利工程在前凉统治期间开始兴建。

张氏在商业上也利用独有的丝绸之路开始了拓展，废除了关税改收市场税。

虽然大额关税取消了，但由于丝绸之路的关键外贸位置，大量沟通东西方的商人开始往来前凉，市场税收入开始大幅增多，前凉政府的财政状况也开始走向正循环。

在土地和财政两手都硬的情况下，前凉完成了对汉文化的拯救。

自创始人张轨开始，前凉就始终以晋室忠臣自居，靠着晋朝的政治招牌，成了士人、汉民在天下大乱时的三个投奔方向之一。

因为西北并不被顶级高门看重，没有成为他们避难的首选，所以前凉幸运地远离了高级士族那些“文化流氓”的掺和。前凉得到了大量中下层中并未掺和进玄学圈的士族人士，这使前凉的河西之地非常难得地走上了儒家文化立国的道路。

前凉利用“中州人士”避难凉州的有利条件，开始大规模地吸揽

人才，兴办了大量学校，鼓励私人讲学，打破了汉魏以来学术逐渐地域化、家族化的趋势。

儒家文化开始在西凉打破壁垒产生融合之势，像京兆杜氏（后人有杜甫、杜牧）家族、陈郡谢氏（吊打后赵三伐的谢艾）、广平程氏、河东裴氏、弘农杨氏、河内常氏、南阳阴氏等家族开始在西凉开枝散叶。

大量儒家经典在此传承，大量古籍经文在此保留，前凉虽然地处偏远，但却成为当时中国北方甚至是整个中国儒家文化的核心地区！

佛法东来为我国留下最多佛经译本的高僧鸠摩罗什，就是在核心地区凉州待了十多年，在这十多年中吸收借鉴了大量的汉文化，才在后来入长安后能够有底蕴、接地气地进行佛经的大规模翻译。

鸠摩罗什及其弟子在长安用了八年的时间译出如今我们耳熟能详的《妙法莲华经》《金刚经》《大品般若经》《维摩诘经》《阿弥陀经》等经，以及《中论》《百论》《十二门论》《大智度论》《成实论》等论，其译经文义圆通，经义准确，字句流畅。如“无垢清净光，慧日破诸暗，能伏灾风火，普明照世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如此美妙的佛经翻译，很大程度上要得益于凉州的文化繁荣与融合。可以说，如果没有前凉张氏，我们国家相当关键的两大思想支柱——儒家和佛法，很有可能将无法在关键的时间点完成融合与相互塑造，佛教思想最终无法嵌入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中。

在那个万物毁灭的年代，张氏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再次复兴保留了火种，并提供了金钱与粮食的关键催化剂。富庶的河西走廊在这个关键时间点成为中华民族的灯塔！

很难想象，如果前凉在公元 4 世纪初就落入诸胡之手，最终的历史走向将会是怎样。

张氏在保留了文化火种的同时，也早于此时的任何一个政权试出

了民族融合之路。即倡导儒学之风，以宽松的文教政策吸收、容纳各族文化，逐渐形成以儒学为主的各种文化的融合体。

文化主导带动习俗融合：读儒家经典，慢慢就能接受礼义廉耻；知道对长辈抱拳拱手，就会抛弃继承老爹妻子的陋习；知道孔子是华夏圣人，慢慢就会和汉族民众共度春节。

民族融合永远无法靠血缘，永远要靠文化！

北魏入主中原后开始大力吸收儒家文化，其吸收发源地就是凉州。

陈寅恪先生评价道：秦凉诸州西北一隅之地，其文化上续汉魏、西晋之学风，下开魏齐、隋唐之制度，承前启后，继绝扶衰，五百年间延绵一脉。

其实开启所谓隋唐盛世的核心密码，起源就在凉州。

前凉的七十六年国祚并入前秦，其实是给前秦的一次巨大历史机遇。拿下这块土地，从某种意义上讲，比拿下前燕重要得多。

拿下前燕，只是土地大了、人口多了、财富总量大了，但这仅局限在同一个维度中。与此同时，征服者所面临的民族矛盾、统治难度、官僚成本、国防成本也相应大了。这就好比一个新兴的明星公司合并了一个巨无霸公司，但它也继承了巨无霸的那些积弊，很有可能最终两个公司都被拖死。

但是合并前凉，却能给征服者带来文化与民族融合上的升级。这是更高维度的变化。

命运在苻坚吞燕灭蜀后给了他一个算法技能包，如果他此时能够静下来修炼内功，吸收短时间内鲸吞的巨大体量，他也许真的有机会提早两百年终结这一眼望不到头的超级乱世。但苻坚并没有珍惜这个历史机遇，而是又接到了命运扔给他的最后一块大蛋糕——北方的代国。

天欲其灭亡，必让其疯狂！如此迅速地一路开挂，真的好吗？

七、公元376年，终结“五胡时代”的棋子被埋下了

自公元316年，东晋并州刺史刘琨的拜把子兄弟拓跋猗卢被他儿子拓跋六修杀了之后，时隔六十年，拓跋鲜卑这个民族又回到我们的视野里了。

拓跋鲜卑这个民族特别有意思，他们家似乎只要一出现雄主，就总逃不掉被儿子干掉的命运。

305年拓跋猗卢统一拓跋三部，随后帮着刘琨跟匈奴汉政权刘渊开干，在315年时得到了晋朝认证的代王封号。

不过转过年来拓跋猗卢就因为继承人问题被儿子拓跋六修干掉了，随后拓跋鲜卑就进入了二十年的混乱重建过程中。

拓跋部的第二次雄起，是出了个叫作拓跋什翼犍的领导。

320年拓跋什翼犍出生，第二年他爹代王拓跋郁律就死于一场超级大内斗中。在这次内乱中，代国经历了部落首领大面积被干掉的浩劫，各部大人死了数十人之多。[①]

---

① 《魏书·序纪》：桓帝后以帝得众心，恐不利于己子，害帝，遂崩，大人死者数十人。

后来代王的位子到了拓跋纥那手上，拓跋郁律的长子拓跋翳槐投奔了舅家贺兰蔼头的贺兰部。

327 年，拓跋纥那命贺兰蔼头交出拓跋翳槐，贺兰蔼头不从，随后拓跋纥那联合东北三鲜卑的宇文部攻贺兰部，没打动。

329 年，贺兰蔼头会同其他各部大人共立拓跋翳槐为代王，拓跋纥那投奔宇文部。

这一年，石勒在洛阳会战中扣了“酒后驾车”的刘曜，前赵灭亡，后赵正式成为北方一哥。刚刚夺回代王位的拓跋翳槐把十岁的弟弟拓跋什翼犍作为人质送去了后赵，表达臣服态度。

335 年，因贺兰蔼头日渐嚣张，拓跋翳槐准备干掉自己这位舅舅，但他忘了自己的王位是舅舅帮着拿回来的。随后各部叛变，拓跋纥那从宇文部返回，再度被拥立为代王，拓跋翳槐逃奔后赵。

337 年，拓跋翳槐在石虎派出的队伍保护下回到了首府大宁（今河北张家口）。在石虎大哥的背书下，拓跋旧部们纷纷再次成了墙头草，拓跋纥那则再次逃回了东北，拓跋翳槐随后重修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并定都于此。

338 年十月，夺回王位没多久的拓跋翳槐病危，临终前遗命诸部大人，一定要迎立自己的弟弟拓跋什翼犍继位。[①]

此时拓跋什翼犍已经在河北度过十年的人质生涯了。拓跋翳槐死了以后，群臣拿国主遗命根本不当回事，决定从拓跋翳槐的弟弟中选一个当国主。[②]

随后很有意思的情况出现了，拓跋翳槐身边还有两个弟弟，一个

---

① 《魏书·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后烈帝临崩，顾命：迎昭成立之，社稷可安。

② 《魏书·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及崩，群臣咸以新有大故，内外未安，昭成在南，来未可果，比至之间，恐生变诈，宜立长君以镇众望。

叫拓跋屈，不好控制；一个叫拓跋孤，比较温柔。拓跋部的实权大臣们居然直接杀了拓跋屈，共推温柔的拓跋孤做下一任代王。[①]

接下来上演了可歌可泣的兄友弟恭的剧情。

拓跋孤说："这是我哥哥拓跋什翼犍的大位，我哪能越过我哥哥去继承！"于是亲自去邺城接他哥哥去了，他还向石虎表示愿意自己替哥哥留在这里当人质。

大魔王石虎觉得这小子够义气，就将兄弟两个都放回来了。随后拓跋什翼犍回到了代北继位，并分了一半江山给兄弟拓跋孤。[②]

看到这里大家觉得这个故事是温暖呢，还是替拓跋什翼犍捏把汗呢？大家大概已经看出门道了。

让我们来分析一下史书描写的这个事件后面的真实底色是什么吧。

1. 拓跋翳槐快死了，但由于自己已经得罪了舅舅家，所以自己的后代是没什么势力可凭借的了，手下这些权臣都有想法和能力，身边的这两个弟弟都镇不住。

拓跋翳槐表示要迎有后赵背景的人质弟弟回来继位，拉来后赵的力量以保证能坐上代王之位，毕竟他自己复位成功就是因为石虎出兵给他撑的腰。

2. 结果确实是拓跋翳槐没什么控制力，权臣们拿他的遗嘱不当回事，还弄死了比较有性格的拓跋屈，准备立一个废物当傀儡。

3. 被立的拓跋孤不是傻子，知道自己很有可能会跟拓跋屈一样不知道什么时候就被弄死了，于是都不是派人送信去邺城了，而是自己逃

---

① 《魏书·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次弟屈，刚猛多变，不如孤之宽和柔顺，于是大人梁盖等杀屈，共推孤。

② 《魏书·神元平文诸帝子孙传》：孤曰："吾兄居长，自应继位，我安可越次而处大业。"乃自诣邺奉迎，请身留为质。石虎义而从之。昭成即位，乃分国半部以与之。

命似的亲自当信使去了。

4. 其实，拓跋孤让他哥哥继承王位并不是什么高风亮节，而是因为他怕死，他甚至要替他哥哥当人质，也是因为在后赵做人质的安全系数更高。

拓跋什翼犍继位后的过渡是怎样的，史书并无记载，只知道其母广宁（今河北涿鹿县）王氏在其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①]

这位王氏，极大概率也是凭借河北娘家在后赵朝堂上的势力，从而震慑住了塞北的这些各部大人。

339 年春天，拓跋什翼犍开始设置百官，分掌众职。

十年的人质生活其实也是拓跋什翼犍的留学生涯，他用这十年的眼见耳闻所积累下的学识开始建设自己的部落国家，他以代郡人燕凤为长史，许谦为郎中令，模仿中原政权建立法制。

又是那个老生常谈的话题，又是屠各、石羯、慕容、苻氏壮大的那个核心要素：游牧民族的战斗力和国力如果想要放大，必须进行制度性的汉化！

代国人把前来归附的各少数民族都称为乌桓，拓跋什翼犍把他们分成两个部落，各自设置大人监察，令其弟拓跋孤监察北部，其子拓跋寔君监察南部。

同时，拓跋什翼犍向此时在东北已出现崛起之势的慕容皝求亲，慕容皝将其妹嫁与拓跋什翼犍做皇后。[②]

342 年七月，拓跋什翼犍在参合陂召开各部落大会，筑高台举行比

---

① 《魏书·皇后传》：烈帝之崩，国祚殆危，兴复大业，后之力也。

② 《资治通鉴·晋纪十八》：代人谓他国之民来附者皆为乌桓，什翼犍分之为二部，各置大人以监之。弟孤监其北，子寔君监其南。什翼犍求昏于燕，燕王皝以其妹妻之。

武大会，从此成为惯例。[①]

343年七月，拓跋什翼犍再次向前燕求亲，因为三年前慕容皝嫁过来的妹妹死了，慕容皝这次让拓跋什翼犍献马千匹作为聘礼。[②]

此时的拓跋什翼犍已经有点儿当年匈奴冒顿的意思了，哪里是什么求婚，就是明摆着找前燕要钱！

“我找你要钱你还敢找我要马？真当我稀罕你家闺女吗？”拓跋什翼犍对前燕的态度很傲慢。

不久，慕容皝派慕容儁率领后来的“大自然搬运工”慕容评攻打代国，拓跋什翼犍率众远遁。

344年，前燕在东北彻底干掉了宇文部，拓跋什翼犍也不敢再狂了，乖乖服软又向慕容皝求亲去了。

慕容皝之前把妹妹嫁给了拓跋什翼犍，也就是拓跋什翼犍的大舅哥。这回看到拓跋什翼犍态度变乖了，就把自己闺女嫁了过去，变成了拓跋什翼犍的老丈人。而拓跋什翼犍亲上加亲地把自己的侄女嫁给了慕容皝，拓跋什翼犍又成了慕容皝的大伯。

这里面的一堆伦理关系暂时忽略，我们要记住的一个环节是拓跋什翼犍这次娶的昭成皇后慕容氏生了个儿子叫拓跋寔（注意，拓跋寔君是拓跋什翼犍庶长子，是拓跋寔的哥哥），这个拓跋寔十五岁时死了，有一个遗腹子，叫作拓跋珪。这位昭成皇后还有一个兄弟，叫慕容垂。

351年冉闵屠羯后，拓跋什翼犍打算总领各部南下加入中原的轮盘大赌，结果被各部酋长劝阻：如今中原大乱确实应该进取，但眼下豪强并起无法一举而定，征战持久恐怕不会获得一劳永逸之利，还会有亏损

---

① 《魏书·序纪》：五年夏五月，幸参合陂。秋七月七日，诸部毕集，设坛埒，讲武驰射，因以为常。

② 《资治通鉴·晋纪十九》：代王什翼犍复求婚于燕，燕王皝使纳马千匹为礼。

之忧。[1]

拓跋什翼犍最终放弃南下。从这件事上来看，拓跋鲜卑的各部力量尚未被拓跋什翼犍完全整合。

拓跋鲜卑的政权虽然已经开始汉化，从制度上、法律上逐渐向汉政权看齐，但各民族之间的合力仍然较松散，中枢并未完成全部国家力量的整合，民族习性仍以趋利避害为主。

356年正月，拓跋什翼犍的女婿、铁弗匈奴的首领刘务桓去世，其弟刘悉头上位，刘悉头后来又被刘务桓长子刘悉勿祈取代，但没多久刘悉勿祈也死了，最终刘务桓的次子刘卫辰杀了侄子后上位。

刘卫辰，这位“五胡时代”的“吕布”出场了。

359年，刘卫辰背叛代国向前秦投降。

361年，刘卫辰背叛前秦，依附了代国。

365年正月，刘卫辰又叛变了，拓跋什翼犍率兵讨伐，刘卫辰逃跑。

半年后的七月，刘卫辰再叛前秦。

这回苻坚怒了，派邓羌讨伐刘卫辰并成功将其抓捕。随后苻坚封他为夏阳公，让他回老家继续统领自己的部众。

这很不“苻坚”，因为苻坚虽然厚道但却是拆迁狂魔。他之所以让刘卫辰回去，其实就是让他去做自己和拓跋什翼犍之间的缓冲屏障。

代国崛起之势已有些难以遏制。

363年，拓跋什翼犍率军亲征，大破高车，俘虏万人和马牛羊百万

---

① 《魏书·序纪》：十四年，帝曰：“石胡衰灭，冉闵肆祸，中州纷梗，莫有匡救，吾将亲率六军，廓定四海。”乃敕诸部，各率所统，以俟大期。诸大人谏曰：“今中州大乱，诚宜进取，如闻豪强并起，不可一举而定，若或留连，经历岁稔，恐无永逸之利，或有亏损之忧。”

余头；转过年来拓跋什翼犍又讨伐了没歌部，这次战利品是马牛羊数百万头。

更重要的是，代国还与前燕联了姻，所以在苻坚眼中，此时此刻版图上的东部北部压力极大，如果刘卫辰被他拿下，拓跋什翼犍就会迅速填补进黄河以西，届时苻坚将两面对接强敌。

367 年十月，拓跋什翼犍浮冰渡黄河偷袭刘卫辰，刘卫辰仓促西逃，大量部众被拓跋什翼犍收编。

刘卫辰逃奔到前秦，苻坚安慰了几句后派兵支持他继续跟拓跋部开战。

这种制衡手段实在高明，灭燕之前的苻坚，真是英主啊。

到了 375 年，已经被拓跋什翼犍暴打了八年的刘卫辰终于撑不住了，向苻坚求救。

苻坚曾经在战前对代国做了相当详细的预案调查。代国使臣燕凤来长安访问前秦的时候，与苻坚有过这么一段对话。

苻坚：代王是个什么样的人？

燕凤：宽和仁爱，经略高远，一时之雄主，常有并吞天下之志。

苻坚：卿辈北人，无钢甲利器，敌弱则进，强即退走，安能并兼？

燕凤：北人壮悍，上马持仗驱驰若飞；控弦百万，号令若一。军无辎重运输之烦苦，轻行速捷，因粮于敌。此南方所以疲敝，而北方之所以常胜也。

苻坚：你国人马，实有多少？

燕凤：控弦之士数十万，马百万匹。

苻坚：又吹牛。你说的人数差不多，马数就胡说了，哪有那么多！

燕凤：我们的过冬地云中自东山至西河二百里，北山至南山百余

里，每年立秋前我们套马的汉子就都带着马儿到了，这么大的云中根本放不下那么多的马！就这我还克制着说呢。

从这次对话中，可以得到如下信息：

1. 苻坚对代国的人口有详细的了解。

2. 苻坚对代国的战术水平、军备硬件等情况有详细的了解，也就是那句“卿辈北人，无钢甲利器，敌弱则进，强即退走”。

从燕凤的话语中可知：每年入秋前，拓跋部几十万人会汇聚到云中过冬。

苻坚知道拓跋部有这个爱跑的毛病，所以想把对方一网打尽，就只能选择冬天！

376 年九月，苻坚刚刚把前凉的七千豪族迁到关中就马不停蹄地安排了灭代之战！

此时，已经对统一北方充满使命感的苻坚派幽州刺史苻洛为北讨大都督，率领幽、冀二州的十万军队东击代国；派后将军俱难与邓羌、右禁将军郭庆率领步兵、骑兵二十万人，西出上郡，东出和龙，会击云中！

苻坚统一北方的最大阵仗，用在了和拓跋部的开战上。

拓跋什翼犍先派鲜卑白部和独孤部阻击前秦军，二部战败。拓跋什翼犍又派南部统帅刘库仁率十万骑兵在石子岭迎战前秦，再败。

拓跋什翼犍病重，于是率领国人避难于阴山之北。前些年被拓跋什翼犍打败的高车部各族全部反叛，拓跋什翼犍四面受敌，只好继续向漠南迁移。

前秦退后，拓跋什翼犍于年底返回云中郡。[①]

---

① 《魏书·序纪》：帝时不豫，群臣莫可任者，乃率国人避于阴山之北。高车杂种尽叛，四面寇钞，不得刍牧。复度漠南。坚军稍退，乃还。

但不久，拓跋什翼犍被其子拓跋寔君杀害。[①]

拓跋什翼犍被杀的消息传到前秦军中，前秦李柔、张蚝即刻发兵攻至云中郡，代国彻底被打残，部众四分五裂，代国灭亡。

苻坚对拓跋部实行了汉魏对南匈奴的管制方式，各部设都尉看管监督，并三丁取一、五丁取二地定期抽调劳力，令其各部首领年终都要去长安进行朝献，出入行踪受到了严格的限制。[②]

上面的版本，是《魏书》和《资治通鉴》的主流说法，拓跋什翼犍被儿子杀了。但《晋书》苻坚本传中却是另一种说法：拓跋什翼犍战败后被苻洛追得相当窘迫，在儿子发动政变后，于阴山投降了前秦。[③]

时年五十七岁的拓跋什翼犍不仅没有死，还被苻坚侮辱性极强地送到了长安的太学去学礼仪。[④]

苻坚还时不时地去太学提问拓跋什翼犍，比如问中原人爱学习所以活得久，你们天天吃牛羊肉都早死，知道为什么吗？[⑤]

到底哪种说法是真的？将会在后面章节的收尾阶段揭晓谜底。

无论真相是怎么样的，在被押往长安的路途中，拓跋什翼犍的一个五岁嫡孙也在此列。或者说，在名分上，这个孙子也是他的儿子。这看起来比较乱，但是，史书却写成了其母带着这个五岁的孩子逃回了娘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六》：时秦兵尚在君子津，诸子每夜执兵警卫。斤因说什翼犍之庶长子寔君曰："王将立慕容妃之子，欲先杀汝，故顷来诸子每夜戎服，以兵绕庐帐，伺便将发耳。"寔君信之，遂杀诸弟，并弒什翼犍。

② 《晋书·苻坚载记》：散其部落于汉鄣边故地，立尉、监行事，官僚领押，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税租。其渠帅岁终令朝献，出入行来为之制限。

③ 《晋书·苻坚载记》：翼犍战败，遁于弱水。苻洛逐之，势窘迫，退还阴山。其子翼圭缚父请降。

④ 《晋书·苻坚载记》：坚以翼犍荒俗，未参仁义，令入太学习礼。

⑤ 《晋书·苻坚载记》：坚尝之太学，召涉翼犍问曰："中国以学养性，而人寿考，漠北噉牛羊而人不寿，何也？"翼犍不能答。

家。[①]

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胜利者总有些令人不忍直视、节操碎地的东西需要去掩盖，仿佛他们一生下来就牛哄哄闪闪放光芒。

这个五岁的孩子，像前面出场的“四胡”的首领一样，想要有所发展，就必须到当时全世界最发达的地方去深造。他爷爷看到后赵的强盛，于是将很多理念应用到了管理拓跋部的过程中。这个被押往长安的孩子，叫作拓跋珪。

从与匈奴刘渊对打以来，拓跋部的总体实力从来就不弱，但却始终无法完成量变到质变的最终进化。

拓跋什翼犍虽然雄健一世，但旧有部族的势力还是太过于强大，无法在拓跋部彻底地完成突破性改革。

代国被灭，诸部被监管，旧有势力被拆散，反而成为珍珑棋局中那个无意间被“自杀”掉的一大片棋子！自此天地一宽，既不必顾念这一大块白棋的死活，又不再有自己白棋处处掣肘，反而腾挪自如，不像以前那般进退维谷了！

更重要的是，这个五岁孩童此时在长安，还有一个苦心孤诣的牛人亲戚。

世人俗眼，难参兴衰，塞翁失马，焉知非福。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上天将这“五胡时代”终盘的棋子，就此落下了。在不久的将来，会在这个五岁孩童手上，完成终结北方乱局的关键解锁。

此时的前秦，东至东海，北抵大漠，西通西域，南至四川，西南诸夷及高句丽纷纷遣使入贡。

370 年灭前燕，371 年灭仇池，373 年兼跨梁、益，376 年灭前凉和北代，短短六年时间，苻坚彻底完成了雄霸北方的大业！（见图 12–7）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六》：珪母贺氏以珪走依贺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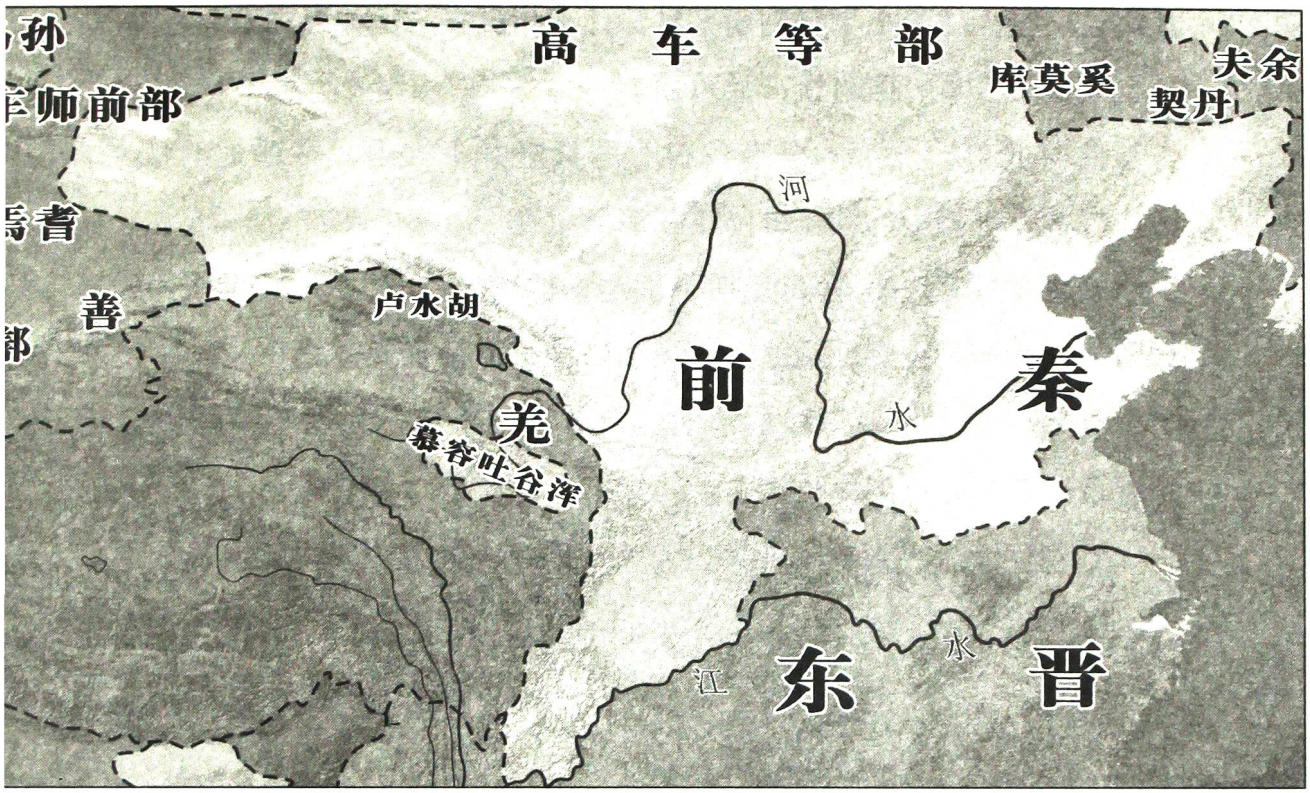


图 12-7　公元 376 年前秦势力范围示意图

这一年的苻坚，年仅三十九岁！他此时仅剩下一个对手——南边的东晋。

貌似留给东晋的时间不多了。上一次江南的众志成城，还是永嘉大乱后石勒兵临淮河，在江左“管夷吾”王导的长袖善舞下，散装的江东捍卫了华夏的尊严。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在这极端的乱世中，七十年的血雨腥风过去了，北方的滔天巨浪将再次汹涌而来。

当年带着亡国灭种之恨、背着流离失所之苦的南逃北人们，在江东已繁衍数代。岁月的沧桑不仅没有带走那份苦难的伤痛，反而让那些远离桑梓无法落叶归根的流亡者们，越来越清晰地记忆起南下逃亡路上的累累白骨，以及宗族国家的血海深仇！

当年郗鉴作为北方流亡军的话事人坐镇京口，镇住了陶侃和庾亮，

最终让门阀大战的上半场归于平息。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的京口已从气质上完成了升华，酒可饮，兵可用！

此时此刻，八荒六合唯我独尊的苻坚并不知道，在遥远的江左，一支气吞万里如虎的铁血雄师正在悄然组建。

桓大司马用一生时间囊括了整个中国南方，这位一生实干不犯错的南国柱石极其可贵地给这条千里江防注入了精干务实之气。

汉族面对史上最汹涌的浪潮，自夷陵到京口，在这千里江防上开始展现出全民族的同仇敌忾。

自投鞭断流，到草木皆兵。公元4世纪的最大一战，就要来了。

第 13 战

淝水之战：“摆拍仁主”与“网红门阀”的春秋笔法

一、史书中的那些真真假假

有时正史对真相的偏离程度，甚至比演义还要大。

高手会调整词语的说法和性质，对一个人物进行曲解和包装，比如卖淫小姐和失足妇女说的是同一个群体，比如不明真相的群众和助纣为虐的乱徒说的是同一个群体，再比如本土资本家和民族企业家说的还是同一个群体。词语一变，味道就全变了。

高手通常不改事实，因为真实的历史通常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能全部隐瞒的，总会有些蛛丝马迹泄漏出来。他们最多会删一些不想加入的内容来以偏概全。真实的全貌，往往是另一种样子。

二流的写手和史官，通常在史料的编纂和摘录中，会针对某些特殊人物的戏份进行创作和加减，通常是很多无法证伪的生活小故事，或者创造出一些行为举止艺术。

之所以说他们是二流，是因为像曹雪芹那种具有一个人模仿上百人都恰到好处的、有着老天爷赏饭般的才华之人实在是太罕见了。这些二流写手和史官们，不知道自己的加戏和涂抹往往是荒诞的，甚至是可笑的。

比如正史《晋书·桓温传》中写桓温手握朝权后躺在床上越琢磨

越来气，对亲信道："再这么碌碌无为下去将来会被司马师、司马昭那哥俩取笑的！"见没人搭理他，就突然从床上起来恶狠狠地怒道："不能够流芳百世，难道还不能遗臭万年吗！"

如果这件事是真的，那么桓温早就会在不知哪个出了问题的环节被一个小毛贼干掉了，就像当年孙策那样。

桓温，这是个一辈子没出过错的人，这是个步步为营到了每走一步都能把对手挤出去的人，怎么可能这么没有城府，这么意气用事。

这就属于低劣的加戏。但是没办法，由于他儿子桓玄最终篡晋了，又被刘裕给打倒了，所以他的历史形象注定会被塑造成"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典型代表。

史书对桓温不友好，即便是在桓温人生最枭雄时刻的废帝记载中，也是"温亦色动，不知所为""温兢惧，竟不能一言而出""温览之，流汗变色"，这种胆怯了的描述仍然是占了较大篇幅。这就是史官暴露智商的刻意涂抹了。

桓温在公元371年十一月十三入建康，十一月二十五还屯白石，仅仅在短短十余天的时间里，他几乎是霹雳手段地完成了废帝、立帝、诛杀政敌的全部操作。这样稳准狠的人会"色动"？会"兢惧"？会"不知所为"？会"流汗变色"？

历史是胜利者书写的，本质是服务于皇权和文官集团的。对于那些建功立业后交权的"人物"，史书中往往是通篇的溢美之词，无论做什么，都能被解读出无穷的魅力和成功的必然。

即便在桓温面前乖如小猫，桓温废帝后远远看到桓温就赶紧下拜完成高难度拍马屁的谢安，在史书的记载中那也得是"桓温惊了，'怎么能让这么牛的人大老远地拜我'"。[①]

---

① 《晋书·桓温传》：温惊曰："安石，卿何事乃尔？"

谢安服丧期间都要吹拉弹唱地听曲，然后就上行下效地成为朝野时尚了。

王坦之说："礼仪制度是天下至宝，咱们应当做个好表率，你要是丧期听曲，那民间就会坟头蹦迪。"谢安不搭理他。[①]

要知道，桓温在世的时候，谢安这老小子可是从来不敢听曲的。因为桓温在全国上下倡导节俭，他自己摆宴也不过七叠茶果招待宾客而已。

桓温一死，谢安的吹拉弹唱马上就安排上了，甚至丧期都不能耽误，实在是憋坏了。

谢安看见桓温就哆嗦，上上下下的细节都是乖乖听话，吓死他也不敢在那时候听曲，但即使事实如此，史书中也要写他不听音乐是为了纪念兄弟。[②]

史书中的曲笔体现在了方方面面，比如在写完桓温的好事后面。予以一定要贬低、挖苦，以起到先扬后抑的效果：

> 温性俭，每宴惟下七奠柈茶果而已。然以雄武专朝，窥觎非望，或卧对亲僚曰："为尔寂寂，将为文景所笑。"众莫敢对。既而抚枕起曰："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前褒后贬。）

谢安的那堆臭毛病一定要放在前面，然后安排个所谓的"识人"让整个自然段充满了人生的智慧之感：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五》：安好声律，期功之惨，不废丝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王坦之屡以书苦谏之曰："天下之宝，当为天下惜之。"安不能从。

② 《晋书·谢安传》：性好音乐，自弟万丧，十年不听音乐。

性好音乐，自弟万丧，十年不听音乐。及登台辅，期丧不废乐。王坦之书喻之，不从，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于土山营墅，楼馆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肴馔亦屡费百金，世颇以此讥焉，而安殊不以屑意。常疑刘牢之既不可独任，又知王味之不宜专城。牢之既以乱终，而味之亦以贪败，由是识者服其知人。（前贬后褒。）

甚至连谢安不顾其他人的建议非要盖宫殿，史书中都要加上老天爷的背书，还专门说上一句服劳役的百姓都没有丝毫怨言。[①]

谢安这个人的真实底色，被史书中那些玄之又玄的包装弄得已经失去本来面目了。本书，将让大家知道谢安真实的成功之路是什么，以及他的那些所有神仙故事，哪些是真正的智慧，哪些则纯属炫耀的。

盲目学他的做派，学他所谓的“从容淡定”，其实是有着巨大风险的。

如果一个人只看到了谢安去跟桓温谈判，从容不迫，谈笑风生，就以为学他的做派也会在大人物面前得到尊重，那么等自己真这么模仿的时候，结果要么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要么错失了终生再难复制的好机会。

桓温死后，八月，谢安搬出了辈分上是现任皇帝嫂子的崇德太后，临朝听政，王彪之当众反对。史书中帮谢安找的理由，是他不想桓冲专权，才搬出来了太后制衡桓家，最终否了王彪之的建议。[②]

---

① 《晋书·谢尚传》：是时宫室毁坏，安欲缮之。尚书令王彪之等以外寇为谏，安不从，竟独决之。宫室用成，皆仰模玄象，合体辰极，而役无劳怨。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五》：安不欲委任桓冲，故使太后临朝，己得以专献替裁决，遂不从彪之之言。八月，壬子，太后复临朝摄政。

貌似谢安又充满了智慧吧，但史书中却没加上这句："崇德太后，安之甥女也。"

这位崇德太后名叫褚蒜子，其母是谢鲲之女谢真石，她是谢安的外甥女，只比谢安小四岁。

桓温的发迹在于娶了明帝和庾皇后的闺女，谢家的发迹则在于褚蒜子成了康帝的皇后。

两家的唯一区别，在于桓温一辈子打造出了自己的算法和系统，权力在己；而谢氏的整个家族兴衰，却和这位自家太后牢牢绑定着。

崇德太后在，谢家就在；崇德太后没了，谢家的剧本也就到头了。谢安背后的这位外甥女，是他这辈子从容不迫的真正底牌。

褚蒜子"聪明有器识，少以名家入为琅邪王妃"，342 年十二月底，被晋康帝封为了皇后。谢氏因为这层外戚关系开始腾飞。

344 年九月，晋康帝去世，褚蒜子升为了皇太后，儿子晋穆帝仅仅两岁，褚蒜子开始临朝听政。[①]

也是在这一年年底，庾冰死后，谢氏正式拿到了豫州的地盘，太后的舅舅谢尚被任命为西中郎将、督扬州六郡诸军事、豫州刺史、假节，镇守历阳。

357 年，临朝了十三年的褚蒜子还政。

359 年，谢万北伐丢人现眼，同时由于外甥女还政了，谢氏马上就不行了，逼得老顽童谢安开始找工作。

360 年，谢安去桓温那里上班做帐下司马。

361 年，谢安从桓温那里"逃跑"了，正史给的理由是谢万病逝了，谢安趁机以奔丧为由跑了，随后就没再回去，没多久就神奇地当上

① 《资治通鉴·晋纪十九》：尊皇后褚氏为皇太后。时穆帝方二岁，太后临朝称制。

了吏部尚书兼中护军，这可是官职中的核心岗位。[①]

真的是谢安有这么大的才吗？牛到了要把人事权和禁军权都给他？牛到了他敢套路桓温？其实是因为他外甥女又回来了。

这一年晋穆帝死了，由于无子，褚蒜子做主迎立了晋成帝的长子琅邪王司马丕即位。[②]

司马丕已经二十一岁了，但政权却相当有意思地把控在了褚蒜子之手。理由是司马丕的专业是修仙，嗑药嗑得中毒了，什么也干不了。[③]

结果没几年司马丕就死了，他的弟弟、时年二十四岁的司马奕被褚蒜子立为了接班人。[④]

结果除了有“阳痿”疾患，别的方面都正常的司马奕却仍然要让褚蒜子临朝。[⑤]

体会一下这位太后的政治手腕。自344年康帝死到371年司马奕被废，整整二十七年中，褚蒜子临朝听政了二十三年。

为什么上一战中我们要推测谢氏已经被桓温拿下，谢安极大概率不可能在新亭会谈中起到什么力挽狂澜的作用，其实全是史官在加

---

① 《晋书·谢尚传》：温当北征，会万病卒，安投笺求归。寻除吴兴太守。在官无当时誉，去后为人所思。顷之，征拜侍中，迁吏部尚书、中护军。

② 《晋书·哀帝纪》：穆帝崩。皇太后令曰：“帝奄不救疾，胤嗣未建。琅邪王丕，中兴正统，明德懋亲。昔在咸康，属当储贰。以年在幼冲，未堪国难，故显宗高让。今义望情地，莫与为比，其以王奉大统。”于是百官备法驾，迎于琅邪第。

③ 《晋书·哀帝纪》：帝雅好黄老，断谷，饵长生药，服食过多，遂中毒，不识万机，崇德太后复临朝摄政。

④ 《晋书·海西公纪》：皇太后诏曰：“帝遂不救厥疾，艰祸仍臻，遗绪泯然，哀恸切心。琅邪王奕，明德茂亲，属当储嗣，宜奉祖宗，纂承大统。便速正大礼，以宁人神。”于是百官奉迎于琅邪第。

⑤ 《晋书·康献褚皇后传》：及哀帝、海西公之世，太后复临朝称制。

戏呢？

因为不仅谢安在桓温废帝的过程中一丁点儿表现没有，而且褚蒜子这位实际掌权的太后也在和桓温的正面交锋中乖乖同意废帝。

更重要的是，在司马昱死后，褚蒜子在司马昱的遗诏后又加了个补充条款，希望桓温学周公辅政。[①]

谢氏已经向桓温认输了，甚至桓温如果真的走了改朝换代这一步，谢氏还会是从龙功臣。新亭会谈中真正起到作用的是太原王氏的王坦之和琅邪王氏的王彪之。“王与马，共天下”，这句话几乎持续到了东晋的最后一刻。

桓温死的这一年，谢安五十四岁。他搬回了自己的外甥女，终于迎来了自己的“政治青春期”。

桓温死后十天，桓冲被任命为中军将军，都督扬、豫、江三州诸军事，任扬、豫二州刺史，镇守姑孰；

荆州刺史桓豁任征西将军，督荆、梁、雍、交、广五州诸军事；

桓豁之子桓石秀为宁远将军，任江州刺史，镇守寻阳。

桓氏的份额当中，徐、兖二州被拿了出来分给了刁彝。

朝廷权力中，三族鼎立：王彪之为尚书令，谢安为尚书仆射并领吏部，两人共掌朝政；王坦之为中书令，领丹阳尹。

374 年正月刁彝死了，二月初一，王坦之又被任命为徐、兖二州刺史，出镇广陵，谢安又兼领了中书令。

375 年五月初二王坦之死了，褚太后又调整桓冲为都督徐、豫、兖、青、扬五州诸军事，任徐州刺史，镇守京口，从桓冲手上要回了扬州刺史给了谢安。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五》：崇德太后令，以帝冲幼，加在谅闇，令温依周公居摄故事。

376年正月，褚蒜子还政，正式走向幕后。

皇帝亲政后的第一件事，是把徐州刺史桓冲升为车骑将军，但进一步缩小了他的职权范围，把桓冲的徐州刺史也给要了过来，随后谢安录尚书事，名正言顺地做了当家人。

377年八月，镇守荆州的桓豁死了，由于桓氏第二代人中尚无靠谱人选，桓冲不得不回到上游去督江、荆、梁、益、宁、交、广七州军事，任荆州刺史，回到了自家的大本营荆梁故地，其子桓嗣为江州刺史。

桓冲再次让出了豫州，谢安随后都督扬、豫、徐、兖、青五州诸军事，领扬州刺史。

桓冲回荆州后，朝局基本回到了桓温第二次北伐前的状态。

桓冲在这几年中始终秉承了克制的态度，没有和谢安针尖对麦芒地争权，为最终的那场世纪大战给东晋留足了空间。

桓豁死前五个月，377年三月调自家的嫡系兖州刺史朱序为梁州刺史去镇守襄阳，这是一次关键的人事调动。朱序将在未来的两场大战中有着极其关键的表现，而且朱序的兖州刺史还让给了谢安兄长谢奕之子谢玄。

谢玄是谢家二代中最有经国才略的，别人征辟他都不理，直接去了桓温那里上班，深得器重，后来转到了桓豁帐下为司马，领南郡相，监北征诸军事。

谢玄的才干是得到了郗超的认同的，当时谢安举荐谢玄，举朝以为谢安任人唯亲，唯独郗超说："我在桓公府上的时候是亲眼见识过谢玄的能力的，虽细小之事也能办得条理清晰。"[①]

---

① 《晋书·谢安传》：中书郎郗超虽素与玄不善，闻而叹之，曰："安违众举亲，明也。玄必不负举，才也。"时咸以为不然。超曰："吾尝与玄共在桓公府，见其使才，虽履屐间亦得其任，所以知之。"

从这句话郗超可以看出来，谢玄是在桓温手下进行过相当具体的政务历练的。

放眼望去，除了桓温、桓冲、桓豁这三个老一辈的桓氏高品质兄弟外，当时有名有样的将领如毛虎生[①]、桓石虔（从温入关。冲为苻健所围，垂没，石虔跃马赴之，拔冲于数万众之中而还，莫敢抗者）、桓伊（频参诸府军事，累迁大司马参军）、朱序（序世为名将，累迁鹰扬将军、江夏相。兴宁末，梁州刺史司马勋反，桓温表序为征讨都护往讨之），乃至谢玄这一大批将领，都是“桓氏军校”出来的。没有这群“桓家将”，单指着谢安在那里下棋，苻坚是不会走的。

377年十月，谢玄被任命为兖州刺史，领广陵相，监江北诸军事，重新组建起了一支武装。

大名鼎鼎的北府兵就此登上历史舞台。

谢玄镇广陵后开始大批量地招募劲勇，彭城刘牢之与东海何谦、琅邪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以骁猛应选，谢玄以刘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先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②]

这支北府兵，史料记载的仅是选将，并未见载如何组建军队，而且北府成军后没多久就拉上前线了。

从北府兵巨大的战斗力基本可以推测出来，被谢玄挖掘的北府诸将应该自有兵众和建制，只需授予军号和官职，给上军器给养就能用。

377年十月，谢玄的北府建军，成了东晋立国后即将面临的最困

---

① 《晋书·毛宝传》：从温平蜀……随温平洛……升平初，迁督宁州诸军事、扬威将军、宁州刺史。以桓温封南郡，徙穆之为建安侯，复为温太尉参军，加冠军将军，以所募兵配之。温伐慕容暐，使穆之监凿钜野百余里。

② 《晋书·刘牢之传》：太元初，谢玄北镇广陵，时苻坚方盛，玄多募劲勇，牢之与东海何谦、琅邪诸葛侃、乐安高衡、东平刘轨、西河田洛及晋陵孙无终等以骁猛应选。玄以牢之为参军，领精锐为前锋，百战百胜，号为“北府兵”，敌人畏之。

难、最危险时刻的最关键动作。因为前秦真的不会再多给时间了。

在一年前的376年冬十月，东晋听说前凉被苻坚吞并了，随后将淮河以北的所有百姓迁到了淮河以南。

没过两个月，代国也被前秦灭了，东晋的北境压力越来越大。

北府建军后不久，378年春二月，苻坚任命苻丕为征南大将军、都督征讨诸军事，出兵近二十万，发动了襄阳战役。

襄阳地区自关二爷仙逝后时隔一百六十年，再次来到了时代的风口浪尖上。

襄阳是中国南北分界线秦岭淮河的中间点，是汉水的关键隘口。它的重要性如下：

1. 汉水自上游下来时，在襄阳向南拐弯，水势湍急，襄阳扼守了汉水南下的关键航道。

2. 南阳盆地的所有河流最后都神奇地汇集在襄阳然后进入汉水，只要大军想要南下，后勤给养的运输问题就永远绕不开襄阳，襄阳变成了水上“函谷关”。

3. 周围的武当山、绿林山、桐柏山等一系列山脉将秦岭、淮河这条南北地理分界线在襄阳地区完全合上了口子，只留下非常狭小的南下通道，襄阳又变成了陆上“函谷关”。

襄阳几乎成为中部中国南下的“唯一关键”。

苻坚派尚书令苻丕统武卫将军苟苌和尚书慕容暐等率步骑七万攻打襄阳，派荆州刺史杨安部将樊邓之众为前锋，派屯骑校尉石越率精骑一万出鲁阳关，慕容垂与姚苌率军五万出南乡，领军将军苟池、右将军毛当、强弩将军王显率劲卒四万从武当继进，诸军会合于汉水之北，合击襄阳。

四月，近二十万的前秦军抵达汉水北。

此时东晋镇守襄阳的是朱序。这位桓氏旧部，被调动到此还不到

一年，兵力不足两万。

鉴于此，朱序根本就谈不上出城迎战，防守人手还不够呢，于是收缴了全部汉水沿岸船只，集中在了襄阳城内，打算以汉水为屏障让前秦军望水兴叹。

结果东路军的猛人石越直接率五千骑兵浮渡汉水，闪电般地扑到了襄阳城下，朱序根本来不及抵抗，只能聚敛所有兵众困守中城，襄阳外城被石越拿下。

朱序收缴的百余艘船只，被石越坐享其成，用这些船把后面的主力军队全部接了过来。[①]

前秦军主力到达后开始围攻中城。

襄阳那边已经开战，七月，前秦的兖州刺史彭超上奏请战："晋沛郡太守戴逯不过数千士卒守彭城，臣请率精锐五万攻之，愿更遣重将讨淮南诸城！"

如此豪言壮语苻坚必须批准，随后又遣后将军俱难率右将军毛当、后禁将军毛盛等步骑七万进攻淮阴、盱眙。

前秦襄阳、淮北两地开花，第一次灭晋之战开始了。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六》：既而石越帅骑五千浮渡汉水，序惶骇，固守中城；越克其外郭，获船百余艘以济余军。

二、慢一点儿，等等你的国家

在襄阳、彭城的战场上，第一次秦晋会战开打。

先说襄阳这边，苻丕打算对朱序进行猛攻，但苟苌对苻丕说："着什么急啊？咱们兵力十倍于敌，粮草给养充足，先围着呗，这段时间迁走汉沔的百姓，围点打援多好。"

苟苌的想法很好，但对面的桓冲却根本不理他这围点打援的计划。因前秦兵势正盛，桓冲带着七万大军在上明（今湖北松滋西北）按兵不动。[①]（见图 13-1）

很快，八个月过去了，前秦旷日持久地等着桓冲上套，但桓冲就是不动。苻坚也急了，什么情况？打了快一年，一座孤城拿不下来？

十二月，前秦御史中丞李柔劾奏："苻丕等拥众十万，攻围小城，日费万金，久而无效，请将他们下廷尉治罪。"

苻坚赐剑给苻丕说："开春你要是拿不下来就自裁吧，别让我再看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六》：桓冲在上明拥众七万，惮秦兵之强，不敢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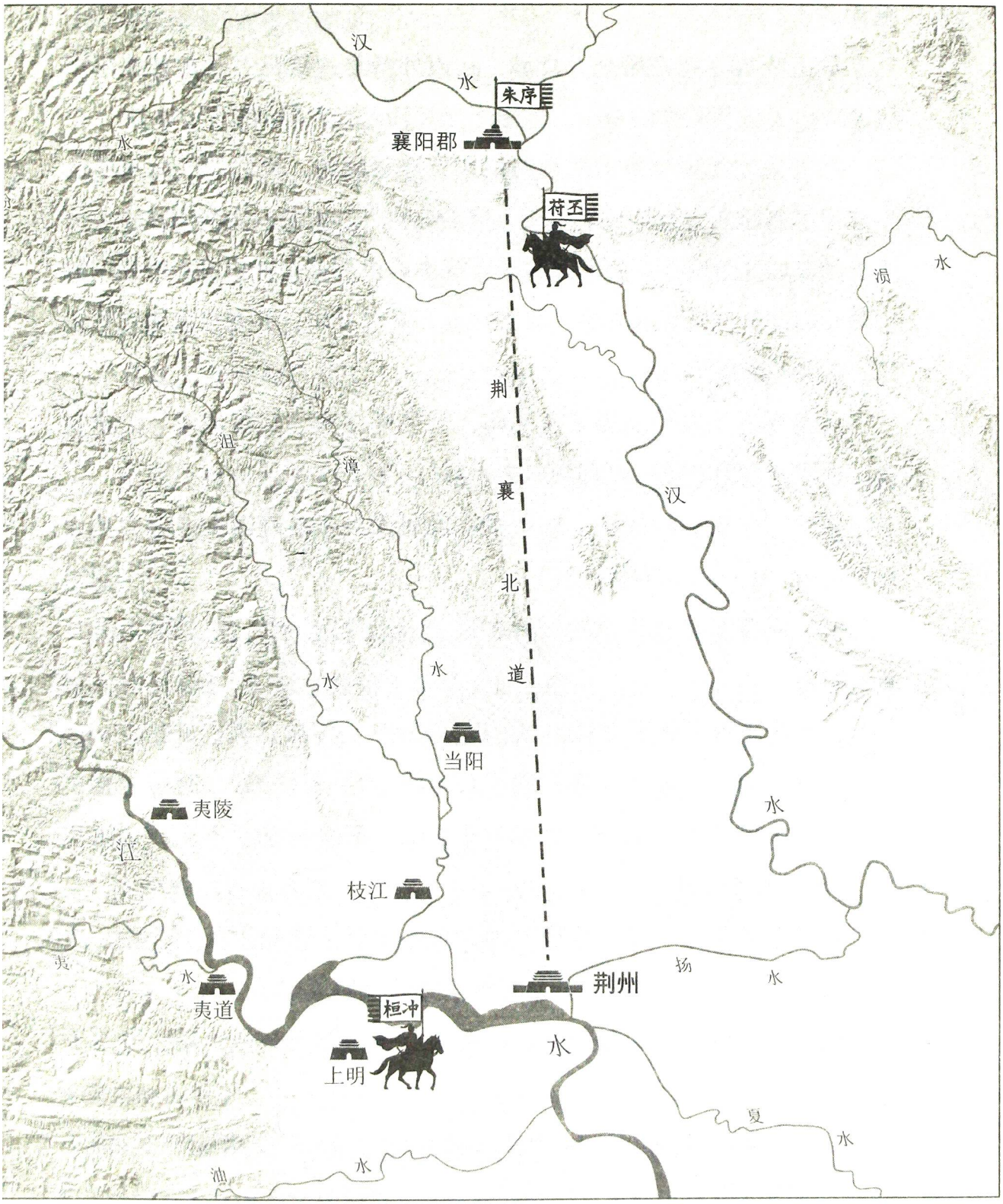


图 13-1　苻丕兵临襄阳示意图

见你。”[①]

苻丕吓得立即开始全力攻城，在内外断绝的情况下，东晋襄阳军民表现出了极其顽强的意志，连朱序他妈韩老太太都上阵了。

韩老太太深识兵势，战役初期亲自巡察城防，发现城西北角年久失修很可能会成为最先被集中火力攻击的地方。于是，在襄阳城所有男丁出动守城的情况下，韩老太太亲自统率府中百余女婢构筑新城墙，城中妇女们闻讯也来群起支援。靠着这支妇女民兵团，韩老太太构筑了长二十余丈的新城墙。

前秦军好不容易攻塌了西北角，却发现还有一堵新城墙，无奈退去，这堵城墙因此被后世称为“夫人城”。[②]

在这一年的围城战中，襄阳城军民展现出了前秦历次战争中从未见识过的上下一心和同仇敌忾！

恐惧于苻坚威胁自裁的批示文件，苻丕连续不断、不计成本地扑向了襄阳。

苻丕的主簿王施进言说：“您应该缓攻，您需要让他们放松，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他们绷了一年的精神一旦松懈，就再也提不起来了！我愿请十天之期，以展三军之势，如果再拿不下来，请斩我头。”苻丕依计后撤。

襄阳军民坚守一年，疲惫至极，朱序也认为前秦军师老兵疲，应该是退了，整个襄阳的防务开始无可避免地松懈下来。

这时，朱序帐下的督护李伯护暗送其子至前秦营做人质，表达了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六》：使黄门侍郎韦华持节切让丕等，赐丕剑曰：“来春不捷，汝可自裁，勿复持面见吾也！”

② 《晋书·朱序传》：初，苻丕之来攻也，序母韩自登城履行，谓西北角当先受弊，遂领百余婢并城中女子于其角斜筑城二十余丈。贼攻西北角，果溃，众便固新筑城。丕遂引退。襄阳人谓此城为夫人城。

自己想归附想进步的想法。

苻丕趁襄阳防守泄了气，于379年二月卷土重来再度猛攻襄阳城。

前秦军在苟苌监制的高科技武器飞云车的帮助下翻越城墙，在李伯护的内部反水下，襄阳陷落，朱序被擒。

襄阳去年开打的同时，前秦梁州刺史韦钟也开始从汉中攻打东晋魏兴郡以配合襄阳战场。四月底，同样打了一年的魏兴郡终于被攻克，太守吉挹绝食而死。

西线已经够难打的了，东线的战事同样也在朝着战争的泥潭方向发展。

前秦攻打仅有数千守军的彭城时，同样也未能立即拿下，反而被拖了一年。相当于前秦378年全面攻晋的战役全线被拖了一年，根本没有成效。

379年三月，谢玄率北府军前去支援。谢玄声称要去打前秦军的辎重所在地留城，引彭超撤防。彭城守军弃城而出投奔了谢玄，谢玄随即退回了广陵。

彭超分兵把守彭城后，开始向南进攻盱眙。俱难在同一时间终于拿下了下邳、淮阴，与彭超在盱眙会师。

此时襄阳已被拿下，毛当、王显率领两万兵众从襄阳东进，与俱难、彭超会合后开始攻打淮河以南地区。

五月十四，前秦军攻下了盱眙。

前秦的六万军队继续南下，在三阿（今江苏金湖县东南）包围了晋幽州刺史田洛，此时前秦军距离广陵仅有百里。

东晋开始沿长江防线部署最后的力量，派谢石率领水军驻扎在涂水，派右卫将军毛安之等率领四万兵驻扎在堂邑（今江苏南京六合区北）。（见图13–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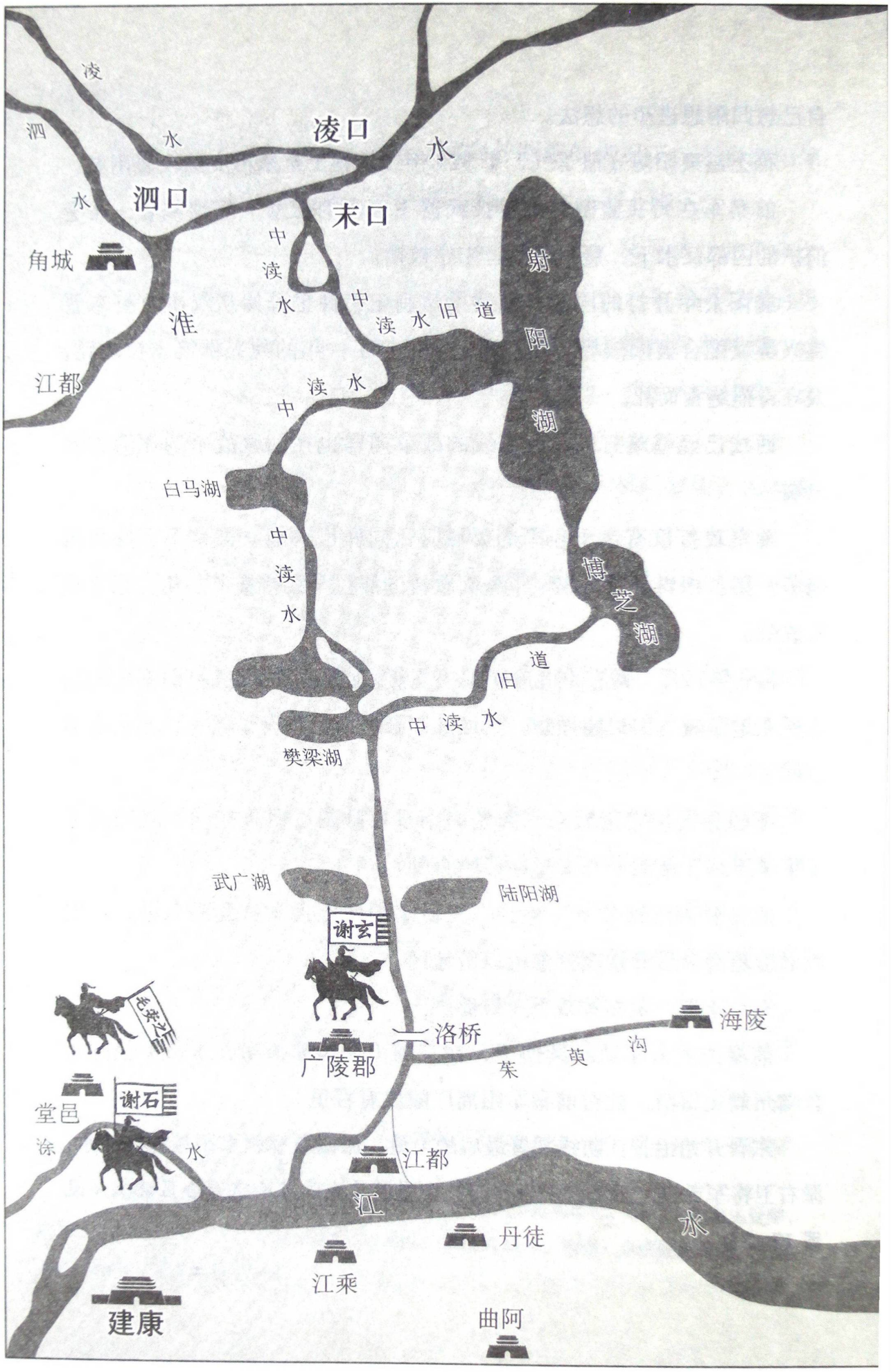


图 13-2　东晋江北布防示意图

当月，前秦毛当、毛盛率领骑兵两万攻袭堂邑，毛安之惊慌溃逃。[①]

东晋已经到了最危险的时刻！

就在万分危急之时，谢玄率北府军赶到三阿战场，击败前秦军，俱难、彭超退守盱眙。

六月，谢玄与田洛率领五万兵众开始反攻，东晋军至盱眙，俱难、彭超再败，退至淮阴。

谢玄派何谦等人率水军趁涨潮沿河而上，夜焚淮桥，邵保战死，俱难、彭超退驻淮北。谢玄与何谦、田洛等继续追击，在君川再战并大败前秦，俱难、彭超北逃，前秦全军覆没。[②]

这是苻坚军事史上前所未有的惨败。彭超和俱难互相推诿，最后俱难被削职为民，彭超羞愧自杀。

此次前秦伐东晋，打了整整一年零五个月。东西两线共出动三十万人，虽然最终拿下了襄阳和淮河以北地区，但是东晋除了朱序陷敌外几乎实力未损，前秦的东线却损失近十万人，实为惨胜。

此次伐晋所表现出来的很多方面的问题，是苻坚始料未及的。

除了桓温北伐外，东晋自立国后的战斗力就从未被北方政权正眼瞧过。

苻坚有点儿郁闷：不是说东晋不怎么样吗？不是天天只知道谈玄论道吗？怎么表现出来的却根本不是那回事呢？

襄阳和彭城都是以少量守军绊住了前秦十多万大军整整一年，而且这两座城还是前秦机关算尽后才艰难拿下来的。

---

① 《资治通鉴·晋纪十六》：右卫将军毛安之等帅众四万屯堂邑。秦毛当、毛盛帅骑二万袭堂邑，安之等惊溃。

② 《资治通鉴·晋纪十六》：玄与何谦、戴遂、田洛共追之，战于君川，复大破之，难、超北走，仅以身免。

东线谢玄已经展现出了力挽狂澜的战斗力，桓冲手中带着的是桓温当年留下的精锐，根本还没有进入战场亮相，而且桓冲军队此时已经休整一年了。

如果襄阳之战如东线般拖到了五月或者前秦拿下襄阳后继续深入，桓冲很可能也会如谢玄一样来个反杀前秦军。

更为关键的是，东晋开始出现一种不寻常的现象：忠臣开始大量出现。

襄阳、彭城、魏兴这三座城都被围困一年以上，看不到援军和希望，但主将却没有丝毫怨言地坚守到底。

朱序被俘后密谋要逃回东晋，是史上最著名的“身在曹营心在汉”；彭城一直坚持到了谢玄声东击西后突围成功；魏兴太守吉挹在城破后绝食而死。

连苻坚自己都慨叹：“人家晋朝这团建是怎么做的呢，忠臣怎么那么多呢！”①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前秦宗室又出现了叛乱。

在第一次伐晋之战开打时，前秦的豫州刺史苻重在洛阳谋反了，但被苻坚拿下。比较神奇的是，苻坚不仅没杀苻重，还在380年正月任命其为镇北大将军去镇守蓟城。

无论怎样，这都不是一个正常的政治决策。因为苻重有过前科，而且其弟苻洛现在统兵镇守辽东，苻坚这是把兄弟两人安排到一起去了。

两个月后，苻洛举兵反叛。苻洛当年自恃灭代有功，曾向苻坚请求开府仪同三司，但被苻坚拒绝了。

就在苻重被安排到蓟城后不久，苻坚开始调动苻洛，命其都督益、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六》：秦王坚叹曰：“周孟威不屈于前，丁彦远洁己于后，吉祖冲闭口而死，何晋氏之多忠臣也！”

宁、西南夷诸军事，任征南大将军、益州牧去四川。

苻坚对苻洛的不信任有点儿明显，他甚至把路线都给苻洛规定好了，命令他接旨后不得进京，必须由伊阙至襄阳，然后溯汉水而上，辗转汉中，然后赴成都上任。

苻坚的这次人事调整，给东晋的备战又留出了一年时间。

苻洛接到调令后大怒，在占卜后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秦王，率众七万发兵和龙（即龙城）。

简单算了下，苻洛想从龙城一路打入长安，需要连克邺城、金墉、潼关等多个重镇险阻，走上两千八百里。

这种兵力级别和距离对于前秦中央来讲甚至不能叫作威胁。但这么遥远的一次反叛，关中居然开始出现了骚动，盗贼并起。[①]

这是一个极不寻常的信号。这已经是在给苻坚敲警钟，水面之下的汹涌暗流已经按捺不住了。

苻坚对于苻洛的反叛非常紧张，屡屡遣使要求苻洛兄弟罢兵，表示愿意“以幽州永为世封”。

苻洛的回答志气比较大：“你还是回去当东海王吧，幽州这点儿地方容不下万乘之尊！”

苻坚很愤怒，命令左将军窦冲及吕光率步骑四万讨伐苻洛，右将军都贵驰传诣邺，率冀州兵三万为前锋，以苻融为大都督，授之节度；使石越率骑一万，自东莱出石径走海路四百余里偷袭龙城。

380年五月，窦冲等与苻洛在中山会战，苻洛大败、被擒，北海公苻重被吕光斩杀。泅渡汉水的石越再次展现水中龙的无敌属性，渡海成功攻占龙城。

---

① 《晋书·苻坚载记》：洛从之，乃率众七万发和龙，将图长安。于是关中骚动，盗贼并起。

仅仅三个月，苻洛之乱就被平息了，苻坚再次幸运地化险为夷。

总体来讲，苻坚是个命非常好的君王，每每在他倒大霉之前，常有很多示警。

苻洛此次迅速兵败的原因，跟内部失和有着极大的关系。苻洛手下除了极少数人外，几乎都不同意造反，王蕴、王琳、皇甫杰等人均因反对激烈被苻洛所杀。

此去关山远隔三千里，苻坚那边是中央敌一隅，苻洛不是汉人，无法在幽州河北树立号召力，怎么造这个反？所有人都看不到胜利的希望，所以十万之众一战即溃。

苻洛造反至少给苻坚提出了两个警示：

1. 关中暗流汹涌，要做内部整改了。

2. 众怒难犯，千万别打那种所有人都不同意的战争。

然而苻坚得到的启发，却是氐族核心大移民。

平定苻洛之乱后，苻坚和群臣讨论："我打算把三原、九嵕、武都、汧、雍这五处的十五万户氐人分置于诸方要镇，永封于各地当老大享福，你们怎么看？"[①]

大臣们认为这样的分封是周之所以有八百年国祚的原因。

380 年七月，苻坚大封诸子和群臣。

苻坚任命庶长子苻丕为都督关东诸军事，封征东大将军、冀州牧，领三千氐户；任命儿子苻晖为都督豫、洛、荆、南兖、东豫、阳六州诸军事，封镇东大将军、豫州牧，镇守洛阳，配三千二百氐户；任命儿子苻叡为雍州刺史，配三千二百氐户。

---

① 《晋书·苻坚载记》：洛既平，坚以关东地广人殷，思所以镇静之，引其群臣于东堂议曰："凡我族类，支胤弥繁，今欲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十五万户于诸方要镇，不忘旧德，为磐石之宗，于诸君之意如何？"

苻坚任命姻亲抚军将军毛兴为都督河、秦二州诸军事，封河州刺史，镇守枹罕，配三千氐户；任命姻亲长水校尉王腾为并州刺史，镇守晋阳，配三千氐户。

苻坚在幽州分置平州，任命石越为平州刺史，镇守龙城；任命中书令梁谠为幽州刺史，镇守蓟城。

自苻坚上位后，前秦宗室就没完没了地出现各种叛乱，苻坚对此除了厚道对待外一直没什么太好的办法。

如果把这些族人都杀掉，他会担心“非我族人其心必异”，没有族人这个国家统治不下去；如果把这些族人都厚养起来，他又会担心他们每个人都做着搏一把的梦。

因此，苻坚所能想到的最好方法，就是把自己的儿子和姻亲都封到地方上去，希望在自己有生之年不要再有这类闹心的事了。

很多史论说这是前秦后面崩盘的根源，其实并不是。

前秦此次军事殖民中，冀州三千户，洛阳三千二百户，雍州三千二百户，河、并二州各自分配三千户。总殖民不过一万五千四百户，仅仅为全部氐人的十分之一，而且这只是个试点政策，苻坚并没有一次性地将所有氐人分散出去。

这次分封氐户的史料最大的价值在于，除了长安核心区的数据不详外，苻坚亮出了氐族人的家底，也就是他说的那句话“今欲分三原、九嵕、武都、汧、雍十五万户于诸方要镇”，总共是十五万户。

氐族在关中的人口数量上是根本不占优势的，这是有史料记载的。

十年前，苻坚灭前燕时从关东前后迁来了十九万户鲜卑、“杂夷”和汉人豪强。[①] 十年后，这该是一个怎样的数字呢？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秦王坚迁慕容暐及燕后妃、王公、百官并鲜卑四万余户于长安。《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五》：秦王坚徙关东豪杰及杂夷十五万户于关中。

更重要的是，此时的关中也不仅仅是那十九万户迁徙户，另外还有姚羌、仇池杨家、前凉张家、拓跋鲜卑、铁弗匈奴……苻坚很快就会在自己帝国土崩瓦解后，看到漫山遍野窜出来的各族叛军。

4世纪的招牌大戏就要上演了，这种一战而天下崩的战例在中国历史上是不多见的。上一次这种级别的战役，是刘秀大战昆阳，王莽政权随后迅速土崩瓦解。时隔近四百年，这种级别的大战又要出现了。

这种经典大战的出现，往往有着一个非常关键的因素：被打崩的政权自身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此时霸北、雄视天下的前秦，其实也是如此。在苻坚的统治下，前秦已经具备了大国崩盘的所有要素。

1. 连年的穷兵黩武。

367年至368年，内部爆发四公之战。

369年至370年，灭前燕。

371年，灭仇池。

373年，拿下汉中和蜀地。

376年，灭前凉和代国。

378年至379年，全面伐晋。

380年，苻洛叛乱。

这十三年，苻坚几乎年年不歇着。

自367年至375年，前秦吞关东，灭仇池，收汉中，下蜀川。

王猛此时还没死，再加上拿下这几个地方又颇有对方半卖半送的红利效果，所以前秦国力衰减尚不明显。

等王猛死后，苻坚的攻坚克难的大手笔之战就越来越多了：十三万灭前凉，三十万平代国，三十万伐东晋，其间还经历了苻洛的幽州叛乱，伐晋之战更是旷日持久没完没了。

2. 剧烈的民族矛盾。

前秦每征伐一个地方，其中伴随的固定曲目，就是对当地经济与人口的掠夺式破坏。

连年的征伐，导致前秦的关中政府根本无法如当年汉武帝打匈奴那样，在后勤方面有厉害的组织和官僚机构提供金钱去赏赐将士。于是作为补偿，大量的战后劫掠在所难免。

382年，淝水之战前期，苻坚再命吕光率十万之众远征西域，苻坚特别指示：那地方穷乡僻壤，战后别祸害得太过分。[①]

苻坚其实知道自己版图扩张的底色是什么，前秦连年打仗，自身虚耗的同时，就是以邻为壑！

将士们舍生忘死地跑成百上千里去玩命，苻坚自己掏不出腰包给赏赐，就只能让将士们去自寻出路。

十万级规模的军团一旦开过去，被破坏的征伐地区没有十年根本缓不过来，被征服地区的人会不恨前秦吗？

前秦的征伐方式，不仅对被征服地区的经济和秩序进行了破坏，而且也给前秦统治者带来了难题。现在苻坚要面对的，就是把海量的异族收拢到关中的后续处理问题。

如此巨量的少数民族再就业，苻坚是怎么安排的呢？被迁到关中的异族，无论是慕容鲜卑、姚羌，还是关东“杂夷”，大量曾经的统治阶级或自由民变成了“牧士”，甚至是“牧奴”。

苻坚的如意算盘，是把这些异族放在自己眼前看管，并让他们去放牧蓄养战马等战略物资，将来好为他所用；同时，他还可以抽调这些劳动力去为他打仗。

但苻坚的这一做法，极大地激发了异族的斗志。后来和苻坚“熊

---

① 《晋书·苻坚载记》：（苻坚）曰：“西戎荒俗，非礼义之邦。羁縻之道，服而赦之，示以中国之威，导以王化之法，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

熊烈火燃烧你我”的慕容冲、姚苌，都带领本族人爆发出了对苻坚的刻骨仇恨。

令人奇怪的是，很多被征服的民族尤其是慕容鲜卑，曾经不是一盘散沙吗？曾经不是光顾着高层斗争吗？怎么来到关中后全族都这么猛了呢？其实，这与苻坚的移民政策有着很大的关系。

苻洛三千里外造反就出现了“关中骚动，盗贼并起”的情况，这也说明关中民族政策已经出现重大问题了。

3. 苻坚膨胀腐化后的上行下效。

基本上可以说，王猛之死是苻坚人生的巨大转折点。自从王猛死后，当年那个艰苦创业的苻坚就彻底跟往事干杯了。

苻坚在历史上留下的生活方面的口碑非常不好，已经不仅仅单纯是好色的问题了。

苻坚把后赵专门做奇技淫巧器皿玩具的技师安排到前秦朝廷，各种各样奢侈华贵的东西开始源源不断地被造出来供他把玩。

到了 382 年三月时，苻坚还把后赵石虎从洛阳运到邺城的铜驼、铜马、神禽飞廉像、巨人翁仲像都运到了长安。

五月，幽州发生蝗灾，苻坚命散骑常侍刘兰发动幽、冀、青、并四州百姓去扑灭蝗虫。他不顾关东蝗灾大饥，仍然命人继续把铜驼、铜马、大钟等从邺城运到长安。[①]

从邺城到长安，可比从洛阳到邺城远多了。所谓的一代英主苻坚，此时又和当年的石虎有什么区别呢！

苻坚的奢靡带来的最大影响，就是前秦所有高层对他的效仿，“老大都这样了，我们也折腾吧”。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六》：秦王坚徙邺铜驼、铜马、飞廉、翁仲于长安……五月，幽州蝗生，广袤千里。秦王坚使散骑常侍彭城刘兰发幽、冀、青、并民扑除之。

举个例子，苻坚的侄子苻朗吐痰已经不往痰桶里吐了，也不用什么金的、银的痰桶，他吐痰时必须得有个男童张嘴接着。

福报不可享尽，欲望不可纵容。苻秦的最终灭亡，和匈奴汉、石赵、慕容燕的灭亡实际是一样的——江山还没坐稳，统治者就已经腐化堕落了。

只不过，苻坚闹得这摊比较大。他会打下如此江山，不过是占了出场晚，前面几浪已经被拍在沙滩上的便宜。

仅此而已。

苻坚梦想统一天下的时候，东晋始终在展现自己的顽强，这也算是最后给苻坚的提醒了：别作死！

但苻坚却怎么也看不清……

三、苻坚的“摆拍”人生

公元382年九月，车师前部王弥窴、鄯善王休密驮来前秦朝见，表示虽然西域诸国表面上服了，但心里面不纯洁，请求苻坚效法两汉设西域都护，自己愿做向导！[①]

苻坚随后命骁骑将军吕光为使持节、都督西域征讨诸军事，发兵十万征讨西域。

领尚书事的兄弟苻融劝谏说：“哥，那地方荒远无用，当年汉武帝征伐他们得不偿失，咱们还是别出征了。”

苻坚回答说：“两汉连匈奴都收拾不了，还出师西域呢，我都灭了匈奴了，虽然劳师远征但可传檄而定，这是流芳千古之事，我得安排上！”苻坚为了“垂芳千载”，在方方面面不遗余力，简直到了入魔的地步。

两汉伐西域本质上是为了剪灭西域各小国与匈奴的联系，是有战略动机的，即便汉武帝为了玩马伐大宛，那也有为了改良马种的说辞。

---

① 《晋书·苻坚载记》：窴等请曰：“大宛诸国虽通贡献，然诚节未纯，请乞依汉置都护故事。若王师出关，请为乡导。”

而苻坚伐西域的根本原因，就是为了“垂芳千载，不亦美哉”！

378年，苻坚命凉州刺史梁熙遣使入西域宣扬大秦威德，结果大宛为了拍马屁给他送来了汗血宝马。

苻坚高调表态：“我的偶像是汉文帝，我要这汗血宝马有什么用！”不仅要把汗血宝马退回去，还专门启动了前秦“反高端玩具作文大赛”，命群臣作《止马诗》宣扬前秦“军国主义”，要求上下抵制不正之风。[①]

这次征文比赛，前秦朝堂写出了四百多篇《止马诗》，都给送大宛去了。

通过这次征文大赛，除了大宛国不太配合之外，整体效果是很好的，苻坚在史书上又留下了一大笔美名记录。

如果苻坚来到现代社会，做不了皇帝，那也会是个深谙传播之道的顶级网红。

按这些《止马诗》中苻坚的“为人”，他应该是克勤克俭的，但其实都是他的自我标榜而已。且不说他奢靡的生活了，活的千里马他不要，死的铜驼、铜马那堆死沉死沉的玩具倒是被他从邺城千里迢迢运来长安了。

再看一下“秦王坚徙邺铜驼、铜马、飞廉、翁仲于长安”，这句话看起来没什么感觉，实际上分量极重，我来拆解一下。

当年后赵皇帝石虎为了把这堆玩具从洛阳运回去，专门做了四轮铁辙车，车辙宽四尺，深两尺，而且是要专门为这破玩意修路的。[②]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六》：秦王坚曰：“吾尝慕汉文帝之为人，用千里马何为！”命群臣作《止马之诗》而反之。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使牙门张弥徙洛阳钟虡、九龙、翁仲、铜驼、飞廉于邺，载以四轮缠辋车，辙广四尺，深二尺。

走水路运输的时候，则需要万斛级别的大船进行专门运送。[①] 洛阳到邺城的物流条件还算不错，因为出了洛阳走洛水入黄河，再进清河与漳河，最后进入邺城，基本上水路全程都能发挥作用，但即便如此，为了运这几个破玩具还是弄得天怒人怨。

从邺城到长安就没那么简单了。自河北平原到长安，无论走豫北通道还是豫西通道，都是物流噩梦。（见图 13-3）

豫西通道看上去能借助黄河走水路，但还记得函谷关为什么这么值钱吗？因为三门峡。

黄河的航道到了三门峡后，水流突然九十度大转向，与此同时还有鬼门、神门、人门三岛突然出现，导致此处不仅水流湍急，而且由于三门凶险，根本就无法行船。

所以走黄河水路送这堆玩具入关中，到了三门峡就只能上岸了。（见图 13-4）

石虎确确实实是顶级暴虐的妖魔，但其实论做的事来讲，苻坚除了不乱杀人和没有盖那么多宫殿之外，可以说是石虎的加强版。

苻坚这辈子徙民的规模比石虎大，穷兵黩武的次数比石虎多；私生活与石虎比起来也没什么太大区别，石虎“性致”上来爱杀人，谁跟他交配都担心害怕，但苻坚胜在花样众多，没有玩不到的人。

灭前燕的时候，苻坚在王猛临门一脚要破门的时候赶到，在前燕上下已经被俘的时候又把人放回去，让对方再投降一遍，他要完成他的摆拍。

海量的《止马诗》征文大赛，是要极度突出苻坚远离奇技淫巧的仁君形象，为后世留下好形象。

征西域，更是苻坚要在功业上盖过两汉，意思是“两汉都有的，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造万斛之舟以济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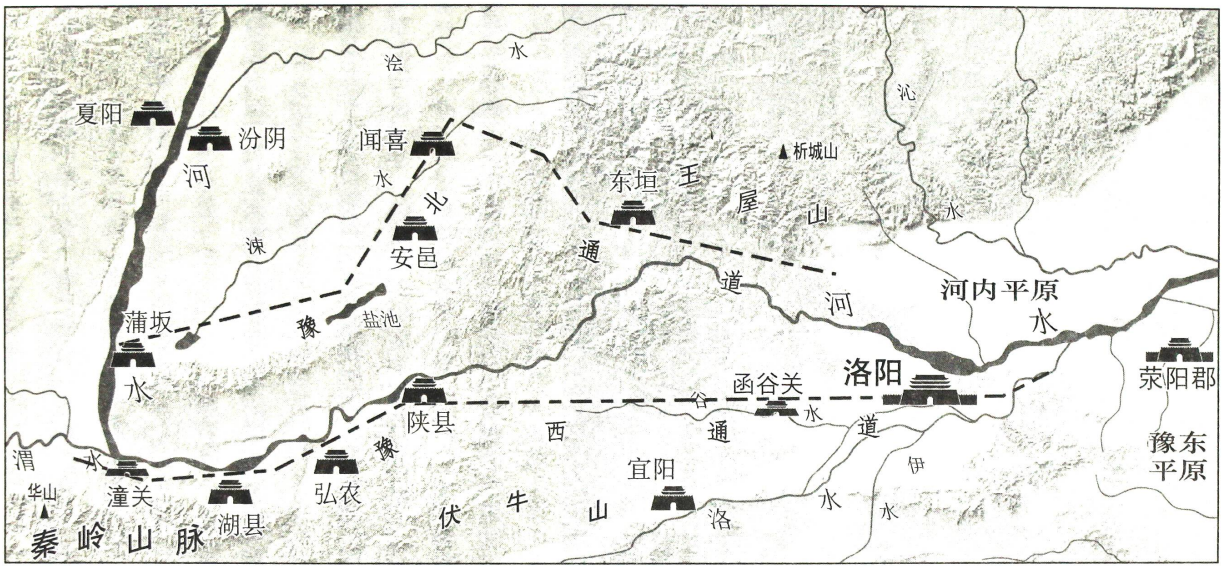


图 13-3　豫西通道豫北通道示意图

图 13-4　陕县到函谷关运输示意图

我不能没有”。

苻坚其人，对于后世之名的贪念和执着，堪称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档。他的种种行为逻辑，在极度膨胀后开始演变为一种什么都想要的摆拍网红心态。

这世间大多数人都是被引导前行，随波逐流，真实的历史是什么样子的，没有多少人能参透。

眼下，迈向顶级艺术家的最后一步在向苻坚招手。来呀！造作啊！反正有大把风光！投鞭呀！断流呀！反正有……

381 年冬，前秦都贵南下威逼江陵，命令部下阎振、吴仲统步骑两万进攻竟陵（今湖北潜江西北）。

桓冲遣南平太守桓石虔、卫军参军桓石民等率水陆军两万拒之。相持月余。

十二月初八，桓石虔夜袭前秦营，阎振、吴仲败退管城（今湖北钟祥北）。

十二月二十七，桓石虔攻克管城，斩杀、俘虏前秦军一万七千余人，主帅阎振、吴仲当场被杀，辎重被全部缴获。

两万前秦军都没来得及跑回襄阳，就几乎被团灭了。这是前秦继一伐东晋后的第二次全军覆没，东晋的强硬似乎在给苻坚提醒："不要跟我小打小闹，把筹码都压上来吧！"

这启发了苻坚，他本来就想玩一把史上最大的动作："谢谢东晋给我营造了垫场赛的气氛。"

382 年十月，苻坚在太极殿会见群臣。

苻坚热情洋溢地跟群臣说了自己的打算："咱们大秦开国三十多年了，我继位也快三十年了，咱们要不要搞个大事为我和国家祝贺一下？

"我环顾四方，只有东南一隅，还没有投入大秦怀抱，南方的百姓无法聆听到我的旨意，这种情况怎么能存在！我扒了扒账本，咱们能出动的大军有九十七万，我想带着这震古烁今的九十七万人御驾亲征，你们怎么看？"①

秘书监朱肜说："陛下您是遵天命南下，您要是远征，这仗肯定打都打不起来，晋朝那个伪帝要么口含玉璧出降，要么仓皇出逃死在海上。您让中原士人回归本土，让百姓重建家园，这是大功德啊！依我看，您回程时正好再去泰山跟上天汇报一下才成。"

苻坚大悦道："此乃吾之志也。"

---

① 《晋书·苻坚载记》：（苻坚）曰："……今欲起天下兵以讨之。略计兵杖精卒，可有九十七万，吾将躬先启行，薄伐南裔，于诸卿意何如？"

苻坚又是摆年头，又是摆账本，还让一个心腹把成功后打算封禅的伟大畅想都给一股脑地扔出来了，就是想将大会气氛烘托到顶点，让所有人在群情激昂中嗷嗷叫地赞同伐晋，然后像以前一样，再玩个摧枯拉朽。

但他收到了自继位后群臣的最强反对，几乎包括所有系统的心腹，大家都不赞同伐晋。

尚书左仆射权翼先说："当初商纣无道，但因为微子、箕子、比干这三老在朝，周武王就规规矩矩在家里待着没有去讨伐，直到三老都被干掉，武王才最终开始灭商之战。如今晋朝虽然衰微，但是没有大罪，谢安、桓冲又都是顶级人才，江左君臣和睦、内外同心，这仗不能打啊！"

苻坚以沉默表示自己的态度，过了好久才接着说："你们都接着说说看。"

很能打的太子左卫率石越说："今年的天象是木星、土星居于斗宿，福德在吴地，如果讨伐他们必有天灾。东晋有长江之险，朝中无昏贰之衅，咱们现在最好按兵不动，积聚粮草，等他们缺德了咱们再过去灭了他们！"

苻坚反驳道："武王伐纣时占卜结果也不行，但武王就是逆天而行，改朝换代了！夫差、孙皓全都是据守江湖，结果照样灭亡。现在我们大军的规模投鞭都能断流，东晋还拿什么天险跟我对抗！"

权翼和石越相继开完炮后，群臣彻底放开了，都说东晋现在是如何如何，不能打。[①]

苻坚大怒，散会。

"阳平公苻融留下。"苻坚等群臣退下后对他弟弟说："自古定大事

---

① 《晋书·苻坚载记》：群臣各有异同，庭议者久之。

者一两人而已，这些人乱说一通，这事还得咱们兄弟定！”[①]

一个月前就反对他出兵西域的苻融这次的反应更加强烈，给苻坚罗列出了伐晋有三难：

1.“岁镇在斗牛，吴、越之福”，老天爷不同意。

2. 晋国上下用命自身无灾祸。

3. 我们频繁征战，兵疲将倦，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苻融还告诉苻坚：“群臣当中说不能讨伐晋朝的人，都是忠臣，希望陛下听从他们的意见。”

前秦众臣反复说的“天道不顺”和“晋无灾祸”，总体来说，是指以下两点。

1. 东晋权臣之间无冲突，桓冲谦让谢安，恢复了上下游的平衡态势，东晋此刻没有内耗。

378 年桓冲镇荆州不久，第一次前秦伐晋之战就开打了。那一年荆州水旱饥荒，谢安并没有放任桓冲自生自灭，每年给桓冲运米三十万斛作为军粮，直到桓冲方面走向正循环。[②]

2. 全民抗战。自 375 年开始，东晋大规模释放爱民信号，凝聚全体民心。

375 年，三吴水灾、旱灾接连不断，东晋朝廷诏令开仓赈贷，免除义兴、晋陵、会稽三郡一年租税，其余各郡免除半年。

376 年，将淮北民众徙于淮南，规定王公以下每口税米三斛，免除士兵全部赋税、徭役。

---

① 《晋书·苻坚载记》：群臣出后，独留苻融议之。坚曰：“自古大事，定策者一两人而已，群议纷纭，徒乱人意，吾当与汝决之。”

② 《晋书·桓彝传》：诏以荆州水旱饥荒，又冲新移草创，岁运米三十万斛以供军资，须年丰乃止。

379年，诏令御用供养一律俭约，皇亲国戚及百官俸禄全部减半，劳役及其他开支非军国所需者，一切节省从简。

380年，废除378年以来百姓所拖欠的所有赋税、徭役、债务，赈济孤寡穷困。

东晋上上下下因为前秦这个大外患，害怕被亡国灭种也变成惨不忍睹的北方而全民抗战，前秦这仗怎么打？

从前秦一伐东晋时襄阳、彭城、魏兴军民能够孤城抵抗数十万大军一年多，到淮南战役前秦军被血洗，乃至最近的一次东晋再破前秦两万襄阳军，都说明了此时东晋无论是达官显贵还是普通百姓，所有人都同仇敌忾、凝聚内力，准备迎接巨浪袭来。

但苻坚已经被这最后的目标彻底蒙蔽了双眼："美色宫室我要享受！""四方来朝我要排场！""统一天下我要达成！"

这一个个欲望的符号让苻坚对这个自己最亲近、最有才气的弟弟大怒道："你都这样说了，我还能跟谁说。现在我有百万大军，钱甲如山，怎么就不能把已经快掉海里的贼寇推下去呢？我绝不能把这祸患留给子孙成为宗庙社稷之忧。"

苻融听后都哭了，说："我的忧虑还不止于此，您对鲜卑、羌族待遇优厚，都安排住在都城附近，一旦我们动用全国兵力南下，他们在我们内部作乱，宗庙社稷该怎么办呢？我智慧浅薄，但当年王猛一时英杰，您常把他比作孔明，他当年的遗言也是如此啊！"

苻坚还是不听。

太子苻宏也说不能打，理由是天象不好，晋朝无罪。

苻坚说："我灭燕时木星也不同意，秦灭六国，六国国君难道全是暴虐之君吗？"

僧人道安作为苻坚信任之人，在群臣做出努力无果后也被搬了出

来。[①]

十一月，苻坚与道安同乘一车在东苑游览，苻坚说："朕将要与你南游吴、越之地，泛舟长江，亲临沧海，你说这有多好。"

道安说："陛下顺应天意统治天下，身居中原而控制四方，自身的昌隆就足以与尧、舜相比，何必栉风沐雨，经营远方呢？而且东南地区低洼潮湿，舜帝南下游猎就没回来，大禹也是如此，您何必南下呢？"

"最佳辩手"苻坚说："上天选了我，我怎么能害怕辛劳呢？我是为了南方的百姓回到故土才要打这仗的啊，我才不想穷兵黩武呢，我是个爱好和平的人。"

道安说："就算打，咱能不能别跑那么远？您去洛阳居中指挥，送一封劝降书就可以啦。东晋朝廷要还是冥顽不灵，那咱再打，您看成吗？"

苻坚仍然不同意。

苻坚收到的劝谏书继续如雪花般飞来，前后数十人劝谏，苻坚就是不同意！[②]

苻坚最宠爱的张夫人成为所有人的最后希望。

张夫人先是说了一大堆圣人之道该怎么样，还把苍天示警都搬了出来，引用俗谚说："鸡夜鸣不利出师，犬群嚎宫室将空，兵器响动，圈马蹶惊，军败难归。自入秋以来，众鸡夜鸣，群犬哀嚎，圈马多惊，武库里的兵器自己响动，这些都是不能出师的预兆啊。"

苻坚回答："打仗的事女人瞎掺和什么？"

忠臣、亲弟、孝子、宠妃、出家上师……几乎是前秦全体代表都

---

① 《晋书·苻坚载记》：先是，群臣以坚信重道安，谓安曰："主上欲有事于东南，公何不为苍生致一言也！"故安因此而谏。

② 《晋书·苻坚载记》：苻融及尚书原绍、石越等上书面谏，前后数十，坚终不从。

不同意对东晋开战。

之所以说“几乎”，是因为有同意开战的——关中异族代表们表示“这仗可以打”，比如慕容垂，比如姚苌。[①]

慕容垂对苻坚说：“强并弱，大吃小，这就是自然法则！我们慕容氏就是被您这么吃的。您这么英明神武，拥有强兵百万，韩信、白起之类的良将遍布朝堂，江南弹丸之地，怎么敢跟您对战呢？您完全倾听自己的内心就可以了，当年晋武帝平吴，听的不过是张华、杜预等两三个人的意见而已，庸人之言千万别信。”

苻坚感动坏了：“能跟我平天下的人也就是你了，赏！”于是，慕容垂被赏赐了五百匹帛。

苻坚也不想想，为什么所有亲近之人都反对，反而是当年的敌人全都赞成？他们难道比亲近之人的话还靠谱吗？他的亲弟弟、亲儿子，以及打天下的老兄弟们说的话难道都是害他的吗？

上天灭亡苻坚前确实让他疯狂了，但也不是没给过他机会，先是安排了前秦全体阶层反对，然后安排彗星扫东井及上林苑的竹林批量死亡，紧接着又是洛阳地陷。

老天爷也在表达一个态度：全方位给你示警了！一切都是你自己作的！将来别后悔！

苻融多次劝谏并最终说出了无可奈何近似于发狠的预言：“知道满足就不会被羞辱，知道停止就不会出现危机，穷兵黩武之人没有不灭亡的！咱们立国本来就是‘戎族’，‘正朔’是不会归我们的，江东虽然半死不活，但有天相助，肯定不会灭亡！”

好在苻坚无论膨胀成什么模样，都没有改变他的厚道属性，并没

---

① 《晋书·苻坚载记》：时慕容垂、姚苌等常说坚以平吴封禅之事，坚谓江东可平，寝不暇旦。

有因此而追究苻融这番任何君王都可能会杀他的民族自卑失败论。

苻坚的伐晋之战已不可避免。

383年五月，在苻坚准备南下灭晋这个新闻早已传遍天下的时候，桓冲率领南方军团以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十万人先打了前秦一波。

桓冲分兵五路各自开花：他自率主力与桓石虔、桓石民攻打襄阳；前将军刘波攻打沔北诸城；龙翔将军胡彬攻下蔡；辅国将军杨亮攻蜀；鹰扬将军郭铨攻武当。

之后，杨亮连克五城推进到涪城（今四川绵阳东北），桓冲的别将攻下了筑阳。

苻坚很愤怒，说："我不抽你们东晋就算了，你们怎么还敢捋虎须呢？"于是，他派征南将军苻叡、冠军将军幕容垂和左卫将军毛当率步骑五万救襄阳，派兖州刺史张崇救援武当，派后将军张蚝、步兵校尉姚苌救援涪城。

郭铨及冠军将军桓石虔大败张崇于武当，掳掠了二千户后返回。但桓冲一看前秦动真格的了，就退回了上明；张蚝兵出斜谷后，杨亮也带兵返回了。

桓冲的冒头进攻并没有起到为江东分担军事压力的作用，因为苻坚最终将主攻点选在了江东。

七月，苻坚征各州郡兵，共征发步兵六十万，骑兵二十七万。

八月初二，苻坚命令征南大将军苻融、骠骑将军张蚝、抚军将军苻方、卫军将军梁成、平南将军慕容暐、冠军将军慕容垂率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

八月初八，苻坚亲自从长安出发，此时前秦的南征军声势浩大，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前后千里，旗鼓相望。

九月初二，苻坚御驾抵达项城（今河南沈丘县）时，他的凉州之兵刚到咸阳，他的蜀汉水军刚刚顺流而下，他的幽、冀之众到达了彭

城，前秦大军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军需给养自黄河入石门再经汴水到达汝、颍前线。[①]

这种全国大调动物资的手笔，算是继长平鏖战、王翦灭楚后时隔六百年的壮举再现了。

苻坚兵分三路：主力自项城攻寿春，下历阳，入长江；蜀汉水军自嘉陵江、涪江顺流而下，与襄阳慕容垂部合击桓冲；幽、冀之兵自彭城、下邳沿泗水、睢水而下，扑广陵、盱眙、涂中。

三路大军都是一个目标：会师建康。

就在出兵前夕，慕容恪的两个儿子来到慕容垂的面前说："主上已经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叔父您建立中兴之业就在此行！"慕容垂道："没错，但没有你们两个相助，这大事成不了。"[②]

苻坚在羌人老大姚苌出征前，神经病般地将自己起家时的龙骧将军一职授予了他，并鼓励说："我当年就是以此名号开始建立大业，以前从没授予过别人，你要努力啊！"[③]

左将军窦冲道："君无戏言，您这话超级不祥啊！"苻坚也突然意识到了什么，随后默然无语。

上天欲其灭亡，必先令其疯狂，此时此刻的苻坚，除了自己的网红心态外，什么都顾不上了，走的每一步，都踏在了灭亡的鼓点上。

除了苻坚，几乎所有的前秦高层都已经看见一出悲剧正在上演，剧中没有喜悦，只有苻坚活在他自己的梦里面。

---

① 《晋书·苻坚载记》：坚至项城，凉州之兵始达咸阳，蜀汉之军顺流而下，幽冀之众至于彭城，东西万里，水陆齐进。运漕万艘，自河入石门，达于汝颍。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慕容楷、慕容绍言于慕容垂曰："主上骄矜已甚，叔父建中兴之业，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谁与成之！"

③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以兖州刺史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益、梁州诸军事。坚谓苌曰："昔朕以龙骧建业，未尝轻以授人，卿其勉之！"

苻坚马上也要看见“那些前尘往事成云烟，消散在彼此眼前”了。

那些怂恿他的“知己们”所给他的一切，不过是在敷衍，就在一转眼，发现这些人的脸，早已经陌生，不会再像从前。

苻坚的心，等着迎接伤悲……

四、“陷阵”为什么会在战场上立大功?

前秦黑云压城，东晋山雨欲来。

八月，玄谈盛行的东晋在这场国运之战中派出了所有“经世”之才：桓冲领衔的桓家军顶住荆襄一线；淮河战场上，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与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建威将军戴熙等共八万人出征抗秦。

前秦大军已经渡过淮河，东晋朝野惊惧，气氛凝重至极。

谢玄入朝询问谢安破敌之策，谢安淡淡的一句“已有打算”，然后就一句话也不说了。[①]

谢玄不敢再说什么，于是派和自己齐名的、号称“南北二玄”之一的张玄重新请教，然而谢安还是不理，并带着大臣们去山中别墅秋游了，还喊了一大群亲朋好友。秋游的关键项目就是和张玄下棋，拿自己

① 《晋书·谢尚传》：坚后率众，号百万，次于淮肥，京师震恐。加安征讨大都督。玄入问计，安夷然无惧色，答曰：“已别有旨。”既而寂然。

的大别墅赌输赢。[①]

张玄师从“江左棋圣”周闵，谢安多少年来就没下赢过，结果不知是被前秦兵锋压境给吓住了，还是这大别墅的赌注让张玄心中失去了平常心，他输了。

“棋王”谢安非常开心，回头对外甥羊昙说：“这别墅送你了。”[②]姿态相当高。

接着，谢安继续拉着大家秋游，玩到很晚，直到半夜回去后才“指授将帅，各当其任”，安排了诸将之责。[③]

谢安的这个“指授将帅，各当其任”，就是把征讨大都督、先锋都督的诸将岗位明确了一下，但还是没有谢玄请教的具体的“计”。谢安一辈子没上过战场，问计确实是难为他了。

桓冲听说苻坚大兵压境后，挤出了三千精锐来保卫建康但被谢安退了回去，说：“朝廷处分已定，什么都不缺，还是回去防卫西线吧。”[④]

桓冲对手下参军将佐叹道：“谢安有宰相之量，但却没有将帅之才，如今大敌临头还有心思满世界游玩，高谈阔论，派些年轻人上前线，看来大局已定，我们要受外族统治了！”[⑤]

事后证明，桓冲被打脸了。不过，在这个中国历史上最完美诠释

---

① 《晋书·谢尚传》：玄不敢复言，乃令张玄重请。安遂命驾出山墅，亲朋毕集，方与玄围棋赌别墅。

② 《晋书·谢尚传》：安常棋劣于玄，是日玄惧，便为敌手而又不胜。安顾谓其甥羊昙曰：“以墅乞汝。”

③ 《晋书·谢尚传》：安遂游涉，至夜乃还，指授将帅，各当其任。

④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桓冲深以根本为忧，遣精锐三千入卫京师；谢安固却之，曰：“朝廷处分已定，兵甲无阙，西藩宜留以为防。”

⑤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冲对佐吏叹曰：“谢安石有庙堂之量，不闲将略。今大敌垂至，方游谈不暇，遣诸不经事少年拒之，众又寡弱，天下事已可知，吾其左衽矣！”

“每临大事有静气”的案例背后，有些故事要细讲。

所谓的“每临大事有静气”，是指遇到大事、要事后能够将心中的惊惶与情绪压住，该做什么做什么，而不是大事之前去放飞自我搞派对。

深被桓温看重的接班人桓冲在谢安秋游后已经极度悲观了，最重要的原因就是两点：

1. 大敌将至还每天在那里闲游玄谈。

2. 谢安作为江左支柱，应该亲自挂帅振奋士气，而不是让一群没有威望的年轻人顶着，万一这群年轻人失败了呢。

当我们遇到重大比赛和重大事项时，千万要提住一口气，要踏踏实实、如履薄冰般去应对，而不是学谢安那样什么都没做就先放飞上了。

从古至今每临重大战事，皇帝和主政大臣都是相当郑重严肃的。所有的弦都要绷着直到战役尘埃落定，要有一颗最高级别的恭敬心，因为“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自古名将遇到夜惊都很镇静，这种镇静不是夜里营中乱了以后名将到处溜达，喜笑颜开地表示很轻松，而是保持军中大帐绝对的静默，和平时一样。

大家不要学谢安，他只是命好。他这种不是做事与创业的正确道路，事情不是这样运转的，从容淡定也不是这么玩的。

比如说，今天你正在前线抢决定企业生死存亡的大单子呢，一刷微博发现老板一点儿都不紧张，正在海上与网红一起冲浪呢，这对你的心情绝不是什么促进，而是一种负面的冲击。

有人会说谢安这是在安抚建康的百姓，但从实操上来讲这也是荒诞之法。都这个时候了，谢安应该既严肃紧张又轻松活泼！

生死存亡之战，舆论上要不断渲染敌人的残暴，不断凝聚抗战统一战线，要让军民上下一心，而不是街头巷尾都在议论宰相昨天还去秋

游了呢。

如果对方大军真的兵临城下了，全城都没有紧张预案和应对措施，那么到时第一件事就是跑，就是慌乱，绝不会有人跟随谢安守城死社稷的。

舆论要引导，情绪得调动，这中间都需要时间，是无法等兵临城下时再赶鸭子上架振臂一呼的。

谢安的这个形象是史官们对于一个潇洒文人进行因果倒推的曲笔描写。打赢淝水之战的脊梁骨是谢玄和刘牢之，不是别墅里下棋赌博的谢安。

整个战役过程都是见招拆招的临场应变，跟建康的最高指示没什么关系。而且事实上，淝水之战前期打得极险，只是最后东晋赢了就都掩盖过去了。

让我们抛开史官笔法从时间线上捋一下。

383 年五月，桓冲率兵十万攻襄阳；辅国将军杨亮伐蜀，拔五城；鹰扬将军郭铨攻武当。

六月，桓冲军别部拿下万岁、筑阳。

七月，郭铨和桓石虔在武当大败苻坚大将张崇，掠二千户返回。

同月，慕容垂抵达汉水以北，张蚝出斜谷，桓冲的夏季攻势告一段落，开始带兵回撤。事实上，从这个时候开始，苻坚的统一天下之战就已经拉开帷幕了，慕容垂此后就没从襄阳前线上下来。

八月初八，苻坚已率军从长安出发；九月，苻坚抵达项城。

在《晋书·武帝纪》中给出了这样的记载：八月，苻坚已经率众渡过淮河了，东晋朝堂也是在八月正式对谢石、谢玄这些人进行了任命。[①]

苻坚八月率军渡淮河不可能，因为苻坚是寿春城破的时候才从项

---

① 《晋书·武帝纪》：八月，苻坚帅众渡淮，遣征讨都督谢石、冠军将军谢玄、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等距之。

城出来。但是，这也说明八月时前秦的先锋军就已经开始军事行动，东晋的淮河国境线开始吃紧，谢玄已经慌得开始问计了，东晋朝堂也已经做出了选将应对，即谢安秋游下棋赌别墅，玩了一天以后，谢安开始进行军事任命。

然后整整过去了两个月，准确地说是十月十八日，苻坚之弟苻融已经攻克了寿春，但东晋还没有任何反应。

再来看下距离。

苻坚用一个月的时间走了大约两千里路，从长安赶到了项城。

前秦军早在八月份就对寿春展开了围攻，东晋于同月下诏应战。但短短不到四百里的救援路程，东晋整整两个月都没有任何动作，生生看着淮河第一重镇寿春被攻克。

东晋或者说是谢安，这心是有多大呢？

寿春有多重要，看图 13–5 就可以明白。

寿春总括了中原诸水系。

苻坚打算投鞭断流的“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如果真的想全部汇聚到长江边上，就只能指望拿下寿春后，再汇聚中原各地的辎重粮草来养活。

苻坚之所以选择夏秋季南下灭晋，是因为雨季水量大，方便大型航船运送物资给养。

但这个季节对围攻寿春的前秦也是不利的，因为每年雨季寿春城下都要迎接淮河的“洗礼”，攻城方根本不敢彻底围城。当年司马昭率大军围城时，守城的诸葛诞哈哈大笑，他是打算把北军淹死在寿春城下的。[①]

这也就是说，东晋本来是有极大的可能性可以将战局钉在寿春城下

---

① 《晋书·诸葛诞传》注引《晋纪》：初，寿春每岁雨潦，淮水溢，常淹城邑，故文王之筑围也，诞笑之曰：“是固不攻而自败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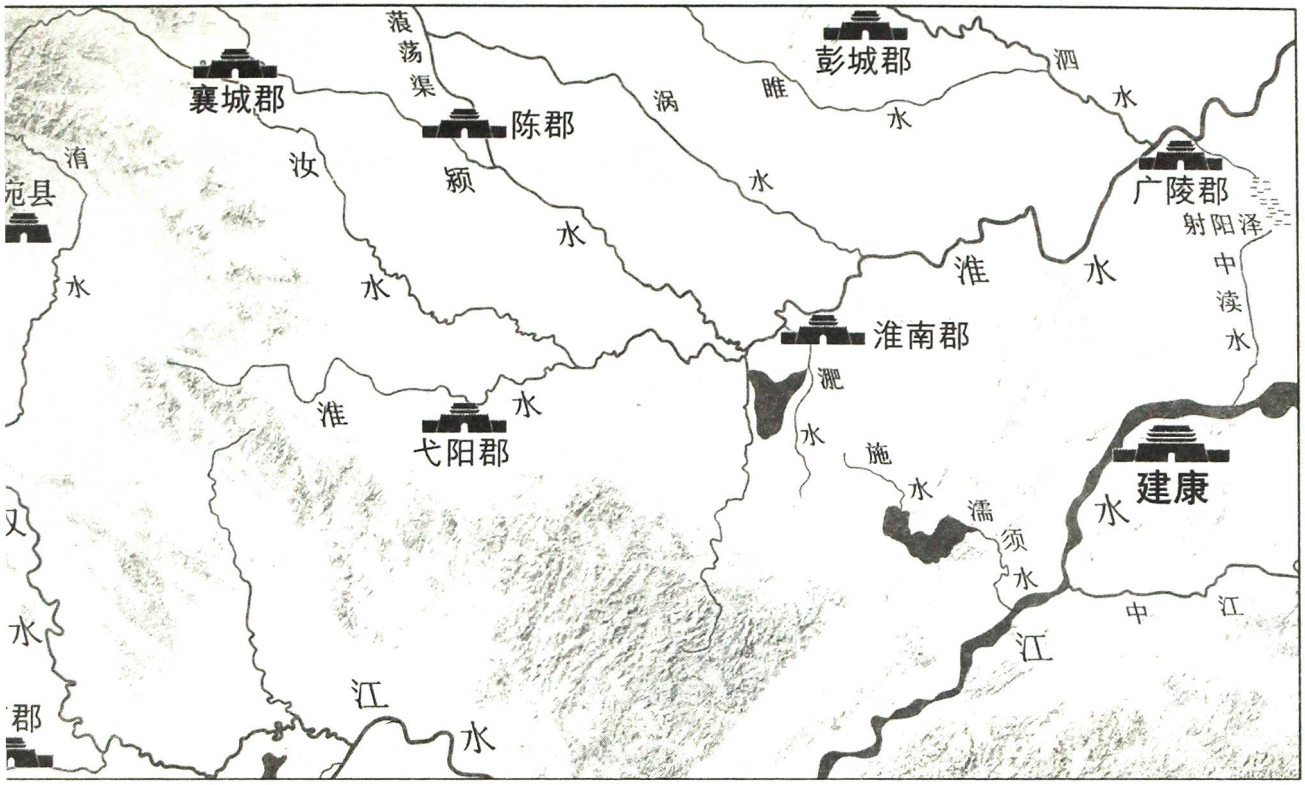


图 13-5　寿春周边水系示意图

的。但如此重要的战略之地，东晋方面却完完全全不重视，两个月没有任何反应，直到城池即将陷落才派胡彬去救援，而且援军仅有五千人。

前来驰援的胡彬听说寿春已被攻陷，于是退守硖石城。苻融进而开始围攻硖石，并命卫将军梁成等率众五万进屯洛涧（淮河支流，今洛河，安徽淮南东），用树栅截流阻于淮河之上，阻截东晋的后援军。[①]（见图 13-6）

谢石、谢玄等率军在距离洛涧二十五里的地方驻军，不敢再向前进。[②]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胡彬闻寿阳陷，退保硖石，融进攻之。秦卫将军梁成等帅众五万屯于洛涧，栅淮以遏东兵。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谢石、谢玄等去洛涧二十五里而军，惮成不敢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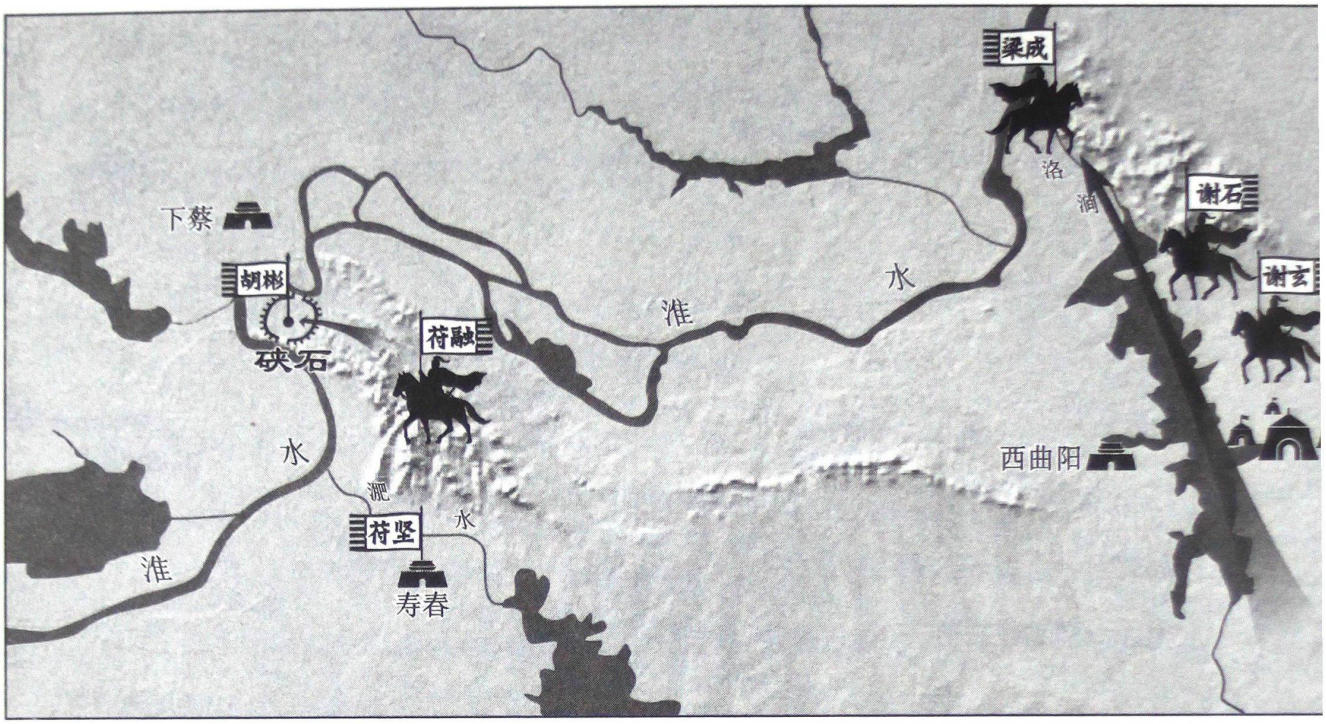


图 13-6　淝水之战前期秦晋争夺示意图

不久胡彬粮尽，遣使向谢石报告说："贼盛而我方粮尽，我恐怕是见不到咱们大军了。"

没想到这个信使被苻融抓住了，苻融就向苻坚请示说："现在寿春南贼力量不足，我怕他们的援军看到寿春已陷就吓跑了，我想赶紧攻打他们。"①

苻坚看到这个消息按捺不住了，他认为赛点到了，于是把大部队留在项城，自己只带了八千轻骑日夜兼程赶到了寿春。②

苻坚担心晋人知道他来以后吓得一溜烟跑回江南固守长江，命令所有人做好保密工作，一定要在江北把晋军主力全部消灭，敢泄露他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胡彬粮尽，潜遣使告石等曰："今贼盛粮尽，恐不复见大军！"秦人获之，送于阳平公融。融驰使白秦王坚曰："贼少易擒，但恐逃去，宜速赴之。"

② 《晋书·苻坚载记》：坚大悦，恐石等遁也，舍大军于项城，以轻骑八千兼道赴之。

已到寿春者拔舌。因此谢石率领的晋军并不知道此时苻坚已经抵达前线。[①]

苻坚就这样急急忙忙地来到了前线。

其实可以理解苻坚的心情，毕竟这是要成为千古一帝的功勋，尤其是要灭掉汉人正朔，这件事一定得他亲手做。

他要从根本上打掉汉人的优越感，证明他的大秦这个异族政权也能成为天下正统，而且是苻坚亲手灭的东晋政权，证明他比汉人做的还要好。

苻坚要亲手向天下汉人证明，大秦远胜于大晋。

心情可以理解，但还是蹦得早了。御驾亲征通常能对前线士气给予巨大加成，但它同样也有一个致命弱点：可别输，输了己方就是土崩瓦解！

苻坚其实可以让苻融去追击，苻融手里有三十万人呢。[②]

“戎卒六十余万，骑二十七万”，投鞭断流，吓也能吓他们够呛，他完全可以等自己的水军舰队开到长江边时再亲自指挥。

这一次就算苻融输了，就算这三十万人被谢玄的七万人给灭了，但有他这个老大坐镇项城，仍然是能够起到秤砣的作用的，他也仍然能够选择带上主力作为第二梯队御驾亲征。

这样做，就相当于他至少有两次机会，可以稳稳地用前秦的“大胖身子”压死东晋。

截至公元383年十月十八日苻融拿下寿春，中国历史的趋势仍然是朝着对前秦有利的方向走的。

中原各地的粮草可以源源不断地汇聚到寿春城下，海量的军队将

---

① 《晋书·苻坚载记》：令军人曰：“敢言吾至寿春者拔舌。”故石等弗知。

② 《晋书·朱序传》：时坚大兵尚在项，苻融以三十万众先至。

要饮马长江、投鞭断流。

但是就在苻坚从项城赶来寿春的同时，东晋的转机开始出现。谢玄终于有动作了，他派刘牢之率五千精兵开赴洛涧。

虽然前秦的梁成扼守山涧要害部列阵，但是刘牢之率领的北府精锐毫无畏惧。慷慨激昂地过了河，并在上岸后迅速向前冲杀，大败前秦军。

最终，北府军斩杀了前秦主帅梁成及其弟梁云，刘牢之又分派队伍去断绝了前秦军归途的渡口，前秦军步骑全线崩溃，争先恐后逃向淮水。

此战前秦军被杀被俘万余人，所有军械都被东晋收缴。[①]

在这一战中，北府军展现出了一个相当令人意外的战术——“阻涧列阵。牢之率参军刘袭、诸葛求等直进渡水”，五千精锐结成军阵渡水，并在上岸后迅速扑向敌军，爆发出强大的战斗力。

这至少说明了两件事：

1. 此时已是十月底，进入了冬月枯水期，淮河及支流可以徒步渡过。

2. 北府军至少有五千特种兵，身体素质极其强悍，能够全副武装涉水，而且训练有素，在渡河过程中军阵不乱，上岸就能爆发战斗力。

但这份战役分析报告，大概率没有被放到苻坚的参谋桌上。

东晋的主力部队在前锋旗开得胜后开始向前逼近，驻扎于淝水东岸。

苻坚站在寿春城[②]上观望，只见晋军阵线严整，军容肃杀，又把八

---

① 《晋书·刘牢之传》：坚将梁成又以二万人屯洛涧，玄遣牢之以精卒五千距之。去贼十里，成阻涧列阵。牢之率参军刘袭、诸葛求等直进渡水，临阵斩成及其弟云，又分兵断其归津。贼步骑崩溃，争赴淮水，杀获万余人，尽收其器械。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秦王坚与阳平公融登寿阳城望之，见晋兵布阵严整。”此处寿阳城即为寿春城。东晋太元十九年（394），孝武帝为其祖母郑阿春上尊号，“春”字正式成为国讳，寿春改为寿阳。淝水之战发生在394年之前，因此本战统一用寿春。

公山（寿春城北五里）上的草木也看成了是晋军，于是掉头对苻融说："你管这叫软弱之敌？这是劲敌啊！你怎么能说他们人少呢！"[①]（见图13-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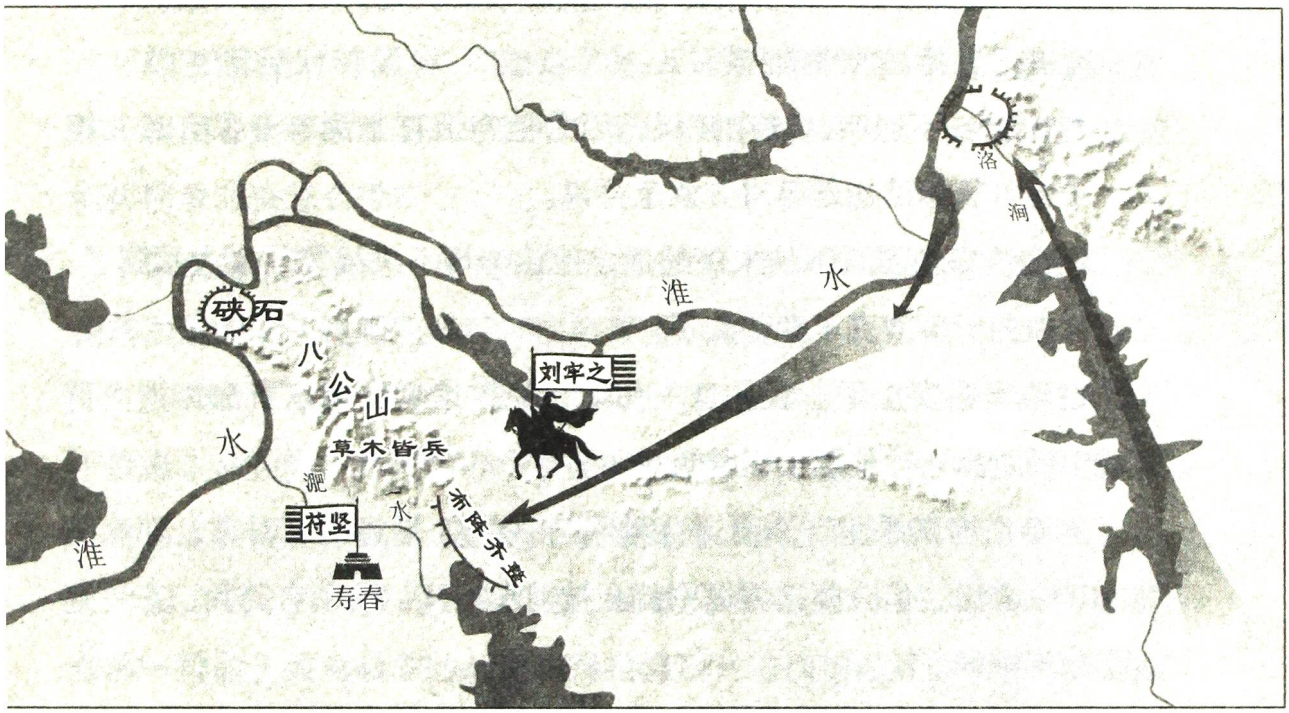


图 13-7　淝水之战示意图

苻坚"怃然有惧色"，坚定了好几年的心气在这一天开始打鼓了。他暗自琢磨："难道大臣们说得对，这仗真不能打？"

心虚的苻坚做出了影响整个4世纪历史走向的最关键决策，他让被俘的襄阳抗秦英雄朱序去劝降东晋。（《资治通鉴》的劝降时间在刘牢之斩梁成之前，此时间顺序有误，经《晋书》多人传记比对，朱序劝降在东晋大军亮相淝水之后。）

被派去劝降的朱序在东晋军营里并没有说自己的俘虏生涯多么美

① 《晋书·苻坚载记》：坚与苻融登城而望王师，见部阵齐整，将士精锐，又北望八公山上草木，皆类人形，顾谓融曰："此亦勍敌也，何谓少乎！"

好，包括苻坚还给了官做、给了待遇，也没有说其他的劝降话，而是给出了金子般珍贵的建议："此时寿春的前秦大军只有三十万，我们东晋尚有一战之力；如果等前秦百万之众抵达，我们肯定没法抵挡。但我们如果能趁着现在前秦各路大军尚未汇集提前发动进攻，消灭他们的士气，就有战胜他们的可能！"①

起初谢石不想听从这个建议，因为他知道苻坚到寿春了有点儿担心，于是打算继续拖延等对方疲惫再说。

但谢琰却劝谢石听从朱序的话，他认为再不决战等前秦大军到了，自己这边的天险就真不算什么了。②

谢琰是谢安次子。就凭这一句话，他在这场决定东晋命运的史诗之战中的贡献，比他那个老爹重要得多了！

寿春在前秦手里，东晋是无险可守的。如果想拖着对方，那么只能南下去合肥，但只要己方退军就会被前秦追死，前秦有骑兵，东晋这边是跑不掉的。

此时此刻，东晋方面的形势就如华山一条路一样，只能闯了。于是东晋遣使请战。

苻坚此时手握寿春，而东晋刚在洛涧狂屠了梁成，士气正盛。

正常情况下苻坚应该先避一下对方的兵锋，或者派多个部队进行袭扰东晋军，毕竟对方无城可守，也没有骑兵军团。

截至此时，苻坚仍然是超大比分领先的。

但是，苻坚选择同意谢石的请战。其实，即使他同意会战，也仍

---

① 《晋书·朱序传》：时坚大兵尚在项，苻融以三十万众先至。坚遣序说谢石，称己兵威。序反谓石曰："若坚百万之众悉到，莫可与敌。及其未会，击之，可以得志。"

② 《晋书·苻坚载记》：石闻坚在寿春也，惧，谋不战以疲之。谢琰劝从序言，遣使请战。

然没多大问题，因为他有三十万军队，可以对战只有七万人的东晋军，前秦仍然占有很大优势。

同一个竞争维度下，强者只要不作死，怎么选都是对的。

秦晋双方列于淝水两岸，苻坚在淝水岸边布下军阵。

谢玄遣使对苻融说："您走了这么远来到我国国境，现在临水设阵，明摆着是不愿意速战速决啊！请你们稍稍退后一些，让我们过去咱们再厮杀对决怎么样？"①

谢玄的使者一走，前秦召开战前会议，绝大多数将领反对后撤。②这其实是前秦的将帅们最后一次给苻坚示警。

即便到了这个时候，苻坚也还是有机会的，他的手下们已经说明了隐患，认为当下最好的办法就是阻击敌方于淝水，让他们过不来，自己这边人多而对方人少，这样是最稳妥的，肯定不会输。

因为数十万规模的大军后撤，哪里会那么轻松！在军阵的队列中，最前一排的士兵对敌方的动静看得很清楚，三四排以后的士兵，就只能看到自己前后左右的战友了。绝大多数士兵都是看不到周围状况的，他们的所有动作都要听从于附近队列中基层军官的口令。

当军阵前列或侧翼已经与敌军接战搏杀时，队列中的士兵可能还对战况进展一无所知，随后会产生巨大的恐惧感。

只要是战争，就会面临死亡的威胁，而且比起直面战场，等死其实最可怕！

这种恐惧感是队列中士兵的最大威胁，任何异动、变故或流言蜚

---

① 《晋书·谢安传》：坚进屯寿阳，列阵临肥水，玄军不得渡。玄使谓苻融曰："君远涉吾境，而临水为阵，是不欲速战。诸君稍却，令将士得周旋，仆与诸君缓辔而观之，不亦乐乎！"

② 《晋书·谢安传》：坚众皆曰："宜阻肥水，莫令得上。我众彼寡，势必万全。"

语都可能在极短时间内在军阵中发酵放大，从而造成局面失控。

之所以“陷阵”会和“先登”一样成为战争中顶级的两项功勋之一，就是因为“陷阵”是在敌阵队列中打开缺口，从而破坏敌军军阵指挥体系，统帅的军令无法通过军官传达到基层士兵。失去了军官指挥的士兵会出现巨大的茫然无措感，心理防线会迅速崩塌，士兵最怕的其实是自家的军法！

一旦阵线被撕坏，上级军官无法再进行有效监督，那么大军就会面临一哄而散的溃败局面。

如果统帅下令几十万大军后撤一定距离，基层的军官和士兵们是不会理解上面的战略企图的。这个过程难保士兵不会有什么想法，万一出现哗变或惊乱等突发状况呢？

数十万规模的大军，只要有一个军团在后退时出现问题，对大军来说都将是崩溃性的！

韩信带兵多多益善，但他给刘邦带兵的指标也就十万人，就是说刘邦在战场上只有指挥十万人的能力，数十万级别的军团指挥是难度极高的工作，不是每个人都是韩信。

韩信在和项羽的巅峰对决中，最有价值的地方在哪里呢？

在于韩信先带着主力迎战项羽，然后撤退了，但在撤退的过程中军阵没有崩。在左右两翼杀出来后，韩信又带着刚撤退的大军杀回来了！

韩信不是光会个背水一战就成为兵仙了，在汉中用军法打造大汉的军事实力，在垓下指挥大兵团硬刚巅峰项羽，古往今来，有几个韩信呢？

军阵已经列成，怎么还能全军后撤呢！

整场淝水之战，是苻坚亲手一个个地扔掉了自己的优势。在谢玄请求前秦后撤一定距离以便双方决一死战后，苻坚亲口下达了送礼指

令，将自己的千古之名打包送给谢安去万古流芳。

苻坚下令："退军，先让他们过来！然后再让我们大秦数十万铁骑直接把他们赶回水里杀掉！"[①]

这个命令理论上没错，但实操起来会那么轻松吗？用兵仙韩信的那句话谢幕吧："上问曰：'如我，能将几何？'信曰：'陛下不过能将十万……'"

苻坚的打算挺好，但东晋早就准备好了此战的撒手锏。

谁说过河后就一定要列阵才能对打呢？东晋早已在初战中演练好了决战的打法，即士兵结成方阵过河后不经整队就直接冲杀过去。而且，东晋还有卧底！

苻融指挥大军后撤，前秦军阵刚一动，史上最强卧底朱序突然在阵后高呼"秦兵败啦"。

前秦军顿时大乱，山崩海啸之势开始不可阻挡。[②]

谢玄、谢琰和桓伊抓住这个战机，率八千北府精锐强渡淝水。[③]

整个北府军，优中选优的就是这八千人，很可能也只有这八千人有能力全副武装渡水后成建制冲锋。

晋军前锋刚登岸就发起猛攻，七十年国仇家恨宣泄在了淝水对岸。前秦军前军被冲垮，再加上本来就后撤的命令，几十万大军如多米诺骨牌般节节倒下，全军各部彻底错乱，失去指挥。

眼看大事不好，总指挥苻融率亲卫军想要杀出来以稳住阵脚。但他率领的小分队逆人流而上最终如泥牛入海有去无回，他的战马被乱军冲倒，他自己也死于乱阵，群龙无首的前秦军开始崩溃。

---

① 《晋书·谢安传》：坚曰："但却军，令得过，而我以铁骑数十万向水，逼而杀之。"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秦兵少却，朱序在陈后呼曰："秦兵败矣！"众遂大奔。

③ 《晋书·谢安传》：于是玄与琰、伊等以精锐八千涉渡肥水。

本来就军心不稳没有上帝视角的后军也加入到了大溃退的行列中。

晋军乘胜追击狂杀三十里，一直杀到寿春城西的青冈才鸣金收兵。就这样，前秦几十万大军土崩瓦解，自相践踏而死者蔽野塞川。[①]

此一战，前秦军自相践踏被赶入水中淹死的不计其数，导致淝水都断流了。幸存的前秦军丢盔弃甲而逃，听到风声、鹤鸣都以为是晋军追来了。

在拼命逃跑的过程中，前秦军风餐露宿，精神高度紧张，再加上适值深冬，被冻死、饿死者十之七八。[②]

那些被苻坚带来的降将及征服国各国的首领，如朱序与张天锡等，纷纷投奔东晋怀抱。

苻坚的座驾云母车及其他御用之物、军械辎重、珍宝财物，以及十余万头牲畜都被东晋缴获。

战后，东晋并没有迅速挥师北上，而是很慎重地观望了一段时间。东晋主事的毕竟是谢安，做什么都得从容不迫。

战场捷报传来时谢安正和客人下棋，看完后他把战报放一边接着下，给对面的人急得啊，赶紧问他前线什么情况。

谢安微微一笑道："小儿辈已经破贼了，来来来，接着下……"等客人走了以后，谢安回屋跨过门槛时高兴得连脚上穿的木屐齿折了都没发觉。

谢安的这份喜怒不形于色，也将苻坚的所有时代红利收割到了自己这里，为这场淝水大战的落幕留下了华彩结局。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玄等乘胜追击，至于青冈；秦兵大败，自相蹈藉而死者，蔽野塞川。

② 《晋书·谢安传》：坚众奔溃，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胜计，肥水为之不流。余众弃甲宵遁，闻风声鹤唳，皆以为王师已至，草行露宿，重以饥冻，死者十七八。

谢安没有迅速北伐，荆州方面也没有什么动作，因为淝水之战后桓冲不行了。

384年二月，桓冲于荆州过世。据史书记载，桓冲病逝的原因有一部分是他本来就有病，另一部分则是他惭愧且愤怒。[①]

他的惭愧在于预判错了战果，他的愤怒则在于谢安的声望在战后达到顶点。

桓冲临死大概率还被史官黑了一把。没办法，这就叫“侄子反动叔混蛋”，谁让他的侄子桓玄后来败了呢。

总之不管是什么吧，还是要感谢五十六岁的桓冲坚持过了淝水之战。但凡桓冲早走几个月，特别是如果淝水之战开打前他走人了，那么很有可能荆州战区就将先行变成主战场了。

当然，荆州变成主战场也不一定是坏事，因为苻坚战前安排的益州方向和荆州方向的兵力在整个下半年会战中都没有看到什么动静，唯一的战绩记载，是慕容垂攻下了郧城（今湖北安陆）。

慕容垂放弃死磕荆襄北道和汉水道，而是走了随枣通道以避开桓冲。不管嘴上怎么说，身体还是很实诚的，慕容垂对荆州军的主力确实感到头疼。

同样还要替东晋感谢桓冲，他这一走，把本可能会剧烈放大的桓、谢矛盾化为了无形。

谢安把骁勇善战却又让他不放心的桓石虔封为豫州刺史，把桓石民封为荆州刺史，命与他们同乡不同支的桓伊改镇江州。

在稳定了政局后，谢安才开启了大规模的北伐。

东晋开启北伐之时，北方早已风起云涌。

苻坚在淝水大战中身中流矢，但总算单骑逃出生天。他逃至淮北，

---

① 《晋书·桓彝传》：冲本疾病，加以惭耻，发病而卒，时年五十七。

又饿又累，这时恰好有人来进献食物，苻坚大为感动，特赐帛十匹、棉十斤。

没想到人家来给他送吃的就是为了恶心他，看都不看这些赏赐，说："臣听说白龙厌倦了天池之快乐非得下凡来遭罪，现在这个局面陛下也看见了、听见了，今天这场大祸是天意啊！陛下就是臣的父母，哪有儿子养爹还求报答的呢？"①

这位高水平的"文化大流氓"，通过这顿饭表达了两个意思：

1. 让你嘚瑟让你作，丢人现眼了吧。

2. 你现在混得都需要我来养了，虽然我说你是我爹，但你看现在谁更像爹呢？

苻坚继续保持着厚道人的本色，没对进食的人怎么样，只是自己很羞愧。

在被世纪大耳光打醒之后他想明白了，他对宠妃张夫人说："当初我要是听了大臣们的话，怎么可能会有今天的事情。今后我还有什么脸统治天下啊！"

苻坚终于看明白了，确实天下不会再有他什么事了。自从他兵败的消息传来，凉州兵至咸阳者，川蜀兵顺流长江者，幽冀兵至彭城者，各地军队都自动回家了。

他说话不好使了还只是个初级阶段，很快，当初所有明白人劝他的那件事发生了。

各民族轰轰烈烈的复国运动开启，一生剧本如梦如幻的慕容垂，该兴复大燕了。

---

① 《晋书·苻坚载记》：辞曰："臣闻白龙厌天池之乐而见困豫且，陛下目所睹也，耳所闻也。今蒙尘之难，岂自天乎！且妄施不为惠，妄受不为忠。陛下，臣之父母也，安有子养而求报哉！"弗顾而退。

第14战

兴复大燕：燃烧的北境，爆炸的关中

一、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

新兴政权统治者通常都会对前朝的后裔极度提防，比较狠毒的会灭其族裔，厚道点儿的会给个“政治犯”的待遇养起来。

总之，这种情况要么是斩草除根，要么是行住坐卧都要打报告，不能给一丁点儿的政治空间。

因为前朝后裔是有机会东山再起的，那套建立起一个政权的逻辑和套路其祖上跑通过，而且他家曾经是有巨大流量的，他家的政治大旗是有很多遗老遗少认同的。

随便一个军阀造反，对大众的说服力很低，但如果是复兴一个曾经的政权，就相当容易让人遐想。不只是他家本身的号召力，还会有很多别有用心的人去蹭他家的流量。

公元 372 年二月，前秦国主苻坚任命前燕慕容评去做范阳太守，并把前燕慕容诸王都安排到边郡做官。[①]

苻坚认为不给军权就没问题，对慕容氏的宽大处理会对南边的东晋起到很好的示范作用，但他却忽略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政治权力是世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五》：坚乃出评为范阳太守，燕之诸王悉补边郡。

界上最恐怖的，也最具有放大效果的。

一个普通人具有了巨大的政治能力并不太可怕，他顶多会变成一个大贪官；但一个世家大族拥有了巨大的政治权力就比较可怕了，经过十几年或二十年他们就会形成一个政治网络。

那么，如果是前朝皇族的一个人得到了巨大的政治权力，会有怎样的结果呢？他对于建立一个皇权及颠覆一个皇权的理解程度会比任何人都深刻，这样的人会带来什么样的“惊喜”呢？

早在373年，前秦就已经出现天象之变了，苻融劝他哥哥苻坚说，慕容氏是当过皇帝的，不能给他们太多的政治资源。[①]

之后，以王猛为首的各种各样的人都来向苻坚示警，他们都在说同一件事：应该逐渐除掉慕容鲜卑。但苻坚以绝对的自信和道德修养顶住了这群“小人”的揣测。

欲望这东西，是永远跟着现状走的。如果前朝皇族的一个人天天被当作“政治犯”看管，那么每天能吃好喝好晒太阳，他就会很满足；但如果让他做一方太守，他看到辖区内的人力税收等资源，那么他就会回忆起曾经的辉煌，他就会开始畅想。

在前燕的亡国夜空中，最闪亮的那颗星叫慕容垂，他在前秦都城长安的京兆尹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多年。

从司马家族的政变教训上来讲，他确实没有什么主观能动性，但从兴复故土的角度来讲，慕容垂的内功水平就不是司马师阴养三千死士那么简单了。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五》：有彗星出于尾箕，长十余丈，经太微，扫东井；自四月始见，及秋冬不灭。……阳平公融上疏曰：“东胡跨据六州，南面称帝，陛下劳师累年，然后得之，本非慕义而来。今陛下亲而幸之，使其父兄子弟森然满朝，执权履职，势倾勋旧。臣愚以为狼虎之心，终不可养，星变如此，愿少留意！”

苻坚淝水战败后，即使命运曾经神奇地给过巨大诱惑，但是几乎地球人都知道要复国的慕容垂也并没有第一个开炮。属于老狐狸修炼成精的慕容垂在犯叛国大罪之前，先给自己捞足了道德资本。

淝水战败后，东晋展开战略反攻，随郡太守夏侯澄于漳口（漳水注入涢水之口，在今湖北应城东）斩了姜成，慕容暐直接弃众逃跑。

慕容垂则再次展现出一个伟大将领的顶级素质，在人心惶惶的大溃败下统军有方，所率三万人无一伤亡。苻坚带着千余骑残兵去投奔了慕容垂，才算真正把心放下一点儿了。[①]

这时，慕容垂的世子慕容宝对他爹说："当年家国倾覆，虽然咱们有天命人心，但时运未至无法成事；现在秦主兵败前来投奔，这是上天在给咱们兴复大燕的机会，机不可失！立大功者不拘小节，行大仁者不念小惠，秦主跟咱们有国仇家恨，您不能因为他对您有恩就忘了社稷之重！"

慕容垂说："你说得很对，但他现在一心投命于我，我不能害他，上天如果抛弃了他不愁他不亡！现在还是急人之难保护他，以报答当年他的收留恩德，他日也可义取天下。"

慕容垂的幼弟慕容德说："当年秦强而并燕，现在秦弱而图之，这是咱们报仇雪耻，跟负心没关系，如果兄长不肯杀他，至少这三万人不能给他！"

慕容垂的多个亲信党羽都劝他杀掉苻坚，但慕容垂不听，并坚持把兵权还给了苻坚。

这个过程中，唯一支持慕容垂的是他的三儿子慕容农。

慕容农道："险境不害人，道义足以感天动地。我听说图谶预言，燕国复兴应当在河阳，瓜尚未成熟而强摘和瓜熟蒂落往往只差十天，但

---

① 《晋书·苻坚载记》：诸军悉溃，惟慕容垂一军独全，坚以千余骑赴之。

口感却差远了！”

慕容垂最后拍板，一锤定音：“当年我被慕容评追杀，逃亡于秦，秦主恩礼备至。后被王猛所阴，结果秦主仍以国士之礼待我，此恩绝不能忘！如果秦数已尽，大运在我，又何必担心这眼下得失。关西之地太乱了，肯定不是我们的用武之地，自有大乱扰之。我当先恢复关东，兴复祖业。君子不趁乱取利，不事先为祸，我们静观其变。”随后他把军队交还给了苻坚。[①]

慕容垂真的只是个大好人吗？实际上，时年五十八岁的慕容垂已经看明白了后面的发展趋势，他知道关中“民族园”里自有要苻坚命的人。一定要让苻坚回到长安，让他去牵制乱哄哄的关中“蛤蟆坑”，而关东才是他慕容垂的用武之地。

后面的发展，揭开了慕容垂这十多年暗自修炼内功后所埋下的一张张底牌。

苻坚一边撤退一边收拢离散的军队，到洛阳时已经召回了十余万人，行政和指挥中心也搭建起来了，算是缓过来了一口气。

慕容垂仁至义尽地随苻坚走到渑池，然后对苻坚进言道：“北方边远之地的百姓听说大军不利，已经开始有为祸作乱的人了，我请求尊奉诏书去镇抚招纳他们，顺便拜祭一下先祖的陵庙。”苻坚同意了。

大臣权翼劝谏说：“国家刚刚大败，四方离心，现在应该把名将都召集在京师，加强主干以镇枝叶，安定四方。慕容垂勇略过人堪称当世的韩信、白起，况且他的祖上就是关东豪杰，他只是为了避祸才来到我国，他的心思岂是当个将军就足够的呢。譬如养鹰，饿了才依附于人，但是每当听到狂风骤起就会有飞上云霄的志向，现在正该把它关到笼子

---

① 《晋书·慕容垂载记》：垂曰：“……关西之地，会非吾有，自当有扰之者，吾可端拱而定关东。君子不怙乱，不为祸先，且可观之。”乃以兵属坚。

里，怎么能放它飞走呢？”

苻坚已经被淝水大败彻底打成了天命论者，他叹道：“我没听大臣的话，天怒人怨导致大败。天命有兴废，不是人力所能改变的。君无戏言，我已经答应他了。”

虽然苻坚没听权翼的劝告，但还是留了后手，他派将军李蛮、闵亮、尹国率众三千护送慕容垂。这个护送，其实也是监督。

苻坚知道此次大败后天下震动，于是派骁骑将军石越率三千精骑戍守邺城，派骠骑将军张蚝率五千羽林军戍守并州，派镇军将军毛当率四千兵戍守洛阳。

苻坚挤出了三路兵由三个“万人敌”去帮自己的孩子们守邺城、太原、洛阳三个关中重镇，并兑现自己的承诺放慕容垂东去。

他不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讲，前秦虽然没有亡在慕容垂手上，但却是从此时此刻开始正式大崩塌的。

关东幅员万里，但最终闹腾起来的只是慕容垂，他牵制并消灭了苻氏在关东的所有力量。

慕容垂抵达安阳后，遣参军田山修书给驻守邺城的苻丕表明来意。虽然苻丕怀疑慕容垂有想法，但还是亲自去迎接了慕容垂。他想先下手为强，但他的侍郎姜让劝说道：“您别忙动手，先派人把他看守起来随时向长安汇报，听从君主的安排。”[①]

慕容垂非常幸运地躲过了一劫。

双方在邺城西面的宾馆相见后，慕容垂给苻丕讲了淮南败状。

慕容垂的参军赵秋私下里劝慕容垂摆个鸿门宴，喝酒时把苻丕拿下，顺势占据邺城起兵，但慕容垂没有听。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丕谋袭击垂，侍郎天水姜让谏曰：“垂反形未著，而明公擅杀之，非臣子之义；不如待以上宾之礼，严兵卫之，密表情状，听敕而后图之。”

恰好这时丁零首领翟斌起兵叛秦图谋洛阳，苻坚通过驿站传令，命慕容垂统兵去讨伐丁零人。

慕容垂没有背叛苻坚的红利开始出现：苻坚没有忘记这员“忠心耿耿”的虎将，在慕容垂被苻丕防得很死的时候给了他军权。

苻丕也非常高兴，心想：“正好把他安排远些，省得他在身边我天天睡不好觉！”

但辅镇邺城的虎将石越对苻丕说：“我国新败，民心未定，负罪逃亡闹事的人很多，所以听说丁零人一带头，仅仅十多天就已有数千人响应。慕容垂是前燕德高望重之人，给他军队相当于如虎添翼啊！”

苻丕说：“慕容垂在咱们身边才是肘腋之患，还是把他派到远处去好，况且丁零翟斌为人凶悖，必不肯在慕容垂之下，让他们互掐去吧！”最终苻丕给了慕容垂两千弱兵，派苻飞龙率一千氐族精骑协助慕容垂。[①]

苻丕对苻飞龙说：“你的目标是慕容垂，盯好他。”

慕容垂走前请求进入邺城拜谒宗庙，苻丕不同意，慕容垂就想偷偷进邺城去拜庙，但被守卫拦住，慕容垂愤怒地杀了守庙官吏，还烧了人家的办公室。[②]

慕容垂用夸张的人设造型表明：老子看祖宗的心情是强烈的、迫切的，挡我者死！潜台词是：我为了看祖宗跟老苻家闹掰了，你们该站队了！

石越听说后马上向苻丕进言：“慕容垂这是不拿你当回事啊，反迹很明显了，动手吧，这是个绝佳的机会，扣上个帽子弄死他就行！”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乃以羸兵二千及铠仗之弊者给垂，又遣广武将军苻飞龙帅氐骑一千为垂之副。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垂请入邺城拜庙，丕弗许，乃潜服而入；亭吏禁之，垂怒，斩吏烧亭而去。

之前还打算先动手的苻丕现在又没有反应了，他开始温情地说："我爹在淮南大败时，慕容垂鞍前马后地伺候、守卫，冲这个就得高看他一眼，此功不能忘！"

苻丕只是害怕慕容垂待在他身边，为避免冲突，想赶紧轰走他，但他对这位历经半个世纪风霜的枭雄认识得太浅了。

石越说："慕容垂对故国尚且不忠，怎么可能对我们忠呢？过了今天就再也没机会除掉他了！"

苻丕还是说那样不合适，气得石越私下大骂："这爷俩都是看小不看大的二百五，我肯定要当鲜卑人的俘虏了！"

苻丕没有再往深一层想，为什么慕容垂敢在他眼皮子底下搞这种政治秀呢？说明他必定有恃无恐！苻丕应该再往后想一层，他的周边安全吗？

慕容垂把三儿子慕容农及慕容恪的两个儿子慕容楷、慕容绍留在邺城当人质后出征，走到安阳的汤池时，闵亮、李毗从邺城赶了过来，把苻丕安排苻飞龙的目的告诉了慕容垂。[①]

继大闹前燕宗庙后慕容垂再次愤怒，把苻丕监军企图暗害他的丑陋行径揭发了出来："我尽忠于苻氏，但苻丕却图谋我们父子，我岂能善罢甘休！"[②]

注意慕容垂再次愤怒的地点：汤池，这里离邺城太近了，他真的是有恃无恐。

慕容垂借口兵力不足，停在河内招兵，十天就招到了八千兵众。[③]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垂留慕容农、慕容楷、慕容绍于邺，行至安阳之汤池，闵亮、李毗自邺来，以丕与苻飞龙所谋告垂。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垂因激怒其众曰："吾尽忠于苻氏，而彼专欲图吾父子，吾虽欲已，得乎！"

③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乃托言兵少，停河内募兵，旬日间，有众八千。

看到慕容垂在河内不动，洛阳的苻晖遣使催促慕容垂进兵。慕容垂对苻飞龙说："现在离贼军已经不远，咱们昼夜兼行杀过去怎么样？"苻飞龙同意了。

383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夜，慕容垂派嫡子慕容宝统前军，自己和小儿子慕容隆领后军，苻飞龙走中间。随着一声鼓响，苻飞龙的一千氐族精骑突然因兵变被暗杀了。

随后慕容垂下令，家在长安的军官都可以回去，并带给苻坚一封信，说明自己动手的原因。

十二月二十八日，慕容垂渡过黄河后烧毁了渡桥。此时，慕容垂已拥兵三万，他留下辽东鲜卑可足浑谭在河内的沙城招兵，派田山到邺城密告慕容农等起兵响应。[①]（再次注意慕容垂的招兵速度。）

慕容农等收到慕容垂来信后天已入夜，于是慕容绍先出城到了不远处的蒲池，偷了苻丕的数百匹骏马等待慕容农、慕容楷越狱。

十二月二十九日清晨，慕容农、慕容楷率数十亲信身着便服出邺城，奔赴列人县（今河北邯郸肥乡区东北）。

直到384年的正月初一，苻丕欢欢喜喜过年大宴宾客的时候才发现慕容农几人都跑了，三天后的正月初四才知道慕容农在列人县起兵造反了。[②]

一个需要被高度警惕的群体，苻丕却放松到了这个程度！

仔细回顾慕容垂的所谓"复国大业"，是件概率极低的再创业事件。慕容垂起步的这些环节极度幸运，这也是为什么古往今来能复国的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慕容垂济河焚桥，有众三万，留辽东鲜卑可足浑谭集兵于河内之沙城。垂遣田山如邺，密告慕容农等使起兵相应。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春，正月，乙酉朔，秦长乐公丕大会宾客，请慕容农不得，始觉有变；遣人四出求之，三日，乃知其在列人，已起兵矣。

案例属于绝对的小概率事件。

抛开慕容氏在河北的所谓“人望”和“底蕴”，再抛开苻坚在大败后北方天下大势土崩瓦解的“合不久就分”，单论慕容垂在早期复国走的前几步来讲，都是极险的。

苻家接二连三地犯下了致命错误。

苻坚放了慕容垂，没问题，因为慕容垂对他够意思。

从慕容垂的角度看，他的胃口大到了可以在苻坚毫无抵抗能力的时候把兵权都交出去，以此招揽人心占领道德制高点。

从苻坚的角度看，慕容垂是个不离不弃的忠臣，放了自然没问题。

但到了苻丕这里，他几乎应该为他们苻家失去关东负最重要的责任，原因如下：

1. 慕容垂在的时候他没有做任何动作，他还敢去赴宴，慕容垂跟他爹有交情，跟他有什么呢？万一宴是鸿门宴呢？

2. 慕容垂杀守庙官吏的时候，他没给反应。此时北方天下已经出现了崩盘之势，整个河北对于他的无动于衷会被解读为他怕了，而这会极大地助长蠢蠢欲动之人的叛离之心。

3. 慕容垂杀苻飞龙，私自在河内招兵折腾得风生水起，但他的情报系统为零。

4. 慕容垂的三个人质从他眼皮子底下溜走，并且跑出去了六天，他才知道这几个人的行踪，他对人质的看管形同虚设。（见图 14-1）

这四个环节，只要任何一环苻丕有了相应的动作，都不会眼睁睁地看着慕容垂壮大成河北的最强力量。苻丕的轻信麻木与无能，最终让苻家失去了本不应该失去的万里河东。

慕容垂渡过黄河焚烧了渡桥后，开始喊出自己复国的口号：“我忍辱负重多年，如今要兴复祖业，乱我法者必罚，奉我命者必赏，天下大定之日封爵荫子，必不相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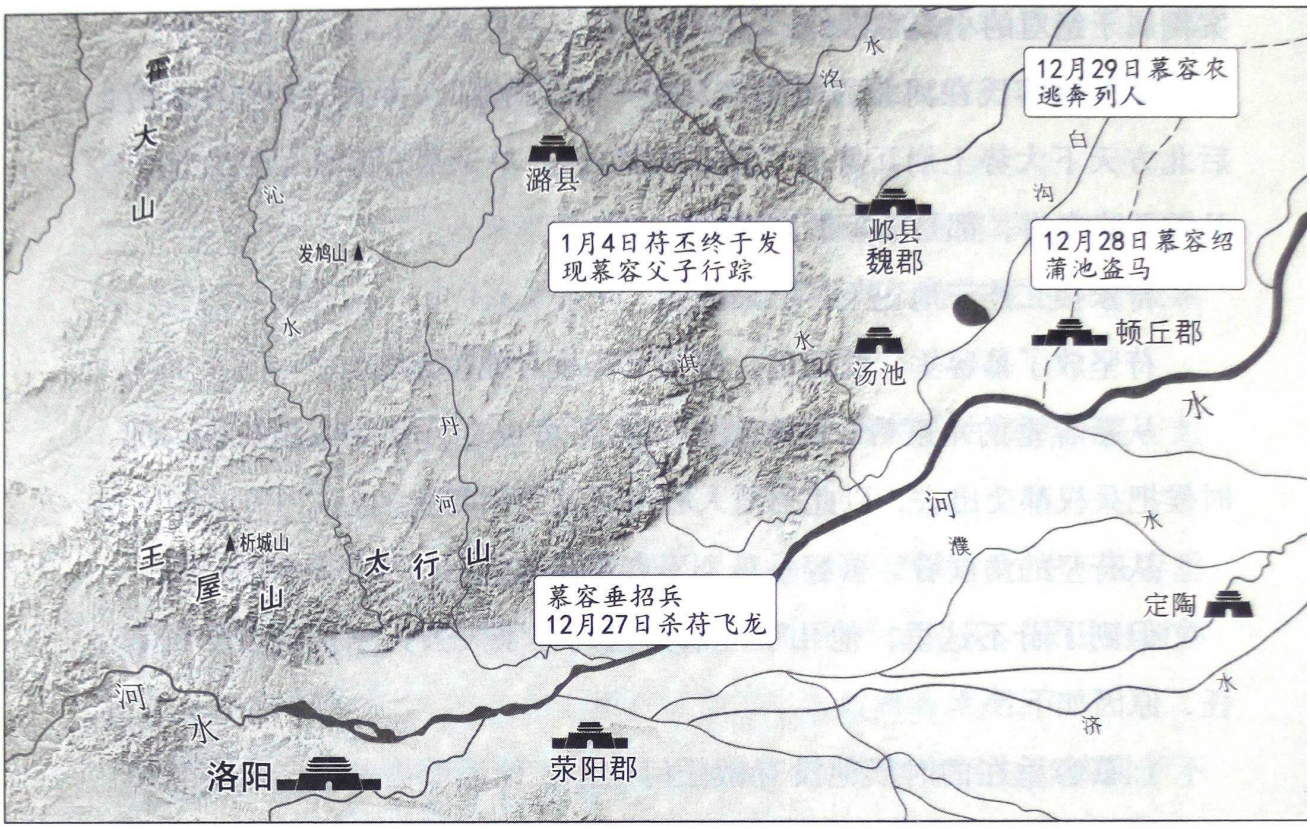


图 14-1　慕容垂起兵时间示意图

丁零人翟斌冒头站出来反叛前秦后，慕容凤及前燕故臣之子王腾、辽西段延等各率部曲前去投奔。

不久，苻晖派毛当征讨翟斌。慕容凤请求翟斌派他出战，称“雪先王之耻，为将军斩此氐奴”。随后慕容凤斩杀了毛当并攻克陵云台，收缴了万余人的兵器。

慕容垂杀掉苻飞龙的消息传来，慕容凤等人劝翟斌奉慕容垂为盟主。

此时的慕容垂也打算以救援的名义偷袭洛阳，但苻晖听说他杀了苻飞龙坚决不让他进城。慕容垂见没忽悠成功，于是接受了翟斌等人的加盟，并被翟斌等人劝加皇帝尊号。

慕容垂说：“慕容暐是国主，以诸君之力平定关东后，咱们再把他接回来，我是不能当这个皇帝的。另外，洛阳这位置四面受敌，北阻

大河，难以控驭燕、赵，没有形胜之便，不如北取邺都，据之而制天下！”大家都高票赞同。

就这样，慕容垂挥师向东，派王腾在石门搭起浮桥，渡过黄河。

走到荥阳时，前秦的荥阳太守原扶余王馀蔚和昌黎鲜卑卫驹各率其众前来加盟，随后大家再次请慕容垂称帝。

众望所归之下，慕容垂依照司马睿江左故事，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群下称臣，文表奏疏，封拜官爵。

弟慕容德为车骑大将军，封回原范阳王之爵；慕容恪长子慕容楷为征西大将军，袭其父太原王之爵；翟斌为建义大将军，封河南王；馀蔚为征东将军、统府左司马，封扶余王；卫驹为鹰扬将军；慕容凤为建策将军。其余人等也各有封爵。

此时，慕容垂已经聚集二十多万兵众，自石门渡过黄河直奔邺城而去。[①]

慕容垂迅速扩充实力开始北进的同时，慕容农的复国小分队也在列人县成功打开局面。慕容农逃离邺城后并没有走南下的道路，而是北上去了列人县，来到了乌桓首领鲁利家。

鲁利给慕容农备宴，慕容农笑了笑没有吃。鲁利对他媳妇说：“贵人来了，但咱家穷没有什么好吃的，怎么办？”

原话很重要：“谓其妻曰：‘恶奴，郎贵人，家贫无以馔之，奈何！’”注意这句古语的原文，鲁利对他媳妇说“恶奴，郎贵人”。

这个“恶奴”不是骂他媳妇倒霉娘们儿的意思，而是指慕容农的小字叫“恶奴”，这意味着鲁利对慕容农相当熟悉。

他媳妇说：“贵人有雄才大志，如今突然来到，必有非常之事，肯定不是为了吃喝，你先去外面安排好探哨，做好防备，再来听听贵人来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帅众二十余万，自石门济河，长驱向邺。

做什么。”

把吃的撤了以后，慕容农说出了此行的目的：“我想起兵于列人，你愿意跟我干吗？”鲁利道：“生死相随！”①

慕容农随后又去找了乌桓张骧，说：“我家大王已经起事，丁零翟斌等都加盟了，远近响应，对你有什么启发吗？”②

张骧道：“得旧主而奉之，怎敢不尽死力！”

慕容农离开关东已经十四年了，他当初离开关东的时候不会超过十五岁。（369 年时，慕容农二哥慕容宝是十五岁。）

鲁利一下子就认出了慕容农，并对妻子喊出了慕容农的小名，这极大概率说明他在慕容农成长的这些年见过他。

慕容农逃离邺城后目标非常明确地来到了列人县，单刀直入地向鲁利说明了此行的来意，也非常顺利地得到了列人的两个乌桓老大的铁心承诺和加盟。这基本说明，列人县是慕容垂早早就阴养在这里的“死士三千”之一！

那么下个问题来了，371 年正月时，苻坚迁徙了关东豪杰及“杂夷”部族十万户到关中地区，把乌桓人安置在冯翊、北地，把丁零人翟斌的部众安置在了新安。③

史书中明确写了“处乌丸杂类于冯翊、北地”，乌桓是被苻坚明文迁到关中的族类，怎么现在在列人县出现了？这个问题先放着，后面的惊喜会越来越多。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农谓利曰：“吾欲集兵列人以图兴复，卿能从我乎？”利曰：“死生唯郎是从。”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农乃诣乌桓张骧，说之曰：“家王已举大事，翟斌等咸相推奉，远近响应，故来相告耳。”

③ 《晋书·苻坚载记》：徙关东豪杰及诸杂夷十万户于关中，处乌丸杂类于冯翊、北地，丁零翟斌于新安。

将这两个乌桓大佬搞定后，慕容农带着收编的列人乌桓的民众起义了，并派慕容垂的参军赵秋去游说屠各人毕聪。[①] 注意，这是又一个地址、人物明确的招募！

毕聪随后带着屠各的兄弟们和东夷的馀和、敕勃部及易阳（今河北邯郸永年区）乌桓的刘大部，各率部众数千前来响应。[②]

很明显，这是一场早有预谋的起事，根本没人废话，慕容垂这个符号一出现就都揭竿而起响应了。

慕容农被众人推举为“持节、都督河北诸军事、骠骑大将军”。由于慕容垂还没到，慕容农不敢封赏将士，但被赵秋劝阻。

赵秋认为此时正值做事创业的黄金阶段，军中无赏赐，士卒不英勇，大家现在来投奔就是想立战功在下一次创业大潮中分红的，应该现在就对他们封爵授官，扩大自己的基本面。

慕容农封张骧为辅国将军、刘大为安远将军、鲁利为建威将军，并率兵偷袭了馆陶，收缴军械将自己这些杂牌军武装起来，然后又派兰汗（慕容垂从舅）等将收取了康台的数千匹牧马。[③]

成功迈出第一步后，慕容农的起义军迅速达到了数万人。[④] 再次请大家注意慕容农的招兵速度。

打出规模后，慕容农又西招乌桓库辱官部于上党，东引鲜卑乞特部于东阿，两个部落又各率众数万响应。慕容农的士兵数量在短短几天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于是农驱列人居民为士卒，斩桑榆为兵，裂襜裳为旗，使赵秋说屠各毕聪。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聪与屠各卜胜、张延、李白、郭超及东夷馀和、敕勃、易阳乌桓刘大各帅部众数千赴之。

③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农自将攻破馆陶，收其军资器械，遣兰汗、段赞、赵秋，慕舆悕略取康台牧马数千匹。

④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于是步骑云集，众至数万。

内已经达到了十余万。[①]（见图 14-2）

这些都是在邺城的眼皮子底下完成的，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慕容垂在邺城有恃无恐了吧！

十二月二十八，慕容农潜逃。

正月初七，等苻丕派石越率兵前来讨伐的时候，慕容农已经势不可挡。

短短十天的时间，慕容垂在河内，慕容农在邺北，父子两人同时爆发出了核裂变般的扩兵速度！

这些士兵的主力是哪些人呢？后面慕容垂攻打邺城时给出了主力配置，是丁零人和乌桓人。[②]

丁零人是意外收获，慕容垂这些年阴养的复国主力，是乌桓人。早期的时候，乌桓被拆迁到了冯翊郡和北地郡，丁零人被迁到了新安，起事的时候也是在新安，说明并非所有的异族都被允许回到河北故土。

那么慕容垂阴养的这些“死士”们是怎么回到河北的呢？

史书中对此并无记载。我们只知道，慕容泓（慕容垂侄子）是北地太守，冯翊太守不详，但“燕之诸王悉补边郡”。苻坚也许只是牢牢盯住了鲜卑人的动向，却忽略了其他边缘族裔的动向。

真正的枭雄，即便被拴上了链子，但只要获得发挥能动性的空间，他就会在不经意间“于无声处听惊雷”地让人感到绝望！

---

① 《晋书·慕容垂载记》：农西招库辱官伟于上党，东引乞特归于东阿，各率众数万赴之，众至十余万。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燕王垂引丁零、乌桓之众二十余万为飞梯地道以攻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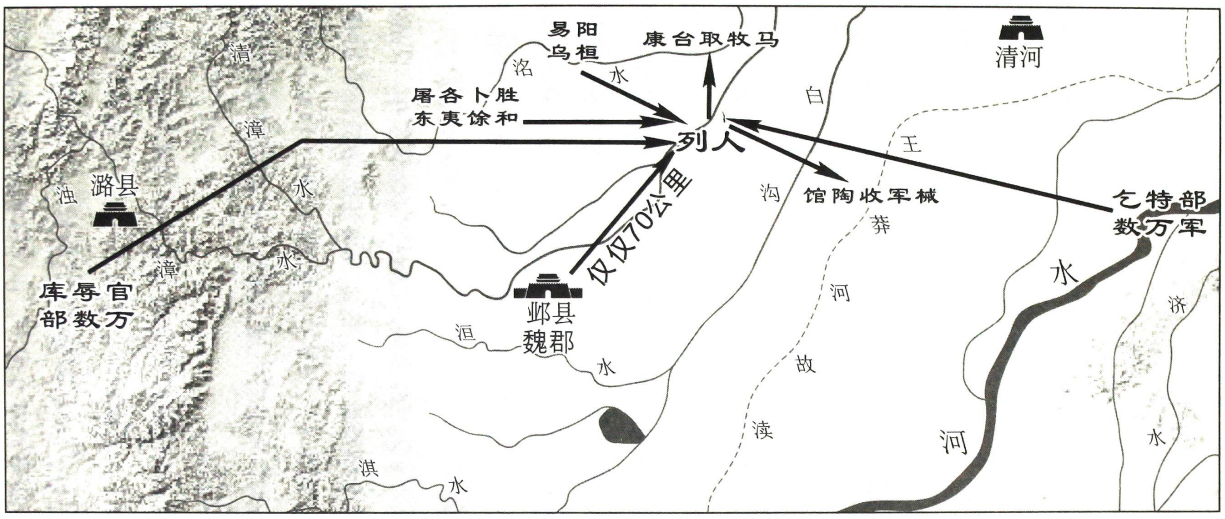


图 14-2　慕容垂收兵河北示意图

二、“礼遇弥重”，智者屠龙的杀人技

公元 384 年正月初七，石越率万余步骑抵达列人城西。此时距离慕容农越狱不到十天，但他已拥兵数万。

石越的先头部队刚刚抵达就被赵秋和参军綦毋滕（匈奴族）率先击败，随后参军赵谦对慕容农说：“石越军的铠甲兵器虽然精良，但人心惊惧，咱们现在应该迅速攻击他们。”

慕容农说：“白天交战我军看到他们装备精良会害怕，还是等看不清他们时再说吧。”

慕容农命令士兵严阵以待，石越那边也不进攻，只是修栅栏防守。慕容农看到这个情形哈哈大笑：“石越装备精良却不趁着锐气来打我们，他们没戏了。”

现在的石越，与前秦全盛之时率五千骑兵泅渡汉水闪电战抢外城的心气完全不同了。

夜幕降临，石越的精兵被慕容农的牙门将刘木（匈奴族）仅率四百人就给冲垮了。慕容农在大军追击时不仅大败前秦军，还斩杀了石越。这位虎将以一种近乎屈辱的方式谢幕，人心已散，队伍不好带了。

石越作为前秦的勇力担当，作为苻坚钦点的邺城守护神，他的阵

亡使河北各势力开始按捺不住了。[①]

正月二十六，慕容垂率大军抵达邺城，慕容农也带领军队前来会合。

慕容垂在邺城下进行了第一波大分红，改前秦建元二十年为燕元年（史称后燕），官员服饰及朝廷礼仪均如前燕旧制，以前燕原岷山公库僖官伟为左长史，前燕原尚书段崇为右长史，立嫡子慕容宝为太子，封堂弟慕容拔等亲戚十七人为王，其余宗族亲属及有功之臣被封为公的有三十七人，被封为侯、伯、子、男的有八十九人。

不久，在河内招兵两万并攻下野王的可足浑谭引兵会于邺城。原前燕旧臣平幼、平睿兄弟等，也率数万兵众前来参与邺城合围。

在这种大兵压境的情况下，苻丕的应对措施是派姜让强烈谴责慕容垂，并劝他犯错改了就好，现在还不晚。

慕容垂对这种幽默言论给予了尊重，对使臣表示："我还记得他爹的恩德，他可以带部队返回长安，大家今后睦邻友好，他要是不识时务，我就动用全部兵力攻打，到时他想跑也来不及了。"

姜让非常愤怒，当场就发飙，说了一大堆，还替苻丕表了态，中心思想就是："你挺大岁数的，倒成了反动派，咱战场上见吧！"

送走姜让后，慕容垂又给苻坚写了一封信，希望苻坚能下令让苻丕弃邺城回长安，信中说了八件事：

1. 您当初丢人现眼的时候我没有落井下石，苍天都能作证。

2. 您儿子苻丕的能力镇不住关东，他不仅不允许我进城而且连我祖上的庙都不让我拜祭。

3. 是您儿子苻丕先动的手，他只给我两千要饭的老弱残兵甚至连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越与毛当，皆秦之骁将也，故秦王坚使助二子镇守；既而相继败没，人情骚动，所在盗贼群起。

兵器都没有，就让我去平叛，还派苻飞龙当刺客。

4. 您另一个儿子苻晖不让我进洛阳，让我在外面自生自灭。

5. 我进退都不是，里外不是人，被逼成为盟主，然后莫名其妙地各地都来响应我。武王伐纣、垓下会战都没见来那么多人，我就这么受欢迎。[①]

6. 我是多么想让苻丕去投奔您呀，但这小子非要跟我开战，然后没怎么对打石越就死了，单凭我一人之力就归者如云，这都是天意啊！[②]

7. 我只取关东，向您称藩，上成陛下待臣之意，下全愚臣感报之诚。

8. 快让您儿子献城吧，否则刀剑无眼弄死他咱俩谁也不好看，运有推移，去来常事，您别太执着。

苻坚回信的核心思想只有一条：你这个负心汉，当初你混不下去来投奔我时我待你什么样，现在你却忘恩负义。

这是一封双方事后都后悔了的政治沟通信，后悔在了时间上。

慕容垂要是晚两个月送上这封信，很可能将是另一种结果了。邺城的归属让他失去了相当宝贵的一年时间，并衍生出很多蝴蝶效应。

苻坚要是按住这封信给慕容垂以希望再拖上几个月，很可能自己的人生也是另一种结局了。

384 年正月，关中火药库还在等待那根引线，苻坚尚不知道自己即便收缩回全部力量也不一定摆得平这次危机。

---

① 《晋书·慕容垂载记》：臣窃惟进无淮阴功高之虑，退无李广失利之愆，惧有青蝇，交乱白黑，丁零夷夏以臣忠而见疑，乃推臣为盟主。臣受托善始，不遂令终，泣望西京，挥涕即迈。军次石门，所在云赴，虽复周武之会于孟津，汉祖之集于垓下，不期之众，实有甚焉。

② 《晋书·慕容垂载记》：欲令长乐公尽众赴难，以礼发遣，而丕固守匹夫之志，不达变通之理。臣息农收集故营，以备不虞，而石越倾邺城之众，轻相掩袭，兵阵未交，越已陨首。臣既单车悬轸，归者如云，斯实天苻，非臣之力。

慕容垂的这封来信其实表达了两个意思：

1. 我只兴复故土。

2. 您的恩情我认，您是老大我也认，我这边是您的藩国。

再过几个月，苻坚回顾这封信时，会有相当不同的看法。

正月二十八，慕容垂攻打邺城，一天时间就拿下了外城，苻丕退守中城。看到邺城外城失守，关东郡县的很多地方开始往慕容垂这里送人质请降了。[①]

关东坞堡体的政治走向，在经历了长达一个世纪血与火的烤打后，早已变成了只看风力的墙头草，送人质已经不算什么了，他们很多时候多生孩子就是为了送出去当人质的。谁也不得罪，苟延残喘地活下去，在这片多灾多难的土地上最重要。

慕容垂得到外城其实并不意味着什么，因为邺城太大了，外城是苻丕主动让出去的。

所谓邺城有三台之固，其城防最值钱的地方就是地势高、城墙高的西北角了。（见图 1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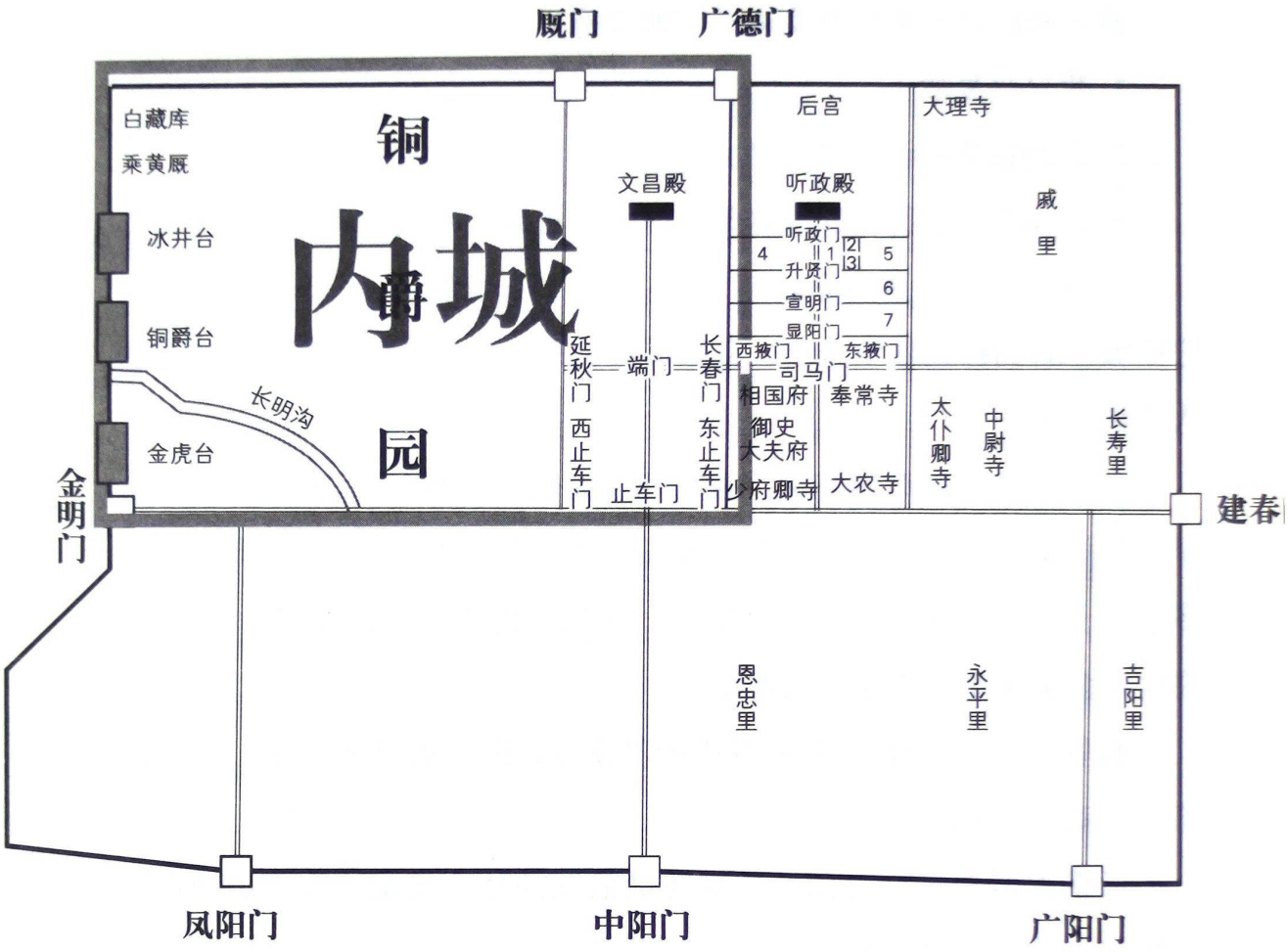
二月，慕容垂派二十余万丁零、乌桓大军全方位攻邺，但根本拿不下来。此时的邺城城防展现出了“只要我拼死抵抗，你就不可能拿得下”的华北第一坚城属性，于是慕容垂修筑长围开始围城。[②]

看到慕容垂拿不下苻丕，据守馆陶的东胡王晏部公然声援邺城。此时周边尚处于观望状态的各民族坞堡体数量也不少，于是慕容垂分派慕容楷、慕容绍兄弟前往征讨。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燕王垂攻邺，拔其外郭，长乐公丕退守中城。关东六州郡县多送任请降于燕。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燕王垂引丁零、乌桓之众二十余万为飞梯地道以攻邺，不拔；乃筑长围守之。



1. 听政闼　2. 纳言闼　3. 崇礼门　4. 顺德门　5. 尚书台　6. 内医署　7. 谒者台阁、符节台阁、御史台阁

图 14-3　邺城城防示意图

慕容楷对弟弟说："这些本来都是咱们大燕的子民，现在我们刚刚开始复国大业，人心还都没有被唤醒，应该用软化的方法，不能强硬吓唬，我屯兵于辟阳以壮声势，你去说降这些不合作的。"

随后慕容绍率数百骑兵游说王晏，王晏被说动了，剩下观望的坞堡主也都交了租子，史载"鲜卑、乌桓及坞民降者数十万口"。

慕容楷从这些新入伙的队伍中拉来了十余万的兵源，带着新归降的王晏部一起会攻邺城。

四月，久攻不下的慕容垂听从右司马封衡的建议引漳水灌城。

五月，信都守将苻定、高城守将苻绍皆降于后燕。

六月，慕容麟攻常山，守将苻亮、苻谟投降。

七月，慕容麟攻克中山，声威高扬。

慕容麟又出现了，这个坑爹害兄的人在苻坚灭前燕后被慕容垂抓住，但虎毒不食子，最终慕容垂杀了慕容麟的母亲没忍心杀他，只把他放逐在外，很少再见。

十多年过去了，慕容垂对这个逆子的恨开始慢慢消失。慕容垂这次谋划大业，慕容麟终于不再胳膊肘往外拐了，给慕容垂出了很多主意，慕容垂也因此开始给这小子机会。①

对于不可承受之重的背叛，不能再给第二次机会，改了也不是好同志！江山易改，本性难移。人性中的那些劣根，是改不掉的。

八月，由于邺城久攻不下，出了血本的丁零翟斌开始不断向慕容垂要待遇。②

太子慕容宝继给出弄死苻坚的建议后又开始劝他爹弄死翟斌，这位小可爱可能忘了他爹曾在河南当着苍天厚土发过誓。

翟斌要待遇要好处，他就要把人家弄死，在他眼中这政治游戏也太简单了吧。

慕容垂此时此刻一定很想自己死在东北的大儿子慕容令，他无奈地教育慕容宝道："河南之盟，不可负也。杀了他的前提是他自己作死，现在捕风捉影就干掉他，别人会离心离德。咱们正处于做事创业阶段，眼光要放长远些。就算他有预谋，我也有碾压他的智慧和收拾他的手段。"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及杀苻飞龙，麟屡进策画，启发垂意，垂更奇之，宠待与诸子均矣。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燕翟斌恃功骄纵，邀求无厌；又以邺城久不下，潜有贰心。

不久，慕容德、慕容绍、慕容农也都看出来丁零人有异动，开始提醒慕容垂早做防范。

这时慕容垂祭出了他一生总结出的浓缩智慧："骄则速败，怎能为患。他有大功，要让他自己膨胀自己找死。"随后慕容垂给翟斌的待遇和恩礼越来越厚了。[①]

什么叫智慧，这就是。天欲其亡，必让其狂。在某种意义上，慕容垂在扮演老天的角色。

领导有时候会给某人不适合他能力和底蕴的恩赏与待遇，静静地看着他膨胀骄纵，自绝于大众，然后"替天行道"拿掉他。

"德不配位，必有灾殃"是个永远躲不过去的命题。它不仅是可以时刻提醒自己的座右铭，还是智者屠龙的杀人技。

恃宠而骄的翟斌有一次暗示丁零势力及其他同党，让他们请求慕容垂让他出任尚书令。

慕容垂说："以翟王的功劳应该位居宰相，现在尚书台省尚未建立，此官不可仓促而设。"慕容垂在点了太多次头之后，开始摇头。

这话按理讲没问题，但已骄纵到头脑不清醒的翟斌大怒，进而开始和苻丕通谋，并决开了灌邺城的堤防，把漳水泄掉了。[②]

当初翟斌第一个挑头反秦，他在慕容垂这里是从龙元勋，在邺城已经下了大本，结果现在因为一个要求没满足就开始反叛慕容垂，要是突然一盆凉水浇浇他，他的脑子会清醒些吗？

估计很难。

"礼遇弥重"这招是相当好用的。有的人吃上几顿饱饭就能被冲昏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垂曰："骄则速败，焉能为患！彼有大功，当听其自毙耳。"礼遇弥重。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斌怒，密与前秦长乐公丕通谋，使丁零决堤溃水。

头脑，有的人得到几百万几千万就会觉得自己天下无敌。苻坚就是如此，在上天级别的“礼遇弥重”下同样开始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

每个人都会膨胀，都会有不知道自己姓什么的时候，但区别在于根器不同，承受能力和自省能力不同。

我们需要多多修炼自己，多多提升自己的级别，避免有一天当“礼遇弥重”砸过来的时候自己被有意或无意的捧杀。人有多大器量，就接多大福报。一个小马扎上放一吨的物品，那马扎肯定粉碎。

事情后来败露，慕容垂杀掉了翟斌及其弟翟檀、翟敏，但赦免了其余的人。

翟斌的侄子翟真夜里率丁零部向北逃到了邯郸，后来打算带兵救邺城之围正式和慕容垂开战，但被慕容宝击败，还是屯驻在了邯郸。

后来，这些丁零人就在河北大地上与后燕进行了长达数年的撕扯相杀。

八月的时候，邺城已无饲料，只能削松木喂马，而慕容垂这边围城大半年后也变成了强弩之末。慕容垂说：“这城不围了，放开道路让苻丕西归就当报他父亲之恩了，腾出手来我们先解决丁零问题吧。”[①]

慕容垂这一撤，十月，苻丕就联盟了丁零翟真，又遣阳平太守邵兴率数千骑兵招集冀州故郡县的人手。

这个时候，河北各地又以为前秦缓过来了，后燕不行了，就开始观望成败又都不听慕容垂的话了，其中赵郡人赵粟等就在柏乡起兵以响应邵兴。[②]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邺中刍粮俱尽，削松木以饲马。燕王垂谓诸将曰：“苻丕穷寇，必无降理；不如退屯新城，开丕西归之路，以谢秦王畴昔之恩，且为讨翟真之计。”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是时，燕军疲弊，秦势复振，冀州郡县皆观望成败，赵郡人赵粟等起兵柏乡以应兴。

慕容垂派慕容隆和慕容农这两个儿子去平叛，慕容农抓了邵兴，慕容隆击溃了赵粟等人，河北诸郡又归顺了后燕。

在这百年乱世后，对于整个河北地区来说，邺城、中山、襄国、信都这几个关键城市掌握在谁手上谁就拥有了所属权，整个华北大地上几乎没有什么政治黏性，政治土壤极差，根本存不住“水”。即淮河南北产生了截然不同的两种政治土壤，南方变成了寸土必争的众志成城，北方则是墙头之草的随风摇曳。

天下大乱虽然已经演化了近百年，但距离重组成功还是差得太远。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百年沧桑匆匆过，此时挥斥方遒的慕容垂尚不知道，这个前赴后继的“五胡时代”，即将走向终章了。

邺城争夺战僵持了一年后，385 年三月，苻丕向东晋请降，联系上了已经打到黄河以南的刘牢之。[①]

刘牢之率北府军援救邺城。在邺城外与北府军对战的慕容垂貌似输掉了当世第一战神的桂冠，撤围退屯新城。[②]

刘牢之拿出了淝水战场的劲头，都没来得及搭理苻丕就追击慕容垂去了。苻丕看到淝水英雄赶跑了大魔王，于是也带兵跟着追出去了。慕容垂继续跑，刘牢之继续追，后燕军连战连败。

刘牢之一路狂追二百里。在五桥泽，北府军发现了大量辎重，将士们开始争夺战利品，阵形出现了松动。

这时，慕容垂于电光火石间收网，伏击的后燕军齐出，几乎全歼了刘牢之的北府军。[③]

---

① 《晋书·刘牢之传》：时苻坚子丕据邺，为慕容垂所逼，请降，牢之引兵救之。

② 《晋书·慕容垂载记》：晋龙骧将军刘牢之率众救苻丕，至邺，垂逆战，败绩，遂撤邺围，退屯新城。

③ 《晋书·刘牢之传》：牢之与沛郡太守田次之追之，行二百里，至五桥泽中，争趣辎重，稍乱，为垂所击，牢之败绩，士卒歼焉。

慕容垂的胃口比较大，连刘牢之逃跑的退路都被他派慕容德和慕容隆给堵死了，刘牢之最后仗着马好，艰难跳过了五丈涧，又赶上了苻丕救援才得以幸免。[①]

北府军和后燕军谁的战力更强呢？肯定是北府军，不然慕容垂就直接在邺城下逆战狂屠了，哪用得着这么费劲。

那么，刘牢之和慕容垂谁的能力更强呢？这就不用问了，慕容垂“礼遇弥重”这招已经使得出神入化了。

让你骄傲，给你诱惑，让你自己露出破绽，你随时可以停住脚步，但你为什么没停住呢？为什么还被牵着走呢？刘牢之和慕容垂的差距，可不是一句“大意了”就能盖过去的。

慕容垂击败北府军后，与东晋在黄河一线的对峙趋于稳态。苻丕后来又坚持了半年，在385年八月终于撤出了邺城投奔晋阳。

385年冬，慕容农光复龙城。虽然河北大地仍然有丁零等顽抗势力作对，但慕容垂的复国大业在两年后基本完成。

386年，慕容垂定都中山，即皇帝位，改元“建兴”。

388年四月，慕容垂立夫人段氏为皇后，太子慕容宝领大单于。

慕容垂在全部恢复祖制的同时，重新设立了前燕入主中原后取消的大单于这一岗位。因为股东占比变了。通过第十三战和本战，我们也能清晰地看到慕容垂复国的底色。

前燕入关拿下关东，靠的是自家百年积淀的老底子，兵是自己族人部落，政治结构是宗亲为骨兼以大量汉人参与，基本上没有什么“杂胡”“杂夷”的事。所以，终前燕一朝，基本没有看到其他少数民族势力为前燕卖命。

---

① 《晋书·慕容垂载记》：德及隆引兵要之于五丈桥，牢之驰马跳五丈涧，会苻丕救至而免。

后燕兴起，靠的则是以乌桓为主的关东“杂夷”。

慕容垂在前秦当官的这十四年收揽了大量郁郁不得志的“杂胡”部落为己所用，在前秦淝水战败的大背景下，利用自己流量极强的战神符号几乎是凭一己之力搅动起了整个关东大地。慕容垂的成功，更像是“重走石赵路”。

各部“杂胡”在后燕的政权中占据了较大的比重。在兴复大燕的过程中，除了慕容垂的宗族子弟外，大量的各部首领参与其中。

在建国分封后，诸胡也构成了后燕的最高统治阶层，后燕给予这些杂胡极高的政治地位，二者结成了紧密的政治同盟。

诸胡梦回石赵的同时，却怎么也没想到，这个梦会如此短暂。

没过多久，后燕就又一次面临生死存亡。当考验来临之时，很多“杂胡”势力表现出了整个“五胡时代”从未见过的为他族卖命的忠诚。

最早被慕容农招募于上党的库辱官部，其族长库辱官伟官至后燕的太师，其部在后燕都城沦陷退出河北时仍然顽强不降，并于398年的三月和七月分别爆发了大起义。

作为慕容农在列人县招募的乌桓头领，张骧后来虽然迫于形势投降北魏，但却最终叛逃而归继续参加后燕的抗魏活动，其子张超后来仍然聚集党众三千余家，占据南皮，和北魏顽强开战。[①]

最鲜明的对比，当年前秦打来后开城门背叛前燕的夫余国势力[②]，在后燕首都中山告急的时候，与后燕紧紧捆绑在一起，面对强悍的北魏，龙城的部队都不敢南下，馀崇坚决表示要为国死社稷，并作为先锋

---

① 《魏书·太祖纪》：乌丸张骧子超，收合亡命，聚党三千余家，据勃海之南皮，自号征东大将军、乌刃王，抄掠诸郡。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燕散骑侍郎余蔚帅夫余、高句丽及上党质子五百余人，夜开邺城北门纳秦兵。

部队在渔阳击破了北魏的千余骑兵，振奋士气。[①]

说到底，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与关东地区的清晰主线不同，关中地区在苻坚回归后最终变成了极其混乱的地狱修罗场。

苻坚不知道，也许当初的关东，才是他应该败退的地方……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一》：时道路不通，伟欲使轻军前行通道，侦魏强弱，且张声势；诸将皆畏避不欲行。馀崇奋曰："今巨寇滔天，京都危逼，匹夫犹思致命以救君父，诸君荷国宠任，而更惜生乎！若社稷倾覆，臣节不立，死有余辱；诸君安居于此，崇请当之。"伟喜，简给步骑五百人。崇进至渔阳，遇魏千余骑。崇谓其众曰："彼众我寡，不击则不得免。"乃鼓噪直进，崇手杀十余人。魏骑溃去，崇亦引还，斩首获生，具言敌中阔狭，众心稍振。

三、“火烧上方谷”的历史原型

公元383年十二月，苻坚抵达长安，痛哭安葬了他的好弟弟苻融后进城，并大赦天下。

雄狮倒地，群狼扑上，关中诸胡开始纷纷走上独立自由发展之路。

关西地区最早脱离苻坚统治的是鲜卑乞伏部。

乞伏鲜卑最早的根是在漠北，后南下太阴山；司马炎刚继位的时候该部首领乞伏佑邻率五万户迁居高平川，后来又辗转迁到苑川；石勒霸北后乞伏鲜卑南下迁徙到了陇西度坚山（今甘肃靖远县西）。这支鲜卑，又称陇西鲜卑。

再后来前秦爆发壮大，时任部族首领的乞伏司繁在371年兵败后投降前秦。

376年，乞伏司繁去世，其子乞伏国仁接替父职镇守勇士川（今甘肃榆中夏官营一带）。

又过了几年，苻坚在打淝水之战前夕，命乞伏国仁为前将军统先锋骑兵。

在苻坚动身前，乞伏国仁的叔叔乞伏步颓在陇西发动叛乱。苻坚对乞伏国仁说“先锋你先别干了”，于是派乞伏国仁回师讨伐他叔。

这次叛乱，其实是一次预谋。乞伏步颓听说大侄子回来后沿路迎接，乞伏国仁在接风宴上振臂高呼说出了预言："苻氏当年趁着石赵内乱窃取名号，穷兵黩武，占据八州。霸业达成后不用德政，疲敝天下骚扰百姓，现在中原民生凋敝，天怒人怨，怎么可能成功！物极必反，祸盈而覆，这是天道！我看他此次南下必定失败，我族成就大业的机会来了！"

乞伏国仁的话透露出了两个意思。

1. 苻坚的失败趋势已经很明显了。

苻坚崩盘的概率甚至大到了让他冒险在淝水之战前就蹦了出来。苻坚为人厚道不假，但前秦这些年如乞伏国仁所说的"勤心远略，骚动苍生，疲敝中国"，是真的谈不上什么德政的。

2. 时代的车轮走到现在，苻坚霸北时的摧枯拉朽让所有少数民族都看到了希望。

很多人都在想："他比我能强到哪里去？他不就趁着当年后赵大乱捡的便宜嘛！现在他的天下也要大乱了，他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

苻坚在淝水战败的消息传来后，乞伏国仁开始起兵，并胁迫不服的周边各部族，吞并部众达到十多万人，成为苻坚听到的第一个闹心消息。

很快，第二个让苻坚闹心的消息也传来了。其实乞伏鲜卑不算什么，可怕的是另一个鲜卑——慕容垂在关东反了。

十年前，有人闯入长安光明殿大喊："甲申、乙酉，鱼羊食人，悲哉无复造！"这是多么神奇的预言啊！甲申、乙酉年，鱼羊吃人的惨象不可描述。

鱼、羊合起来正是"鲜卑"的"鲜"字。好巧，时间即将来到384年，这一年，是甲申年，慕容垂于这一年的正月在关东建立后燕。

不过，这并非"鱼羊食人"的正解，真正的"鱼羊食人"，是苻坚

当年的枕边人——慕容冲。

384年正月，慕容垂围住邺城后曾给苻坚写过一封热情洋溢的信，把自己摘得很干净的同时还表达了自己的诉求——只复故国，还认大哥。但苻坚则表达了自己的鄙视，那时的他还没有意识到慕容垂的号召力有多么可怕。

384年三月，前秦的北地长史慕容泓听说慕容垂建立后燕，并且声势浩大地开始攻打邺城，于是逃向关东。但走了一半，慕容泓收拢了数千鲜卑牧奴后又回到了关中，驻扎在了华阴。

慕容泓都出关了，还带着股本，股本还是值钱的骑兵，他怎么不去叔叔慕容垂那里呢？

因为慕容泓是慕容暐的弟弟，他爹慕容儁给慕容垂改了名，他妈可足浑氏是坑害慕容垂的直接操刀手。慕容泓打算再看看，万一关中有什么变化呢。

很快，苻坚派将军强永前来剿匪，但被慕容泓击败。当时苻坚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他只想着一定要派最强的将领狠狠地把慕容泓捏到泥里，从最大程度上杀鸡儆猴震慑住大败后的北方局势。

结果慕容泓这一胜不得了，很多力量不再潜伏而是来投奔他了，慕容泓的星星之火开始燎原。[①]

此战后，慕容泓自称使持节、都督陕西诸军事、大将军、雍州牧、济北王，推慕容垂为丞相、都督陕东诸军事、领大司马、冀州牧、吴王。

其实这很不理智，因为早在两个月前，慕容垂已经在荥阳自称大将军、大都督、燕王，承制行事了。慕容泓刚刚赢了一战就自封为已被慕容垂占上的大将军之职，还私自做主让慕容垂的燕王变成了吴王，这

① 《晋书·苻坚载记》：坚遣将军强永率骑击之，为泓所败，泓众遂盛。

就堵死了自己的东归之路。

慕容鲜卑的人才储备堪称整个两晋“五胡时代”的第一档，但这个家族内卷的习惯也如跗骨之疽般深深地印在了他们家的基因中。

苻坚已不像两个月前那么得理不饶人了，他对权翼说：“我没听你的话，让鲜卑猖狂到了这个地步，关东我已经放弃了，现在慕容泓这边怎么办呢？”

权翼道：“慕容垂不用担心，他远着呢，现在燕王室全在京师，鲜卑之众尽在近郊，赶紧派大将讨伐消灭他们！”

随后，苻坚以苻叡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以左将军窦冲为长史，龙骧将军姚苌为司马，配兵五万讨伐慕容泓。

慕容泓听说前秦五万大军来了，两边一权衡，觉得可能慕容垂那边正是用人之际，不会跟他一般见识，看起来还是前秦这边更可怕，于是决定向关东逃跑。[①]

苻叡对这些鲜卑反贼比较气愤，但是更生他爹的气，早就告诉他得打，非得等这些鲜卑反了才动手。憋了这么多年终于能打了，想跑？没门！

姚苌劝苻叡说：“鲜卑人在关中蹲那么多年，现在都想着回家，正好把他们赶出去。关中现在能省点儿心就省点儿心吧。他们自知陷于穷途末路，必定与我们拼命，万一再战败了咱们就全完了。现在只能击鼓紧随，吓唬他们出关中，千万不能打！”

苻叡不理，也可能他的使命感比较强，怕给关东的哥哥们添麻烦，于是堵住了慕容泓的退路逼他在华泽交战。

这一打，慕容泓觉得自己草率了，走什么走啊！因为慕容泓短暂聚集的乌合之众不仅大败前秦军，还阵斩苻叡。

---

① 《晋书·苻坚载记》：泓闻其至也，惧，率众将奔关东。

姚苌派他的龙骧长史赵都到苻坚那里谢罪，苻坚大怒杀了报丧的人。这一杀不要紧，吓得姚苌也回渭北了。[①]

姚苌来到了渭北，在这儿碰到了自己的“王猛”。渭北的羌人尹纬自小有大志，魁梧豪爽，每次看书看到出将入相的环节就扔书长叹。因为他的族人并州刺史尹赤曾经投降过姚襄，所以尹家人从此都被苻坚取消了官员录取资格。

尹纬直到晚年才通过“走后门”当了个吏部令史，但老骥伏枥依然志在千里，后来终于在淝水之战前夕看到彗星见于东井，尹纬预测出苻坚要灭了，大喜拜天，流涕长叹。

他的好朋友略阳桓识纳闷，说：“大哥你这是怎么了？又哭又乐的。”

尹纬说：“天时如此，正是霸王龙飞之秋，但咱们没有名头立不起号来，无法加入这即将到来的风起云涌的时代大潮啊！”

听说姚苌逃奔渭北了，喜从天降的尹纬立刻和族人尹详、密友庞演等四处演说，召唤了西州亲族赵曜、王钦卢、牛双、狄广、张乾等，率羌、汉五万余户共推姚苌为盟主。

姚苌想客气客气，但尹纬已经厌倦了被寂寞追着跑，找个差不多的人就想托付终老，说道：“现在秦亡之兆已现，以将军威灵命世，必能匡济时艰，所以我们都来归队以供您驱驰，您就是我们的老大，您不可看到生灵溺水而不救啊！”

他的意思就是：爷们别犹豫了，是否刻骨铭心并没那么重要，咱们抓紧在平淡中体会造反的快乐吧！终于等到你，还好我没放弃，就你了，快带我们创业吧。

---

① 《晋书·姚苌载记》：叡死之。苌遣龙骧长史赵都诣坚谢罪，坚怒，杀之。苌惧，奔于渭北。

姚苌之所以会成为羌族人心中的众望所归，是因为他和慕容氏一样，也是早有准备的。

姚苌总说，他哥哥姚襄没死的时候曾梦见他龙袍加身，各部酋长肃然侍立，他哥哥还亲口认证，说："这小子将来也许能兴我族裔。"

他伐蜀的时候，有一天在水边睡午觉（也不怕鳄鱼吃了他），突然出现神光附体，好多人都看见了。

他进军梓潼的时候又做梦了，梦见一个天神叫他早日回乡代秦为主。

淝水之战前夕，苻坚又以当年自己政变前的封号"龙骧将军"授予他，亲口鼓励他要好好干，他这是奉旨造反！

姚苌太擅长包装自己了，真是个品牌营销专家。

姚苌在羌族人的拥护下，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大赦天下，改元"白雀"，史称"后秦"。

姚苌以天水尹详、南安庞演为左右长史，南安姚晃、尹纬为左右司马，天水狄伯支等为从事中郎，姜训、阎遵为掾属，王据、焦世等为参军，王钦卢、姚方成、王破虏、杨难、尹嵩、裴骑、赵曜、狄广、党删等为将帅。

羌人也加入关中大乱来了。

至此，慕容鲜卑、姚羌和苻氏的关中"斗地主"正式开打。

慕容垂抢先杀向了关东，占据了有利身位，同时也导致了关中的"西燕"开始跟苻坚死磕。尤其是当年那个和姐姐一起被苻坚抓进宫的十二岁小男孩慕容冲。

平阳太守慕容冲在平阳也起兵了，拥兵两万进军蒲坂。慕容冲的位置更好，其实他去投奔慕容垂更方便，但没办法他也是慕容儁的儿子，回关东的风险巨大，另外更因为自己少年时那段屈辱的记忆。

苻坚派窦冲去讨伐慕容冲，但慕容冲最后却率领八千鲜卑骑兵成

功投奔到了哥哥慕容泓那里。

慕容泓此时已经聚众十多万了，他派使者告诉苻坚："天意兴复大燕，吴王慕容垂已经平定关东，你快把我哥哥慕容暐还给我们，我们这就回邺都，与秦国以虎牢为界，永远做友好邻邦。你儿子不是我杀的，是他自己冲猛了被乱兵所害。"

苻坚继续大怒，叫来还掌握在手中的慕容暐骂道："你们慕容家都是人面兽心！"

慕容暐叩头到流血后苻坚又原谅了他，说："父子兄弟无相及也，你还是好人。"随后命他写信劝降慕容泓、慕容冲及慕容垂，表示只要他们回了长安就一定宽恕他们的反叛之罪。[①]

在接二连三的挫败后，苻坚已经恼羞成怒失去判断力和决策力了。他完全可以把慕容氏的"正根"慕容暐放回去，他们可是慕容氏，慕容暐、慕容泓、慕容冲这三兄弟首先就会因为皇位打个你死我活；或者，他也可以创造条件让慕容三兄弟回去跟慕容垂闹，可以让他们互相伤害呀。

可是苻坚却让慕容暐写信劝降，而对方是不可能投降的！苻坚控制着慕容暐就是逼那兄弟两个攻打长安，借苻坚的手杀了他们的哥哥！

慕容暐这个时候已经活明白了，他秘密派出使者对慕容泓说："我是笼中之人，肯定回不去了，我是咱们家的罪人，你们别再想我了，加油干吧！让慕容垂做相国，慕容冲做太宰大司马，你做大将军司徒，秉承我的旨意封爵授官，听到我的死讯后你立刻即皇帝位！"

384年四月，慕容泓收到哥哥慕容暐大义凛然的自白书后开始进军长安，改年号为"燕兴"。

到了五月，姚苌进屯岭北，北地、新平、安定的十余万户羌人开始归附姚苌。（见图14-4）

---

① 《晋书·苻坚载记》：命暐以书招喻垂及泓、冲，使息兵还长安，恕其反叛之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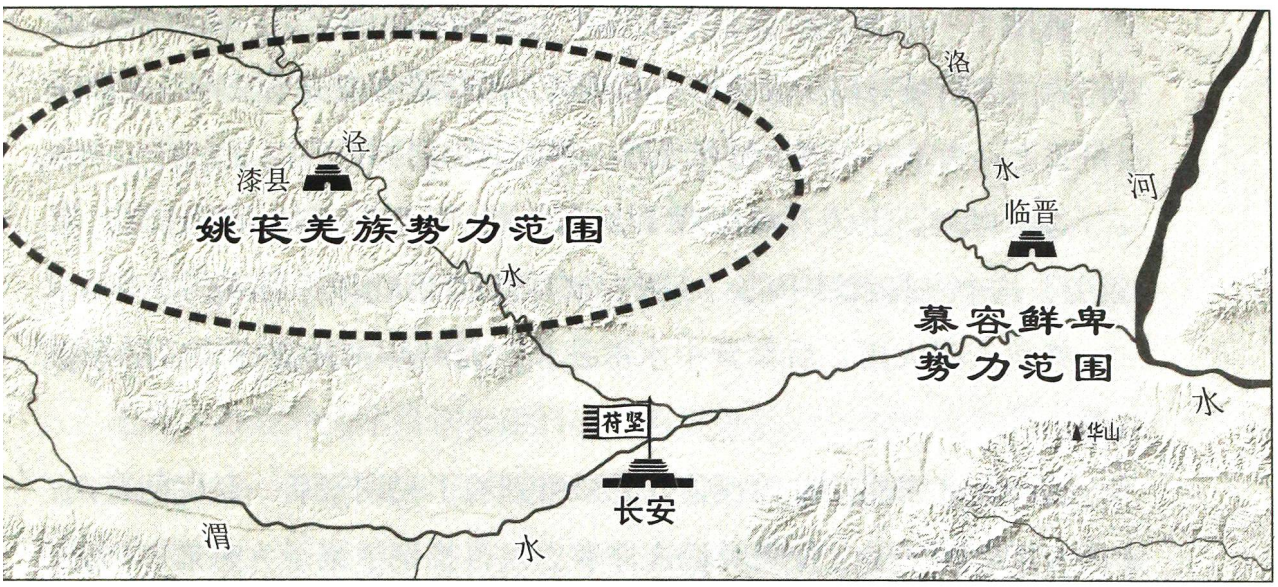


图 14-4　关中混战示意图

姚苌在北，慕容泓在西，苻坚最终做出决策，先灭姚羌！估计他是瞅准了羌族人历史战绩从来就没漂亮过的缘故。

苻坚这次统步骑两万御驾亲征，扎营在赵氏坞。羌族人一如既往地表现出了自己有史以来的少数民族最弱战力，十万之众被两万的前秦军给困死了。

苻坚派杨璧以三千骑兵横截姚苌归路，命徐成、窦冲等轮番冲击姚苌，羌军节节败退，被苻坚围在了死地冲不出来。苻坚在包围圈合围后又于同官水（今陕西铜川雷家沟一带）筑堰，截断了姚苌水源。

看样子，姚苌寄予厚望的“万年秦国”连三个月都熬不过去了。

姚苌军处北地势高，难以挖井。在被断了水源后姚苌命弟弟姚尹募集了两万精锐作为敢死队冲杀前秦军阵，然后被杀死了一万三千人，姚尹也被窦冲斩杀。[①]

---

① 《晋书·苻坚载记》：苌军渴甚，遣其弟镇北尹买率劲卒二万决堰。窦冲率众败其军于鹳雀渠，斩尹买及首级万三千。

被围了一个月，后秦军中出现了大量被渴死的士卒，眼看姚苌就要作为“五胡版马谡”成为历史的笑柄，而苻坚将在史书上再以战神的身份添上一大笔——两万围死十万，韩信、白起再世！

这个时候，上天开始改戏了，或者说“苻氏”真的天数已尽，而“姚羌”这个一打就趴下的“小强”却有着自己要演的一段剧本。

忽然天降大雨，后秦营中水涨三尺，营外却细雨濛濛，后秦军势大振！[①]

这种具有强烈反差的视觉效果最终摧垮了只剩最后一口气的苻氏，让氐人彻底泄气了。苻坚听说这件事后气得推翻了桌子大怒道：“老天爷没有心啊！”[②]

苻坚本来想拿羌人找回己方自信的，谁知道上天给他来了这么一出！

艺术来源于生活，高于生活，小说《三国演义》中的丞相诸葛亮在上方谷火烧司马懿桥段，作者罗贯中大概率就是借鉴的这段历史。丞相诸葛亮的那股悲壮，大概就是苻坚此时的状态吧。

前秦军士气一落千丈，“万年秦”的七万大军则开始倾巢出动，击败了苻坚，一举俘获了杨璧、毛盛、徐成等数十名高级将领。[③]

诸将请求乘胜追击夺取长安，但姚苌还是比较明白的，这一战胜得极其偶然，兔子急了还咬人呢，自己还是看着慕容家跟苻坚耗耗再说吧。

姚苌给诸将上课：“慕容家起兵最后肯定会东归的，因为他们都是

---

① 《晋书·苻坚载记》：苌众危惧，人有渴死者。俄而降雨于苌营，营中水三尺，周营百步之外，寸余而已，于是苌军大振。

② 《晋书·苻坚载记》：坚方食，去案怒曰：“天其无心，何故降泽贼营。”

③ 《晋书·苻坚载记》：姚苌留其弟征虏绪守杨渠川大营，率众七万来攻坚。坚遣杨璧等击之，为苌所败，获杨璧、毛盛、徐成及前军齐午等数十人。

关东人，怎么会总在秦川待着呢？咱们还是先移兵岭北，广收资实，积蓄实力，等燕灭秦东归后咱们再垂拱取之，兵不血刃夺取天下多好！可别再让咱们羌人打仗了，这活实在不太适合咱们干。”

在苻坚和姚苌对战的时候，慕容泓那边发生了内乱。高盖等人认为慕容泓的威望不如慕容冲而且执法严苛（主要是后面这点），于是兵变杀了慕容泓，共推慕容冲为皇太弟。

七月，慕容冲大军推进到距长安二百里处。

关中危急，镇守洛阳的苻晖开始放弃洛阳，率洛阳、陕城的七万大军回援关中；益州刺史王广也遣将军王蚝率蜀汉之众来救。

苻坚得到有生力量后派抚军将军苻方戍守骊山，命苻晖为都督中外诸军事、车骑大将军，率五万洛阳军阻击慕容冲，命苻琳为中军将军率兵三万接应苻晖。

两军会战于郑西（今陕西华县西）。

慕容冲玩了把邪的，他命军中妇女各自缝制一囊，里面盛满尘土，然后骑着牛马，身穿彩衣，竖起旗杆藏在阵后。

等会战之时，幕容冲命令后面的娘子军制造大量扬尘，前秦军以为对方来了好几十万军队，吓得够呛，前秦军大败。

苻晖败后，慕容冲挥军继续追杀，在灞上又战败了苻坚少子苻琳与前将军姜宇率领的三万阻击军团，姜宇阵前被斩，苻琳中流矢而亡，慕容冲部队推进至阿房城（秦始皇阿房宫遗址）。

九月，慕容冲杀到长安城下。苻坚登城观看兵势，叹道：“这么多人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呢？”[①]

苻坚拿出皇帝的尊严在城楼上讥讽道：“我不是让你们这些鲜卑奴

---

① 《晋书·苻坚载记》：慕容冲进逼长安，坚登城观之，叹曰：“此虏何从出也？其强若斯！”

去给我放牧吗？怎么过来送死了呢？”

慕容冲道：“奴隶当够了，我们要做世界的主人！”

苻坚派使者送了个锦袍过去，递了个口信说：“送你这件袍子，表明我的心意，朕对你恩情如何，怎么突然间负心如此！”[①]

不知道苻坚这是一种什么心态，是想表达他这些年没亏待慕容冲呢，还是想表达“看看当年你跟我玩角色扮演时穿的这件衣服，我还不知道你小子，再不退兵我可把硬盘公布了啊”！

看起来这里面是有故事的，因为慕容冲的回答很官方，话也软下来很多：“我心在天下，一个袍子收买不了我，赶紧放了我哥哥，我就宽恕你们苻家人。”[②]

苻坚又大怒了：“可恨我没听王猛、苻融的话，让这群白脸贼猖狂放肆到如此地步！”苻坚又说打脸自己的话了，他可不是个听劝的人，回去翻翻前秦历次的“会议纪要”吧。

在关中乱局中，苻坚、姚苌、慕容冲三方势力都想在信仰层面再寻新高地。隐居终南山的术士王嘉据说是活神仙，有异术，能预知未来，于是三方都请他出山。最终苻坚在此局扳回一城，十一月，王嘉进入长安。

王嘉入长安被关中人解读为天命开始再次眷顾苻坚，三辅地区又有四万多人归附苻坚，如雪中送炭般地给到了苻坚支持。[③]

---

① 《晋书·苻坚载记》：诏曰：“……今送一袍，以明本怀。朕于卿恩分如何，而于一朝忽为此变！”

② 《晋书·苻坚载记》：（慕容冲）亦称：“皇太弟有令：孤今心在天下，岂顾一袍小惠。苟能知命，便可君臣束手，早送皇帝，自当宽贷苻氏，以酬曩好，终不使既往之施独美于前。”

③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十一月，嘉入长安，众闻之，以为坚有福，故圣人助之，三辅堡壁及四山氐、羌归坚者四万余人。

十二月，慕容暐告诉苻坚说儿子刚结婚，请苻坚到他家坐坐。都这个时候了，苻坚居然又答应了，此时已经分不清楚苻坚是傻还是厚道了。

慕容垂、慕容冲当年都是乖如小猫的，现在呢？慕容暐和他们有什么区别吗？

慕容暐打算为城外的弟弟做出自己的最后贡献，在宴席中埋伏了士兵。结果那天下大雨苻坚没去成，随后事情泄露。

苻坚又一次发出了“祥林嫂”之问：“你们家人怎么就这么狼心狗肺呢？你扪心自问我待你如何？”

慕容暐被问得大脸通红，说了几句车轱辘话，倒是慕容肃鼓起了最后的倔强：“宗族国家事关重大，还谈什么感情义气！”

苻坚随后杀了长安城中的所有鲜卑人。[①]

此时民族间的仇恨已进入极端状态，在大饥荒的末世加成下，前秦军一个月后打退了慕容冲的攻城，并把八百多鲜卑人的尸体给吃了。[②]

氐人和鲜卑人之间的民族矛盾升级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

放眼世界，古往今来所谓的民族融合，通常都是大迁徙、大离散、大火并后的文化统一。

过去是民族，此时是国家。过去是这样，此时仍然是这样，国与国之间永远没有例外。

别家吃肉，你顶多能喝汤，你要是也想改善生存方式，那就是不死不休的国运之战。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坚先杀肃，乃杀暐及其宗族，城内鲜卑无少长、男女，皆杀之。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八》：冲遣尚书令高盖夜袭长安，入其南城，左将军窦冲、前禁将军李辩等击破之，斩首八百级，分其尸而食之。

四、一边在坠落，一边在升起

公元385年正月，苻坚的两个对手完成了巨大蜕变。姚苌在这个月基本拿下了岭北全境，成了俯瞰关中平原的岭北白眼狼；慕容冲则在阿房称帝，改元“更始”。

但凡慕容冲有点儿文化，就会知道这不是个吉祥的年号。上一个玄汉更始政权，只挺了两年零七个月；这次的慕容“更始”政权，甚至连玄汉的一半都没撑过来。

二十七岁的慕容冲做了皇帝后开始飘了，有自得之志，赏罚不均，政令不明。

年仅十三岁的慕容宝庶长子慕容盛对慕容垂的幼子，也就是自己的小叔叔慕容柔说：“即便做十人之长，也必定是那十个人里能耐最大的，然后这位置才能坐得住，现在慕容冲本事没有，功业未就，骄奢傲慢却已十分严重，估计他没什么戏。”①

搞政治这东西，真的挺看天赋的。慕容盛他爹慕容宝，挺大岁数

---

① 《晋书·慕容盛载记》：谓叔父柔曰：“今中山王智不先众，才不出下，恩未施人，先自骄大，以盛观之，鲜不覆败。”

的人了，说话还不怎么靠谱，但他这个十三岁的儿子看事情却看得这么明白。

慕容盛看出来因自己的血缘而在西燕阵营里相当危险，又对慕容柔说："咱们现在天天是在刀尖上跳舞，受人猜忌，表现得傻会被人怀疑，表现得有能耐更是自寻死路，咱们得跑，不能坐以待毙。"

慕容盛不是说说而已，在他十四岁时就带着小叔叔慕容柔和二弟慕容会开始了逃亡之旅。在逃亡路上他们遇到了盗贼，慕容盛说："我水里淹不死，火里烧不坏，你们是不是来送死的？"①

慕容盛还露了手弓箭，把群盗给镇住了，最后唬得土匪不仅没抢到他们的钱，还赔钱赞助了路费送他们走。②

那些没在慕容盛信任范围内的慕容垂同枝子孙们，因为没有逃跑，在一年多后都被西燕干掉了。③

慕容盛少年英武，骁勇刚毅，有他伯父慕容令之风，这让很多人想起了慕容垂当年的最牛接班人——慕容令。

慕容宝别看干什么都挺无能的，但他生了两个牛儿子，他的二儿子慕容会比慕容盛更牛，是慕容垂后来钦定的接班人。④

上天从来不吝惜赐给慕容家天才，但也总会恰到好处地在关键位置上安排个蠢材。

正月过年，苻坚在朝堂上大宴群臣。此时的长安已经到了人相食的地步，整整一年天天都是坏消息，群臣难得趁着聚餐吃了顿饱饭，

---

① 《晋书·慕容盛载记》：于是与柔及弟会间行东归于慕容垂。遇盗陕中，盛曰："我六尺之躯，入水不溺，在火不焦，汝欲当吾锋乎！"

② 《晋书·慕容盛载记》：盗曰："郎贵人之子，故相试耳。"资而遣之。

③ 《晋书·慕容盛载记》：岁余，永诛儁、垂之子孙，男女无遗。

④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雄俊有器艺，燕主垂爱之。宝之伐魏也，垂命会摄东宫事、总录，礼遇一如太子。

但这顿饭也是过路财神，回家后还要把肉吐出来给家里的老婆孩子们吃。[①]

年后的长安城内，氐人和鲜卑人又拿起了大刀长矛互斗。

苻坚继去年被一场大雨浇灭了士气后再度御驾亲征，亲率部队在仇班渠和雀桑大败慕容冲，但随后又在白渠被慕容冲包围了，苻坚本人还差点儿成了战俘，多亏邓迈等冒死冲阵才把他给救了回来。

二月，苻坚和慕容冲再战于城西，前秦军大败慕容冲军并追击至阿房城。前秦诸将请求乘胜入城，但被打出了心理阴影的苻坚害怕有埋伏，鸣金收兵而还。这是上天最后一次给苻坚拿下慕容冲的机会。

慕容冲随后数次与苻坚的儿子苻晖交战，并多次打败苻晖。苻坚责备苻晖说："你是我最有才的儿子，带着这么多队伍却打不过那个白脸贼，生你是干什么用的！"

385年三月，苻晖愤怒自杀。

苻晖死后，苻坚再派左将军苟池和右将军俱石子与慕容冲战于骊山，苟池兵败被斩，俱石子逃奔关东。左右将军，一战也全折进去了。苻坚只得扔出了最后底牌，派领军将军杨定率两千五百铁骑冲击慕容冲并获胜。

杨定俘虏了万余鲜卑人，苻坚大怒之下将这些鲜卑人全部坑杀。苻坚作为"仁主"不会不明白"杀降不祥"，以及这对于他的后世之名意味着什么。

但此时两个民族已经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如果他放了这些俘虏，那么这些人转过天来就会继续拿刀来杀他，苻坚也终于"活明白"了。

时来天地皆同力，苻坚大运在的那二十年太顺了；运去英雄不自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八》：正月，秦王坚朝飨群臣。时长安饥，人相食，诸将归，吐肉以饲妻子。

由，苻坚所有的路此时无论怎么走都是死路。

杀降的苻坚从此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再也没有打过一次胜仗。

同月，苻坚得到了之前派往西域的吕光的钱财的支持。

两年前苻坚派去镇服西域的吕光不负众望，把当地不服的小国都打了一遍，此时西域三十余国王惮于吕光威名尽皆遣使纳贡。

胜利后的吕光开始乐不思秦，西域富庶的异域风情让他打算待在这里不回去了。

上天让他此次西行的真正目的也显露了出来。一位天竺沙门对吕光说："此凶亡之地，不足留也；将军但东归，中道自有福地可居！"

吕光得到预言承诺后和将士们讨论，最终决定回归东土。苻坚当初告诉他"勿极武穷兵，过深残掠"，但看吕光"以驼二万余头致外国珍宝及奇伎异戏、殊禽怪兽千有余品，骏马万余匹"的战利品和他乐不思秦的态度，估计是没拿苻坚的话当回事。

苻坚安排的西征梦，随着他大一统梦想的崩盘并没有为他的名声锦上添花，但却对中国文化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那位预言吕光"中道自有福地可居"的僧人，叫鸠摩罗什。中国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外来文化大融合，就要开启了。

苻坚的有心栽花最终变成了无心插柳，但他没能等到这棵参天大树郁郁成荫的佛光普照，鸠摩罗什劝吕光东归的这个时间点非常有意思。

可能大师自有神通，等到西征军刚刚踏上凉州土地的时候，吕光已经彻底没有了道德压力。因为这场关中乱炖的三国杀，要见眉目了。

秦燕混战打到385年五月的时候，苻坚坚持不住了，氐族的老底子快被打光了。

慕容冲攻打长安，苻坚亲自督战，身上被乱箭射得鲜血淋漓。此

时的关中，因为慕容冲纵兵烧杀抢掠，已经千里无人烟。[①]

由于军粮没有着落，慕容冲放纵军队掠夺。于是关中有三十多个坞堡营垒共同推举平远将军赵敖为首，互相结盟以自保。同时，他们还冒死派兵送粮去支援苻坚，但大多都被西燕军截杀了。

苻坚再次展现出厚道的一面，说："大家别冒死支援了，你们已经展现出你们的忠义，别再白白落入虎口了，你们为了国家要保重自己，蓄粮练兵，以待天时，善者终不会永远困顿，一定会否极泰来的！"

三辅各坞堡继续被苻坚感动，派使者向苻坚请命要放火为内应烧西燕军。

苻坚遣七百骑兵响应，结果放火后风向变了，大火开始反烧，这七百敢死队几乎全军覆没，苻坚为这七百勇士设祭哭奠。苻坚此时能拿出来的筹码要以百为单位计算了。

不久，苻坚最后的猛将杨定在城西被慕容冲生擒，苻坚失去了所有的指望。

苻坚开始依据谶书《古符传贾录》中的"帝出五将久长得"做逃跑准备，他对太子苻宏说："这是老天在给我指路，你要好好守城，勿与贼寇争锋，我去陇地收兵运粮给你。"

苻坚率数百骑兵与张夫人、中山公苻诜带着两个女儿苻宝、苻锦奔往五将山（今陕西岐山县东北），并向各州郡约定在初冬时共救长安。此时的苻坚已经上天无路，遁地无门。

南逃东晋吗，这个脸往哪儿放呢，东逃关中吗？此时河北已经易主，邺城被围了一年，晋阳倒是还有希望，但被东西二燕夹击又能挺多久呢？

他最终逃的这个地方，离他亲口鼓励"创业"的姚苌有点儿近。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八》：冲纵兵暴掠，关中士民流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烟。

苻宏在苻坚走后不久就率数千骑兵与母亲、妻子、宗室向西逃到了下辨，南秦州刺史杨璧拒绝接纳。苻宏又逃到武都，投靠氐族豪强强熙，最终借道投降了东晋，前秦百官全部逃散，司隶校尉权翼等数百人投奔了后秦。

慕容冲杀入长安，纵兵大肆抢掠，长安又一次成为死城。[①]

由于苻坚的逃跑目的地众所周知，在他抵达五将山时，姚苌派骁骑将军吴忠包围了他。苻坚的所有亲卫都已逃散，苻坚被抓，囚至新平。

苻坚被囚的这个月，他一生中真正意义上唯一败北的“对手”——谢安，也不行了。

384 年苻坚在长安开始反击西燕的时候，谢安起兵北伐。东路由谢玄率北府兵自广陵北上，一路收复了兖州、青州、司州、豫州；中路和西路由桓氏出兵攻克了鲁阳和洛阳，收复了梁州和益州。整个黄河、秦岭以南回归了东晋怀抱。

随着谢安达到人生巅峰，皇帝的弟弟——二十二岁的会稽王司马道子开始弄权，并陷害谢安。[②]

385 年四月，六十六岁的老政治家谢安借口救援苻坚，主动交出手上权力，自请出镇广陵的步丘，建新城远离建康以求避祸。

比司马道子年长四十多岁，在威望达于顶点之时被排挤走，谢安成为第一个被已孱弱了七十多年的东晋皇权挤跑的门阀掌门人。

这是因为皇帝司马曜和他弟弟司马道子有多么厉害吗？从后面的事态发展来看，绝非如此。

---

① 《晋书·苻坚载记》：慕容冲入据长安，纵兵大掠，死者不可胜计。

② 《晋书·谢尚传》：时会稽王道子专权，而奸谄颇相扇构。《晋书·桓宣传》：而好利险诐之徒，以安功名盛极，而构会之，嫌隙遂成。

谢安在自己人生顶点时被挤出政治核心圈与一个人有着非常大的关系，这个人就是褚太后。

384年六月初一，东晋后半程真正的皇权代表崇德太后褚蒜子病逝。

自360年谢安东山再起去桓温那里报到，到383年底打赢淝水之战，谢安的这位太后外甥女，也是他这辈子最大的贵人，帮助他在二十四年后终于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谢安的那份从容、淡定与潇洒，其实真的不适合刀光剑影的政治舞台。

权臣正面代表如丞相诸葛亮，权臣中性代表如霍光，权臣负面代表如桓温，这些处于权力巅峰多年而不堕的平稳着陆者，都是几十年如一日地如履薄冰、克欲克己。

在谢安秋游赌别墅的同时，司马道子就趁机分录了尚书事。[①]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代价，是时时刻刻要盯着易躲的明枪和难防的暗箭。这是一份苦修的工作，不可能会有潇洒的生活。

谢安的小儿辈大胜前秦的背后，是宫内外甥女太后的坐镇和战场上侄子带着将士们的血肉横飞。

岁月静好的潇洒背后，永远有人在负重前行，谢安背后有太多替他买单的人了。

谢安其命、其运、其福，不可复制，谢安之后再无“谢安”。

褚蒜子的离世，意味着谢家的剧本到头了。随着谢家的谢幕，江左的百年门阀时代也即将走向终章。旧时王谢的堂前燕，真的要飞入寻常的百姓家了。

---

① 《晋书·孝武帝纪》：八月，苻坚帅众渡淮，遣征讨都督谢石、冠军将军谢玄、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等距之。九月，诏司徒、琅邪王道子录尚书六条事。

下一个轰轰烈烈的时代，那个气吞万里如虎的京口英雄，就要来了。

谢安携全家出镇新城后开始造泛海大船，准备天下大定后自水路回到当年自己梦始的东山。但不久，谢安病重。

谢安于病中返回建康，车驾进入建康的西州门时，叹道："从前桓温执政时，我常常担心自己不知哪天就被干掉了。有一天我突然梦到自己坐着桓温的车驾走了十六里地，然后看见一只白鸡停了下来。坐桓温的车驾，大概是预兆我将代他执掌朝政，十六里可能就是十六年吧。算来，我已经掌大权十六年了，白鸡属酉，如今太岁星在酉，此为大凶之兆，我估计是好不了了。"

谢安那句"昔桓温在时，吾常惧不全"，应该算是谢安谢幕前的内心独白了。

哪有什么谈笑风生后的"时天子幼弱，外有强臣，安与坦之尽忠辅卫，卒安晋室"，有的只是遥拜桓温后战战兢兢的"未有君拜于前，臣揖于后"而已。

说到底，这些都是权力场上的规则。

谢安这种几百年难遇的特殊人生，导致他的身后之名注定不由他控制，潇洒从容渐渐成为一种符号，一种后世"失败者"和"郁郁不得志者"讽刺权臣、叹息朝政时的文化符号。

庙堂之高的真相对于市井和江湖无足轻重，街头巷尾更愿意接受的是聪明潇洒碾压冷峻权威的自娱自乐。

天塌下来自有大人去顶，明天太阳照常升起。

385年八月二十二日，谢安病逝于建康，享年六十六岁。东晋朝堂哀悼三日，皇帝赐特制棺木、朝服一具、衣一袭、钱百万、布千匹、蜡五百斤，追赠太傅，谥号"文靖"，葬礼规模如桓温，追封庐陵郡公。

两日后，司徒琅邪王司马道子兼扬州刺史、录尚书、都督中外诸军事。

至此，司马道子代表的皇族，自东晋开国以来，终于第一次正式拿回了大权。

谢安这一生，前面玩了大半辈子，四十多岁才出仕，迎来了历史安排给他的剧本——他注定要撑起桓温死后的这段关键的衔接时期。

谢安这辈子好像始终在和稀泥，但每一次和稀泥的水平都相当高。比如司马家、桓家、北府军、门阀豪强，在他的治下从未有过内耗；再比如，谢安和桓冲这两位东晋大才很好地接过了桓温交过来的权杖，带领江左和荆州扛住了北方前秦帝国的世纪雷霆一击。

三十五年后，刘裕代晋称帝，东晋百年门阀中还有封爵的只剩下五家，分别是王导、陶侃、温峤、谢安和谢玄的子孙。

陶侃多次定乱有功，为臣有大功却不僭越，晚年封印归乡；温峤在王敦之乱中做卧底，在苏峻之乱中堪称盟军的总联络员，谥号“忠武”；谢玄组建北府军开启了下个时代，淝水之战再保南方百年平安。

这三位将首，立重勋于国，无暴虐之迹，子孙爵位绵延当之无愧。王导和谢安，均是在南朝最风雨飘摇之时起到稳定“船头”作用之人。这五人在间接中不知挽救了多少生灵，后代得到荫护也是冥冥中自有天意。

就在谢安过世三天后，两晋“五胡”的第一雄主苻坚也到达了自己人生的最后一站。

姚苌派人找苻坚要传国玉玺，说：“姚苌按顺序应该承接天命，把玉玺交出来吧。”

苻坚怒目骂道：“小羌胆敢威逼天子。玉玺已送去东晋，你们得不到的。“五胡”的次序中，没有你们羌族的名称。”

姚苌又派尹纬劝苻坚把君位禅让给他，苻坚道：“禅让是圣贤的事

情，姚苌是叛贼，他不配！”

苻坚与尹纬谈论了一番，最后说了自己的遗憾：“你是王猛那样的宰相之才，我却不知道你，也是该灭亡了。”随后，苻坚杀了女儿苻宝、苻锦以免她们受辱，并多次大骂姚苌以求速死。

公元385年八月二十五日，姚苌派人把苻坚缢死在新平的佛寺内，张夫人、中山公苻诜均自杀。

这位“平燕定蜀，擒代吞凉，跨三分之二，居九州之七”的氐族雄才，这位《晋书》官方认证“虽‘五胡’之盛，莫之比也”的“五胡”之首，就这样结束了跌宕起伏的一生。

苻坚死后，北方再次陷入群雄割据状态。

苻丕在邺城坚持不下去了，率领六万多人投奔了晋阳的张蚝、王腾，在听到苻坚驾崩的消息后即皇帝位，算是接过了前秦的国号。

此外苻家在河北、关中的残余势力仍拒绝认输，苻登更是在军中为苻坚立像，并与姚苌父子不死不休地闹到了十年之后。

苻坚的魂儿也没有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而是和谋杀他的罪魁姚苌展开了“人鬼情未了”。苻登每次与姚苌作战前都会向苻坚的神像请示，姚苌数次大败。于是，输急眼的姚苌掘出了苻坚的尸体进行鞭尸，又扒了苻坚的衣服换成荆棘裹起尸体随便扔到了乱葬岗。[①]

后来姚苌被苻登打得实在抬不起头来了，也在军中给苻坚立像忏悔：“陛下啊，是我哥哥让我杀你复仇的，不是我的罪过啊，是您老人家任命我为龙骧将军建业造反的，您别再缠着我了。”[②]

---

① 《晋书·姚苌载记》：苌复如秦州，为苻登所败……苌乃掘苻坚尸，鞭挞无数，裸剥衣裳，荐之以棘，坎土而埋之。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九》：（姚苌）曰：“臣兄襄敕臣复仇，新平之祸，臣行襄之命，非臣罪也。苻登，陛下疏属，犹欲复仇，况臣敢忘其兄乎！且陛下命臣以龙骧建业，臣敢违之！今为陛下立像，陛下勿追计臣过也。”

但很快姚苌发现给苻坚立像不灵，自己还是老打败仗，军营里又大闹灵异事件，就把苻坚神像的头砍了给苻登送去，相当于又“杀”了苻坚一次。

还是那句话，“中国人的信仰灵者为先”，磕完头没有效果转天就翻脸。

姚苌临死前，梦到苻坚带着天兵天将突入营中，他带着宫人和鬼兵战斗，交战中自己人一矛捅进了他的生殖器。[①]

姚苌死前已经属于二级神经病了，他发狂道：“杀陛下的是我哥哥，非臣之罪，饶了我吧！”[②]

姚苌以一个相当丑陋的姿态留在了中国的史书记忆里，因为“恩将仇报”和“刨坟掘墓”在华夏土地上永远不会被原谅。

在本质上干掉苻坚的慕容冲，则在中国历史上并没有留下什么黑暗的印象。因为“万恶淫为首”，相对于慕容冲，苻坚罪有应得。

这片土地，自有它的规则。

九月，乞伏国仁听说苻坚已死，于是自称大都督、大将军、大单于，领秦、河二州牧，改元“建义”，建立西秦。

十月，西燕皇帝慕容冲令高盖率众五万与后秦开战，姚羌罕见地打了大胜仗。西燕大败后，苻坚的猛将杨定逃奔陇右，重新聚集旧部。

十一月，杨定徙居历城，自称龙骧将军（造反专用将号）、仇池公，向东晋称藩，不久又攻取天水、略阳，自称秦州刺史、陇西王，恢复了仇池国。在这片土地上，永远是经验至上，灵者为先。

---

① 《晋书·姚苌载记》：梦苻坚将天官使者、鬼兵数百突入营中，苌惧，走入宫，宫人迎苌刺鬼，误中苌阴，鬼相谓曰：“正中死处。”

② 《晋书·姚苌载记》：苌遂狂言，或称：“臣苌，杀陛下者兄襄，非臣之罪，愿不枉臣。”

386年二月，为祸关中多时的慕容冲仍然不愿东归，但族人已经思乡心切，左将军韩延利用军民归乡的情绪杀掉了慕容冲。

慕容冲的“更始”大业燃烧一年后以身死收场，自此这个年号再无一政权敢用。

慕容冲死后，鲜卑贵族段随被共推为燕王，但不久因无慕容氏的威望也被颠覆。西燕左仆射慕容恒、尚书慕容永杀韩延和段随，立前燕宜都王慕容桓之子慕容顗为燕王。

三月，三十余万鲜卑人收拾行李离开长安开始了东归之路。

途中西燕内斗不断，先是慕容韬杀了慕容顗立慕容瑶为帝，然后慕容永又杀了慕容瑶，立慕容忠（慕容泓的儿子）为帝，后来慕容忠也被杀，慕容永被推为大将军、大单于、河东王。最后，慕容永在河东击败了逃到并州的苻丕，在山西南部立住了脚跟。

九月，苻坚被杀的消息传到凉州，此时吕光刚刚平定凉州的反叛割据势力。吕光哭号哀怒，下令三军缟素为苻坚服丧，并追谥苻坚为文昭皇帝。

十月，吕光宣布改元“太安”；十二月，吕光自称使持节、侍中、中外大都督、督陇右、河西诸军事、大将军、凉州牧、酒泉公，建立后凉。

此时中国北方并立了后燕、西燕、前秦、后秦、西秦、后凉、仇池等一大堆异族政权，又一次彻底乱了。

苻坚死前怒骂姚苌的那句“五胡次序，无汝羌名”，在历史上非常有名。所谓“五胡乱华”中的“五胡”也是自此而来。

那么，“五胡”究竟是哪“五胡”呢？真的是很多书中解释的“匈奴、鲜卑、羯、氐、羌”吗？

其实，苻坚说得没错，“五胡”次序确实是“无汝羌名”的，羌政权自始至终没有独自引领这个时代。继匈奴汉、羯赵、鲜卑慕容、氐

苻后，还有最后一胡没有登场。

这最后一胡，终结了中国北方长达百余年的胡马乱局；这最后一胡，成了鲜卑人的内战。

当年那个国家被灭后五岁入长安的娃娃，如今已经长大了。

第 15 战

拓跋珪复国之谜：揭开北魏被掩盖的历史

一、被掩盖、涂抹的“魏之先世”

本战的原文注引比较多，因为本战类似于破案的智力体操，相当精彩。我们将讨论寿命的长短对于顶级人杰一生功业大小的关键作用。

比如，刘邦、刘秀、曹操、司马懿、石勒、桓温这些天选之子，他们之所以站到了历史的最高峰，是因为有足够长的寿命去支撑他们完成那一桩桩省不了时间的基础建设和人性试错。而最遗憾的，是丞相诸葛亮。

如果公开投票给一位历史人物增寿，那么丞相将高票当选。丞相要是能再活二十年，整个中国历史的走向会怎样转舵将会是中国史上的最大猜想。

对作为“上寿”和“下寿”所建立的功业进行比较，比较典型的是陶侃和周访。（见本书第 7 战，做了详细讲述。）

我们曾无数次地讨论寿命的重要性，但实际上，寿命对于有些大才，反而是要命的刀。这类大才通常“才过外露”。

苻坚的“孔明”——被他明面捧着里外防着的王猛，最终活到了五十一岁。这是苻坚的不幸，却是王猛的大幸。以王猛那种人才级别和自作主张、压抑不住的个性，活到后面其实就是逼着苻坚去杀他。

陶侃做到都督八州兼荆、江二州刺史的时候，占据了几乎东晋的大半壁江山，也开始有往上腾飞的想法，但最后能够知进退，劝自己月盈则亏。王猛真没有这个内功，比如他的金刀计，比如他在平燕过程中的表现。

有的时候，“早走”对于那些锋芒太露的大才来讲，其实未见得是坏事。

很多人叹息，要是王猛再多活二十年，前秦会是什么样的剧本呢？苻坚会不会统一天下了呢？不必遗憾，这个剧本历史在几十年后就给世人演了一出。

王猛死后六年，河北清河崔氏出生了一个男孩，叫作崔浩。

这位“王猛投胎”的崔浩自比张良，伺候了北魏开国三代雄主，是太武帝拓跋焘最重要的股肱之臣，屡次力排众议抓住时机，帮拓跋焘灭亡胡夏、北凉等国，并打开了通往西域的商道，击破柔然，镇服北境，官拜司徒，封东郡公。

如果崔浩也像王猛一样五十一岁就死了，其一生绝大部分功业此时已经完成，他的一生是善终的，北魏给他的待遇也一定很好，但老天多给了他二十年。

崔浩到了晚年极度受宠，拓跋焘曾经深情地对崔浩说：“卿才智渊博，尽忠我家三世，所以你是最重要的忠臣。你凡有所思所想一定直言相告，别藏着掖着。我有时虽然会生气或不听，但事后也能明白你的深谋远虑和良苦用心。”①

当上司说出“我虽然会恨你，但我还是知道你对我好”这句话的

---

① 《魏书·崔浩传》：世祖从容谓浩曰：“卿才智渊博，事朕祖考，忠著三世，朕故延卿自近。其思尽规谏，匡予弼予，勿有隐怀。朕虽当时迁怒，若或不用，久久可不深思卿言也。”

时候，千万别再对他推心置腹，这句话本身已经说明他听到不同意见时会对你产生怒气。

道理他都懂，但他最后仍然会对你形成一种不爽的印象符号，不一定什么时候就会找碴儿把怒火发泄到你身上。

坏消息尽量不要由你去公布，就算是你责任所在、义不容辞，那也要直话拐个弯儿说，冷话焐热了说。或者准确地说，任何人都不值得你去冒风险直来直去，涉及人性层面的时候，多些下限思维。

崔浩助拓跋焘平柔然后，拓跋焘对归降诸部酋长说："你们别看此人柔弱，但他胸中所怀谋略却远超甲兵之力，我早就想征讨你们了，但迟迟不能决定，最终帮我下定决心并谋划打败你们，就是他的功劳！"拓跋焘召集众尚书下令道："日后凡军国大计，你们拿不准的都应先征询崔浩的意见然后方可施行。"①

拓跋焘有时遇到事了，心急火燎的，等不及了，就去崔浩家找他商量。崔浩善于根据天象预测未来，拓跋焘常去崔浩家问询有关灾异天变的情况，有时崔浩来不及准备精美食物，拓跋焘也不嫌弃直接就吃。拓跋焘对崔浩宠爱到了这种地步。②

但人的关系总是好好坏坏，今天爱你入骨，明天也会吗？明年呢？崔浩在这种恩宠下开始慢慢摆不正自己的位置了。

太子拓跋晃监国时，崔浩自恃朝堂第一人开始专制朝权，曾推荐

---

① 《魏书·崔浩传》：世祖指浩以示之，曰："汝曹视此人，厄纤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怀，乃逾于甲兵。朕始时虽有征讨之意，而虑不自决，前后克捷，皆此人导吾令至此也。"乃敕诸尚书曰："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谘浩，然后施行。"

② 《魏书·崔浩传》：世祖每幸浩第，多问以异事。或仓卒不及束带，奉进疏食，不暇精美。世祖为举匕箸，或立尝而旋。其见宠爱如此。

冀、定、相、幽、并五州的数十位关系户直接做了郡守。[①]

北魏共一百三十九个郡，崔浩玩圈子文化猖狂到了一下子安排数十人当官，而且关键是起始就做郡守。这就相当于北魏朝廷的官员刚被录取就给安排去做郡守了。

监国的太子不高兴了，认为崔浩太不拿自己当回事了，就对崔浩说："早先录用的人也都是候补州郡的人选，他们在职已久，辛劳未抚，应该先递补这些人，你新推荐的那些人代替他们做小官，先从基层干起，而且郡守是要管理百姓的，应该让那些做过实事久经考验的人来担当。"[②]

结果崔浩开始和太子正面对决，确实他的翅膀已经硬到了一定地步，太子没争过他，最后还是按崔浩说的办了。

中书侍郎高允知道后对东宫博士管恬说："崔浩这是要找死啊，为了自己的私心而与太子争锋，他将来不怕自己没后路吗？"

公元439年十二月，拓跋焘命崔浩以司徒监秘书事，中书侍郎高允、散骑侍郎张伟参著作事，续修本朝国史。

拓跋焘特别叮嘱崔浩："自从我们家称帝以来，一直广积仁德，四海皆知，比如我爷爷道武皇帝的功绩，但是史书上都没有记录，我很担心这些事最后都没人知道了，你是朝廷大臣的典范，希望你带领大家把国史修好，一定要实事求是，不能用曲笔。"[③]

---

① 《资治通鉴·宋纪七》：魏司徒崔浩，自恃才略及魏主所宠任，专制朝权，尝荐冀、定、相、幽、并五州之士数十人，皆起家为郡守。

② 《资治通鉴·宋纪七》：太子晃曰："先征之人，亦州郡之选也；在职已久，勤劳未答，宜先补郡县，以新征者代为郎吏。且守令治民，宜得更事者。"

③ 《魏书·崔浩传》：乃诏浩曰："昔皇祚之兴，世隆北土，积德累仁，多历年载，泽流苍生，义闻四海。我太祖道武皇帝……而史阙其职，篇籍不著，每惧斯事之坠焉。公德冠朝列，言为世范，小大之任，望君存之。命公留台，综理史务，述成此书，务众实录。"

崔浩按照拓跋焘的要求办了，写出了北魏的历史真相。

等《国书》修完后，参与其事的著作令史闵湛和郗标建议把《国书》刊刻在石上，以彰显崔浩的秉笔直书，同时刊刻崔浩所注的《五经》。[①]

他们这是拿崔浩当爱名声的苻坚了。

崔浩当时已经七十岁，按道理讲，这么智慧、一辈子做什么都行的人精，不会不知道这是要他命的建议，但崔浩竟然相当开心地同意了。更重要的是，太子拓跋晃也表示这样做特别好。[②]

太子二十三岁了，开始玩慕容垂捧杀的那招了。二十三岁的太子可以算计七十岁的老人精，这说明了什么呢？不是二十三岁的人有多牛，而是人在膨胀起来以后，智商和判断能力会出现重大问题，很多事开始看不清了。

崔浩最终选择在都城天坛东三里这个很有政治寓意的地方建造了《国书》和《五经》的碑林，占地一百步见方，用功三百万才告完成。（一夫一日为一功，相当于一万人干了三百天的工程量。）

崔浩这部真实到了血淋淋的史书刊刻完毕后，引爆了京师的舆论，所有鲜卑贵族都充满了愤怒，开始拿这件事攻击崔浩。[③]

早就被崔浩得罪的鲜卑贵族开心了："崔浩这个汉人这些年玩命地安插自己的势力，这国家到底谁是当爷的！早就想收拾你了，现在你终于自己把死路作出来了！"

一贯宠爱崔浩的拓跋焘是什么态度呢？"早就受够这个狂老头

---

① 《魏书·崔浩传》：著作令史太原闵湛、赵郡郗标素谄事浩，乃请立石铭，刊载《国书》，并勒所注《五经》。

② 《魏书·崔浩传》：浩赞成之。恭宗善焉。

③ 《资治通鉴·宋纪七》：浩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列于衢路，往来见者咸以为言。北人无不忿恚，相与谮浩于帝，以为暴扬国恶。

了！”拓跋焘大怒道，并下令严查崔浩的反北魏案。

太子赶紧补刀，一边救自己看上的高允，一边把所有罪过推到崔浩身上。[①]

最终，拓跋焘对崔浩一案的处理结果是将清河崔氏及与崔浩联姻的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这四大族全部诛杀，其他涉案人则只诛杀本人。[②]

这个政治判决，其实就是清剿以崔浩联姻网络为主的崔浩几十年来培植的同党，将崔浩这棵大树借助这次《国书》事件连根拔起。

为北魏立下大功的崔浩最终被游街示众，数十个卫士一边走一边朝他身上撒尿。崔浩悲惨号叫，声闻于路。[③]

王猛是功业未著之时就敢私自做主忽视皇帝决策搞“金刀计”的主儿，他要是也多活二十年真的好吗？对于苻坚来讲，也许是真的好。但对于王猛，未见得会比崔浩的下场强到哪里去。

北魏皇权打掉崔浩集团的这次事件，史称“国史之狱”。

这种看不得自家脏心烂肺的玩不起态度，也就导致了北魏出品的史料可信度不高，对其全部内容得持怀疑态度，所有重大历史事件都要根据同时代的其他史料进行比对后才能得出结论。

其实，北魏朝廷对露脸的事锦上添花大书特书没什么，都能理解，也不影响对史料的理解和研究。比较有影响的，是这一朝几乎所有的脏事都尽可能地被抹掉了。

---

① 《资治通鉴·宋纪七》：及崔浩被收，太子召允至东宫，因留宿。明旦，与俱入朝……太子见帝，言“高允小心慎密，且微贱；制由崔浩，请赦其死”！

② 《资治通鉴·宋纪七》：诏诛清河崔氏与浩同宗者无远近，及浩姻家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并夷其族，余皆止诛其身。

③ 《资治通鉴·宋纪七》：絷浩置槛内，送城南，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于行路。

崔浩是因为哪件魏国祖先创业的故事写得太真实了，让北魏自己人看不过去，认为是宣扬国之伤疤的呢？

历史上所有的当权者和胜利者，都不希望自己早年起家的背后故事被人爆出来。

比如，比尔·盖茨从来不提自己妈妈对他起步的帮助有多大；比如，巴菲特更愿意说他从小就卖可乐一分钱一分钱地赚，却从来不提他父亲在人生道路上的重要性，更不提20世纪60年代他父亲去世后给他留下的五十六万美元遗产（当时美国的人均年收入是一千八百美元）；再比如，从来不行贿的某企业家多谈自己的人生信条，但从来不提自己曾经的老丈人是谁。

让我们推开层层迷雾后的那扇历史之门吧。

《魏书》记载，公元371年七月初七，北魏太祖拓跋珪出生于参合陂北，出生时伴随着如外星人降临似的闪闪放光芒的特效。

史书中的下一幕就到了376年，拓跋珪六岁的时候代国被前秦覆灭，他爷爷拓跋什翼犍死了，苻坚打算把拓跋珪迁到长安，但因为燕凤劝阻的原因，拓跋珪最终没有离开故土，没有成为前秦的俘虏。[①]

注意：人家政治清白，没有当过俘虏。

战后苻坚命刘库仁和刘卫辰瓜分了代国，拓跋珪随后去了刘库仁的独孤部。[②]

拓跋珪再露面，就是将近十年后了。此时距离淝水之战已经过去一年半，苻坚被姚苌逮捕。

---

① 《魏书·太祖纪》：年六岁，昭成崩。苻坚遣将内侮，将迁帝于长安，既而获免。语在《燕凤传》。

② 《魏书·太祖纪》：坚军既还，国众离散。坚使刘库仁、刘卫辰分摄国事。南部大人长孙嵩及元他等，尽将故民南依库仁，帝于是转幸独孤部。

385年八月，拓跋珪在独孤部遇险，随后逃到了贺兰部。[①]

386年正月，十六岁的拓跋珪复国成功，继代王位。[②]

这就是代国复国的全过程。已经不是敷衍的事了，简直就是对读者的侮辱！没办法，“浩书魏之先世，事皆详实”已经被打倒了，成了“暴扬国恶”，能看到的就这么多，爱看不看。

但是，只要是涂抹，就一定会露出蛛丝马迹，藏不住的。让我们再回到代国覆灭的前夜，透过被刻意删改涂抹的历史迷雾，还原真实的历史吧！

故事要回到十年前……

---

① 《魏书·太祖纪》：九年，库仁子显杀眷而代之，乃将谋逆。商人王霸知之，履帝足于众中，帝乃驰还。是时故大人梁盖盆子六眷，为显谋主，尽知其计，密使部人穆崇驰告。帝乃阴结旧臣长孙犍、元他等。秋八月，乃幸贺兰部。

② 《魏书·太祖纪》：登国元年春正月戊申，帝即代王位，郊天，建元，大会于牛川。

二、“历史美照”的幕后真相

时间来到拓跋珪复国的十年前。

公元376年冬，前秦三十万大军压境，拓跋珪的爷爷拓跋什翼犍先派白部和独孤部阻击前秦军，二部战败。

拓跋什翼犍随后派南部统帅刘库仁率十万骑兵在石子岭迎战前秦，再败。

当时拓跋什翼犍重病，于是率领国人避难于阴山之北。俗话说“趁你病要你命”，前些年被拓跋部征服的高车各部全部反叛，拓跋什翼犍四面受敌，只能继续向漠南迁移。前秦退军后拓跋什翼犍返回云中郡。[①]

但不久，拓跋什翼犍因为立储问题被其子拓跋寔君杀害，余子全部被杀。[②]

---

① 《魏书·序纪》：帝时不豫，群臣莫可任者，乃率国人避于阴山之北。高车杂种尽叛，四面寇钞，不得刍牧。复度漠南。坚军稍退，乃还。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六》：时秦兵尚在君子津，诸子每夜执兵警卫。斤因说什翼犍之庶长子寔君曰：“王将立慕容妃之子，欲先杀汝，故顷来诸子每夜戎服，以兵绕庐帐，伺便将发耳。”寔君信之，遂杀诸弟，并弒什翼犍。

拓跋什翼犍被杀的消息传到前秦军中后，前秦将李柔、张蚝立即发兵再次攻打云中。拓跋部众四分五裂被彻底打残，代国灭亡。

苻坚对拓跋部施行了汉魏对南匈奴式的管制方式，各部设都尉看管监督，并按三丁取一、五丁取二定期抽调劳力，令各部首领年终去长安进行朝献，出入行踪受到严格管理和限制。①

上面的版本，是《魏书》和《资治通鉴》的主流说法，都写拓跋什翼犍被儿子拓跋寔君杀了。但《晋书·苻坚载记》中却是另一种说法。

在《晋书》中，拓跋什翼犍战败后被苻洛追得相当窘迫，逃到阴山后被儿子拓跋珪发动政变并逮捕，拓跋珪随后代表代国投降了。②

注意，在《晋书》里，拓跋珪成了拓跋什翼犍的儿子，而不是《魏书》中的孙子。

随后，时年五十七岁的拓跋什翼犍不仅没有死，而且还被苻坚杀伤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地送到了前秦太学去学礼仪；拓跋珪则因为叛父不孝被流放到了蜀地。③

这短短的史料，既有伦理大瓜，又有叛父卖国，貌似有崔浩被干掉那味儿了。

《晋书》和《魏书》到底哪个是真的呢？先不着急下判断，接着看别的史料作为对照。

《宋书·索虏传》和《晋书》态度一致，拓跋什翼犍和拓跋珪是父

---

① 《晋书·苻坚载记》：散其部落于汉鄣边故地，立尉、监行事，官僚领押，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税租。其渠帅岁终令朝献，出入行来为之制限。

② 《晋书·苻坚载记》：翼犍战败，遁于弱水。苻洛逐之，势窘迫，退还阴山。其子翼圭缚父请降。

③ 《晋书·苻坚载记》：坚以翼犍荒俗，未参仁义，令入太学习礼。以翼圭执父不孝，迁之于蜀。

子关系，拓跋什翼犍没有死而是被抓回了长安，并给出了这对父子的后面剧情：拓跋什翼犍北归故国后死了，其子拓跋珪代立。[①]

《南齐书·魏虏传》也是同样态度，拓跋什翼犍被抓回长安，随后进了学习班，部族被分割，其各部首领每年年底来长安朝贡时才能见一次。

这和《晋书》是一样的，但《南齐书》随后曝光了一个更大的瓜，苻坚淝水之战败后，拓跋珪随舅爷爷慕容垂光复大燕，然后回到了代北复国。[②]

瓜越来越大了，不仅国家元首成了敌国俘虏，而且复国都不是原始股了。

让我们一点点捋，首先，综上所说，拓跋什翼犍曾被抓到长安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可以基本明确《魏书》造假了。

这段造假的原因，不是因为拓跋什翼犍当了俘虏，而是因为拓跋珪抓了拓跋什翼犍向前秦投降这件事，也就是那句“其子翼圭缚父请降”。

开国帝王的人设由“英明神武从小什么都懂”变成了“卖父叛国一心求苟活”，这风格落差有点儿大。这是崔浩的第一个死因。

接下来，有两个疑问：

1. 拓跋珪不是拓跋什翼犍的孙子吗？怎么在上述史书中成了拓跋什翼犍的儿子？

---

① 《宋书·索虏传》：卢孙什翼犍勇壮，众复附之，号上洛公，北有沙漠，南据阴山，众数十万。其后为苻坚所破，执还长安，后听北归。犍死，子开字涉珪代立。

② 《南齐书·魏虏传》：猗卢孙什翼犍，字郁律旃，后还阴山为单于，领匈奴诸部。太元元年，苻坚遣伪并州刺史苻洛伐犍，破龙庭，禽犍还长安，为立宅，教犍书学。分其部党居云中等四郡，诸部主帅岁终入朝，并得见犍，差税诸部以给之。坚败，子圭，字涉圭，随舅慕容垂据中山，还领其部，后稍强盛。

2. 代国灭亡那一年拓跋珪六岁，他怎么抓的拓跋什翼犍？

一个一个来看，先来解决拓跋珪的辈分问题。

拓跋珪他爹拓跋寔死于371年春，当时年仅十五岁的拓跋寔平定辅相长孙斤的谋反，伤重而死。拓跋珪生于371年的七月初七，是拓跋寔的遗腹子。

拓跋珪之所以被别的政权所写的史书认为是拓跋什翼犍的儿子，基本只有一种可能：在儿子保护自己而死后，拓跋什翼犍本着肥水不流外人田的习俗把儿媳妇给收了，拓跋珪是在他妈被公公领家里以后出生的。

这种伦理剧在拓跋部其实也不算什么，拓跋珪后来去贺兰部做客时看到自己的姨实在美貌，于是跟他妈说我姨太动人了，我要和她谈工作。他妈说不行，你姨是妖孽之美，你跟她谈不出什么好工作，而且人家有爷们了！[①]

既有人性扭曲又有道德沦丧的拓跋珪随后派人秘密杀害了自己的姨父，到底还是打破世俗偏见把他姨给推倒了。

拓跋珪他爹死后，他妈作为儿媳妇就被拓跋什翼犍收编了，然后过了大半年拓跋珪出生了。

这事很难说清，所以南朝史书认为拓跋珪是拓跋什翼犍的儿子。当然，别的国家也不会在乎拓跋什翼犍和拓跋寔这爷俩谁是这孩子的制造商，是你们家的能套牌就行。

不过也有一种可能，就是拓跋珪的生日或者他爹拓跋寔的忌日被有意无意地造假了，拓跋什翼犍趁着儿子拓跋寔刚死就抓紧时间安抚了一下儿媳妇，然后命中了拓跋珪。

---

① 《魏书·清河王绍传》：绍母即献明皇后妹也，美而丽。初太祖如贺兰部，见而悦之，告献明后，请纳焉，后曰："不可，此过美不善，且已有夫。"

这就不深究了，儿子、孙子都一样，总之拓跋珪他妈在“他爹”或“他哥”死后被“他爷”或“他爹”收编了。

“辈分疑问”解决完再来分析一下六岁的拓跋珪叛父投降问题。

年仅六岁的拓跋珪是没有行为能力的。拓跋什翼犍被拓跋珪抓住请降只有一种可能，就是拓跋珪是被挂名的。谁能挂名拓跋珪去干这事呢？其母贺氏。（这个女人在拓跋珪复国的道路上非常重要。）

拓跋珪的姥爷贺野干是代国东部大人，贺兰部权势非常大，是代国的重要政治组成部分，当年拓跋什翼犍的哥哥拓跋翳槐就是其舅贺兰蔼头拥立的。

所以当时的情况是拓跋部被前秦打败，拓跋什翼犍拼死抵抗，但这对代国贺兰部来讲成本上不合算。于是贺氏以儿子的名义及靠娘家撑腰，代表拓跋诸部的共同意志，发动了政变，抓住了拓跋什翼犍，并投降前秦。

开国帝王出卖自己爷爷（或爹）投降前秦这件事是没办法写进史书的。（后面统一按拓跋什翼犍为拓跋珪的爷爷叙述。）

综上，拓跋什翼犍和拓跋珪在代国灭亡后都被带到了长安，拓跋珪因不孝被流放蜀地。

接下来，《宋书》和《南齐书》关于拓跋珪的复国途径有冲突。

《宋书》记载：拓跋什翼犍被抓到长安，后来北归了，死后其子拓跋珪代立。[①]

《宋书》的说法意味着拓跋珪是后来站在他爷爷的肩膀上复国成功的。

---

① 《宋书·索虏传》：卢孙什翼鞬勇壮，众复附之，号上洛公，北有沙漠，南据阴山，众数十万。其后为苻坚所破，执还长安，后听北归。鞬死，子开字涉珪代立。

《南齐书》则说拓跋珪是在舅爷爷慕容垂的帮助下复国成功的。[1]

这两个复国成功的可能性都有一定说服力。

总之复国这种级别的事根本不可能是一个在敌国关押了十年的十六岁孩子能够做到的。李世民再怎么牛，十六岁的时候也得指望自己那个作为太原留守晋阳宫监的爹！

那么接下来判断一下，拓跋什翼犍死在了哪里？死在了代北，复国就是爷死孙继；死在了长安，复国就是仗着舅爷爷狐假虎威。

拓跋珪在《魏书》的本传记载中有一段经历相当重要：苻坚迁了所有被灭国皇室，圈养在了关中。拓跋珪本来也应该迁到长安，但因为燕凤的一段对话从而得以幸免。

拓跋珪因此成了苻坚时代唯一一个没被带走的接班人。

但这段非常重要的对话在《魏书·太祖纪》中居然没有正面描写，而是把责任推给了《魏书·燕凤传》，原文如下：

> 年六岁，昭成崩。苻坚遣将内侮，将迁帝于长安，既而获免。语在《燕凤传》。坚军既还，国众离散。坚使刘库仁、刘卫辰分摄国事。南部大人长孙嵩及元他等，尽将故民南依库仁，帝于是转幸独孤部。

在所有史书关于开国之君的记录中，这种情况可谓绝无仅有！事出反常必有妖，我们来看看《燕凤传》写了什么？

拓跋什翼犍死后，拓跋珪将要被迁去长安，燕凤因为拓跋珪还小，于是对苻坚说："拓跋什翼犍死了，最好任命互有深仇的刘库仁和刘卫

---

① 《南齐书·魏虏传》：坚败，子圭，字涉圭，随舅慕容垂据中山，还领其部，后稍强盛。

辰分统拓跋部，然后等拓跋珪长大后再派这孩子接掌政权做您的藩属，您这是兴灭继绝的大功德。”苻坚同意后，燕凤回了代国。[①]

这里面有三个漏洞。

1. 苻坚如果打算将来安排拓跋珪接班，不可能放任这个六岁的孩子留在代北。

苻坚一定会把拓跋珪接过来，从小唱前秦歌，写《止马诗》，参加氐族的各种活动。他会像对慕容垂、姚苌这些人一样对小拓跋珪散发他的无穷魅力，绝不会听从燕凤的建议，不把拓跋珪带回长安。

2. 燕凤建议代国交由刘库仁与刘卫辰二人分统，同时又建议等拓跋珪年长后“存而立之”，那么拓跋珪这个隐患又怎么可能在这两人手里活下来？谁不愿意永远地抓住权力呢？

刘卫辰的铁弗部与拓跋什翼犍相杀了十多年，算是世仇，绝不会放过拓跋珪。

刘库仁是独孤部首领，这个部落虽然是拓跋氏的盟部，但也是一直和拓跋氏争夺部落联盟首领地位的主要对手，很难容得下拓跋珪的，后来拓跋珪成年后在《魏书》上刚一露面就是在独孤部遇险，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3. 时间上对不上。

灭代国的是苻洛，苻坚并没有去一线指挥。[②]

这也就意味着苻坚和燕凤讨论拓跋珪未来的对话是在长安发生的。

---

① 《魏书·燕凤传》：及昭成崩，太祖将迁长安。凤以太祖幼弱，固请于苻坚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遗孙冲幼，莫相辅立。其别部大人刘库仁勇而有智，铁弗卫辰狡猾多变，皆不可独任。宜分诸部为二，令此两人统之。两人素有深仇，其势莫敢先发。此御边之良策。待其孙长，乃存而立之，是陛下施大惠于亡国也。”坚从之。凤寻东还。

② 《魏书·序纪》：苻坚遣其大司马苻洛率众二十万及朱肜、张蚝、邓羌等诸道来寇，侵逼南境。

但是，燕凤在代国被灭的时候人在代北，并没有在长安。

与苻坚的这次谈话前，燕凤曾经作为拓跋什翼犍的使节出使过前秦一次，那时苻坚还没有对代国下手，燕凤得到了苻坚的加倍馈赠后回到了代国。[①]

史书中明确地写了，燕凤第一次和苻坚谈话后回到了代国，并没有留在长安。所以，此次苻坚和燕凤的对话，绝不是在代国刚刚被灭的时候。苻洛也绝不可能隔着两千里地等着燕凤去长安和苻坚商量一个六岁孩子的去留，肯定是灭代国后第一时间就将代国王室和旧臣们一并押送到长安。

所以，综上所述，《燕凤传》中谈话的内容是在长安讨论的，是在代国君臣被俘虏到长安又过了若干时间以后发生的，绝不是在代国刚灭亡的时候。

而此时拓跋什翼犍已死。

这也就意味着拓跋什翼犍死在了长安，并没有再回到代北。所以说，《宋书》的史料是有误的，拓跋珪不是站在拓跋什翼犍的肩膀上复国成功的。

《燕凤传》的内容和《晋书》中的内容也并不矛盾，其前提是建立在拓跋珪被流放蜀地的时候。

这样再看，这段话就是另一番味道了。

原文：及昭成崩，太祖将迁长安。

注解：拓跋什翼犍死后拓跋珪要从蜀地被调动回长安。

原文：凤以太祖幼弱，固请于苻坚曰：代主初崩，臣子亡叛，遗孙冲幼，莫相辅立。其别部大人刘库仁勇而有智，铁弗卫辰狡猾多变，

---

① 《魏书·燕凤传》：苻坚遣使牛恬朝贡，令凤报之。坚问凤："代王何如人？"……凤还，坚厚加赠遗。

皆不可独任。宜分诸部为二，令此两人统之。两人素有深仇，其势莫敢先发。此御边之良策。待其孙长，乃存而立之，是陛下施大惠于亡国也。

注解：此前苻坚对拓跋部的处置是离散部落，但拓跋什翼犍死后，苻坚担心这种遥控的模式没办法再进行下去，于是和燕凤讨论拓跋部的未来，燕凤提出了刘库仁和刘卫辰分掌其国互相牵制，拓跋珪是值得培养的建议。

原文：坚从之。凤寻东还。

注解：燕凤因此东归代国去传达苻坚对刘库仁和刘卫辰的政治安排。

排除了《宋书》的可能性后，这也就意味着，拓跋珪的复国密码是《南齐书》中的内容。

拓跋珪投奔了慕容垂。也就是那句金子般的线索："坚败，子圭，字涉圭，随舅慕容垂据中山，还领其部，后稍强盛。"

拓跋珪的亲奶奶是慕容皝的闺女，而慕容垂是慕容皝第五子，所以慕容垂是拓跋珪的舅爷爷。

慕容垂自从投奔了苻坚就一直在前秦京兆尹的这个"首都市长"岗位上，所以拓跋珪在他爷爷死了被接到长安的时候，投奔了这个舅爷爷。

当然，与其说是拓跋珪投奔了慕容垂，倒不如说是老谋深算的慕容垂早早就盯上了身份特殊的拓跋珪。

前文有提及，慕容垂在关东复国的速度和规模都说明他是早有预谋的，不然也不可能如雨后春笋般十天时间就有十多万的人冒出来了。

慕容垂在关中的十多年时间里布局非常深，极大概率也是出于和苻坚同样"存而立之"的长远考虑，对具有代国继承权的拓跋珪的成长进行了特殊关照。

383年夏，苻坚发动了伐晋之战，慕容垂出战前就看出来前秦大厦将倾，已经开始和慕容楷等人进行前期规划。[①]

正式出征后，作为荆州方向的前锋，慕容垂带上了拓跋珪这个外孙子。

十一月，苻坚在淝水之战后风声鹤唳。

十二月底，慕容垂杀苻飞龙，与苻坚决裂，拓跋珪随后目睹了慕容垂复国的全过程。

384年七月，慕容麟拿下中山。

385年四月，慕容垂击溃了刘牢之的北府援军，邺城的苻丕失去了最后的指望，慕容垂带兵北上中山。

这个时候河北的局面基本已经大定，苻丕败退只是时间问题。拓跋珪在385年四月慕容垂抵达中山后，被安排回了代北，在河北大魔王慕容垂的支持下前去复国，填补北方权力空白。

几个月后，385年八月，《魏书》上终于出现了拓跋珪在代北的踪迹。

所以，删减版《魏书》抹掉的大致内容就是：

1. 拓跋珪有叛父卖国投降的黑历史。

2. 拓跋珪的复国是狐假虎威地在慕容垂的支持下起步的。

北魏开国皇帝最关键的政治面貌和复国翻身的功绩，既不伟大也不光芒四射，却是既有人性的扭曲，又有道德的沦丧。

可惜崔浩，让实录修史就实录修史，没明白就算让实录修史那也是“内供片”，不是能给所有人看的。崔浩倒好，在北魏最大广场公开展示当朝皇室的黑暗历史，人家诛你全族，你冤吗？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七》：慕容楷、慕容绍言于慕容垂曰：“主上骄矜已甚，叔父建中兴之业，在此行也！”垂曰：“然。非汝，谁与成之！”

北魏皇权再怎么混账，崔浩也不应该得意忘形自寻死路，自己把脑袋伸到屠刀下面。

当年苻坚对慕容垂“一见倾心”的时候，永远不会想到他的这位“意中人”后来会引爆整个关东产生蝴蝶效应，成为斩断自己命运的间接操刀手。

包养的出价很厚道，但慕容垂的要价更高。

十余年的前秦京兆尹生涯，慕容垂没有虚度光阴，布局了关东，储备了人才，他的眼光甚至长远到早早就看到了拓跋珪这个棋子。

慕容垂有着下棋走一步能看到十步之外的眼光，也难怪苻坚对他“一见倾心”。

但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安排拓跋珪去复国的慕容垂没有想到，自己精于算计，却养了一匹得志便张狂的中山狼。复国大业最终在这匹中山狼的忘恩负义下，变成了昙花一现。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三、拓跋珪的复国之路

在抽丝剥茧地捋清了北魏国史竭力掩盖的黑历史，弄清楚开国之祖拓跋珪叛父卖国并依附慕容垂后，再来详细地看一下拓跋珪复国的全过程。

公元376年，苻坚灭代国，随后对拓跋部施行了离散部落的政策，《晋书》和《南齐书》对此都有非常详尽的记载。[①]

所谓“离散部落”，就是将各部落编户齐民，安置在指定地点方便收租和徭役。

被离散的核心部众，是代国的“帝姓十族”。

当年鲜卑首领檀石槐死后鲜卑部落联盟随之解体，时为西部大人的拓跋邻与时俱进，不仅学着檀石槐玩起了世袭，还创意性地搞出了八部大人制度。

拓跋邻将整个拓跋部所控制的部落拆分成了七部，派遣自己的七

---

① 《晋书·苻坚载记》：散其部落于汉鄣边故地，立尉、监行事，官僚领押，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税租。其渠帅岁终令朝献，出入行来为之制限。《南齐书·魏虏传》：分其部党居云中等四郡，诸部主帅岁终入朝，并得见犍，差税诸部以给之。

个兄弟各统摄一部，各为一姓氏，分别世袭罔替。七个兄弟部落拱卫主部落，这也是后世鲜卑八国的最早根基。

所谓的“帝姓十族”，分别为拓跋氏（后改为元氏）、纥骨氏（胡氏）、普氏（周氏）、拔拔氏（长孙氏）、达奚氏（奚氏）、伊娄氏（伊氏）、丘敦氏（丘氏）、俟亥氏（亥氏），后来又在编外加了乙旃氏（叔孙氏）和车焜氏（车氏）。

此次的拓跋邻改制，最大的意义是不仅确定了拓跋氏的世袭制度，还取消了原来那些异姓部落的酋长资格，将自己的兄弟换过去做了老大。

当然，拓跋氏也做了妥协：“我这些兄弟改成你部落的姓。”不过，至此所有部落的控制权都掌握在有拓跋氏血缘的人手里了。

举个好懂的例子。某门阀有十个儿子，其中一个继承本家家产，剩下九个给其他九个大姓当上门女婿，连姓都改了，但是，这九个女婿带着对方家产入股本家来了，十家变成了一个巨大的抱团联盟。

这“帝姓十族”是拓跋部的核心，是自己人，随后也定下了“百世不得通婚”及“非十族不能参与国丧祭祀”的规矩。[①]

后来拓跋部继续兼并壮大，到了拓跋邻的孙子拓跋力微时，除了帝族十姓之外，又有原匈奴部、高车部、柔然部等诸多民族的部落加入了拓跋部的联盟，拓跋部的实力已经达到可控弦上马者二十余万了。

在一百多年前，拓跋部的权力结构就已经进化成如图 15–1 所示的状态了，各部落根据关系远近层层团结在以拓跋部为核心的代国周围。

随后的一百多年，拓跋部因为接班人问题经历了好几次由盛转衰，每一次都在腾飞前期突然熄火，最近的一次，就是苻坚灭代。

---

① 《魏书·官氏志》：凡与帝室为十姓，百世不通婚。太和以前，国之丧葬祠礼，非十族不得与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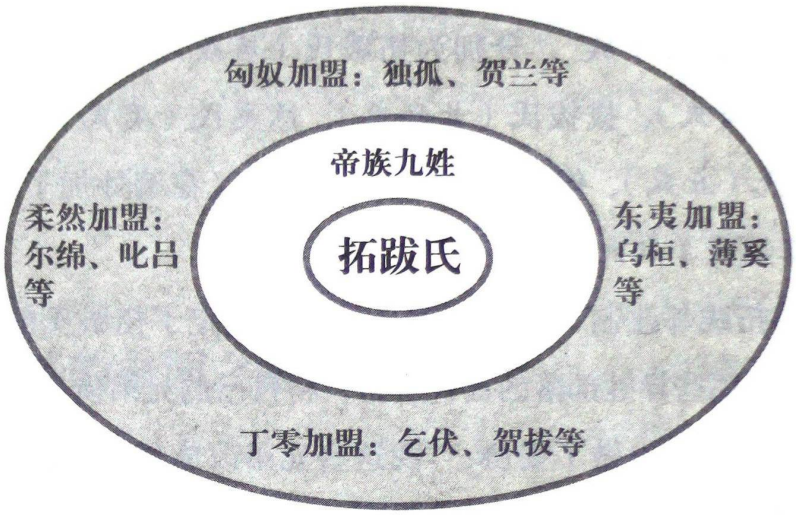


图 15-1　拓跋部的权力结构

代国战败后，像独孤部、贺兰部这堆“非轴心”的大部落纷纷脱离了拓跋部的领导，拓跋十部则被苻坚作为草原民族中原化的试点做了“离散部落”。（见图 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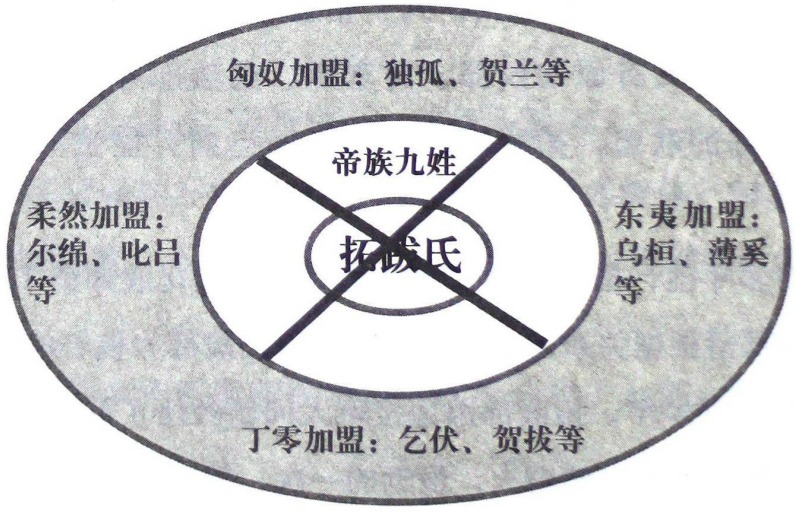


图 15-2　被离散的拓跋十部

拓跋什翼犍活着的时候，对各部还是能起到约束作用的，每年拓跋十部的首领还是要去长安报到并拜见老首领。[①]

后来拓跋什翼犍死在了长安，苻坚担心无法继续农奴化地控制拓跋部，就开始根据燕凤的建议从蜀地迁回了拓跋珪，并命令刘库仁与刘卫辰分代国部众而统之，黄河以西属刘卫辰，黄河以东属刘库仁。

刘库仁是独孤部首领，其部和拓跋部世代通婚，他本人则是拓跋什翼犍的外甥，拓跋什翼犍后来又将宗女嫁给了刘库仁，命其为南部大人。

刘库仁在拓跋什翼犍死后成为苻坚的重点培养对象，给了堪比诸侯的政治待遇，苻坚还将刘卫辰的职位安排在了刘库仁之下。[②]

之后这两人开始互掐，刘卫辰杀了苻坚的五原太守，然后正式反叛，攻刘库仁西部。

刘库仁反击了战无不败的刘卫辰，追至阴山西北千余里，获其妻子，尽收其众，把刘卫辰部几乎打没人了。

苻坚随后又安排失败的刘卫辰为西单于，屯代来城、督摄河西杂类以此牵制刘库仁。[③]

与此同时，苻坚把公孙氏之女赐给刘库仁做妻子，还给了好大一笔陪嫁，打算彻底拉拢住刘库仁。[④]

一晃几年过去了，苻坚淝水战败，慕容垂关东复国，局势在短短半年的时间内发生了巨大变化。

---

① 《南齐书·魏虏传》：禽犍还长安，为立宅，教犍书学。分其部党居云中等四郡，诸部主帅岁终入朝，并得见犍，差税诸部以给之。

② 《魏书·刘库仁传》：苻坚进库仁广武将军，给幢麾鼓盖，仪比诸侯。处卫辰在库仁之下。

③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六》：久之，坚以卫辰为西单于，督摄河西杂类，屯代来城。

④ 《魏书·刘库仁传》：苻坚赐库仁妻公孙氏，厚其资送。

384 年七月，慕容麟拿下中山，声威大震。

前秦幽州刺史王永、平州刺史苻冲率两州之兵南下伐燕，慕容垂派平规反击，双方在范阳开战，前秦军战败，平规打到了蓟城之南。王永随后向苻坚扶植的代北刘库仁求救。

苻坚没白培养刘库仁，前秦崩盘后，刘库仁没有落井下石。

384 年八月，刘库仁派大舅子公孙希率三千骑兵救援，大破平规于蓟南，坑杀降卒五千多人，随后公孙希乘胜长驱，进据唐城。

刘库仁听说公孙希大胜后，征发雁门、上谷、代郡三郡之兵，打算南下攻燕，屯兵于繁畤（今山西浑源县西南）。[①]（见图 15-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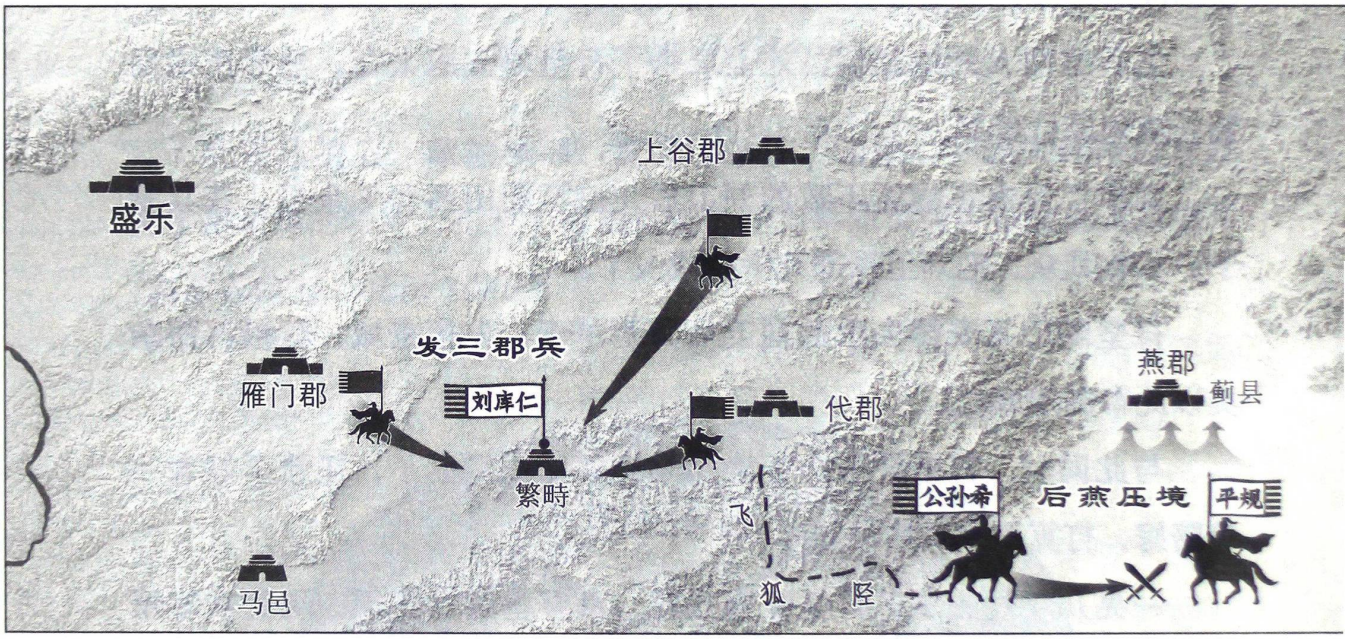


图 15-3　刘库仁征兵示意图

注意刘库仁要发的三郡兵，这里隐藏着大故事。

按常理来讲，刘库仁没有能力发州郡兵，因为草原民族是没有编

① 《魏书·刘库仁传》：库仁闻希破规，复将大举以救丕。发雁门、上谷、代郡兵，次于繁畤。

户能力的，顶多是命某某部前来会战。唯一的可能，这三郡兵是当年苻坚已经离散后的拓跋十姓。

让刘库仁所谓的“分领其众”，实质就是独孤部作为监管方继续当年苻坚“立尉、监行事，官僚领押，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的剥削政策。

拓跋什翼犍死后，苻坚让“本是同根生”的独孤部监管拓跋部，让他们“相煎何太急”地内耗，以此转移统治区的民族矛盾。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个机会被一个叫慕容文的燕国宗室抓到了。

当年燕国灭亡的时候，慕容文因为不想迁到长安就投奔了刘库仁，经常琢磨着逃跑，只是苦于一直没机会。现在慕容文看到慕容垂在河北已经成规模了，也知道三郡武装不想跟着刘库仁加入燕秦之战，于是联络并策反了三郡武装偷袭刘库仁，刘库仁被干掉了。[①]

上面这段话有两个信息点：

1.“至是役也，知人不乐”，三郡兵和刘库仁不是一条心，人家不愿意被使唤。

2.“文等乃夜率三郡人，攻库仁。库仁匿于马厩，文执杀之”，三郡兵的实力不小，有能力干掉刘库仁。

这两点也基本再次印证了此三郡兵大概率是拓跋部当年被离散的核心兵力。

刘库仁死后，河北的前秦失去了北部的外来支援。半年后的385年二月，前秦幽州刺史王永烧蓟城与和龙宫室，率众三万投奔壶关，放弃了幽、平二州，慕容佐等接手蓟城。

---

① 《魏书·刘库仁传》：先是，慕容文等当徙长安，遁依库仁部，常思东归，其计无由。至是役也，知人不乐，文等乃夜率三郡人，攻库仁。库仁匿于马厩，文执杀之。乘其骏马，奔慕容垂。

四月，慕容垂几乎全歼了北上支援的北府军刘牢之部，前秦南边的指望也被掐灭，河北大局已定。

基本复国成功的慕容垂开始将眼光投向周边。

刘库仁死后其弟刘眷代领了独孤部，紧接着独孤部也面临当年拓跋部战败后各部叛乱的窘境，鲜卑白部叛乱，刘眷打不过，喊来苻坚的并州刺史张蚝帮忙才顺利击破叛乱的鲜卑白部。[①]

随后刘眷又破贺兰部于善无（今山西右玉县南），击柔然别部于意辛山，获牛羊数十万头，基本上算是暂时接住了刘库仁死后的这一摊。

一个强大的、亲前秦的北方势力是慕容垂所不希望看到的，他更希望自己的亲戚重新填补北境空白。慕容垂在河北大定后，开始让外孙子拓跋珪打着他的旗号回代北复国。

拓跋部是有这个狐假虎威传统的。五十年前，即337年，内部斗争失败后的拓跋翳槐逃到后赵，在石虎派出的人员保护下回到了首府大宁（今河北张家口）。[②]

338年十月，拓跋翳槐临死前下令拥立在后赵当了十年人质的拓跋什翼犍为下一任代王。

之前也有提及，拓跋部的实权大臣们拿拓跋翳槐的遗命不当回事，居然直接杀了翳槐之弟拓跋屈，共推好摆布的拓跋孤做下一任代王，但拓跋孤却去邺城迎回了有后赵背景的拓跋什翼犍。[③]

相当于拓跋珪的大爷爷和亲爷爷，都是在石虎的帮助下夺回代王

---

① 《魏书·刘库仁传》：库仁弟眷，继摄国事。白部大人絫佛叛，眷力不能讨。乃引苻坚并州刺史张蚝击佛，破之。

② 《魏书·序纪》：烈帝出居于邺，石虎奉第宅、伎妾、奴婢、什物。三年，石虎遣将李穆率骑五千纳烈帝于大宁。

③ 《魏书·序纪》：烈帝临崩顾命曰："必迎立什翼犍，社稷可安。"烈帝崩，帝弟孤乃自诣邺奉迎，与帝俱还。

王位的。这事是有先例的，但也有区别，当时石虎威慑力极大，慕容垂此时的名头并不如当年的石虎那么好用。

虽然慕容垂后面进行了多次“出资入股”和“无息贷款”，但此时此刻，十六岁的拓跋珪来到代北后，远没有当年他爷爷的那种安全待遇。

拓跋珪作为慕容垂的特使来到了独孤部，和刘眷商讨未来代北的统治格局。但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刘库仁之子刘显突然兵变，杀掉了叔叔刘眷自立，并准备杀掉刚刚回到代北的重大威胁拓跋珪。

事出突然，独孤部突然换了个不按正常套路出牌的首领。慕容垂的算盘眼看第一回合就要失算，但幸好，拓跋珪还有个门神级别的妈妈。门神妈妈的背后，是具有强大力量的贺兰部。

拓跋什翼犍当年为了讨好贺兰部而与之联姻，将拓跋珪的姑姑辽西公主嫁给了贺兰部首领贺野干。按理讲，拓跋什翼犍是贺野干的老丈人，但后来老拓跋觉得还不保险，又给儿子娶了女婿贺野干的闺女，儿子死后又收编了女婿的闺女。这关系可真乱！

拓跋珪他爹死后，拓跋什翼犍之所以要收编他妈的重要原因，其实也是要通过姻亲手段维系与强大的贺兰部之间的联盟关系。贺兰部的能量和分量大到了贺氏在前秦打来后可以发动政变胁迫拓跋什翼犍投降。

这个贺氏，成了帮助拓跋珪复国成功的二号人物。

刘显的弟弟刘亢泥之妻是拓跋珪的另一个姑姑，她把刘显要杀拓跋珪的消息告诉了贺氏。[①]

不仅拓跋珪的姑姑给贺氏带信，刘显的谋主梁六眷是拓跋什翼犍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八》：顷之，显果杀头眷自立。又将杀拓跋珪，显弟亢泥妻，珪之姑也，以告珪母贺氏。

的外甥，他也派手下穆崇、奚牧把消息密报给了拓跋珪。[①]

拓跋部、独孤部、贺兰部这几个核心部族之间常年通婚，彼此之间的关系环环相扣。（见图 1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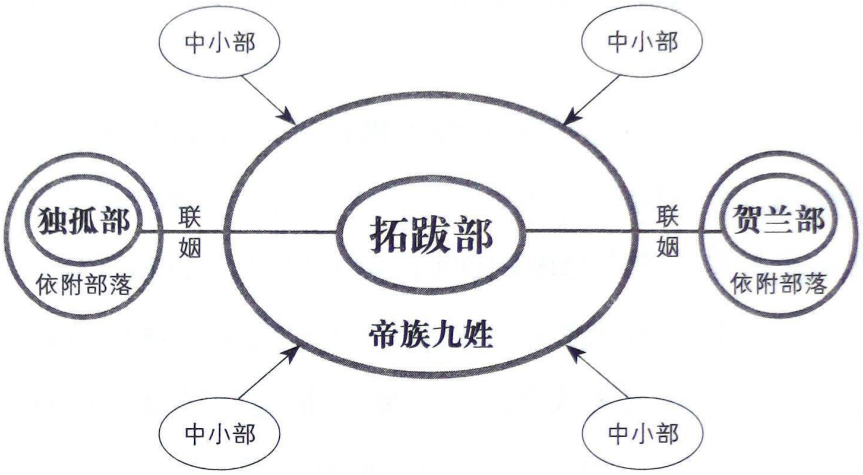


图 15-4　三大核心部族联姻图

这一年，贺氏三十五岁，正值虎狼之年。见识过川蜀风光和长安繁华的贺氏充分发挥了自己的风情魅力。

史书中虽然没有明说，但下一个镜头就是贺氏和刘显在一个寂寞的夜晚喝上大酒了，贺氏把刘显灌多了以后，命拓跋珪与旧臣长孙犍、元他、罗结等骑马逃奔到娘家贺兰部。[②]

基于贺氏和慕容垂的双重面子，贺兰部首领贺讷见到拓跋珪后表示了欢迎并表态："复国之后，当念老臣。"拓跋珪笑道："诚如舅言，不敢忘也！"

贺讷不知道，自己养了多大一只中山狼。不光拓跋珪这个舅舅不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八》：显谋主梁六眷，代王什翼犍之甥也，亦使其部人穆崇、奚牧密告珪。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八》：贺氏夜饮显酒，令醉，使珪阴与旧臣长孙犍、元他、罗结轻骑亡去。……珪遂奔贺兰部，依其舅贺讷。

知道，老谋深算的舅爷爷不知道，甚至那个知子莫若母的妈也不知道。

贺氏的堂弟外朝大人贺悦听说拓跋珪现身贺兰部后也带领所属部众入股而来。[①]

拓跋珪现身贺兰部的消息传来后，刘显很气愤，要杀了贺氏，贺氏逃到了刘亢泥家。因为贺氏此时按辈分又是刘亢泥妻子的后妈，刘亢泥全家保贺氏，最终使刘显放过了她。[②]

不久，以前的南部大人长孙嵩率所部七百余家叛逃刘显投奔拓跋珪。过了一段时间，刘显部再次内乱，贺氏又策反了以前的中部大人庾和辰逃回贺兰部与拓跋珪会合。[③]

瞧瞧这手段。刘显部的内乱估计也是这位乘风破浪的“虎狼姐姐”搞的鬼。

看到拓跋珪的势力日渐壮大，贺讷的弟弟贺染干开始忌恨并准备杀掉他。贺染干先派杀手刺杀没成功，又亲自带兵来杀，但最终因为贺氏的翻脸阻挠和其母即拓跋珪的姑姑辽西公主的维护而没有得手。[④]

385 年底，拓跋珪的堂曾祖拓跋纥罗与拓跋珪之弟拓跋建及诸部大人，共请贺讷兄弟推拓跋珪为主。

这让贺染干相当不服，对他哥说道：“不过就是待在我国的一个小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八》：贺氏从弟外朝大人贺悦举所部以奉珪。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八》：显怒，将杀贺氏，贺氏奔亢泥家，匿神车中三日，亢泥举家为之请，乃得免。

③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八》：久之，刘显所部有乱，故中部大人庾和辰奉贺氏奔珪。

④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八》：贺讷弟染干以珪得众心，忌之，使其党侯引七突杀珪……染干遂举兵围珪，贺氏出，谓染干曰：“汝等欲于何置我，而杀吾子乎！”染干惭而去。《魏书·贺讷传》：讷中弟染干粗暴，忌太祖，常图为逆，每为皇姑辽西公主拥护，故染干不得肆其祸心。

孩子，他凭什么当老大！”[①]

最终贺讷压住了弟弟，率领诸部奉拓跋珪为王。[②]

386年春正月戊申，十六岁的拓跋珪大会诸部于牛川，继代王位，改元登国。以长孙嵩为南部大人，叔孙普洛为北部大人，分治其众。

长孙嵩和叔孙普洛都是帝族十姓中的元老，“分治其众”也意味着拓跋部原来被离散的部众也开始渐渐聚拢，回到了拓跋珪的身边。

拓跋珪在险遭杀身变故后，靠着其母贺氏力挽狂澜挺过了最艰难的一步。

截至此时，在拓跋珪的复国道路上，其母贺氏堪称居功至伟！但这所谓的“居功至伟”，在她辛苦带大的儿子眼中，却如同干电池一样可以用过就扔。

拓跋珪离开故国时仅仅六岁，再次重返代北已经十五岁了，这段时间恰恰是一个人人生观形成的关键时期。

在这将近十年中，拓跋珪历经了颠沛流离的命运坎坷，看够了慕容家族的处心积虑和不忘祖业，深刻洞察了前秦能够称霸北方的汉化关键元素。

这乱世大舞台也最终让拓跋珪站在一个个巨人的肩膀上深刻明白了那个道理：“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拓跋珪的整个童年在代北、四川、长安、中山等地游走，回到代北后，母亲贺氏又是陪酒又是与贺染干对峙，先是帮助拓跋珪摆脱了独孤部的控制和贺兰部反对势力的逼迫，又与舅舅贺讷一起扶持拓跋珪登

---

① 《魏书·贺讷传》：于是诸部大人请讷兄弟求举太祖为主。染干曰：“在我国中，何得尔也！”

② 《魏书·贺讷传》：讷曰：“帝，大国之世孙，兴复先业，于我国中之福。常相持奖，立继统勋，汝尚异议，岂是臣节！”遂与诸人劝进，太祖登代王位于牛川。

上了代国王位。

从整个复国过程来看，当年在长安搭上慕容垂这条线极大概率也是贺氏代表拓跋珪完成的。但如此有政治头脑和才干的母亲，却让拓跋珪从童年到青年成长的过程中形成了巨大的阴影。

当年，母亲贺氏发动政变胁迫爷爷投降了前秦，才导致拓跋珪因不孝被流放蜀地；但母亲又规划并一步步实施了拓跋珪的复国。

母亲部族势力对于代国王权的影响让拓跋珪对其有着相当高的警惕，最终导致了拓跋珪在其晚年创立了“子贵母死”的极端制度。

但任何想要通过极端制度来达到自己预期的人最终都会看到，历史的编剧总会狠狠地将这自作聪明的耳光抽回来。

拓跋珪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他所建立的北魏，后来居然会出现比他妈妈的政治手腕还要高的女强人，利用这个防范后宫干政的政策长时间把持了北魏的皇权，并永远地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走向。

慕容垂也想不到，自己这个玩了一辈子鹰的人，最后会让鹰啄瞎了眼。英雄如他，不会认为十几岁的拓跋珪能干什么，能布什么大棋局，能有什么危险性！但他却不知道他这个外孙子是万中无一的个例。

这孩子十年来的丰富阅历，使他堪称整个“五胡时代”的最沧桑少年！

最乱世道的最强高压锅将这个孩子锻造成了野心极大、手段极狠的吞并机器，在接下来的短短几年中，这个十几岁的毛头小子通过种种决策，在一个个阴差阳错下最终将慕容垂拉入了“忘记做制衡”的局中，亲手帮这匹喂不熟的中山狼剪除了一个个竞争对手。

北魏的娘胎底色，实际是姓慕容的。

四、最乱世道喂养出来的最毒中山狼

公元386年正月，拓跋珪复国。

刚刚复国成功的拓跋珪做了一件几乎不可理解的事情，他要离散部落。[①]

准确的时间，是386年二月，拓跋珪刚刚登基就徙居了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乡），务农息民。[②]

所谓的“离散部落”，用《魏书·贺讷传》中的记载可以顾名思义地解释：“讷从太祖平中原，拜安远将军。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

“离散部落”的核心是两点：定居和编户，目的是方便控制、指哪打哪。

《魏书·高车传》做出了旁白解释，后来拓跋珪离散诸部后，只有

---

① 《魏书·官氏志》：登国初，太祖散诸部落，始同为编民。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八》：代王珪徙居定襄之盛乐，务农息民，国人悦之。

高车部因为实在难以使役，所以还保留着部落属性。[①]

也就是说，“分散诸部”的目的，是为了方便自己“任使役”。其实就是将草原民族中原化，在草原上实行中原政权统治的精髓——编户齐民。

这个政策在《贺讷传》中分三步走：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

第一步“分土”。确定土地后，才能“离散诸部”。

第二步“定居”。只有“分土”使部落离散后，才能让部民踏踏实实地“定居”从而“不听迁徙”。

第三步“编户”。只有“定居”后才能登记造册，达到“任使役”的目的。

386年二月，拓跋珪在初登王位一个月后，就在盛乐推行了“离散诸部”的政策。

“离散诸部”并不是拓跋珪的发明，十六岁的孩子怎么可能有这么高深的智慧，这是从苻坚那里学来的。准确地说，是“五胡时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后一代代人从汉政权那里总结借鉴过来的。

《晋书·苻坚载记》中说代国被灭后，苻坚对拓跋十族施行了离散部落，具体操作如下：“散其部落于汉鄣边故地，立尉、监行事，官僚领押，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税租。其渠帅岁终令朝献，出入行来为之制限。”

“散其部落于汉鄣边故地”就是“离散诸部，分土定居”。

“立尉、监行事，官僚领押”就是利用武力强制保证离散诸部的实施，保证其“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

---

① 《魏书·高车传》：太祖时，分散诸部，唯高车以类粗犷，不任使役，故得别为部落。

“其渠帅岁终令朝献，出入行来为之制限”这就是“不听迁徙”。

“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就是达到“任使役”的目的。

《南齐书·魏虏传》中也基本和《晋书·苻坚载记》中说的一样：“分其部党居云中等四郡，诸部主帅岁终入朝，并得见犍，差税诸部以给之。”唯一的区别，是《晋书》说的离散之地为“汉鄣边故地”，《南齐书》说的是“云中等四郡”。

其实所谓的“汉鄣边故地”也就是“云中等四郡”，除了云中外剩下的三郡极大概率是之前杀刘库仁的雁门、上谷、代郡三郡。（见图 15–5）

拓跋珪“息众课农”的盛乐，属云中郡。推行“离散诸部”的拓跋珪，就是地地道道地学苻坚。

拓跋珪之所以要在继位后第二个月就迁都到盛乐去搞离散诸部，就是因为苻坚在这里有过试点的基础。

但是，这事靠谱吗？这个十六岁的孩子步子迈得太大了。自古改革都是要有威望和强制力保底的，拓跋珪有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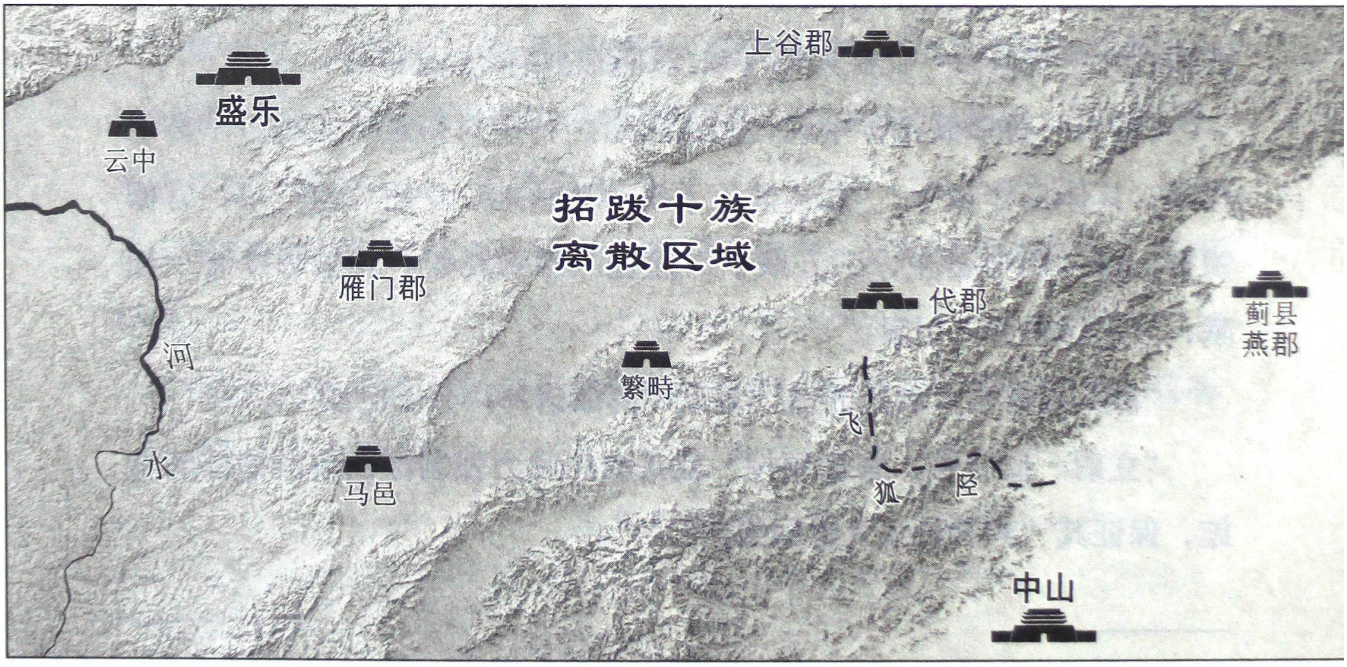


图 15-5　拓跋十族离散区域示意图

仅仅三个月后，护佛侯部和乙弗部就叛逃了。[①]

对于这事，拓跋珪没有什么反应，表示现在制度草创，一切要忍。[②]

七月，拓跋珪回到盛乐后，乙弗部又来归降了，十几天后，其帅代题再次叛逃，拓跋珪命令其孙倍斤代领部落。[③]

为什么又来归降了呢？因为拓跋珪放弃了“离散部落”政策。

后面明说了，即便乙弗部帅代题再次叛逃，拓跋珪仍然令其孙倍斤代领乙弗部落。由此也可以知道，乙弗部并未被离散。这也就意味着，拓跋珪刚一试水就激起了层层巨浪，然后就收手了。

但是，拓跋珪的这次“愣头青行为”差点儿让他永远失去了再次试错的机会。因为毛毛躁躁的操作，让很多大佬并不认可拓跋珪。没过几个月，十六岁的拓跋珪迎来了几乎众叛亲离的危险局面。

386 年六月，开始东返的西燕内部发生了兵变，刁云等人杀掉了西燕国主慕容忠（慕容僔孙），推举慕容永（慕容宗室远支）为话事人。慕容僔的子孙不再是皇帝，西燕终于能有机会和慕容垂建交并开始向后燕称藩。

慕容永随后向苻丕借道东返，但苻丕不同意。苻丕率军倾巢而出，准备在襄陵（今山西襄汾县）拦截这些逼死他爹苻坚的燕贼。但慕容鲜卑是真的能打，苻丕军被彻底摧毁，左丞相王永、卫大将军俱石子全部战死。

苻丕担心被另一个长安逃奔过来的实力派人物苻纂迫害，率数千骑兵南逃东垣，打算袭击洛阳，但随后被东晋的扬威将军冯该斩杀，太子苻宁、长东王苻寿都被俘虏送到了建康。

---

① 《魏书·太祖纪》：五月，车驾东幸陵石。护佛侯部帅侯辰、乙弗部帅代题叛走。

② 《魏书·太祖纪》：诸将追之，帝曰：“侯辰等世修职役，虽有小愆，宜且忍之。当今草创，人情未一，愚近者固应趑趄，不足追也。”

③ 《魏书·太祖纪》：秋七月己酉，车驾还盛乐。代题复以部落来降，旬有数日，亡奔刘显。帝使其孙倍斤代领部落。

苻纂与其弟苻师奴率前秦的最后数万兵马西渡黄河逃奔了杏城（今陕西黄陵县），其余的王公百官全都落入慕容永之手。[①]

慕容永拿下并州后，也不再提东归慕容垂的事了。

拓跋珪在慕容垂的支持下渐渐夺回了代北的声威，西燕慕容永拿下并州则让独孤部的刘显看到了新的机会。因为拓跋什翼犍的幼子拓跋窟咄此时也跟随慕容永东返了。[②]

这孩子就没有被慕容垂安排进代北的核心政局，或者说，拓跋窟咄并没有一个如贺氏般厉害的妈妈帮他去运作这些事。

刘显遣弟刘亢泥迎回了拓跋窟咄，随后出兵代北，拓跋诸部骚动。[③]

代国王位其实百年来一直没有明确的继承制度，一直是谁胳膊粗、谁背后的势力大谁上。

拓跋珪有着嫡长孙的名义，其实并不算什么，他仅仅十六岁的年纪则是个重大劣势。

拓跋部重臣莫题此时就给拓跋窟咄送去了示好信物，还带了话："三岁的牛犊子怎么能拉得动大车！"[④]

更关键的是，拓跋珪刚刚上位就忙着离散诸部，这惹怒了很多既得利益者："拓跋珪这个小毛孩子明显不顾我们草原民族广大代北诸部的根本利益！"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八》：纂与其弟尚书永平侯师奴帅秦众数万走据杏城，其余王公百官皆没于永。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八》：初，秦灭代，迁代王什翼犍少子窟咄于长安，从慕容永东徙，永以窟咄为新兴太守。

③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八》：刘显遣其弟亢泥迎窟咄，以兵随之，逼魏南境，诸部骚动。

④ 《魏书·莫题传》：登国初，刘显遣弟亢泥等迎窟咄，寇南鄙。题时贰于太祖，遗箭于窟咄，谓之曰："三岁犊岂胜重载？"言窟咄长而太祖少也。

当刘显助拓跋窟咄来争王位时，拓跋诸部出现了巨大骚动，拓跋珪身边甚至出现了谋逆的卧底，于桓等亲随与诸部大人打算杀掉拓跋珪作为迎接新帝的投名状。①

当时的情况已经恶劣到什么地步了呢？同谋人单乌干向拓跋珪告密，但拓跋珪考虑到此时人心几乎已经失控，不敢翻脸。②

这很不像拓跋珪的风格，因为此人向来狠辣凌厉，反应极快。

于桓又对其舅穆崇说："现在拓跋窟咄已立，大家都打定主意去归附了，富贵不可失，舅舅您动手吧！"③

眼看叛离弒主几乎要成为明目张胆的事，拓跋珪终于下定决心诛杀了于桓等密谋者五人，但其余莫题等七姓都不再追究。④

此次诛杀乱党后，拓跋珪发现仍然控制不住局势，于是北越阴山，再次逃到了母族贺兰部。⑤

眼看着创业未开始就要中道崩殂，拓跋珪找他舅爷爷了。

各大版本的史书都记载拓跋珪向慕容垂张嘴了。先选立场最可笑的《魏书》：拓跋珪派使者告诉慕容垂表现的机会到了，随后慕容垂遣使朝贡已经成光杆司令的拓跋珪，同时派慕容麟带军队跟拓跋珪的使者一起去。⑥

---

① 《魏书·太祖纪》：八月，刘显遣弟亢泥迎窟咄，以兵随之，来逼南境。于是诸部骚动，人心顾望。帝左右于桓等，与诸部人谋为逆以应之。

② 《魏书·昭成子孙传》：太祖左右于桓等谋应之，同谋人单乌干以告。太祖虑骇人心，沉吟未发。

③ 《魏书·穆崇传》：窟咄之难，崇外甥于桓等谋执太祖以应之，告崇曰："今窟咄已立，众咸归附，富贵不可失，愿舅图之。"

④ 《北史·魏诸宗室传》：后三日，桓以谋白其舅穆崇，又告之，帝乃诛桓等五人，余莫题等七姓悉原不问。

⑤ 《魏书·太祖纪》：帝虑内难，乃北逾阴山，幸贺兰部，阻山为固。

⑥ 《魏书·太祖纪》：遣行人安同、长孙贺使于慕容垂以征师，垂遣使朝贡，并令其子贺麟帅步骑以随同等。

连《魏书》都有记载，由此看出这一关实在是过不去，也掩盖不过去了，毕竟北魏太祖又组建流亡政府去了。

情况相当凶险。拓跋珪派了两个心腹去求救，一个半路就直接投奔拓跋窟咄了，另一个心腹安同排除万难地来到了中山送信，最终慕容垂派慕容麟率步骑六千前来救场。[①]

贺兰分部的贺染干趁着这个机会，也开始响应拓跋窟咄去侵袭拓跋北部。[②]

十月，南北强敌开始逼近，拓跋部已经一盘散沙，北部大人叔孙普洛等十三位高级官员及诸乌丸逃奔刘卫辰。[③]

眼看着要崩，北魏的好朋友，拓跋氏历史上最重要的恩人慕容麟果断派安同先行回国，告知燕军就要到了。

在后燕的支持下，拓跋部终于暂时止住了颓势。[④]

看到舅爷爷派兵来了，拓跋珪才从母族贺兰部回到了牛川（今内蒙古集宁区），此时拓跋窟咄已经进军到了高柳（今山西阳高县）。（见图 15-6）

拓跋珪再次派安同去见慕容麟，约定攻打拓跋窟咄的时间。[⑤]

最终双方约定了时间，拓跋珪带队和慕容麟会师于高柳，击败了

---

① 《北史·魏诸宗室传》：遣安同及长孙漫征兵于慕容垂。贺曼亡奔窟咄；安同间行，遂达中山。慕容垂遣子贺麟步骑六千以随之。

② 《魏书·昭成子孙传》：贺染干阴怀异端，乃为窟咄来侵北部。

③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八》：燕赵王麟军未至魏，拓跋窟咄稍前逼魏王珪，贺染干侵魏北部以应之。魏众惊扰，北部大人叔孙普洛亡奔刘卫辰。《魏书·昭成子孙传》：人皆惊骇，莫有固志。于是北部大人叔孙普洛节及诸乌丸亡奔卫辰。

④ 《魏书·昭成子孙传》：贺麟闻之，遽遣安同、朱谭等来。既知贺麟军近，众乃小定。《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八》：麟闻之，遽遣安同等归。魏人知燕军在近，众心少安。

⑤ 《魏书·昭成子孙传》：太祖复使安同诣贺麟，因克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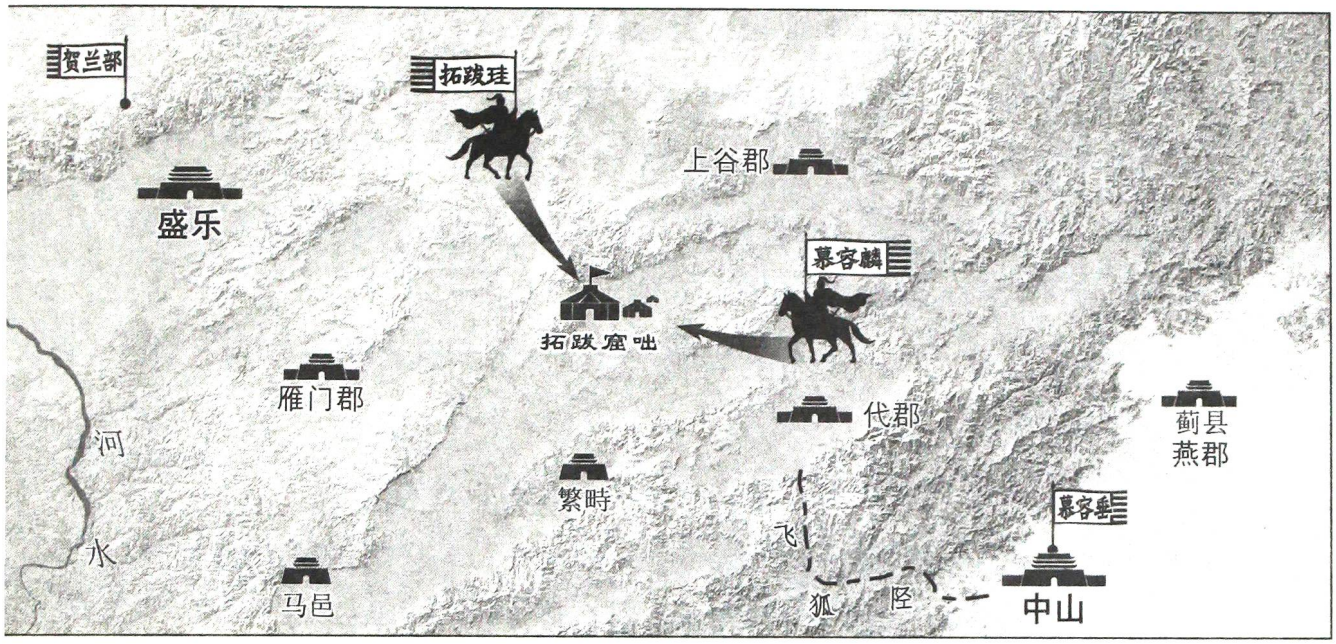


图 15-6　拓跋珪与慕容麟联合作战示意图

他的小叔叔，拓跋窟咄逃奔刘卫辰后被杀，拓跋珪悉收其众，打赢了这场王位争夺战。[①]

慕容麟帮拓跋珪打败拓跋窟咄后，回师中山。[②]这是慕容垂第一次扶起来拓跋珪。

387 年，打赢了王位之战的拓跋珪着手处理始作俑者独孤部的巨大威胁。

刘显的独孤部作为苻坚扶植了近十年的代北代言人，地广兵强，雄于北方，但因为刘显弒叔争夺继承权问题，去年刘显之弟刘肺泥和族帅刘奴真相继叛离，投奔了拓跋部，独孤部开始出现衰弱之势。[③]

---

① 《魏书·昭成子孙传》：安同还，太祖踰参合，出代北与贺驎会于高柳。窟咄困迫，望旗奔走，遂为卫辰杀之，帝悉收其众。

② 《魏书·昭成子孙传》：贺驎别帝，归于中山。

③ 《魏书·太祖纪》：刘显自善无南走马邑，其族人奴真率所部请降于代；七月，刘显弟肺泥帅众降魏。

拓跋珪的长史张兖对他说："刘显胃口很大，现在要是不趁着他家兄弟不和而取之，将来必为后患，但咱们自己和他开战没什么戏，还是得找你舅爷爷。"①

恰巧刘显也不是个战略上的明白人，他并不清楚此时要安抚慕容垂，反而还勾搭了慕容垂的边地叛军。

387年三月，后燕上谷人王敏杀上谷太守，代郡人许谦逐代郡太守，各率郡归附刘显。②

五月，拓跋珪联盟慕容氏灭独孤部的求援信送过来了。③

慕容垂正还在琢磨的时候，刘显又作死了。七月，河西的刘卫辰为结好慕容垂，特意献马，马却被刘显给抢了。（见图15-7）

慕容垂大怒，派北魏的老朋友慕容麟再次带兵西征。后来慕容垂还是觉得不解气，又调派了慕容楷率本部过来，大败刘显。

刘显率部逃到了马邑西山，这时候拓跋珪也来了，与慕容麟在弥泽（今山西朔州西南）会师并再次击破了刘显部。④

这次独孤部被打残了，部众牛羊被慕容麟全部拿下，刘显投奔了西燕。⑤

慕容垂随后直接将独孤部开除出鲜卑籍，立刘显之弟刘可泥为乌

---

① 《魏书·张衮传》：时刘显地广兵强，跨有朔裔。会其兄弟乖离，共相疑阻，衮言于太祖曰："显志大意高，希冀非望，乃有参天贰地，笼罩宇宙之规。吴不并越，将为后患。今因其内釁，宜速乘之。若轻师独进，或恐越逸。可遣使告慕容垂，共相声援，东西俱举，势必擒之。"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九》：燕上谷人王敏杀太守封戣，代郡人许谦逐太守贾闰，各以郡附刘显。

③ 《魏书·太祖纪》：夏五月，遣行人安同征兵于慕容垂。

④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九》：燕主垂怒，遣太原王楷将兵助赵王麟击显，大破之。显奔马邑西山。魏王珪引兵会麟击显于弥泽，又破之。

⑤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九》：显奔西燕，麟悉收其部众，获马牛羊以千万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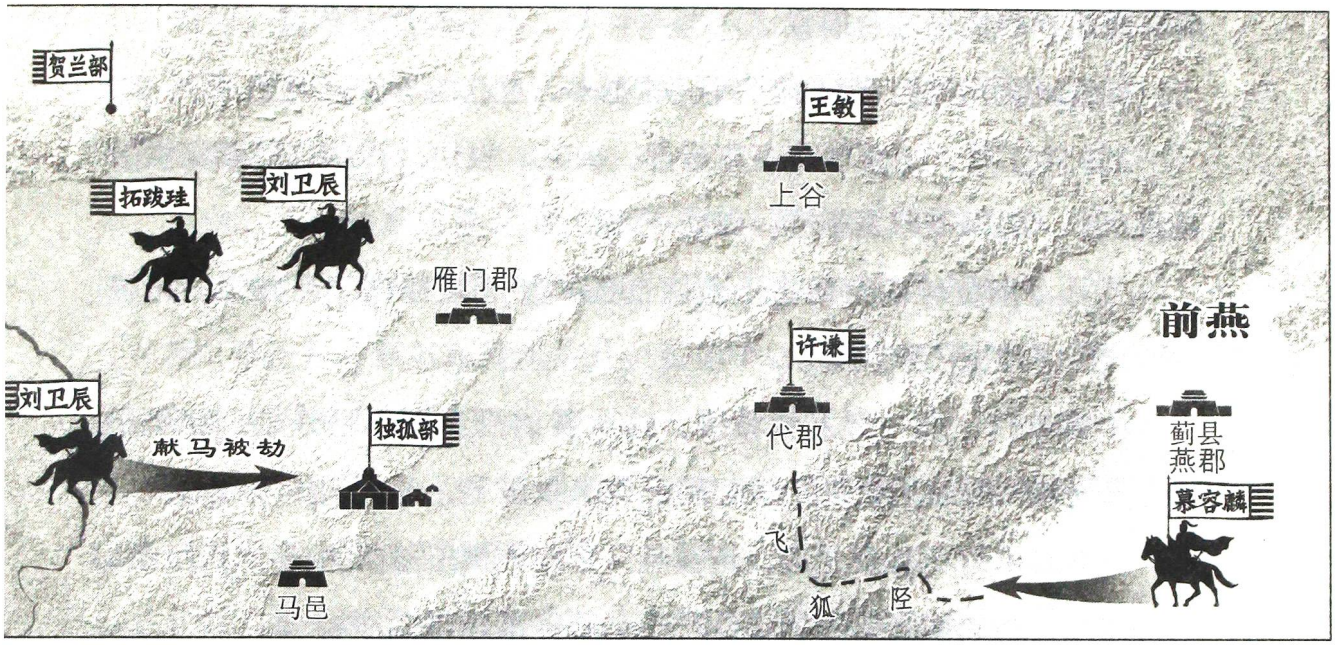


图 15-7　拓跋珪与慕容麟再次联合作战示意图

桓王，并将独孤部核心的八千余落迁到中山，编户齐民，进行看管。[①]

就这样，拓跋珪复国后最大的敌对势力独孤部被势大力沉的慕容垂给离散了。虽然独孤部的人口和牛羊全部被燕军笑纳，但最大的受益者明显是拓跋珪。拓跋部南面出现了巨大的权力真空，并且就此消除了一个心腹大患。

灭独孤部后一年，即 388 年八月，拓跋珪派弟弟拓跋仪去中山探慕容垂的底细。在这个时候，刚刚解除外患没多久的十八岁拓跋珪就已经有图谋舅爷爷的打算了。

拓跋仪回来后对拓跋珪说："舅爷爷更老了，他的太子还是那德行，他弟弟慕容德已经开始翘尾巴了，将来老英雄死后，燕必内乱，届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九》：燕主垂立刘显弟可泥为乌桓王，以抚其众，徙八千余落于中山。

时可图之，现在还不是时候。”①

拓跋珪随后将目光瞄准了曾经的恩人，自己的母族贺兰部。

389年正月，拓跋珪袭高车诸部，破之。很快，拓跋珪的真实意图显露出来，袭高车只是幌子，其意在贺兰部。

二月，拓跋珪突然袭击了贺兰部的小弟吐突邻部，大破之。拓跋珪正式将刀捅向了贺兰部。

小弟被打，贺兰部发兵救援，这次贺讷没再挺自己外甥，而是跟一直想弄死拓跋珪的贺染干尽起诸部前来救援了，这次战役未分胜负。

看到自己打不动贺兰部，拓跋珪又想起他舅爷爷了。

四月，远征回来的拓跋珪几乎是马不停蹄地来到赤城。

紧接着五月，就派“外交部长”拓跋虔去见慕容垂了。②

十月，慕容垂派人来跟拓跋珪密谋。

半年后，390年三月，拓跋珪实施了自己的计划，还是和去年一样，先以暴打高车部当幌子，俘获人口牛羊二十余万。慕容垂派慕容麟也过来了。③

入夏，拓跋珪在意辛山与北魏的老朋友会合，随后与贺兰部及其全部小弟展开会战，魏燕联军大胜。④

纥突邻和纥奚二部降魏，贺讷率部西逃。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九》：魏王珪阴有图燕之志，遣九原公仪奉使至中山。……仪还，言于珪曰：“燕主衰老，太子暗弱，范阳王自负材气，非少主臣也。燕主既没，内难必作，于时乃可图也。今则未可。”

② 《魏书·太祖纪》：五月，陈留公元虔使于慕容垂。

③ 《魏书·太祖纪》：五年春三月甲申，帝西征。次鹿浑海，袭高车袁纥部，大破之，虏获生口、马牛羊二十余万。慕容垂遣子贺麟率众来会。

④ 《魏书·太祖纪》：夏四月丙寅，行幸意辛山，与贺麟讨贺兰、纥突邻、纥奚诸部落，大破之。

六月，拓跋珪回师牛川，这时草原上永不落幕的“趁你病要你命”剧本如期上演，铁弗匈奴刘卫辰命其子再击贺兰部。贺讷无奈向自己的外甥拓跋珪请降求救。①

七月，拓跋珪救了他舅舅，随后将贺兰部迁到了魏燕边界。②

贺讷来到燕境后向慕容垂称臣，慕容垂任命贺讷为归善王。③

391年正月，贺兰部发生内乱，贺染干打算谋杀其兄贺讷，贺讷知道后和贺染干展开了内战。

这事怎么能少得了好外甥呢，拓跋珪赶紧又给他舅爷爷送信，说我给您当向导咱打他们去啊！④

二月，慕容垂又派了慕容麟来打贺讷，并派龙城守将兰汗带着东北军攻打贺染干。⑤

四月，兰汗击破贺染干。

六月，慕容麟在赤城抓住了贺讷，受降其部落数万。⑥

至此，拓跋珪忽悠慕容垂的条件也基本可以看明白了。

拓跋珪要地盘，给慕容垂人口和牛羊。第一次打败贺兰部后将贺兰部从阴山北的故地胁迫到了燕境，趁着贺兰部内乱，慕容垂出兵吞并了贺兰部。但从这时开始，拓跋珪对他有大恩的舅爷爷露出了獠牙！

---

① 《魏书·太祖纪》：六月，还幸牛川。卫辰遣子直力鞮寇贺兰部，围之。贺讷等请降，告困。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九》：七月，刘卫辰遣子直力鞮攻贺兰部，贺讷困急，请降于魏。丙子，魏王珪引兵救之，直力鞮退。珪徙讷部落，处之东境。

③ 《魏书·贺讷传》：讷又通于慕容垂，垂以讷为归善王。

④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九》：魏王珪告于燕，请为乡导以讨之。

⑤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九》：二月，甲戌，燕主垂遣赵王麟将兵击讷，镇北将军兰汗帅龙城之兵击染干。

⑥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九》：六月，甲辰，燕赵王麟破贺讷于赤城，禽之，降其部落数万。

拓跋珪在慕容麟拿下贺讷的时候又开始来救他舅舅了。[①]

其实明摆着就是来找慕容麟抢人口。此时慕容麟刚刚火拼了贺讷，最终慕容垂吃了哑巴亏，命令慕容麟归还贺讷部人口，将贺染干部迁到了中山。[②]

这次慕容麟回来后跟他爹说："我看拓跋珪这小子将来一定会成大患，不如把他抓过来命其弟监国。"但慕容垂没有听从。[③]

真的是慕容垂"不从"吗？可能慕容垂已经知道自己犯了个极大的错误。

仅仅一个月后，拓跋珪派弟弟拓跋觚觐见慕容垂，这一次慕容垂扣下了拓跋觚，找拓跋珪要马，但拓跋珪相当干脆地和自己的恩公舅爷爷直接断交了，随后迅速派使者和西燕建立了关系。[④]

慕容垂根本没想到，这个外孙子居然不按套路出牌，没有一丝丝犹豫也没有一丝丝顾虑地就把自己拉黑了，还转头与竞争对手结盟！

就这样，慕容垂在帮拓跋珪复国成功后，又相继帮拓跋珪干了三件大事：

1. 在拓跋珪与叔叔争王位的覆灭关头帮他成功续命。

2. 帮拓跋珪剪灭了南部最大的敌对势力独孤部。

3. 帮拓跋珪剪灭了北部最大的潜在敌对势力贺兰部。

至此，拓跋珪周边再无大的威胁势力，慕容垂也就失去了利用的价值成为该扔的干电池了。

---

① 《魏书·贺讷传》：太祖遣师救讷，麟乃引退。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九》：燕主垂命麟归讷部落，徙染干于中山。

③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九》：麟归，言于垂曰："臣观拓跋珪举动，终为国患，不若摄之还朝，使其弟监国事。"垂不从。

④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九》：魏王珪遣其弟觚献见于燕；燕主垂衰老，子弟用事，留觚以求良马。魏王珪弗与，遂与燕绝；使长史张衮求好于西燕。

拓跋珪冷血寡恩到了转过头就能和慕容垂翻脸，并且根本不在乎弟弟的死活。

贺兰部最终在被慕容麟缴械后成为拓跋珪“离散部落”的牺牲品，从此成为拓跋部的农奴编户。[①]

贺讷看着这个白眼狼外甥最终一刀捅向了自己。回想起六年前，这个十五岁的外甥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腆着大脸投奔自己的时候，曾信誓旦旦地对自己赔着笑脸说“诚如舅言，不敢忘也”。

所有人，都被这个在“动物世界”长大的孩子骗了。

灭了贺兰部的拓跋珪在几个月之后，拔出了西向的屠刀。

有“五胡吕布”之称的刘卫辰一直不安分，从拓跋珪爷爷时代就没完没了地反复降、叛，后来也是这个刘卫辰给前秦做向导来灭的代国。

391 年九月，拓跋珪突然偷袭刘卫辰部于五原，屠其部，收积谷。

十月，拓跋珪大破归附于刘卫辰的柔然部，受降了柔然部的东西二部帅。

十一月，刘卫辰遣其子直力鞮进攻代国南部，当月就被拓跋珪带队反击，大破直力鞮军于铁歧山南，获其器械辎重，收牛羊二十余万。

如果是他爷爷，这事也就到此为止了。但由于舅爷爷和自己的经历太过于深刻，拓跋珪对于“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这句话有着刻骨的理解！

六天后，拓跋珪不死不休地追过了黄河。又过了三天，拓跋珪追到了刘卫辰的藏身处悦跋城，刘卫辰父子接着逃。拓跋珪下令诸部继续追击。

在拓跋珪凡事做绝地穷追猛打下，闹腾了三十多年的刘卫辰终于

---

① 《魏书·贺讷传》：讷从太祖平中原，拜安远将军。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

没能再次逃跑成功，被其部下所杀。

十二月，拓跋珪见到了刘卫辰的尸体，斩其头并巡视诸部，随后诛杀刘卫辰宗党五千余人以斩草除根，自此黄河两岸全部归于拓跋珪，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复国仅仅五年的拓跋珪超越了自己的爷爷拓跋什翼犍，声威国势达到了拓跋部有史以来的最高点。[①]

时年六十六岁的慕容垂站在中山的宫殿前向西望去，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当年自己身边的那个孩子，那个今年不过二十一岁的毛头小子居然会在短短的五年时间统一大漠南北。他更加不会想到，即便自己对这个孩子有着兴灭继绝的山海之恩，最终在这个孩子的眼里，却永远在盘算着自己利用价值的多寡和取而代之的时机。

慕容垂这一生，经历太多了。

十几岁即勇冠三军；二十多岁独挡西路震慑后赵；三十多岁征战河北，为兄所忌；四十多岁力挽狂澜救国，无可奈何投敌；五十多岁身在长安苦心孤诣、心心念念恢复祖业；六十多岁终于扬眉吐气重回关东之巅。

这样的人生剧本实在太精彩，上天实在不忍让如此天造地设的人杰以此种方式走下历史舞台。慕容垂的七十岁，剧本仍非人间编剧所能想象。上天注定要让这个几乎贯穿“五胡”剧本后半场的最大角色体会到最撕心裂肺的谢幕感觉。

在小说《天龙八部》中，姑苏城西燕子坞有一处庄园为慕容氏所居，名“参合庄”。自古所居之地必图呼名之吉利，金庸用“参合”这个名字，在小说的开始，就预言了慕容复注定失败的结局。

在下一章，即将迎来“五胡时代”的北方终局之战。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九》：十二月，军于盐池，诛卫辰宗党五千余人，皆投尸于河，自河以南诸部悉降，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国用由是遂饶。

第16战

参合陂之战：北魏与后燕的终极对决

一、“五胡”兴衰的总密码

司马崩乱世界，五胡云扰中原。纵横百有余年，几度交锋索战。

马过生灵齑粉，血流河洛腥膻。耳闻犹不堪言，有眼休教看见。

轰轰烈烈的《两晋悲歌》北方剧情线，将在此战后落下帷幕。

在落幕钟声即将敲响之际，再回首这一百多年的“五胡乱华”。如果这一百多年的血雨腥风只浓缩了一个道理，那么究竟是什么呢？

在前面的章节，已将南匈奴、屠各、氐、羌、乌桓、段部鲜卑、宇文鲜卑、慕容鲜卑、内附“杂胡”以及拓跋鲜卑在内的几乎当时所有北方少数民族的前世今生都细数了一遍。

在那个时代，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也都摩拳擦掌地做好了南下进攻的准备。

或是因为小冰期，或者说是因为汉民族尚武之魂的衰落，又或者说是因为司马氏的那些不肖子孙自毁长城，但是归根结底，北方各少数民族政权之所以在公元 4 世纪初就开始荷枪实弹地对中原地区虎视眈

眈，其根本原因在于汉末三国的天下大乱和长达半个世纪的军阀混战让汉民族的北方人口数量跌到了历史冰点，而同时在小冰期造成的生存威胁下，北方各少数民族不得不开始“胡马南下”。

此消彼长之下，人口这个历史的核心元素，第一次对中原地区产生了巨大的思辨叩问。

历史的编剧神奇地将中原汉族人口的波谷与北方少数民族人口的波峰凑在了一起，引爆了随后三百年的血雨腥风。

早在公元280年西晋灭吴之后，晋朝的侍御史郭钦就曾在晋武帝司马炎高度兴奋的时候上了一份相当具有警示意义的“泼冷水”式报告，他在报告中提出了一个相当严峻的问题：胡人的数量太多了！

这也是一篇质量相当高的三段论式策论。

1. 发现问题：戎狄外族自古为患，魏初人少，西北诸郡都安排了内附之胡，甚至京兆、魏郡、弘农这种内部州郡也有外族之人移入。

2. 发出预警：虽然当前蛮夷服从，但百年之后，如果叛乱，胡骑自平阳、上党出发，不超过三天就可以来到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都将尽数沦为狄庭。

3. 解决问题：现在应该借平吴之威慢慢地将内郡杂胡迁移到边疆地区，同时严控四夷出入之防线，此为万世之长策也。

司马炎正忙着和弟弟司马攸进行政治大比武，需要塑造万邦归附的政治形象给自己加分，根本没工夫看这份写实且严峻的社会危机预警报告。

仅仅十几年后，郭钦的那篇策论预言开始逐步变为现实，北地、西河、冯翊、安定、上郡等整个西北逐渐沦为狄庭。

司马炎死后，西北大乱频发，氐人齐万年甚至开始造反称帝，即将引领下一个时代的口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已成朝廷共识！

因为此次造反的主力，就是已被编户、汉化已久的氐人。

齐万年之乱被艰难平复后，陈留圉人江统给出了一个下世纪的节目预告——《徙戎论》。文中相当可怕地报告了两个现象：

1. 关中的戎狄人口已经过半，时间长了这不是个事啊！[①]

2. 现在不仅西北不让人省心，洛阳正北面的并州诸胡中的匈奴又一次成为心腹大患，而且要远比西北的威胁更为严重！[②]

这两个现象，归结起来就是，胡人的数量和规模太吓人了，汉人现在已经镇不住了。

中原王朝到了极其危险的时候。此时此刻放眼黄河以北，到处都是不同种不同俗的外族人。

长城塞外，拓跋鲜卑恢复元气开始，虎视阴山南北，东北鲜卑三部悄然崛起；中原内地，羌、氐大乱刚被平息，关中人口减少，羌、氐之众已占一半，屠各统一匈奴联盟成为并州大患，数十万“杂胡”遍布塞内，处处都像火药桶。

整个北方摩拳擦掌、战马嘶鸣。各就各位，预备！

在司马家族开启了前无古人的丑陋自爆后，诸胡鸣枪起跑了。

匈奴五部屠各引领第一棒灭亡了西晋政权，但在自家“低配版八王之乱”后也自爆了，所有的“杂胡”开始聚集在羯赵石勒周围。

石勒利用“普发公民权”的手段充分发挥了人数多的优势将第一棒匈奴人在洛阳会战后剿灭殆尽，自此，匈奴基本退出历史舞台，因为匈奴没人了。

整个匈奴族裔有影响力的仅剩北方草原上未参与中原角逐的铁弗

---

① 《晋书·江统传》：关中之人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处之与迁，必须口实。

② 《晋书·江统传》：并州之胡，本实匈奴桀恶之寇也……今五部之众，户至数万，人口之盛，过于西戎。然其天性骁勇，弓马便利，倍于氐、羌。若有不虞风尘之虑，则并州之域可为寒心。（写明了匈奴现在的人口数量及战争能力。）

部和独孤部，其余基本都死了。

接下来的十五年是石虎肆虐期，石虎将当时北方的所有异族都圈到了河北。随后，他聚集羌、氐诸族和北方归附汉人对中原汉人展开了血腥暴政和肆意虐杀。

石虎相当明白民族斗争的核心指标是什么：汉人都被虐死了，天下自然就是胡人的。

但这招操作难度太高，石虎死后，羯赵开始镇不住各怀鬼胎的群胡场子。河北的“民族高压锅”爆炸了，石虎的汉族养孙冉闵团结起汉人对诸胡进行了报复性屠杀。自此，内附“杂胡”基本退出了历史舞台，因为“杂胡”没人了。

核心“杂胡”被屠杀殆尽，剩下的“杂胡”在人数上不再占据主流优势，再也无法出现像石勒那样有号召力的首领了。不过，这话有点儿绝对，下一个“杂胡联”领袖即将出现，他叫慕容垂。

冉闵屠羯后，之前一直低调发展的氐族和慕容鲜卑发力了，两族凭着自家的人口体量优势分别成了关中和关东的主人。

随后苻坚灭前燕，但并没有对慕容鲜卑进行血腥屠杀。十多年后，慕容冲带着三十多万鲜卑人乱长安，间接搞死了爱和自己玩角色扮演的苻坚。

慕容鲜卑消灭了大部分氐族人，剩余的氐族人则被后秦羌人消灭了。氐族就此退出历史舞台，还是那个原因——没人了。

淝水之战后，北方的台面上只剩下四大势力：完成布局并团结了关东“杂夷”的慕容垂，东归的慕容鲜卑，关中的羌人，北面的拓跋鲜卑。

前三股势力，都历经了多轮腥风血雨可谓百战余生。而作为最后一股势力的拓跋鲜卑，却在阴差阳错之下不得不“低调”了百年后，带着全部筹码即将清场！

百年战火燃烧到最后，就是朝着鲜卑人的内战方向演化。这一时代背景下的北方中国，马过生灵蔺粉，血流河洛腥膻，沧桑百年匆匆过。“五胡乱华”的本质，就是人口体量最庞大的鲜卑族一路陪着各族民众撑到了“五胡”终章。

别人死了，我还站着，今后这片土地的主人就是我和我的后人！从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本战的故事是最悲壮的“为他人做嫁衣”。

在“五胡”剧本之神——慕容垂带着团结的“杂胡”精锐拼掉了同种的慕容鲜卑后，他又将这块“清理”干净的北国之地送到了“阴狠”集大成者——拓跋珪手上。

当鲜卑族成为这个时代北方的最终胜利者时，中原汉族也早已开始了血腥下的重生涅槃之路。

天堑长江保住了南方的华夏道统，在一座座的坞堡中，忍辱负重的汉人们传承着汉文化、繁衍着族裔。在一波波的胡马肆虐中，在百余年的血雨腥风下，汉族人口数量开始大幅回升。

人口！人口！无论是文明还是野蛮，无论是“礼义廉耻”还是“虽远必诛”，这一切一切的底色与支撑，都是人口！

现在，再来看看这场公元 4 世纪的巅峰收官战吧，且看慕容鲜卑和关东“杂夷”是如何清盘与退场的。

慕容垂人至暮年，打了好几个盹。就是这几个盹，浪费了后燕的最核心竞争力——慕容垂人老近妖的最后几年宝贵寿命。

387 年五月，慕容垂亲自统军南攻丁零人翟辽，慕容楷为前锋。翟辽势力范围内的百姓极为拥戴慕容楷，纷纷道：“太原王慕容恪的儿子来了，我们的父母到了！”相继归附于慕容楷。

翟辽大为惊惧，请降，慕容垂命翟辽为徐州牧、河南公，并亲自到黎阳（今河南浚县东）受降，然后班师。

给对方一个投降的机会很正常，毕竟在乱世中树立一个接纳降将

的招牌是相当降低统治成本的。

慕容垂这次没有使用铁腕政策迁移并离散丁零部众，很有可能是需要翟辽帮他防守黄河以南的东晋。

同年七月，慕容垂在帮拓跋珪灭了独孤部的刘显后，尽徙其部众于中山。[①]

北面有外孙子拓跋珪，那是自己人，所以不需要独孤部了，都带到中山来当编户吧；但南边毕竟还是要防着东晋的，所以给翟辽留下部众。

但很快，慕容垂就后悔了。当年十月，翟辽反叛，和当地的王祖、张申等势力再次作乱于河北南部。

388 年二月，翟辽又要投降，但慕容垂不准，随后翟辽自称魏天王，丁零人自己建国了。

五月，翟辽因为害怕慕容垂，将都城由黄河以北的黎阳迁往了黄河以南的滑台。

十二月，之前配合丁零人作乱的张申、王祖等部被慕容隆等剿平。

之后的两年，慕容垂既没有管逃到河南的丁零人，也没有注意太行山以西的西燕，而是被外孙子拓跋珪牵着鼻子走。

390 年，慕容麟配合拓跋珪打败了贺兰部，拓跋珪随后“迁”阴山以北的贺兰部到魏燕边境。

391 年二月，慕容垂收网，打算吞并贺兰部人口，利用贺兰部内乱的机会，命慕容麟击贺讷，命东北军打贺染干。[②]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九》：燕主垂怒，遣太原王楷将兵助赵王麟击显，大破之。显奔马邑西山。魏王珪引兵会麟击显于弥泽，又破之。显奔西燕，麟悉收其部众，获马牛羊以千万数……燕主垂立刘显弟可泥为乌桓王，以抚其众，徙八千余落于中山。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九》：贺染干谋杀其兄讷，讷知之，举兵相攻。魏王珪告于燕，请为乡导以讨之。二月，甲戌，燕主垂遣赵王麟将兵击讷，镇北将军兰汗帅龙城之兵击染干。

四月，燕破贺染干于牛都。

六月，慕容麟在赤城生擒贺讷，降其部数万。但拓跋珪玩计谋摆了舅爷爷一道，慕容垂吃了哑巴亏，不得不放弃了贺讷部人口。

一个月后，燕魏翻脸。

这几年，尤其是在387年帮外孙子拓跋珪灭了南部大患独孤部的刘显后，慕容垂在战略上出现了巨大失误。他不仅没有让外孙子拓跋珪去帮他围剿他刚刚拿下的并州西燕政权，而且在自己西面南面都有明显敌对势力时，却去帮拓跋珪消灭了对其有潜在威胁的势力。

于是391年七月拓跋珪翻脸后，慕容垂突然发现形势有些不妙——自己被从西面、南面、北面三面包围了。

祸不单行，当年十月，丁零人翟辽死，其子翟钊上位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北上找慕容垂麻烦，攻打邺城。[①]

坏消息不断传来。两个月后，即391年十二月，拓跋珪灭掉了刘卫辰，诛杀刘卫辰宗党五千余人以斩草除根，获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自此黄河两岸全部归于拓跋珪，拓跋部实力再次大增，复国仅仅五年的拓跋珪超越了自己的爷爷什翼犍，实力达到了拓跋部的顶峰，一跃成为北方第一霸主。

自385年八月底苻丕放弃邺城，自己基本拿下河北后，慕容垂突然发现，在五年多的时间里，他的战略态势竟然在原地踏步中不断恶化！

究其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慕容垂根本没想到，拓跋珪这个十几岁的孩子居然会有如此厚黑的手段和如此精准的利益算法。

不过慕容垂认为问题不大，既然自己已经意识到了，那么扫除周边这些隐患就只是时间问题，毕竟，自己是“慕容求败”，是“五胡”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九》：翟辽卒，子钊代立，改元定鼎。攻燕邺城，燕辽西王农击却之。

之光！

但遗憾的是，慕容垂已经六十七岁了。在那个时代，活到这岁数的不败战神可以说就是最大的漏洞，百战百胜的背后都有点儿违背自然规律了。

人活七十古来稀，老天在寿数上对慕容垂并不苛刻。在慕容垂暮年的最后岁月里，他或许曾无数次地叹息自己打盹的那五年时光。

392 年三月，六十七岁的慕容垂亲征南边的翟钊。

四月，翟钊看到慕容垂了，于是退到黄河以南的滑台大本营。

六月，慕容垂率大军驻扎于黎阳津，翟钊于南岸据守。后燕诸将比较头疼精干的丁零人，都说不能过河，但慕容垂笑道："这些宵小有什么能耐？看我杀他个片甲不留。"①

被慕容垂姑息了六七年后，丁零人已经成长为让后燕主力犯愁的势力了。还好，有大神慕容垂在。

慕容垂人生的最后三战，为后世教科书般地演示了《孙子兵法·虚实篇》的精髓——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

慕容垂看到翟钊在黎阳津对面列阵，于是带兵去了黎阳西北四十里的西津，准备了百余艘牛皮船，做出要渡河的样子。

翟钊一看不妙，赶紧带军队跑去西津，而慕容垂则偷偷派中垒将军慕容镇趁夜带兵从黎阳津渡河，随后在黄河南岸筑营成功。②

慕容垂最初的目的，是将翟钊的人马调开以便己方在河对岸抢出滩头阵地就好，但局势朝利好方向发展却远超他的预期。

---

① 《晋书·慕容垂载记》：垂引师伐钊于滑台，次于黎阳津，钊于南岸距守，诸将恶其兵精，咸谏不宜济河。垂笑曰："竖子何能为，吾今为卿等杀之。"

②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垂徙营就西津，去黎阳西四十里，为牛皮船百余艘，伪列兵仗，泝流而上。钊亟引兵趣西津，垂潜遣中垒将军桂林王镇等自黎阳津夜济，营于河南，比明而营成。《晋书·慕容垂载记》：钊先以大众备黎阳，见垂向西津，乃弃营西距。

翟钊发现后燕的新情况后知道自己被耍了，但他并没有回防滑台，而是急急忙忙地带兵回来攻打慕容镇新筑的营盘，但慕容垂早就下达了坚守不出的命令。

翟钊的军队来奔袭已经疲惫，又打不动慕容镇，只好撤军。

抓住这个战机，慕容镇引兵出战，慕容农也从西津渡河率兵赶来夹击，于是后燕军大破丁零。翟钊逃回滑台，收敛余众北渡黄河，逃到了白鹿山，凭险自守。

慕容农认为翟钊粮草有限，不可能在山里待太久，决定等他出来再打。不久翟钊果然率众下山，结果除了翟钊逃奔西燕外所有人都被后燕军俘虏。[①]

至此，南部危机解除。

一年后，393 年十月，六十八岁的慕容垂与臣下商议平灭西燕。大家都说："慕容永没有挑衅我们，我国连年征伐，士兵已经疲敝，先别打了。"[②]

其实从上次南征翟辽开始，后燕的军事高层就已经露出厌战情绪了。既得利益已经拿到手，再打下来的地盘对于已享受胜利果实的军事高层来说意义不是那么大了。

这时慕容德站出来说："慕容永虽然也是宗室，和我们是一个家族的，但他只是旁枝而非正统，怎么能让他擅自称帝呢？必须把这个假冒伪劣的人打掉啊！"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钊兵往来疲竭，攻营不能拔，将引去。镇等引兵出战，骠骑将军农自西津济，与镇等夹击，大破之。钊走还滑台，将妻子，收遗众，北济河，登白鹿山，凭险自守，燕兵不得进。农曰："钊无粮，不能久居山中。"乃引兵还，留骑候之。钊果下山，还兵掩击，尽获其众，钊单骑奔长子。

②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燕主垂议伐西燕，诸将皆曰："永未有釁，我连年征讨，士卒疲弊，未可也。"

慕容垂心道："我兄弟和我是一样的心思，我虽然老了，但消灭这伙假冒伪劣的人还是没问题的，不能给后代子孙留下隐患！"

于是，出于不能给子孙遗祸的考虑，慕容垂按住了所有人的不满，定调西征。

十一月，慕容垂发中山步骑七万，遣慕容绩和龙骧将军张崇出井陉，攻打西燕晋阳的慕容友。而慕容永则在北上增援晋阳的同时，遣其尚书令刁云等率众五万守潞川防备滏口陉。

十二月，慕容垂来到邺城。

394年二月，慕容垂做好了南部的战争动员，发司、冀、青、兖四州之兵，遣慕容楷出滏口陉，慕容农自白陉入壶关，自己屯兵邺城西南，却一个多月都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见图16-1）

慕容永听说后，派兵分道据守，聚粮于台壁（今山西黎城县上台北村），遣心腹带领万余人把守。

因为慕容垂方面一直没什么动作，慕容永比较纳闷，所以最终他判断，狡猾的慕容垂打算从太行八陉中最南端的轵关陉和太行陉出兵，其他都是烟雾弹。

慕容永将兵力全部调去封堵轵关陉和太行陉，滏口陉那里只留了台壁一军。[①]（见图16-2）

四月二十，休整一个多月的慕容垂等着慕容永自己调走防守主力才引大军出滏口陉。

五月初一，后燕军至台壁，慕容永遣从兄太尉大慕容逸豆归前去救援，但被后燕平规击败。随后小慕容逸豆归出战，又被慕容农击败。接着西燕右将军勒马驹被斩杀，另一个将军王次多被活捉，台壁被围，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西燕主永怪之，以为太行道宽，疑垂欲诡道取之，乃悉敛诸军屯轵关，杜太行口，惟留台壁一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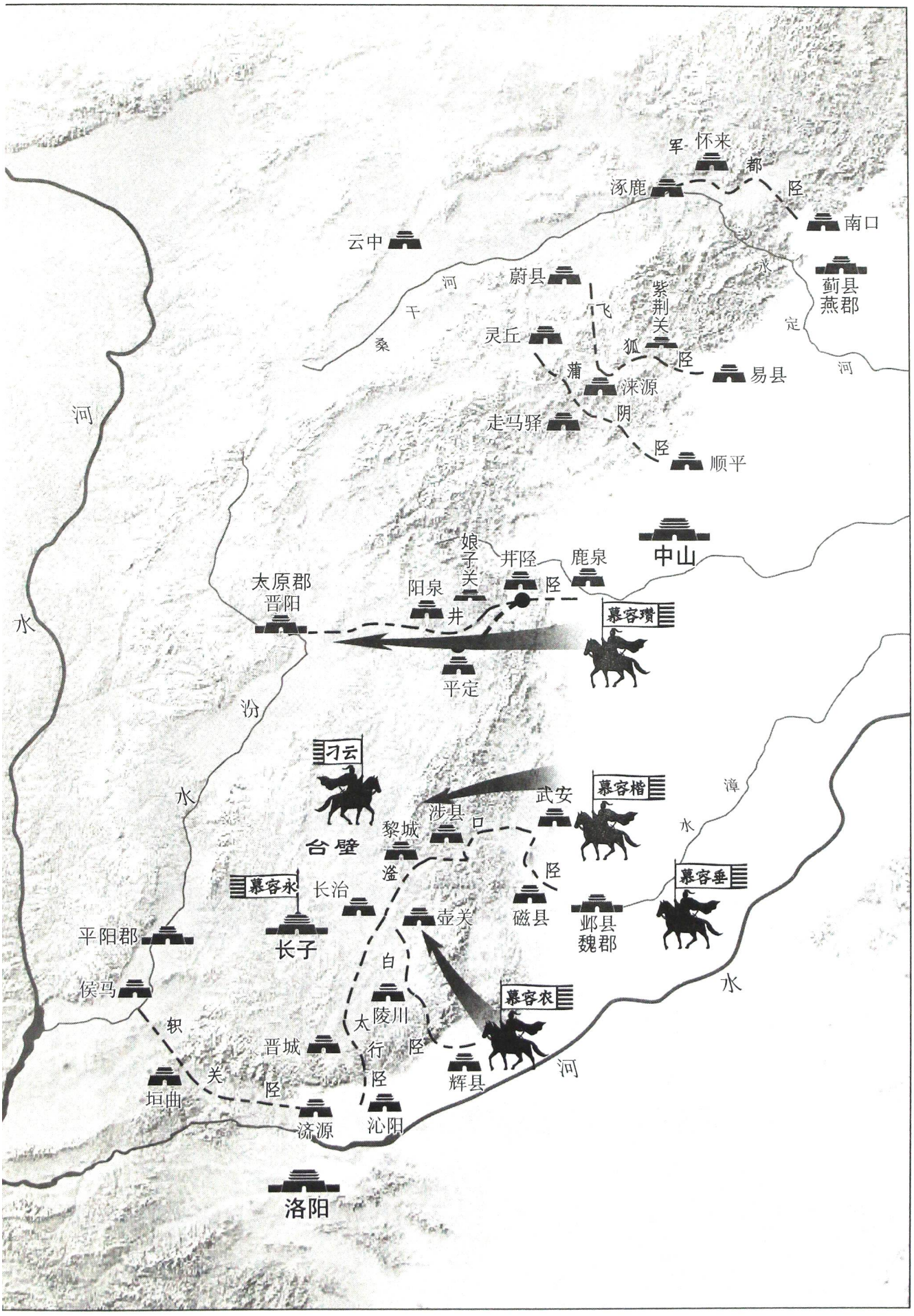


图 16-1　慕容垂出征西燕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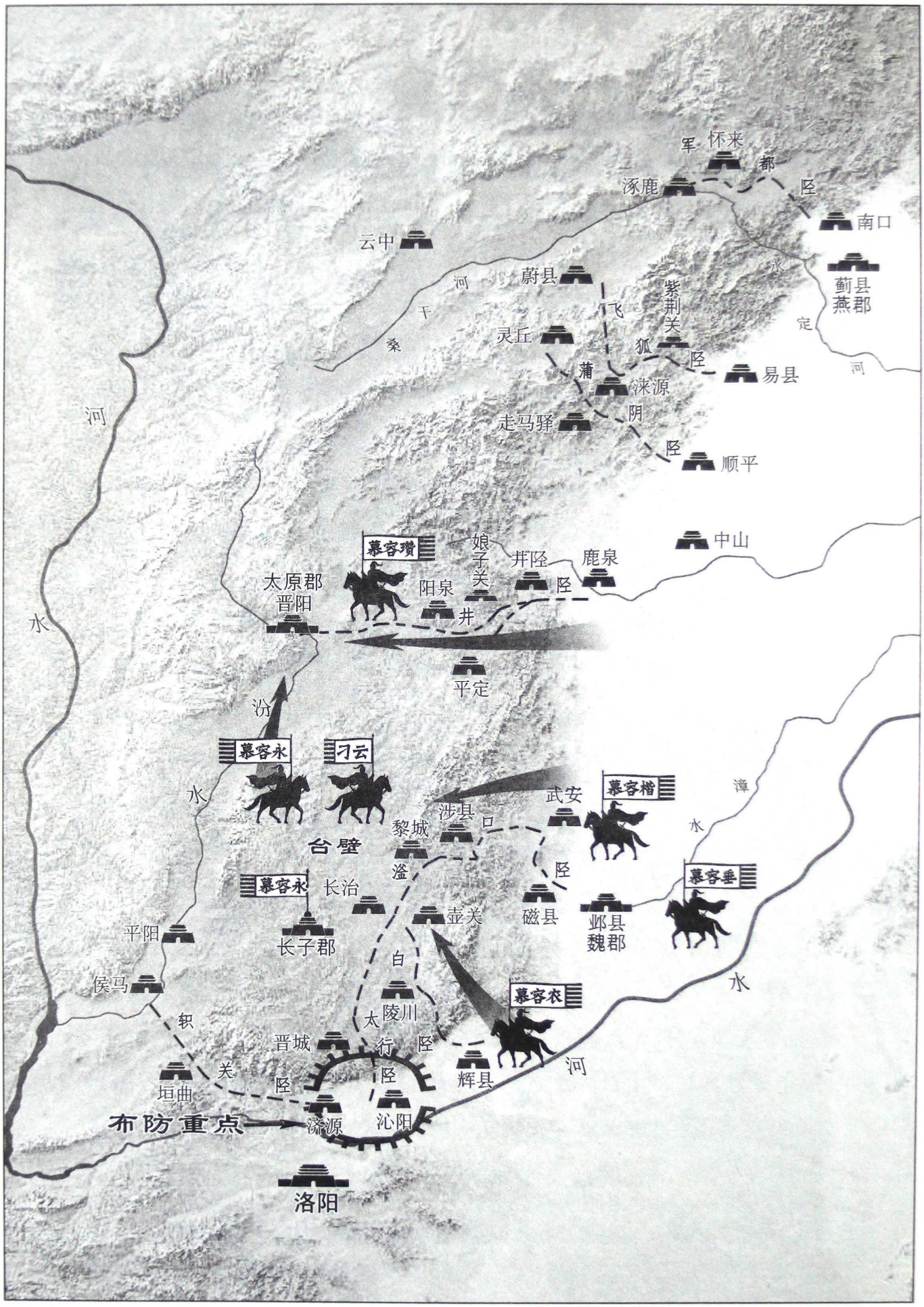


图 16-2　慕容永布防重点示意图

刁云、慕容钟等台壁守军胆怯投降。

此战全程慕容永都在被慕容垂“调动”：太行八陉中的南面四陉都能攻击到西燕国都长子，所以慕容永四处都要布防，而慕容垂则可以用计使他疲于奔命，随后集中己方优势兵力进行单点突破，即兵法中的“我专为一，敌分为十，是以十攻其一也”。

也就是说，我方要打哪里对方不知道，那么对方要防备的地方就多，进而能和我方交战的人数注定少了，所谓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者多，敌所备者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

所以对方无论防备哪个方向，都注定会有薄弱的一面露出来，所谓故备前则后寡，备后则前寡，备左则右寡，备右则左寡，无所不备，则无所不寡。

劣势者，是被调动的一方；优势者，是调动别人的一方。

所谓寡者，备人者也；众者，使人备己者也。

那么，为什么慕容垂一定能调动慕容永呢？为什么慕容永不能集中力量守都城，把慕容垂放进来打呢？为什么一定要御敌于太行山麓呢？

帝制时代，一国之都定在边境线是一柄双刃剑。优势的一方面在于边境线永远是国家最强力量所在；劣势的一方面则在于国运一旦不行或者出现强大对手的时候，国家在战略层面将非常被动！

因为战争是一种以国力为基础，人性、权力、信心等综合因素叠加在一起的游戏，根本就由不得人定！政治问题、经济问题、民心问题一旦通通掺杂进军事部署要考虑的决策环节时，很多兵法中的妙招将全部失灵，无法使用！

因为那里是国都！慕容永敢把慕容垂放进来吗？所谓“散地则无战”，不仅手下家眷都在国都里，而且慕容垂与西燕皇室又是同宗同族，也许周围的将士们就盼望着同一个大燕，早就不想打了呢。

从根本上来讲，慕容永的定都选择出现了巨大问题。长子作为国

都需要防备的干道太多了，他应该选择定都晋阳（今山西太原）。（见图16-3）

因为晋阳只有井陉一条路通着河北，可以专心布防，并把所有人质集中于晋阳看管，南面的上党高地则可以不用在意围城战，从而可以放弃封堵太行南四陉，把后燕放进来打。

一切都已经晚了，慕容永随后急召南面布防军回援，同时亲自率国都长子的精兵五万前去迎敌。

慕容永阻后燕军于浊漳水西，遣使请战慕容垂。

慕容垂列阵于台壁之南，暗中派慕容农和慕容楷为左右两翼，骁骑将军慕容国埋伏千余兵于涧下，随后打响会战。[①]

两军相接后，慕容垂还是用对付刘牢之的那招，打了一会儿装作打不过，开始带兵撤退。

慕容永玩命地追，等慕容永军追过去之后，慕容国骑兵突然杀出，截断后路，慕容垂也杀了回来，慕容楷、慕容农则形成夹击之势，西燕军被四面围歼。最终西燕军被斩首八千多，慕容永逃回国都长子。[②]

晋阳守将听说慕容永战败后弃城逃跑，慕容瓒结束了半年的北部之战，接手晋阳。

慕容垂随后挥师围困长子，慕容永打算投奔后秦，侍中兰英劝说："当年石虎伐龙城，太祖坚守不离，最终成就大燕之基。今慕容垂七十老翁而已，没本事屯兵于此连年攻我国都的，应当坚守城池以疲其军。"慕容永同意了。

---

① 《晋书·慕容垂载记》：垂列阵于台壁之南，农、楷分为二翼，慕容国伏千兵于深涧，与永大战。

② 《晋书·慕容垂载记》：垂引军伪退，永追奔数里，国发伏兵驰断其后，楷、农夹击之，永师大败，斩首八千余级，永奔还长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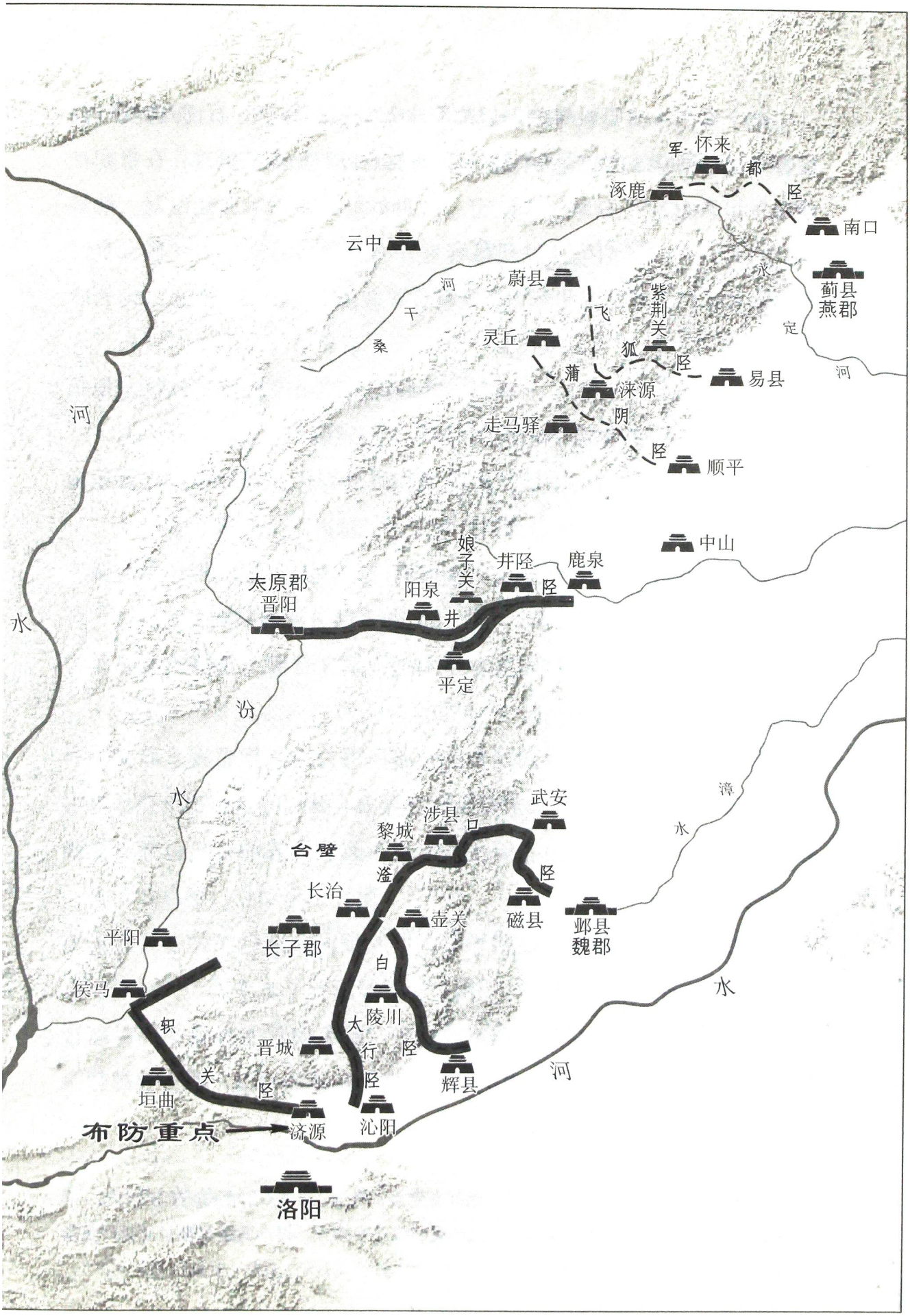


图 16-3　长子与晋阳对比示意图

这个案例本身是没错的，但慕容永忽略了一件事：石虎是异族人，慕容垂却是慕容鲜卑的同族同宗人，而且这位鲜卑族的英雄，在自家是很有号召力的。

八月，在守了两个月发现慕容垂并没有退兵的意思后，慕容永遣其子慕容弘向东晋的雍州刺史郗恢求救，并献玉玺一纽，随后又向拓跋珪告急。

东晋派出了青、兖二州刺史王恭和豫州刺史庾楷前来救援；拓跋珪则派陈留公拓跋虔和将军庾岳率骑兵五万驰援。

但很遗憾，西燕的基层与后燕的高层没有什么融合难度，晋魏救兵还没到，长子城门已从内部被打开了。

最终慕容垂杀掉慕容永及西燕大臣三十多人，获得慕容永的西燕八郡七万多户人口以及慕容永集团从前秦手里缴获的那堆战利品。[①]

慕容垂以丹阳王慕容瓒为并州刺史，镇守晋阳；宜都王慕容凤为雍州刺史，镇守长子。

慕容永原先的那堆技术型官僚，如尚书仆射昌黎屈遵、尚书阳平王德、秘书监中山李先、太子詹事渤海封则、黄门郎泰山胡母亮、中书郎张腾、尚书郎燕郡公孙表等这些出身于河北大族的人，全部拉拢接收，随才录用。

此战过后，慕容垂东巡阳平郡、平原郡，命慕容农渡过黄河拓地兖州、青州，相继拿下廪丘、阳城。

在慕容垂坐镇黄河边的战略威慑下，慕容农再发神威干掉了东晋的东平太守，随后高平、泰山、琅邪诸郡郡守不战而逃，慕容农挥师一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晋、魏兵皆未至，大逸豆归部将伐勤等开门内燕兵，燕人执永，斩之，并斩其公卿大将刁云、大逸豆归等三十余人，得永所统八郡七万余户及秦乘舆、服御、伎乐、珍宝甚众。

路打到东海边，并安排各地官员。[①]（见图 16-4）

十一月，慕容农进入临淄，拿下山东半岛。后燕此时达到了版图巅峰，虽然没有将战线推进至淮河，但基本上恢复了前燕时代的家族荣光。

十二月，慕容垂召慕容农等回军。

395 年正月，慕容垂自平原巡视广川、渤海、长乐三郡后回到中山。此时，七十岁的慕容垂还有一个对手。

这个对手不是南面的东晋，东晋那些人在淝水之战后又开始继续舞继续浪，重拾嗑药、大酒和裸奔。

对于东晋来讲，当国境线处在黄河时，全社会普遍在“浪”；当国境线被推进到淮河时，偶尔会有点儿危机感；只有当战火快燃烧到长江时，他们才会呐喊和彷徨。

慕容垂的这个对手，是在北方统一了草原的他的外孙子拓跋珪。

回到本章开篇：人口，是这个时代的兴衰密码。

一般来说，很难以占领土地的方式消灭一个草原政权，慕容垂需要再爆发一次，通过一次大歼灭战来打倒他那中山狼一样的外孙子。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难事，一直到此时，慕容垂仍然是这个时代独一无二的战神，谁都打不过他。

但就在慕容垂准备乘平灭丁零和西燕的胜势北上消灭最后一个目标对手时，上天拿走了后燕的最核心竞争力——慕容垂生病了。[②]

舅爷爷生病的这个消息，很快被拓跋珪知道了。他在考虑，是彻底等慕容垂死了以后再踏踏实实地和后燕决战呢，还是早点给自己这个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东平太守韦简战死，高平、泰山、琅邪诸郡皆委城奔溃，农进军临海，遍置守宰。

②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宝之发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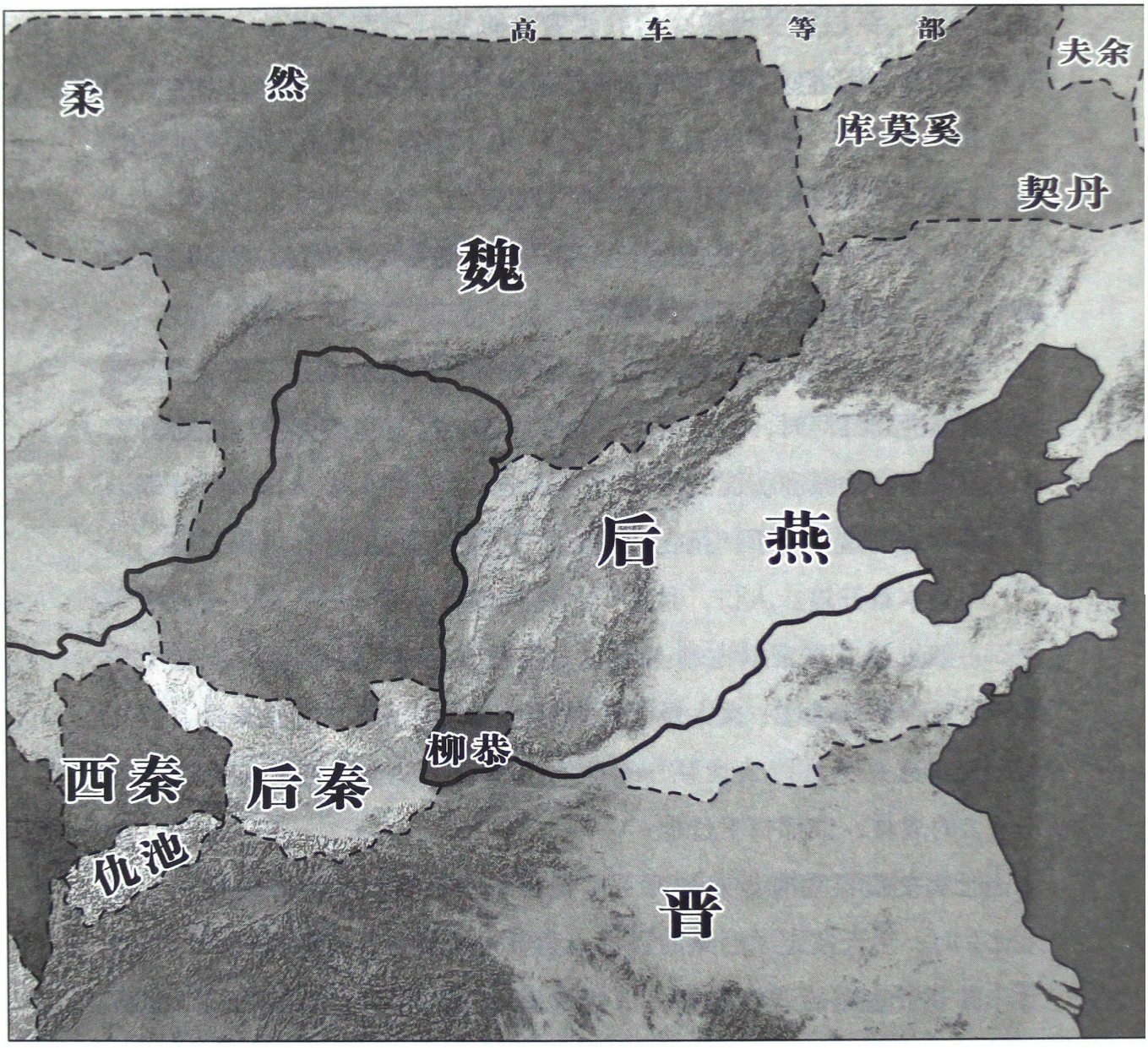


图 16-4　公元 394 年后燕势力范围示意图

战神舅爷爷送上一张急火攻心的催命符？这个老家伙戎马一生身体底子好得很，万一又恢复过来了呢！万一他是老夫聊发少年狂地拿我当下一个丁零和西燕了呢！

395 年四月，拓跋珪南下侵逼后燕。病中的慕容垂部署了这辈子唯一一个错误的战术安排，小看了自己对于政权的决定性意义。

准确来说，公元 4 世纪末的北方总开关，就是慕容垂。后燕一切基业的开花与结果，也都是因为慕容垂这尊大神的存在。

当他亲临压阵时，各方势力就都会卖力表现出自己的竞争力；当他高龄病重时，各方势力就都会展现出人性之恶的自私劣根。

4 世纪的终局走向，随着慕容垂的生病，开始以一种指数级裂变的速度朝着所有人都无法预料的方向急速演化……

二、“汉化军制”，“五胡”武运的总密码

395年四月，拓跋珪侵逼后燕北境。

五月，慕容垂派太子慕容宝和两个最能打的儿子慕容农、慕容麟率精锐八万伐魏；弟弟慕容德和侄子慕容绍率步骑一万八千为后继，十万大军出塞。[①]

除了慕容垂本人这个“超级巨星”之外，此次西征，慕容垂派出了后燕的“全明星阵容”。

散骑常侍高湖对于这件事是这么劝慕容垂的：“慕容氏和拓跋氏累世联姻，拓跋珪这小子有今天全是靠咱们提携，咱们对拓跋部施德之厚、结好之久，不是普通关系啊！之前因为找他们要马、扣下了拓跋珪的弟弟，这是咱们不地道，怎么现在还要兴兵攻打呢！[②]

“拓跋珪此人深沉果敢、勇武有谋而且自幼历经艰难磨砺，现在如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燕主垂遣太子宝、辽西王农、赵王麟帅众八万，自五原伐魏，范阳王德、陈留王绍别将步骑万八千为后继。

②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散骑常侍高湖谏曰：“魏与燕世为婚姻，彼有内难，燕实存之，其施德厚矣，结好久矣。间以求马不获而留其弟，曲在于我，奈何遽兴兵击之！”

蛟龙入海，兵强马壮，不能轻视！咱们太子还年轻，心高气傲，我怕他轻敌不拿拓跋珪当回事，这万一要是失败了，他的威信扫地将来不好接班啊，陛下您再想想。”①

高湖这段话的前半部分比较随性，他不知道慕容垂为什么跟拓跋珪要马吗？拓跋珪南下侵燕还不能反击吗？还什么“曲在于我”，高湖到底端的谁的饭碗！

后半部分，则是打了慕容垂的脸。此时的拓跋珪二十五岁，慕容垂的太子慕容宝四十一岁。高湖夸了一通拓跋珪，又是“沈勇有谋”，又是“幼历艰难”，把慕容垂那四十多岁的儿子说得跟大棚里的菜似的，侮辱性极强。

慕容垂大怒，免了高湖的官。但无论高湖有多可恨，他说的话里面有一点是无法否认的：别看慕容宝此时已经四十一岁了，但他没有自己独立完成过任何一件大事。

虽然拓跋珪仅仅二十五岁，但他这些年灭独孤、并贺兰、屠刘卫辰，一步步亲手谋划并实施了统一草原的兼并之战。

高湖能看出拓跋珪这小子“沈勇有谋，幼历艰难”，难道慕容垂不知道吗？那么慕容垂为什么要北上去打拓跋珪？为什么不引蛇出洞等拓跋珪来犯河北时再迎头痛击呢？

因为慕容垂瞧不上拓跋部的军事实力。

如今一提起草原民族，貌似就是爆表的战斗力，就是打得汉人直不起腰，其实那都是宋代靖康之乱和蒙古人鞭笞世界后落下的印象。

实际上，即便是在“五胡时代”，草原集团的战斗力也一直处于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拓跋涉圭沈勇有谋，幼历艰难，兵精马强，未易轻也。皇太子富于春秋，志果气锐，今委之专任，必小魏而易之，万一不如所欲，伤威毁重，愿陛下深图之。

“五胡”鄙视链的最底端——因为草原集团的战斗力没被汉化整合升级过。

当年苻坚刺探代国军情时曾经有过这么一段记录。

苻坚问燕凤：“代王是什么样的人？”

燕凤回说：“是志向吞食天地的雄主。”

苻坚说：“你们草原人没有钢甲利器，武器根本不入流，而且组织形式太落后，还是以敌弱就趋利、敌强就逃跑的利益为导向，代王也就吞食个寂寞吧。”①

燕凤随后从草原民族强悍的身体素质和庞大的人口数量，以及便宜的后勤成本来找回面子。

苻坚说这话的时候，是373年。这也就意味着，即便已经进入了“五胡时代”的后半场，草原上的拓跋部仍然是“无钢甲利器，敌弱则进，强即退走”的状态。

强汉开疆的太史公时代是这么描写匈奴的：“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

跟上面拓跋部的描写有什么不同吗？其实六百年过去了，无论是兵制还是武器都没什么变化，草原上的岁月仿佛停滞不前。

前面闹出过大动静的几股胡族势力之所以牛起来，本质是因为汉化。

匈奴屠各作为“五胡”第一棒最早火起来，那是因为有入塞后近百年的老底子。

早在曹操时代，并州刺史梁习就已经将南匈奴驯化成了这样一种状态：单于呼厨泉很温顺，部落长老们见到梁刺史要下跪行礼，部曲们指哪儿打哪儿，和汉人的编户一样。原话是：“单于恭顺，名王稽颡，

---

① 《魏书·燕凤传》：卿辈北人，无钢甲利器，敌弱则进，强即退走，安能并兼。

部曲服事供职，同于编户。”

西晋开国后，屠各大首领刘渊的汉化程度高到了能让司马炎赞叹不已，并州匈奴无论是组织形式还是首领见识都处在那个时代群胡中的第一档，所以五部之众在被刘渊团结起来后，配合着马镫的发明与普及，开始刮起了第一波最炫民族风。

作为对比，同样是匈奴，同时代分化出去的南匈奴右贤王去卑后人的铁弗匈奴部，回到草原的战斗力都渣成什么样了。铁弗首领刘卫辰赢过吗？反复无常如吕布，战绩渣渣如袁术，堪称北方送温暖的第一达人。

作为“五胡”第二棒的石勒之所以牛起来，是因为傍着屠各匈奴起家，利用河北特殊的并州奴隶共同体的共命运情结，在一路的摸索中靠着“普发公民权”和逐渐汉化，升级了羯赵的战斗力。

但即便如此，单纯论战斗力而言，半路出家的后赵仍然比不上汉化更久的匈奴屠各。汉化程度的深浅，是能直接反映在战斗力的强弱上的。

匈奴汉赵的前期战斗力就不提了，因为那时候匈奴汉赵还有氐、羌等异族，所以无法客观体现，只看大分裂后单纯屠各血统的前赵刘曜政权。纵观刘曜和石赵的诸场战斗，在正面对决中基本上都是屠各击败石赵。

325 年，石勒派石他出上郡攻打刘曜的小弟北羌王盆句除。刘曜大怒，急令刘岳追击石他。

刘岳与石他交战于河滨，后赵一千五百多人被斩，五千多人掉入黄河淹死，主将石他当场殒命。

326 年，刘岳带着一万五千人攻打洛阳，连克盟津、石梁二戍，斩首五千余人，但随后被石虎的四万步骑打败。刘曜亲率主力支援刘岳，其屠各前军刘黑大败石虎部将石聪。

这次东征本来形势一片大好，但随后屠各军中无故两次夜惊，刘曜只好退回长安，而并非被“杂胡”军团打败的。[①]

328年，石虎率军四万伐河东，一路顺利受降，结果被刘曜率精锐反攻，石虎大败，冉闵他爹于此役被阵斩，史载“枕尸二百余里，收其资仗亿计”，石虎一路逃回河内。

由洛阳大会战可以看出来，刘曜的战役战术水平其实相当一般，根本没什么“奇正之变”等虚实操作，而且还专门在战前喝大酒，所以之前这些战役的含金量更可以看作是屠各军力的战斗加成。

因为“杂胡”终究是部落种群太杂，汉化时间太短，组织行为模式一时难以更改，所以正面硬刚通常打不过汉化更久的匈奴屠各。

东北最早脱颖而出的战斗民族是段部鲜卑，因为段部接壤幽州，最早获得了汉化之便。

慕容鲜卑崛起，慕容恪的突骑战队击后赵、扫东北，更是因为早在4世纪初慕容家的祖先就开始了汉化改革，在晋永嘉之乱后获得了最多的汉人流民加成，最终在4世纪中叶凭借着五十年的汉化积累开始震惊世界。

按理来讲，氐族无论是民族历史悠久程度还是人口数量，都是比不过同样出身西北的羌人兄弟的，但整个4世纪的战斗记录羌人碰上氐人基本上就是被暴打的结局。

归根结底，氐人因为体量小反而比羌人的汉化要早得多，在3世纪齐万年称帝的时候，就已经是“编户之氐”了。[②]

---

① 《晋书·刘曜载记》：曜次于金谷，夜无故大惊，军中溃散，乃退如渑池。夜中又惊，士卒奔溃，遂归长安。

② 《徐陵集校笺·卷十》：齐万年编户隶属，为日久矣。《全晋文卷九十二·马汧督诔》：初雍部之内，属羌反未弭。而编户之氐，又肆逆焉。

还是那句话，汉化程度的深浅，能直接反映在战斗力的强弱上。

单兵骑射的作战能力，其实从一个军团战斗力的重要性上来讲并不是最重要的。正规军打仗是不需要舞出枪花的，组成方阵把枪一挺，往前有组织地冲锋就可以了。兵锋所指，挡者披靡！

军队想最大化地放大战斗力，需要通过由强大纪律性组成的军事方阵去放大集体的战争力量！

数十万人松松散散地各自为战搞骑射，永远比不上一个万人骑兵军团通过整齐划一地组成军阵冲锋所带来的杀伤性大和震撼性强。

战争中衡量战斗力的标准，本质上是看你对能量的使用能力和聚焦能力的整体水平。

一个人穿兽皮用弓箭，另一个人持长枪，弓箭不一定穿得透铠甲，但长枪捅过去就是个血窟窿，长枪的攻击力和铠甲的防御力是兽皮弓箭的好几倍。

制造出更高级的武器，这是能量的使用能力。

数十万人一通乱射，看见骑兵团冲锋就四散奔逃了，而整齐划一的方阵调动，擂鼓冲锋、鸣金收兵，指哪打哪，能够完成长官的战略构想，这样的能量聚焦能力就是几十倍大。

将兵力攥成一个拳头，这是能量的聚焦能力。

汉化所带来的最令人害怕的战争力量升级从来不是个体的天赋异禀，而是成百上千人旗帜鲜明整齐划一所聚拢后迸发出的恐怖力量！

自卫青开始，草原的军事力量就逐渐弱化了，中原兵团杀过去就属于降维打击。

汉军的骑兵战术开始发生变化，不再与匈奴人较量远射，而是将步兵的正面冲锋战术移植到了马背上，跟匈奴人玩肉搏来抵消掉匈奴人的骑射优势。所有的骑兵编队组成冲击方阵，如步兵军团般成建制地向敌人高速冲击而来！

来到4世纪，所谓“五胡乱华”能够成功的本质，是在整个东汉三国的两百多年中，胡人的不断内附和不断被奴役，使胡人们从组织行为模式上开始能够模仿汉人组织兵团了。

胡人在汉化后能够遵守纪律，能够被成功编队成方阵，能够打造出更强的能量聚焦编队，再配以高级武器和升级的战马，这才开始了4世纪的起飞。

慕容垂为什么看不上拓跋珪呢？因为拓跋跬在草原战例的表现确实不怎么样。在拓跋珪被刘显立起来的傀儡政权弄得人心惶惶快崩盘的时候，慕容麟仅带六千骑兵就帮他稳住了局面。①

慕容垂灭独孤部时，只是派了慕容麟部和慕容楷部就打败了刘显。②

击溃贺兰部时，慕容麟自己率部配合拓跋珪就搞定了。③

最终吞并贺兰部时，仍然是慕容麟和后燕东北军分别搞定的。④

拓跋珪从小收获了远超常人的汉化见识，慕容垂害怕吗？其实慕容垂并不担心，因为还是有先例的。

汉化不是草原民族派两个首领去中原留完学就能推行成功的。

拓跋珪的爷爷拓跋什翼犍，当年在后赵当了十年人质，喝了一肚子中原墨水，但是仍然没对拓跋部进行成功的汉化升级。

---

① 《北史·魏诸宗室传》：遣安同及长孙漫征兵于慕容垂。贺曼亡奔窟咄，安同间行，遂达中山。慕容垂遣子贺驎步骑六千以随之。《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八》：窟咄进屯高柳，珪引兵与麟会击之，窟咄大败。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九》：燕主垂怒，遣太原王楷将兵助赵王麟击显，大破之。显奔马邑西山。魏王珪引兵会麟击显于弥泽，又破之。显奔西燕，麟悉收其部众，获马牛羊以千万数。

③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九》：魏王珪会燕赵王麟于意辛山，击贺兰、纥突邻、纥奚三部，破之，纥突邻、纥奚皆降于魏。

④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九》：二月，甲戌，燕主垂遣赵王麟将兵击讷，镇北将军兰汗帅龙城之兵击染干。

拓跋什翼犍继位十二年后，后赵石家开始崩盘，中原大乱。拓跋什翼犍打算趁机南下掺和掺和，但因为收益问题，被诸部落长老们给否决了。[①]

即便已经稳住了权柄，拓跋什翼犍还是没办法做到汉化转型。

365 年，拓跋什翼犍打跑了刘卫辰，没有深追。

367 年，拓跋什翼犍再打刘卫辰，仍然是取得战利品后就到此为止了，根本没动力除恶务尽，因为没收益。

汉化的本质，是需要通过编户齐民进行农业生产，从而产生纪律性和协作性。

草原上的生活天生是不适应也很难转变的。草原上不需要遵守农时，不需要按时交租交粮上税，这就产生不了纪律意识；草原上不需要汇集海量人工去治水和建城，这就产生不了协作意识。

拓跋部只要继续占据着这片草原，就很难真正锻炼出入主中原的核心能力。

“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北魏的最初奠基人，是苻坚。

代国被灭后，苻坚离散拓跋诸部于汉边故地，立都尉，设监事，对拓跋部施行了编户定居的看管政策，定期收税并三五取丁进行了汉化的强制操作。[②]

拓跋什翼犍死后，苻坚将看管拓跋部离散部众并编户的任务交给了刘库仁。这也就意味着，拓跋部在代国覆灭后经历了长达十年的汉化

---

① 《魏书·序纪》：十四年，帝曰：“石胡衰灭，冉闵肆祸，中州纷梗，莫有匡救，吾将亲率六军，廓定四海。”乃敕诸部，各率所统，以俟大期。诸大人谏曰：“今中州大乱，诚宜进取，如闻豪强并起，不可一举而定，若或留连，经历岁稔，恐无永逸之利，或有亏损之忧。”帝乃止。

② 《晋书·苻坚载记》：散其部落于汉鄣边故地，立尉、监行事，官僚领押，课之治业营生，三五取丁，优复三年无税租。

过程，现在的拓跋部和十年前不一样了。

最直观的有两件事：

1. 刘库仁征发雁门、上谷、代郡三郡兵后，被征发的人翻脸了，三郡兵的战斗力强到了可以在临时组织下直接干掉刘库仁。[①]

2. 刘卫辰派儿子直力鞮率众九万来攻打拓跋珪，却被拓跋珪五六千人打得单骑逃跑，一路被追到刘卫辰势力范围内。在刘卫辰把部众辎重都留下来后，拓跋珪仍然能够命令部众继续追击，直到彻底追死了刘卫辰。[②]

如果是在拓跋什翼犍时代，拓跋部是没有如此纪律性和执行力去做成这件事的。那些年让刘卫辰成功逃跑太多次了。

为“五胡”收官的拓跋珪，在小小年纪极度幸运地集齐了苦难磨砺、战神教导和汉化部众这三件总冠军拼图。如今，站在苻坚和慕容垂两位绝代双骄肩膀上的拓跋珪，真的不一样了。

慕容垂认为，这次西征就是让太子带着两个最能打的弟弟去草原上继续降维打击一下，而且慕容垂不认为慕容宝的能力有多么差，他很早之前已开始布局安排慕容宝接班了。

早在388年三月的时候，慕容垂就已把朝政基本都交给慕容宝处

---

① 《魏书·刘库仁传》：库仁闻希破规，复将大举以救丕。发雁门、上谷、代郡兵，次于繁畤。先是，慕容文等当徙长安，遁依库仁部，常思东归，其计无由。至是役也，知人不乐，文等乃夜率三郡人，攻库仁。库仁匿于马厩，文执杀之。

②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九》：刘卫辰遣子直力鞮帅众八九万攻魏南部。十一月，已卯，魏王珪引兵五六千人拒之，壬午，大破直力鞮于铁岐山南，直力鞮单骑走。乘胜追之，戊子，自五原金津南济河，径入卫辰国，卫辰部落骇乱。辛卯，珪直抵其所居悦跋城，卫辰父子出走。壬辰，分遣诸将轻骑追之。将军伊谓离直力珪于木根山，卫辰为其部下所杀。十二月，珪军于盐池，诛卫辰宗党五千余人，皆投尸于河。

理了。[①]

393年四月，慕容宝已正式成为大单于了。

慕容宝本人也照着守成之主的人设打造自己，一直和慕容垂的身边人混得很好。慕容垂认为自己打天下、太子守江山的分工是没问题的，对慕容宝印象一直很好。[②]

慕容垂并不认为慕容宝控制不了局面，毕竟都已经当了七年的副国主和两年的军队副首领了，但慕容垂没有深层次地看到以下三点：

1. 慕容宝这些年没有自己完整地做成过任何具体事业。

2. 慕容麟这些年在草原上打过胜伏，但他是有过坑爹坑哥的背叛前科的。

3. 苻坚离散拓跋部这十年的蝴蝶效应。

儿子这边被高估了，孙子那边被低估了。此消彼长之下，慕容垂在大军西征后迎来了自己人生中最漫长的一次等待……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九》：三月，乙亥，燕主垂以太子宝录尚书事，授之以政，自总大纲而已。

② 《晋书·慕容宝载记》：及为太子，砥砺自修，敦崇儒学，工谈论，善属文，曲事垂左右小臣，以求美誉。垂之朝士翕然称之，垂亦以为克保家业，甚贤之。

三、垂过参合陂，见积骸如山

公元前196年，英布反。刘邦此时已病，打算让太子刘盈带队平叛。

吕后给儿子请来的商山四皓做出了准确预判：这孩子不是打仗的料，他去不仅太子之位危险，江山社稷也将出现巨大危机。

商山四皓找吕泽制定了对策，吕后去刘邦那里哭诉："英布是天下猛将，您手下这帮虎狼之将只有您才能使唤，要是派咱们儿子去平叛就是绵羊率领群狼——指挥不动的，英布听到这个消息后也会受到鼓舞，一口气打到关中来。您虽然病了，但您哪怕躺着到了前线，那帮虎狼之将也不敢不玩命。您虽劳苦，但这不是为了我们娘俩嘛！"

刘邦叹道："我就知道这兔崽子不是那块料，还是得老子自己去！"骂骂咧咧的老刘上了战场，击败了最后一个有能力造反的异姓王，但也耗尽了自己最后的燃料，在战场上被流矢射中，回来的路上就不行了。

六百年后，同样的剧情摆在了慕容垂面前。

后燕是慕容垂帝国，六百年前的大汉刘邦帝国都是有开挂剧本、绝对威望的老头子，都是人在的时候"诸将不敢不尽力"，一旦派自己

儿子上就是“无异使羊将狼，莫肯为用”的结局！

其实很多人都看出来慕容宝不是那块料，但这话却只能是太子的亲娘来说。最好不过结发妻，吕后对于西汉政权就有重要意义。

大汉江山会有四百年的超长待机时间，其实更像是得到了冥冥中的苍天护佑。刘家每逢政权渡劫过关的时候，总会阴差阳错地出现关键剧情人物帮刘家缓过这口气。

刘邦、吕后、文帝、景帝，都是分别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不给子孙遗祸，就这样将一个统一的、集权的、家底雄厚的大汉江山一棒棒地传到了太阳王刘彻手上，随后照耀、炙烤于世界东方。

七十岁的慕容垂也病了，但遗憾的是，他的结发妻子当年为了保护他而死。这些年慕容垂一直把慕容宝当作接班人培养，其实冥冥中也是为了报答当年亡妻对自己的这片忠贞深情。

假设段后此时仍在，会不会也一脚给慕容垂踹到战车上去呢？历史没有假设，慕容家对比刘家，缺少了太多诸如此类的天运眷顾。

面对慕容宝兴兵而来，张袞对拓跋珪道：“后燕趁着灭丁零、西燕的盛势，举全国之力来找我们决战，我们应该避其锋芒，派弱兵迎战，以骄其兵。”

拓跋珪听从了他的建议，一方面把部落核心畜产西渡黄河千余里以避后燕锋芒，一方面将后燕的骄兵沿着阴山越引越远。

七月，燕军居然走了三千里来到了五原（约为今内蒙古巴彦淖尔），在这里收获了最大一批战利品，受降魏国别部三万余户，收粮食一百多万斛。

随后慕容宝兴筑黑城，大军推进至临河（今内蒙古巴彦淖尔临河区），造船准备渡过黄河。（见图 16-5）

八月，拓跋珪在黄河南岸集结兵力。

九月，魏军集结完毕与慕容宝对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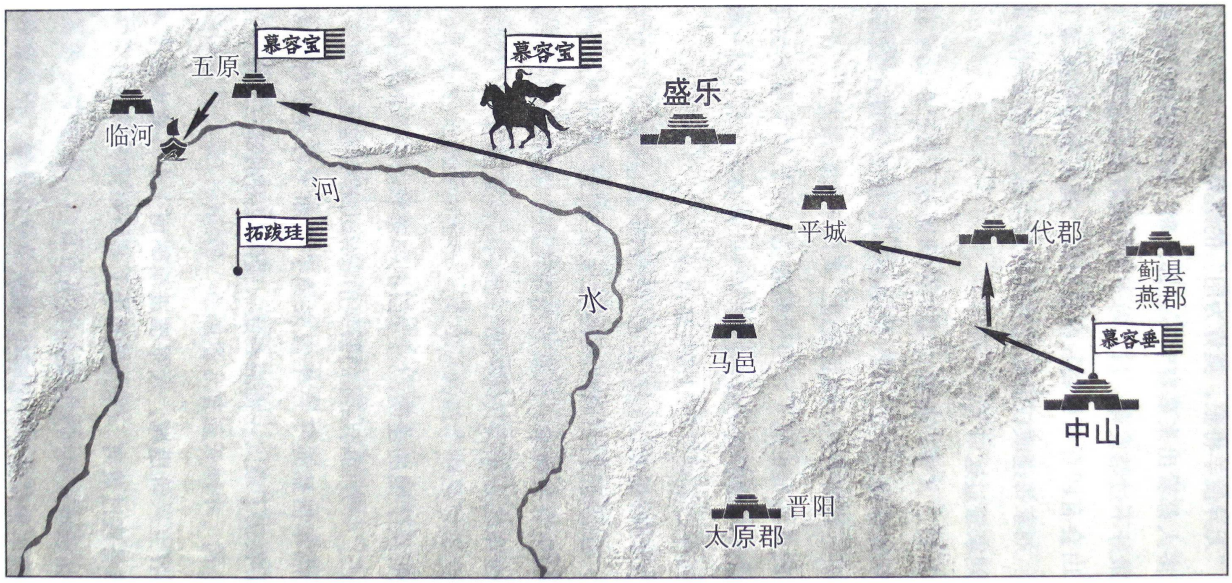


图 16-5　慕容宝西征拓跋珪示意图

此战是拓跋珪蓄谋已久的一盘大棋，思考极其缜密，做了如下设计：

1. 开启这场战役就是因为看到了慕容垂生病，然后北魏南下入侵后燕。

2. 等慕容宝发兵后又率主力远遁，拉长后燕补给线，并让后燕军远离自己国境。

3. 在五原给后燕军留一百万斛粮食作为后面布局的物质基础。（留下这么多粮食其实根本不符合常理。一把火烧了很轻松，拓跋珪之所以留下，是因为想让后燕军踏踏实实留在五原和自己对峙，方便自己走下一步棋。）

4. 早在后燕军西征后，拓跋珪就布下了“杀手锏”，派出特种部队专门阻截来往中山的信使。[①]

后燕军在五原滞留得越久，与中山中断联系的时间越长，他也就越方便祸乱后燕军心。

自从慕容宝出了中山，这几个月就再也没得到过慕容垂的消息，拓跋珪还让被抓的后燕使者临河喊话：“你爹已经死啦！何不早归！”后燕全军开始士气大滑坡。[②]

拓跋珪布局的最后一步，是士气滑坡的后燕军如果渡河决战，则北魏将在黄河以南歼灭对方；如果后燕撤军，那么这一路三千里，总有办法在其撤退的路上追击对方。

拓跋珪前四步的成功实施使后燕军开始出现信仰崩塌。慕容垂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宝之发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尽执之。

②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宝等数月不闻垂起居，珪使所执使者临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归！”宝等忧恐，士卒骇动。

对于后燕军队来讲，就是伟大的首领、伟大的英雄，是后燕将士心中的神。

军魂不在，一切都开始渐渐失控。首先是燕国术士靳安对慕容宝说："天时不利，燕必大败，速去可免。"慕容宝没有听。

靳安退下后开始惑乱军心道："咱们都要死在这茫茫草原上了！"[①]

双方在黄河边相持了二十多天，"慕容垂已死"的谣言开始发酵，慕容麟的部将慕舆嵩等打算趁机干掉慕容宝拥立慕容麟。

密谋泄露，慕舆嵩等被慕容宝干掉，慕容宝和慕容麟开始相互猜忌。[②]

后燕军自九月起就已做好了渡河的船只准备，但因为军心涣散、内部猜忌，慕容宝再也没能鼓起勇气渡河同拓跋珪决战。

进又不进，退又不退，慕容宝眼看着后燕军士气一天天走向冰点，却什么都没做！

直到十月二十五日，进退之间尴尬了近两个月的慕容宝终于决定当夜烧船撤军。

慕容宝随后再犯低级错误。当时黄河尚未结冰，慕容宝认为魏兵必然不能渡河，所以根本没设斥候。[③]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慕容宝这是拿全后燕的家底玩侥幸，万一拓跋珪准备了船只呢？黄河那么长，怎么能确定每段河道都不结冰？

八天后，即十一月初三，天气突变，暴风乍起，气温骤降，黄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宝不听。安退，告人曰："吾辈皆当弃尸草野，不得归矣！"

②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燕、魏相持积旬，赵王麟将慕舆嵩等以垂为实死，谋作乱，奉麟为主。事泄，嵩等皆死，宝、麟等内自疑。

③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时河冰未结，宝以魏兵必不能渡，不设斥候。

河冰冻，拓跋珪带军队过河了，留下辎重，选精骑两万开始疾追后燕军。①

这两万精锐，是拓跋珪号称几十万魏军的核心中的核心，也可以说是拓跋部这十多年来汉化改制指哪儿打哪儿的精髓部分。

慕容垂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一生的基业最终居然毁在了区区两万人手上。当年的苻坚也想不到，自己流芳百世的千秋大业会毁在强渡淝水的区区八千北府军上！

兵不在多，在精。

有这些精兵在，后面扩军的那几十万才有意义。只有明白这个道理，才会知道后面的惨剧对于后燕来讲意味着什么。

撤军半个月后，后燕军行至参合陂，突遇大风骤起，黑气如堤袭来，笼罩于上空。

慕容宝的随军谋士和尚支昙猛看到这种天象感到不详，赶紧对慕容宝说："风疾起，黑气至，这是魏兵将至的征兆，应列阵迎敌！②

面对天象示警，慕容宝却微笑不理。支昙猛反复劝谏，旁边的慕容麟怒道："以太子殿下的英明神武，军容之盛，谁敢来找碴儿！支昙猛妖言惑乱军心，应当斩首示众！"③

支昙猛大哭道："苻坚怎么样？百万之众败于淮南，正是因为恃众轻敌，不信天道的缘故啊！"

这时候老前辈慕容德出来调和了，表示有备无患，也没什么损失，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十一月，己卯，暴风，冰合，魏王引兵济河。留辎重，选精锐二万余骑急追之。

②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燕军至参合陂，有大风，黑气如堤，自军后来，临覆军上。沙门支昙猛言于宝曰："风气暴迅，魏兵将至之候，宜遣兵御之。"

③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宝以去魏军已远，笑而不应。昙猛固请不已，麟怒曰："以殿下神武，师徒之盛，足以横行沙漠，索虏何敢远来！而昙猛妄言惊众，当斩以徇！"

慕容宝这才派慕容麟率三万骑兵殿后。[①]

慕容宝派了本就与自己互相猜疑且高调表明支昙猛妖言立场的慕容麟去殿后，这是打算让慕容麟当炮灰。

但慕容宝有点儿天真了，不管慕容麟事先是否知道部下阴谋造反要拥立自己这件事，慕容宝都应该对这个可能的竞争者保持最高级别防备。

慕容宝应该想一想，在这个世界上谁最希望他打败仗呢？恐怕慕容麟的野心一点儿也不比拓跋珪小。更重要的是，如果慕容麟带领这三万人突然发动兵变呢？

而慕容麟则认为支昙猛是在胡说，即使被安排了殿后的任务，也是纵情游猎根本不设防。[②]

慕容宝派骑兵向西打探北魏军的动静，但由于已经放松警惕半个月了，而且本来就军心低落，这些骑兵也只是应付交差罢了，出去十几里便解鞍卸甲休息。[③]

一边是后燕军军备松懈，一边是北魏军昼夜兼程。在狂奔六天后的十一月初九夜里，拓跋珪追到了参合陂西。

拓跋珪收到斥候报告：前方发现后燕军大营！

此时，后燕军筑营在参合陂东的蟠羊山南水上游。（见图 16-6）

拓跋珪连夜下令部队人衔枚马束口悄悄登山。[④]

十一月初十，日出，北魏军登上蟠羊山，俯瞰后燕军营。[⑤]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司徒德劝宝从昙猛言，宝乃遣麟帅骑三万居军后以备非常。

②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麟以昙猛为妄，纵骑游猎，不肯设备。

③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宝遣骑还诇魏兵，骑行十余里，即解鞍寝。

④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魏王珪夜部分诸将，掩覆燕军，士卒衔枚束马口潜进。

⑤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丙戌，日出，魏军登山，下临燕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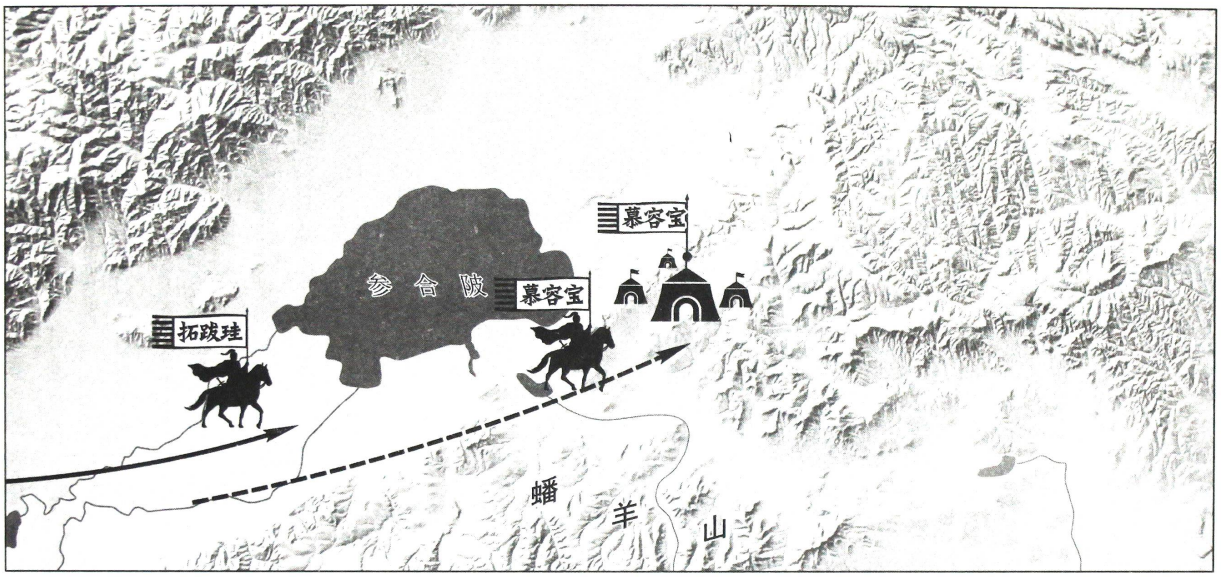


图 16-6　拓跋珪追击慕容宝示意图

后燕军准备继续东归，却突然发现自己上方山上满是北魏军兵，全军顿时大乱。[①]（见图 16-7）

拓跋珪一声令下，北魏军居高临下向下冲击后燕军。此时的拓跋部，已经能够使用祖祖辈辈都没有整合成功过的突骑战法了！

后燕军四散奔逃，骑兵滑倒在冰面上造成了大量踩踏倾轧，伤者数万。[②]

在居高临下冲击后燕军的同时，拓跋珪战前安排的拓跋遵则率队包抄，横阻到了逃亡后燕军的前方，后燕军被包了饺子。

突如其来的惊惶恐惧使后燕军失去了斗志，纷纷放下武器束手就擒，最后只有数千士兵逃出了包围圈，慕容宝等人也独自逃跑了。[③]

此役，北魏军杀死慕容恪之子慕容绍，生擒慕容垂之子慕容倭奴、侄子慕容道成，俘虏济阴公尹国等文臣武将数千人，兵甲粮货数以万计。

对于俘获的后燕官吏，拓跋珪留下了一些用得上的，其余都释放回去了，以便日后招揽河北诸胡和汉人豪族。[④]

对于俘虏的数万后燕士兵，拓跋珪听从中部大人王建的建议，下令全部坑杀。[⑤]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燕军将东引，顾见之，士卒大惊扰乱。

② 《魏书·略阳氏吕光传》：太祖纵骑腾蹑，大破之，有马者皆蹶倒冰上，自相镇压，死伤者万数。

③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略阳公遵以兵邀其前，燕兵四五万人，一时放仗敛手就禽，其遗迸去者不过数千人，太子宝等皆单骑仅免。

④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魏王珪择燕臣之有才用者代郡太守广川贾闰、闰从弟骠骑长史昌黎太守彝、太史郎晁崇等留之，其余欲悉给衣粮遣还，以招怀中州之人。

⑤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中部大人王建曰："燕众强盛，今倾国而来，我幸而大捷，不如悉杀之，则其国空虚，取之为易。且获寇而纵之，无乃不可乎！"乃尽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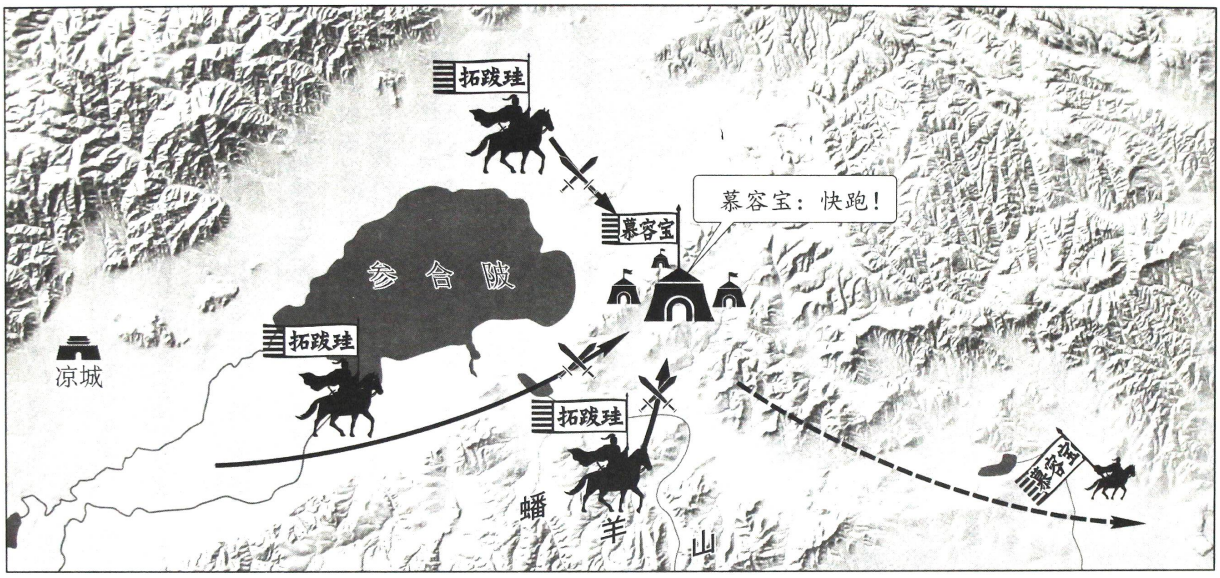


图 16-7　参合陂之战示意图

此战并没有殿后的慕容麟部的具体消息，也不知道殿后到哪里去了，但极大概率也是被拓跋珪干掉了，因为据《晋书·慕容垂载记》的记载“士众还者十一二”，后燕远征的十万大军，仅仅回来了一两万人。光杆司令慕容麟自己倒是跑回来了，他的殿后有什么内幕吗？不得而知，但让人相当怀疑。

慕容垂这些年创业攒下的大半精华，一仗全输没了！

慕容宝回去以后没有纠结于自己的此次失败，而是向老爹请求再次击魏。慕容德也说：“北魏因为参合陂之捷有轻视太子之心，哥哥您这回得亲自上，要不将来必成后患。”

于是，慕容垂任命自己看上的隔代继承人——慕容宝次子慕容会录留台事，领幽州刺史，代慕容隆镇守龙城；任命舅舅兰汗为北中郎将代替慕容盛镇守蓟城；任命慕容隆和慕容盛分别带着后燕的东北军和幽州军来中山会合，准备来年再攻打北魏。

396 正月，慕容隆带着后燕东北军进入中山后，后燕人的士气终于开始有所抬头。[①]

慕容垂随后命令平规发冀州兵汇聚于中山，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二月，平规带着博陵、武邑、长乐三郡兵反于鲁口；平规之弟平翰也在辽西起兵响应。

平家在前燕时代就是慕容氏的高层，平氏兄弟更是早在 384 年慕容垂初举复国大旗时就起兵响应了。这样的功勋家族，在参合陂之败后开始跳出来了。

慕容垂命令镇东将军馀嵩攻打平规，馀嵩败死，逼得慕容垂只好亲自出征。战神的名号确实好用，慕容垂刚到鲁口，平规就慌忙弃部众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春，正月，燕高阳王隆引龙城之甲入中山，军容精整，燕人之气稍振。

带着妻子宗族数十人逃过黄河。[①]

战神一来，连部众都不要就逃跑了，瞧瞧慕容垂这战神效应。

辽西方面，反叛的平翰也被慕容会迅速剿平。

396年三月二十六，慕容垂留慕容德守中山，自己引兵突然出击，越过青岭（又称广昌岭、五回山），经天门（今河北涞源县南），凿山通道，出其不意直指北魏平城。

这一次，慕容垂并没有走传统太行八陉中的飞狐陉。（见图16-8）

从中山去平城，古往今来都是走飞狐陉出太行山，但由于是传统道路，只要出了太行山基本上平城就会得到消息，因此慕容垂选了一条新路。

大军到涞源后，慕容垂另辟新道，下令凿通了涞源至灵丘原本不通的山路，出其不意地走恒山道杀向平城。（见图16-9）

此时驻扎在平城的，是拓跋部第一勇将拓跋虔。拓跋珪此时在善无北陂春游。[②]

慕容垂行进到猎岭时，命慕容农和慕容隆率前锋军奇袭平城。此次的主力，是未参加过参合陂之役的慕容隆所率领的后燕东北军。[③]

拓跋虔因为自恃勇武素来没有设防的习惯。闰三月十二日，后燕军来到平城近郊时才被发现，拓跋虔仓促应战并战败身死，后燕军收其三万余落部众。

拓跋虔是拓跋部的第一勇士，作战时从来都是先登陷阵，勇冠当时。慕容垂亲自出山后第一战就打死了拓跋部的第一骁将，这老妖精太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垂自将击规，至鲁口，规弃众，将妻子及平喜等数十人走渡河，垂引兵还。

② 《魏书·太祖纪》：皇始元年春正月，大搜于定襄之虎山，因东幸善无北陂。

③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是时，燕兵新败，皆畏魏，惟龙城兵勇锐争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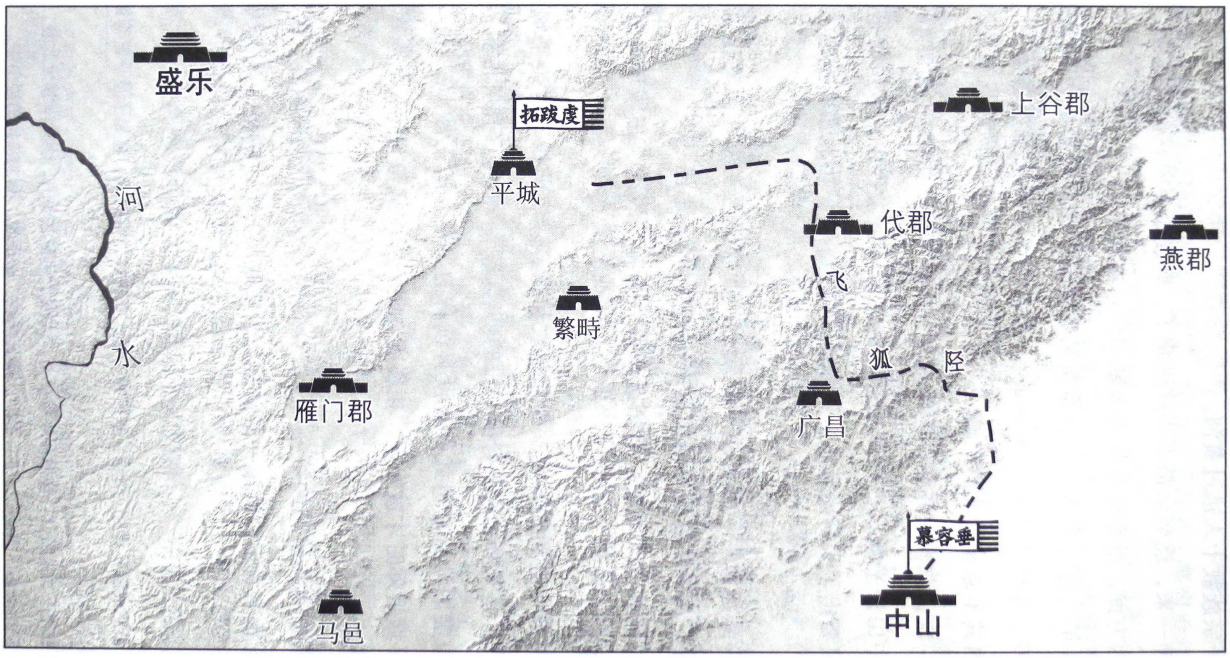


图 16-8　飞狐陉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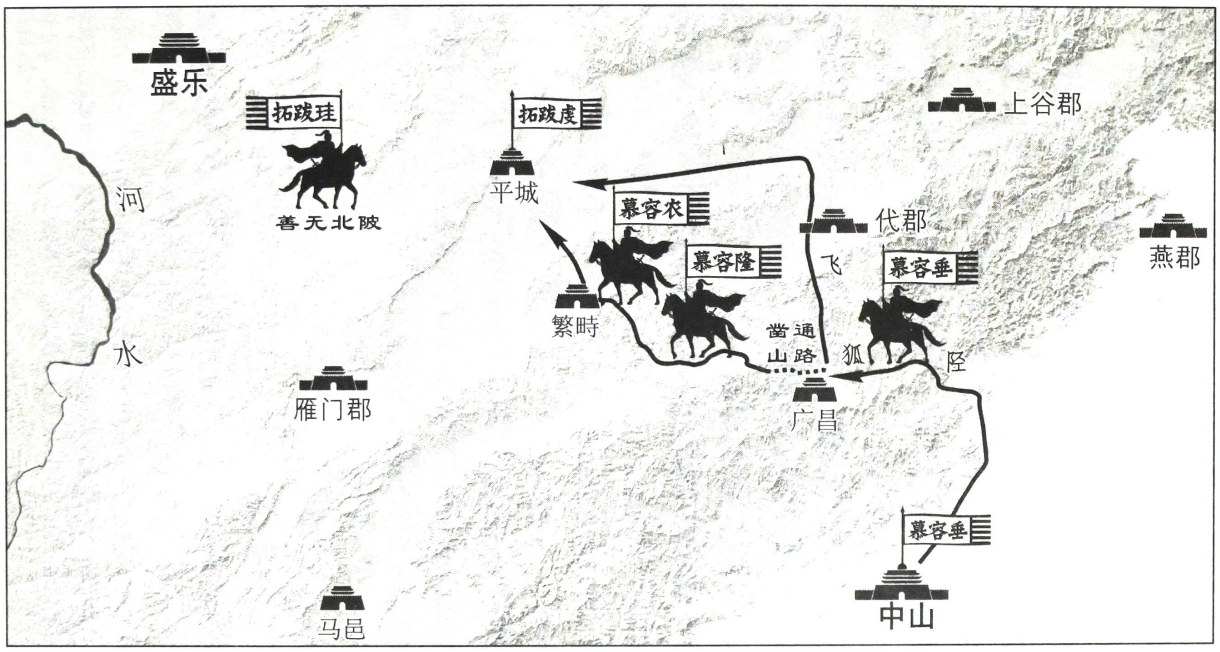


图 16-9　慕容垂偷袭拓跋珪路线示意图

可怕了！

诸部开始各有想法，拓跋珪即将再次面临塑料战友情的考验。[①]

干掉拓跋虔后，慕容垂继续前行，奔着拓跋珪而去。

就这样，慕容垂来到了自己命运的归宿之地——参合陂。

后燕军在参合陂看到了五个月前被坑杀士卒的如山尸骨，随后为同胞设祭，三军恸哭，声震山谷。[②]

强烈的视觉刺激和哭嚎音效让慕容垂的脑海里浮现出了一幕幕画面，随后一口鲜血喷了出来！

当年，十多岁的拓跋珪在他妈妈的公关下投靠自己，满嘴爷爷地喊着；淝水之战前夕，那个小孩作为天下分崩后的代北棋子被自己带上，从而得到了他人生启航的船票。

自河内起兵始，拓跋珪这孩子近距离地看到了自己如何立旗招兵，如何排兵布阵，如何调遣诸将。

河北大定之时，自己派这孩子回代北在自己支持下复国，随后就是帮他争王位，灭独孤，并贺兰，一步一步把他扶植了起来。

这个孩子，堪称自己一生最完美的杰作；这个孩子，比自己的所有孩子都强，而且强得多！如果这个孩子知道感恩，如果这个孩子能够继续保持在他爷爷时代就已经维持了半个世纪的慕容拓跋联盟，那该多好啊……

权力的游戏，永远没有一厢情愿；权力的游戏，永远是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慕容垂的爷爷慕容廆的正妻是段部鲜卑的宗女；他爹慕容皝的皇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魏王珪震怖欲走，诸部闻虔死，皆有贰心，不知所适。

②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垂之过参合陂也，见积骸如山，为之设祭，军士皆恸哭，声震山谷。

后是段部鲜卑首领段就六眷的孙女，段辽的姐妹；他自己的两任正妻都是段部名将段末柸的闺女。联姻结好如此，段部鲜卑却最终覆灭在慕容家手上。

慕容垂被拓跋珪恩将仇报不假，但慕容家当年的手上貌似也不那么干净。

既然玩了这局游戏，那么就要永远接受这无情的规则，永远不能打盹，永远要评估彼此双方的实力消长，永远要留足被对方背叛的后手和制衡对方的武器。

慕容垂不必遗憾，他的人生已经足够精彩，是时候说再见了。

慕容垂吐血后旧病复发，很快就不行了。慕容宝赶紧带队往回返，行至上谷沮阳，慕容垂病逝。

这位“五胡时代”的剧本之神，甚至堪称整个中国历史上人生剧本最跌宕起伏的传奇人物，就此谢幕。

年十三，为偏将，所在征伐，勇冠三军。

年十六，随父攻入高句丽国都。

年十八，会战宇文部，带队奇兵出击奠定胜局，克宇文国都，宇文部就此散亡。

年二十，为平狄将军，驻军徒河，震慑后赵，西疆宁。

年二十五，挥师入关助兄扫平河北奠定大燕霸业。

年三十三，功高震主被太子兄长猜忌，几乎被整死。

年四十，为兄太原王慕容恪所重，都督荆、扬、洛、徐、兖、豫、雍、益、凉、秦十州诸军事，成为军界二把手。

年四十四，于国家危亡之际，在最后时刻接过兵权战败桓温，扶大厦将倾，挽狂澜既倒；然而命运急转，兔死狗烹危机下，无奈西行投敌准备了此残生；接着人生再度反转，居然遇到了前无古人的摆拍雄主苻坚对自己一见倾心。

年四十五，接班人死于王猛金刀计下，为二十多年后的“灭后燕者亦王猛也”埋下了伏笔。

年四十六，故国灭亡，自己神奇地成为敌国的都城一把手。

年五十九，河内竖旗，反于关东。

年六十，复祖业，建后燕。

年六十九，灭西燕，统一全族，拿下并州。

年七十，收到了一生的大半积蓄灰飞烟灭的消息。

年七十一，亲眼看到参合陂战场上那如山的尸骨。

人生剧本复杂如此，精彩如此，跌宕起伏如此，已经很难再被浅薄地以成败论英雄了。

纵贯“五胡时代”中后期的剧本，慕容垂担当导演并撑起了淝水之战后北国的十年大戏，并最终将最后一棒交到了他亲手扶植、打造出来的兼并机器拓跋跬手上。

中国的北方即将迎来未来百年的真正主人。

四、送死的是悟空，背黑锅的一定是师父

公元396年四月初十，慕容垂死于上谷沮阳，秘不发丧。

四月二十三，大军回到中山；两天后发丧，谥号成武皇帝，庙号世祖。

四月二十九，慕容宝继位，大赦天下，改元永康。

五月初九，慕容宝进行了第一轮调整，以兄弟慕容农为都督，领并、雍、益、梁、秦、凉六州诸军事，任并州牧，镇守晋阳；叔叔慕容德都冀、兖、青、徐、荆、豫六州诸军事，封车骑大将军，任冀州牧，镇守邺城，总统南方诸事。对慕容德的安排，是慕容垂临终时下达的。[①]

这是慕容垂临终安排的诸件大事中唯一一件做对了的，避免了后燕军的全部精锐被慕容宝这个败家子败光。

五月十二，慕容宝做了第二轮调整，以慕容麟领尚书左仆射，慕容隆领右仆射，庶长子慕容盛为司隶校尉，从弟慕容凤为冀州刺史镇守

---

① 《晋书·慕容德载记》：垂临终，敕其子宝以邺城委德。宝既嗣位，以德为使持节……以都督专总南夏。

信都。

慕容宝的第三轮调整，是把他后妈调整到他爹那里去了——慕容宝逼死了自己的后妈段氏。

慕容垂这辈子娶了四个正妻，其中三个都是段家的闺女。

第一个段后，在358年时被慕容儁下套害死。当时慕容儁指使人诬告段氏和慕容垂的秘书高弼以巫蛊之术诅咒当朝，将段氏下狱并严刑拷打，想将慕容垂牵连进来。

慕容垂疼媳妇，派人递话给段后："人终有一死，别受罪了，咱们认命吧。"段后回："我死也不会牵连你！"不久，在严刑逼供中段氏被拷打身亡，慕容垂过关。

慕容垂复国成功后，将自己这个媳妇追谥为成昭皇后，并封其子慕容宝为太子，以示自己不忘当年的山海之情。

第二个正妻，是第一个段后的妹妹。段后死于牢中之后，慕容垂娶其妹为妃，但这事被慕容儁的皇后可足浑氏给否了，强行废了段妃并安排自己的妹妹给慕容垂当媳妇。

后来慕容垂西逃，偷偷带着段妃一起跑的，结果到了长安，段妃还是没保住，被苻坚给推倒了。段妃后面的事史书并无记载，大概率是死在了关中。

等慕容垂回关东后，与段氏接续前缘，娶了前两个段后的侄女——右光禄大夫段仪之女，即小段后，也称后段后。

慕容垂这辈子对段家的姑娘可谓痴迷，其实这也从侧面看出来这个人对感情和恩情的极度看重。

一切的一切，都是因为当年亡妻的那句叹息："吾岂爱死者耶！若自诬以恶逆，上辱祖宗，下累于王，固不为也！"

慕容宝被封为太子后，很多人并不看好，认为他不是那块料，为首的就是按辈分来说是慕容宝表妹的后妈小段后。

小段后对慕容垂说："太子要是在承平之世，那肯定是个守成之主；如今创业维艰，恐怕太子并非济世之才。慕容农和慕容隆都是您的好儿子，最好从中选一个重新托付大业。慕容麟那小子始终包藏祸心，将来必成国家之患，应该早一点儿除掉。"

慕容垂听完以后就说了一句话："你想让我做杀了太子申生的晋献公吗？"

小段后哭着退下，随后又和她妹妹范阳王慕容德之妃说："太子不才，天下皆知，我为了社稷冒死劝谏，主上却认为我是挑拨奸佞之人，可憋屈死我了，我看太子必定会丢了江山社稷，你家范阳王器量非常，如果将来慕容宗室不绝，肯定是在你家兴盛起来。"慕容宝和慕容麟听说这事后，都记恨在心。[①]

那么，这个小段后真的那么慧眼如炬、大公无私吗？虽然她确实没推荐自己的孩子。

其实，这个小段后不过是个精明全都露在外面的傻子罢了。能看出来慕容宝不是当帝王那块料，真的很厉害吗？这世界能看出来的人可太多了。

创业圈里有句很著名的话：好创意一分钱都不值。

总有人梦想着凭创意入股，但实际上这样那样的好创意已经有成千上万人想出来了，关键是怎么让创意一步步落地并具有竞争力地生存下去。看出来和做成功之间，差着十万八千里。

如果小段后想挽救自己的国家，前提是真的能把慕容宝换成自己看好的慕容农或慕容隆。其间的政治博弈复杂程度超乎想象，最傻的举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段氏泣而退，告其妹范阳王妃曰："太子不才，天下所知，吾为社稷言之，主上乃以吾为骊姬，何其苦哉！观太子必丧社稷，范阳王有非常器度，若燕祚未尽，其在王乎！"宝及麟闻而恨之。

动就是空在慕容垂那里表现自己的忧心忡忡，不仅起不到一丁点儿正向作用，还把自己的未来搭进去了，等真需要发力时，大概坟上的草都三尺五了。

小段后的错误在于以下几点：

1. 不清楚慕容垂对慕容宝生母、亡妻段氏的感情有多深。

她不知道段后那种牺牲是个什么级别。慕容垂这辈子再也不会有机会试出来一个女人能如段后般爱他、忠诚于他！

之所以娶小段后做皇后，不过因为她是段家姑娘，是亡妻的侄女，是自己人。小段后现在诋毁他心中最重要的亡妻之子，完全是不知轻重。

2. 推荐慕容农和慕容隆，自觉是为国选材，却没考虑到慕容垂第一反应会怎么想。

一个人的社会层级越高，拥有的资源也就越多，和他共享并继承资源的家人，自然也都是利益相关的高度机密。

历朝历代的立储问题都伴随着大量的反倒清算和斩草除根，原因也在于牵扯到的利益太大了。不管多亲多近的人，多一句嘴，传到利益相关方那里，就不知道会被怎样解读。

慕容垂的第一反应：小段后是关东复国后才娶过来的，跟慕容宝没有交集，从慕容宝这个太子这边得不到任何政治红利，所以这个皇后要扶植新的势力来实现自己的战略布局。

口口声声为了国家，小小年纪的妇道人家，知道国家机器是怎么运转的吗？怎么就知道慕容宝不行？还是说慕容宝不当太子对她很重要？她背后的黑手到底是谁呢？

3. 废掉一个太子，需要有很多轮政治布局。

首先，需要策划太子去做那些根本做不好的事，比如军事出征的国之司命，比如治水赈灾等复杂且影响巨大的民生工作，通过做这些事

把太子的无能暴露出来。

其次，需要与慕容农、慕容隆通气，分别衡量各自的政治筹码和能量，考虑是否真的有实力扳倒太子；要确定这两位是否有胆子和水平一起做这玩命的事；还要确定这两位是否会感恩，否则就是冒着卖白粉的危险却在干卖白菜的活。

再次，需要去衡量梳理太子党的权力网络，看看力挺太子的都是谁，有没有弱点，哪些人是需要攻击打掉的，哪些人是需要收买当卧底的。

此外，还需要拿下慕容垂的近臣，持之以恒地说太子弱智，已达到潜移默化的效果。但事实上慕容宝做得非常好，他老爹身边的人都一致称赞他。

需要做的事太多了。

作为皇后，其态度是具有一锤定音效果的，是应该在最后关头出来表态的，而不是开局就把王炸砸出去。

如果慕容垂发现慕容宝已经众叛亲离内外失心，那么只有在这种情况下，皇后才应该表态：这个太子确实不合适，换了吧。

因为只要表态了，就一定会被知道，这就属于撕破脸，从此不再有调和的余地。比如小段后跟慕容垂说的这段悄悄话，就被慕容宝和慕容麟知道了。

更可怕的是，这个小段后还傻傻地对自己的妹妹说燕祚要完，唯一的希望是妹夫慕容德。慕容德仅比慕容垂小十岁。小段后说这话时慕容垂快七十岁，慕容德也快六十岁了。

说国家的未来在皇帝的亲弟弟——另一个糟老头子身上，这不是胡扯嘛！两个老头子，谁活得长还不一定！小段后这话其实可以被解读成要谋反。这事也会被别人知道，外面会认为这对姐妹预谋颠覆政权。

这件事慕容垂大概率是知道的，毕竟小段后诋毁太子和慕容麟这

事大家都知道了。在慕容垂看来，小段后此次劝谏就是皇后和她妹夫慕容德对慕容宝进行政治攻击，皇后和亲王组成了政治联盟。

所以慕容垂要专门遗命将慕容德派到邺城总督南面。既是让慕容德去防卫南疆，又是把皇后和这位最厉害的亲王拆开，如果都留在中山就太危险了。

这位小段后从小就心高气傲，经常对她妹妹说自己绝对不会做普通人的妻子，还说她妹妹也不是庸人妇，当时街里街坊都笑话她。[①]

后来这对姐妹确实一个当了皇后，一个做了王妃。这也被后世人用作背书以说明这位小段后不是一般人，被慕容宝干掉就是国之将亡的预兆。

实际上，这位小段后飞上枝头变凤凰是得益于她自幼的鸿鹄之志呢，还是因为她姑姑当年为她的姑父而死的缘故呢？

精明这东西，不可外露。一是易遭嫉妒，二是易触碰他人利益。既什么都能看出来，又什么都改变不了，还满世界告诉别人自己能看出来的人，是最傻的。

五月二十三日，慕容宝继位半个多月后，派慕容麟去逼死段氏："你不是放出狠话说主上不能守大业吗？现在怎么样？为了你的族人赶紧自己去死，别让我废话！"

段氏怒斥道："你们兄弟逼死继母，能守什么大业！我岂是怕死的人！可怜国家不久将亡！"随后自杀。

小段后的死纯属自找，真要是凭那几句话把慕容宝从太子的位置上弄下来，将来慕容宝全家也都得死，哪有这样当妈的。

也不要讲为了国家为了社稷，从小段后的所作所为中只能看见她

---

① 《晋书·慕容垂妻段氏传》：少而婉慧，有志操，常谓妹季妃曰："我终不作凡人妻。"季妃亦曰："妹亦不为庸夫妇。"邻人闻而笑之。

的离心离德。后燕国亡，也不是亡在了这位“先知”被杀上。

小段后死了以后，慕容宝说：“这是个挑事之人，无母后之道，这丧事就不办了。”大臣们都说好。

由此也可以看出来，这位段后根本没什么政治资本和势力，不知道这些年得罪了多少人。

中书令眭邃出来打圆场：“她再不对，名义上也是你妈，没有子废母的道理，东汉皇后阎氏亲手把顺帝贬废，死了之后还能进太庙呢，差不多得了。”

最终为了体面，慕容宝才为小段后举行了丧礼。

那么，后燕究竟亡在了哪里呢？很多人说是亡在了慕容宝身上，他先是在参合陂把家底打光了，上位后又一通无脑操作，军事上娃娃抱金砖式地可劲送，堪称“五胡”第一散财老童子。

后燕亡国的直接原因确实是在于慕容宝，但究其深层本质原因，却是在于慕容垂，有以下两件事可以说明。

1. 慕容垂遗令慕容宝搞改革，核查户数记录人口，整编军营分属郡县，确定士族旧籍出身，明确他们的官仪。[①]

这样就动了太多利益阶层的蛋糕。校阅户口，就是动河北大族和军封功勋们的人口；整编诸军的队伍分属郡县，就是动军头们的实力根基；定士族的旧籍，就是稀释这些年奋斗者们的股权。

后燕之所以如前燕一样迅速灭亡，本质上都是因为慕容恪和慕容垂这两位顶梁柱没有在自己任内给下任皇帝打扫干净屋子。

慕容垂这位后燕世祖皇帝要为国家的迅速覆灭负最大的责任。因为能力越大，责任越大。

---

① 《晋书·慕容宝载记》：遵垂遗令，校阅户口，罢诸军营分属郡县，定士族旧籍，明其官仪。

前后燕政权在中国历史上非常特殊，当该族的两个大神过世后，这两个政权都是不到三年就失了江山。没有这两位大神，前燕和后燕绝对不会如此震撼地留名于史书之上。

金鳞岂是池中物，一遇风云便化龙。慕容皝生下了他的“风”和“云”之后，就注定了他的部族将在中国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同样地，本族的兴衰与存亡也都牢牢绑定在了慕容氏的“风”和“云”身上。

在慕容氏统一东北三部即将腾飞之前，老慕容皝听从封裕的建议撤掉了以前圈占为牧场猎园的苑囿，改为农田并官赐耕牛以扩大税基，还裁撤了大量冗余的官吏。

当时慕容氏还没有入关，但利用汉人士族豪族壮大自己的同时已经出现了一个问题：汉人大量进入官僚机构并迅速出现官员冗余的情况。

在死亡前四年，慕容皝对前燕进行了一次中兴性质的自我改革。这种极易得罪利益阶层的自我改革与净化其实相当伟大，通常只能由最有威望的国主在卸任之前去做，靠着自己的威望和能力扫除“垃圾”，创造一个新的局面，轻装上路，交到下一任手上。

慕容皝死于349年，此时前燕政权的机体仍然是相当健康的。既得汉化之利，又除汉化之弊。但在前燕拿下关东后，因为继任者慕容恪这位具有最高威望的三军总司令的放任宽仁政策，军功集团疯狂抢占人口，国家已积重难返。

既得利益群体的阶层板结已经形成，要想让他们把好处吐出来，简直是痴心妄想。

这个群体的力量过于强大，如果具有最高威望的慕容恪不做这个坏人，那么谁也改变不了这个局面。

总体来讲，慕容恪的执政风格就是厚道宽仁、只赏功不罚过，这

就产生了三个相当坏的影响。

1. 官僚系统陷入好人主义的氛围。

官僚阶层认可的是慕容恪个人而非整个国家，对国家没有感恩之心。

2. 官僚系统的骄纵情绪将迅速蔓延。

人类是很神奇的，当一个人始终被责任压得有忧患意识时，通常能相当厉害地正向做功。

压力太大不是好事，会使人崩溃，使团队产生离心力，使人身体素质大幅度下滑，使创造力整体枯竭；没有压力更不是什么好事，当一个人信奉所谓快乐工作没有惩罚时，整个团队会迅速变得心浮气躁效率低下。

人们将一直并永远是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也是世界的惯常之理。当所有人都在私吞国家户口、往国家机器中安插白吃饭的关系户时，在这个没有惩罚的机制下，就会变得理所应当。

3. 官僚系统将变成毒瘤，谁也摸不得碰不得。

如果一个人听惯了好话，一直被吹捧，就会有一种强烈的优越感，会变得不知道自己是谁，听不进一句不好听的话。“大燕立国的顶级元勋慕容恪他老人家都从来不说！”将来谁还碰得动这些既得利益群体呢？

到了慕容恪临死的时候，前燕王朝的官僚负担已经令人瞠目结舌，前燕的军功贵族对于人口的吸纳与毒瘤效应已经无法改变。

前燕的改革和起死回生，理论上只有慕容恪一个人能完成。但作为帝国柱石、慕容氏首望、军队总首领，慕容恪选择了一团和气地包庇纵容，这也就意味着，后面谁也接不住这个朽烂的盘子了。

慕容恪死后不到三年，前燕就亡了。其实换算到如今的后燕，也是一个意思。

此时的后燕北有强敌，经济衰败，精锐尽失，正是最应该哄着既得利益群体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时候，怎么能动既得利益群体的饭碗呢？

如果要动，也应该在灭西燕、定山东的时候，靠着慕容垂自己的极高威望推行改革，杀一批吓一片，去“校阅户口，罢诸军营分属郡县，定士族旧籍”。

然后慕容垂在自己死后，把好人留给儿子慕容宝做，让新皇帝慕容宝把那些“犯官”放出来给点儿好处，使他们感恩戴德，这样可以巩固住改革的既定政策。

但是现在，慕容垂把本该自己做也只有自己能做的事留给了儿子慕容宝，并遗令在这个危急存亡之际去做，相当于是给虚弱的病人吃虎狼之药，嫌死得不够快。

所以慕容宝开始执行慕容垂的遗令后，迅速使后燕上下离心离德，统治大厦变得摇摇欲坠，史载“法峻政严，上下离德，百姓思乱者十室而九焉”。

慕容垂做错的第二件事，是隔代钦点接班人的问题。

慕容宝这个废物，却生了慕容盛和慕容会这两个很牛的儿子。

慕容盛在十三岁时就表现出了极高的政治智慧和行动胆略，他带着小叔叔慕容柔和二弟慕容会一路逃回了关东。

回来后，慕容垂问他西边情况，慕容盛在地上把沿路地图绘了出来，慕容垂笑着说：“当年曹操摸着曹叡的头随后封侯，这就是爷爷爱孙子啊。”随后封慕容盛为长乐公。[①]

慕容垂这句话不是随便说说的，曹叡是谁？他是曹魏的第三代接

---

① 《晋书·慕容盛载记》：盛既至，垂问以西事，画地成图。垂笑曰：“昔魏武抚明帝之首，遂乃侯之，祖之爱孙，有自来矣。”于是封长乐公。

班人。慕容垂这句话有着巨大的政治含义，是几乎确立第三代接班人了。因为史书中随后专门说了句“慕容盛骁勇刚毅”，让很多人想起了死在王猛金刀下的慕容垂嫡长子慕容令（史书也有称慕容全）。[①]

如果是看准了这孩子也行，但慕容垂在涉及亲情的时候容易冲动顺嘴胡说，他很快移情别恋了另一个孙子——慕容宝的庶次子慕容会。

慕容宝伐北魏时，慕容垂直接命慕容会替慕容宝管理东宫一切事务，礼遇如同太子。[②]

在慕容垂最后一次征战前，他任命慕容会镇守龙城，把守住国家的东北重任交给他，配备的官员都是最好的人才梯队。病重弥留之际，慕容垂又立遗言让慕容宝把慕容会作为第三代国主。[③]

慕容垂临终这一锤子相当虎。如果说他立慕容宝为太子是因为慕容宝是嫡子，那么慕容垂隔代立一个庶出的孙子是什么意思。

就算立庶出的，那么慕容盛也相当优秀，又是庶长孙，慕容垂当年还拿话激励过这孩子，结果没几年他又看上了庶次孙。

无论是立嫡还是立长，立慕容会都说不过去。而且慕容垂没和儿子慕容宝沟通过，他不知道慕容宝爱的是十一岁的嫡子慕容策。[④]

慕容垂爱自己的正妻，慕容宝也爱自己的正妻。

在慕容宝看来，自己父亲慕容垂和伯父慕容恪两个都那么厉害，爷爷慕容皝立的却是慕容儁，而只是让他们两个去当爪牙，难道自己这两个能干的庶子就一定要立为接班人吗？

于是，在慕容垂死了以后，当年被他比为曹叡的慕容盛非常愤怒

---

① 《晋书·慕容盛载记》：骁勇刚毅，有伯父全之风烈。

②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宝之伐魏也，垂命会摄东宫事、总录，礼遇一如太子。

③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及垂伐魏，命会镇龙城，委以东北之任，国官府佐，皆选一时才望。垂疾笃，遗言命宝以会为嗣。

④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而宝爱少子濮阳公策，意不在会。

爷爷没选自己，本着“我得不到的你也别想要”的想法，和慕容麟一起劝慕容宝立小弟弟慕容策为太子，慕容宝同意了。[①]

之前被慕容垂钦点为第三代接班人的慕容会在被老爹放弃后，开始愤怒怨恨。[②]

九月，章武王慕容宙护送慕容垂及段后的灵柩到龙城安葬并带来了慕容宝的指示，诏命将之前给慕容会配备的幕僚官员、部曲及家眷等全部迁回中山。

慕容会开始不听他爹的话了，扣下大半部曲不发。

慕容宙是慕容宝的从兄弟，辈分高，但慕容会并不拿这位叔叔当回事，很多人已经看出来慕容会有割据东北的打算了。[③]

慕容垂临终前一年的这一隔代选择，又凭一己之力给他家本就历史悠久的内斗传统写好了剧本，搭好了舞台。

慕容垂晚年的一系列政治操作，因为涉及了亲情层面，显得相当业余。

1. 慕容宝是慕容垂自己选的，在天下大乱的形势下选了个守成之才。

2. 慕容垂没有在自己任内“打扫干净屋子”——帝位传承向来一切求稳，但他在这兵火连天时局不稳之时却遗命改革。

3. 慕容垂强烈干预了自己儿子的接班人安排，让孙辈早早埋下了巨大的不满，能耐最大的孙子在东北还控制着相当强大的军事力量。

4. 慕容麟既背叛过父亲慕容垂又背叛过自己的大哥慕容令，但仍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长乐公盛与会同年，耻为之下，乃与赵王麟共劝宝立策，宝从之。

②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乙亥，立妃段氏为皇后，策为皇太子，会、盛皆进爵为王。策年十一，素惫弱，会闻之，心愠怼。

③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宙年长属尊，会每事陵侮之，见者皆知其有异志。

被慕容垂委以重用，慕容垂临终时管了那么多不该管的事，却不对这个有前科的儿子做任何特殊安排。

政治算法的第一考量，是远期利益和局面稳定。一旦个人感情与好恶穿插了进来，就一定不是最优解。

感情的补偿和结算，可以拿钱去处理，千万不要拿权力和资源去换。

五、慕容垂的野心抵不过不成器的儿子

公元396年六月，北魏拓跋珪派将军王建等攻打后燕的广宁郡（今河北涿鹿县），斩太守刘亢泥，徙其部落于平城；不久，后燕上谷郡太守慕容详弃郡而走。

慕容垂死后仅仅两个月，拓跋珪扫平了太行山麓以西。

这个时候，慕容农被封为并州一把手去驻防晋阳，带着自己的数万部曲来到了并州。[①]

这次慕容宝继位后的并州换防，将是后燕亡国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块。

并州本来底子就薄，恰巧这一年还赶上了早霜减产，根本养不起慕容农带来的这几万大军。

慕容农又第一时间在并州推行了慕容宝“校阅户口，罢诸军营分属郡县”的改革计划，派诸部护军去分监诸胡进行人口核查和军制改革。

综上，并州的百姓养不起慕容农的大军，并州的“杂胡”也不认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燕辽西王农悉将部曲数万口之并州。

可慕容农的改革。并州民怨沸腾，开始偷偷给魏军送信。[①]

底子薄时真的不能作，否则就迅速变成供他人采摘的低垂的果实。

七月，拓跋珪开始称尊号，始建天子旌旗，出警入跸，改元皇始。参军事上谷张恂劝拓跋珪趁着此时后燕大丧并州不稳进取中原，拓跋珪批准。

八月二十八，拓跋珪派步骑四十余万南出马邑，翻越句注山，旌旗两千余里，鼓行而进南下并州；派左将军雁门李栗率五万骑为前驱，又派将军封真等从东道出军都陉，袭击后燕幽州。

九月十八，北魏军到达阳曲（今山西太原北阳曲镇），乘西山，临晋阳，随后派骑兵环城大声鼓噪而去。

强敌来挑衅，慕容农出城迎战失败，回城时却发现军司马慕舆嵩叛变，紧闭城门，拒绝他入城，慕容农只好率数千骑兵逃向中山。跑到潞川时被北魏军追上猛打，只有慕容农一人得以逃脱。[②]

此战是慕容农自384年在列人起兵以来，第一次单独带兵出战后的重大失利。单看战绩，败得莫名其妙，简直是敌军一来己方就灰飞烟灭的节奏。

很多历史的解读是认为慕容农的战绩都属于狐假虎威，在老爹慕容垂死后他突然不会打仗了。

其实，如果没有真功夫，慕容农是无法在河北纵横十年的，后燕在慕容垂死后的种种表象只是冰山一角，慕容农迅速丢掉并州的原因是以下两个方面。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并州素乏储峙，是岁早霜，民不能供其食，又遣诸部护军分监诸胡，由是民夷俱怨，潜召魏军。

② 《晋书·慕容宝载记》：魏伐并州，骠骑农逆战，败绩，还于晋阳，司马慕舆嵩闭门距之。农率骑数千奔归中山，行及潞川，为魏追军所及，余骑尽没，单马遁还。

1. 北魏军早在参合陂之战时就已经会突骑战法了。

这也就意味着，后燕军对北魏军不再是突骑战法对骑射战法的降维打击，双方在战斗力上是一个维度。

此次拓跋珪带领四十万军队南下，具备人数优势，慕容农打不过其实不该苛责。

2. 慕容农最好的应对方案是死守晋阳，据守城池苦战，熬死拓跋珪。

但是，并州无粮让慕容农没办法坚守，再加上如虎狼一般凶猛的改革让并州军心不稳上下离心。

慕容农看到北魏军环城炫耀武力后无可奈何，必须要出城迎战，杀敌以壮士气，他需要让潜在的反对势力看到自己的强悍，让这些人都老实点儿。

结果没想到在硬实力上双方已不再有差距，北魏军学会突骑冲锋，战法升级了，而且对方具有的大体量的军队优势让慕容农打不过，撤退时又因为之前的改革触碰了很多利益方被关在了城外。

军粮少还算好说，因为拓跋珪也没多少，并州此时全境无粮，北魏军在周边也抢不到，只要己方坚守就有希望。但如果慕容农开始就不迎战而是守城，外面四十万敌军天天嚷嚷叫骂，没几天城里面可能就有人开门放北魏军进城了。

改革后的军心不稳风声鹤唳，导致慕容农采取了一系列“不得不做”的措施。

并州在慕容垂死后仅仅五个月就迅速沦陷，不是因为慕容农的智商也被他爹带走了，而是因为用了他爹临终开的虎狼药方后，并州这个虚弱病人直接七窍流血也随慕容垂而去了。

拿下晋阳后，拓跋珪开始了第一次汉化改革。

他设立朝廷办事机构，任命刺史、太守、尚书郎等以下的官吏，

大量招收汉人儒生进行政治架构建设。

拓跋珪受到了大量并州土豪的投诚和欢迎，士大夫们到军营门口求见，无论来者是老是少拓跋珪全都尽心抚慰，倾听每家的诉求，随后以“并人治并”为原则进行了任用安排。[①]

拓跋珪拿下晋阳后又迅速遣辅国将军奚牧去攻取汾川，抓了丹阳王慕容买德和离石护军高秀和，基本击溃了后燕在并州的所有力量。

并州大定后拓跋珪任命中书侍郎张恂等人做了并州诸郡的太守，招抚离散，劝课农桑。

就这样，并州这个地理位置极端重要的中原屋脊几乎被以一种赠送的方式便宜甩给了拓跋珪。实非慕容农之过，乃慕容垂之因。

北魏闪电般拿下并州的消息传来后，后燕中山的朝堂上发生如下对话。

中山尹苻谟说：“如今魏军人多势众，千里远斗，乘胜气锐，要是让他们深入了河北平原咱们就没戏了，最好堵住太行诸出入口。”

中书令眭邃说：“魏多骑兵，往来迅速，马上能带的粮食不过十天左右，宜令郡县聚民，千家为一堡，深沟高垒，清野以待之，他们找不到吃的，待不了多久就该跑了。”

尚书封懿说：“今魏兵数十万，堪称天下第一大流氓抢劫团伙，民虽筑堡，不足以自固，这是帮着对方把人和粮食聚集到一起打包送人的办法，示人以弱动摇军心，还是堵太行山吧！”

慕容麟说：“魏军乘胜气锐，其锋不可当，还是坚守中山，等魏军气衰再决战。”

最终慕容宝采纳了慕容麟的建议，修城积粟为持久之备，并命慕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初建台省，置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官，悉用儒生为之。士大夫诣军门，无少长，皆引入存慰，使人人尽言，少有才用，咸加擢叙。

容农出兵驻屯在安喜县以做策应。作战总指挥一职被慕容宝安排给了慕容麟，“军事动静，悉以委麟”。

参合陂战之前，在黄河边上慕容麟的部将就曾阴谋推翻慕容宝，现在慕容宝却让慕容麟当总指挥，这真是思路清奇。

以慕容麟为首的守城派此时仍然认为北魏南下不过就是一次团伙抢劫，是草原民族的老套路，抢完之后是要走的；但这次整个后燕高层对拓跋珪的判断都失误了，这位草原首领胃口很大，是为占领关东而来。

而且更重要的是，后燕现在根本没条件凭城坚守，慕容农的例子已经很明显了：人心不在自己这边，后燕一定要集中兵力堵住出入口，力争在太行山挡住拓跋珪，不能轻易放对方进河北才行。

十月，拓跋珪派冠军将军于栗、宁朔将军公孙兰率步骑两万，悄悄自晋阳修通了井陉的韩信故道，大军自井陉趋中山进入了河北平原。

第一战，拓跋珪攻克常山（今河北正定），获太守苟延。

随后出现了相当惊人的战况，自常山以东，郡县长官或逃或降，诸郡县全都投降了北魏，只有中山、邺城和信都三城还在后燕手中。[①]

拓跋珪刚进河北就收到了他舅爷爷生前的最后一次伟大助攻。之所以这三城还在，不过是因为守将是慕容氏的铁杆宗室，否则照样还是全送。

慕容垂遗命的改革，让河北豪强把野蛮的拓跋珪当成了救命之军。河北的迅速沦陷，让拓跋珪补上了最弱的一环：军粮，从此有资本与后燕进行持久征战了。

十一月，拓跋珪命拓跋仪率五万骑进攻邺城，冠军将军王建和左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自常山以东，守宰或走或降，诸郡县皆附于魏，惟中山、邺、信都三城为燕守。

将军李栗进攻信都，自己亲自带兵挺进中山。

十一月二十，拓跋珪进攻中山，慕容隆据守南城率部众血战，自清晨苦战至中午，杀敌军数千。

拓跋珪指示："中山城固，当年我是从这里出去的，慕容宝必定不肯出战，急攻只会造成大量伤亡，久围则费粮食，不如先集中优势兵力夺取邺城和信都。"

十一月二十八，拓跋珪带兵向南。

在拓跋珪围攻中山的同时，后燕的邺城战场传来守城捷报，慕容德派慕容青等夜袭击，破围城的北魏军，北魏军撤围，退屯新城。

十二月，拓跋珪南下的同时派贺讷的弟弟贺赖卢率两万骑兵与拓跋仪会和，攻打邺城。

进入397年，后燕邺城再传捷报，但信都撑不下去了。

贺赖卢因为仗着自己是拓跋珪的舅舅，所以不怎么听拓跋仪的指挥，双方开始有隔阂。

北魏军司马丁建暗自与慕容德串通，慕容德趁北魏军内讧，派慕容镇等率七千骑兵夜出邺城，大败北魏军。

信都方面，北魏王建等攻打六十余日没有攻下，士卒死伤大半。于是正月二十二，拓跋珪率北魏军主力赶来攻城。两天后，信都守将慕容凤抵挡不住，弃城逃奔中山。

正月二十五，信都投降。

慕容宝听说拓跋珪亲自攻打信都，于是出兵屯于深泽（今河北深泽县），派慕容麟攻杨城（今河北宁晋县），杀守兵三百，随后又把自己的珍宝和宫女变卖，悬赏招募各地土匪前去攻击北魏军。

难以理解慕容宝的脑子是怎么长的，珍宝不留着赏与自己同心的将士，竟然去雇佣土匪流氓。

可能这样表述不够直观，换种说法，就好比在公司存亡的危急时刻，

老板不留着资源重赏共同经历风雨的老员工反而用资源去招募临时工。

二月初一，拓跋珪带兵回到杨城驻扎，收到了坏消息，并州监军丑提听说河北战场上他的叔父降燕，害怕牵连自己，索性带着自己所管辖的兵卒叛乱。

北魏内部出现叛乱，拓跋珪打算撤军，于是派国相拓跋涉延去后燕求和，并且请求用他的弟弟作为人质。[①]

慕容宝听说北魏内乱后根本不同意求和，以为终于有机会出这口恶气了！他打算自己也复制一把参合陂之战把拓跋珪包饺子。但慕容宝知道怎么包这饺子吗？

慕容宝先是派人去拓跋珪那里大骂拓跋珪忘恩负义，随后调动全部军力步兵十二万、骑兵三万七千人去曲阳的柏肆（今河北石家庄藁城区北）驻守，并在滹沱河的北岸扎营，以拦截撤退的北魏军。[②]

不知道慕容宝这些年跟着他的战神父亲都学了什么。围师必阙，围困敌人时必须要给对方逃跑的希望，让对方光想着跑从而没有斗志。

此时北魏有内乱就应该放拓跋珪跑，然后跟在后面去追击，一路歼灭对方。

慕容宝忘记了当初自己带兵征伐北魏失败并不是在与拓跋珪黄河对峙的时候，而是在一路撤军都快回到家门口的时候，因为无组织无纪律被对方追击溃败的！

拓跋珪急迫地要回国平叛，此时如果把他回去的道路堵死，就是逼着他拼命了。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二月，己巳朔，珪还屯杨城。没根兄子丑提为并州监军，闻其叔父降燕，惧诛，帅所部兵还国作乱。珪欲北还，遣其国相涉延求和于燕，且请以其弟为质。

②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宝闻魏有内难，不许，使冗从仆射兰真责珪负恩，悉发其众步卒十二万、骑三万七千屯于曲阳之柏肆，营于滹沱河北以邀之。

初九，北魏军至，驻扎于滹沱河南岸。当夜，慕容宝招募了万人敢死队潜过滹沱河偷袭，随后顺风纵火，急击北魏军，北魏军大乱，拓跋珪惊起，急迫间光着脚丫子就弃营而逃了。

后燕将军乞特真带着一百多名敢死队员潜入大帐，只得到了拓跋珪裸奔后的衣服和鞋子，但这个时候，却不知为何敢死队突然无故自惊，一片大乱，自相残杀。

刚刚裸奔出去的拓跋珪回头看到了这个情况，立即击鼓召集兵将，突骑冲击反攻回了大营。[①]

后燕军敢死队大败，撤回了河北岸。

第二天，拓跋珪率全军前来和慕容宝作战，史载后燕军看到北魏军后自己先怕了，士气低落。[②]

其实这不太可能，因为后面守城时后燕军有着极强的踊跃战斗意志，大量参合陂死难的家属要和北魏军死战。

怕的是慕容宝，虽然还隔着河，但他已经吓得屁滚尿流，慌忙就往中山跑，这回轮到拓跋珪在后面追了，一波波地收割追击红利，后燕兵屡败。

如参合陂兵败的重现，慕容宝一看情况不对直接抛下所有步卒，率骑兵先跑回了中山。当时起了大风雪，冻死者遍于道路。

慕容宝在逃跑上向来有心得，他害怕跑不掉，命所有士兵把武器装备能扔的全都扔掉，数十万极其珍贵的兵器铠甲全都留给了北魏军，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一》：燕将军乞特真帅百余人至其帐下，得珪衣靴。既而募兵无故自惊，互相斫射。珪于营外望见之，乃击鼓收众，左右及中军将士稍稍来集，多布火炬于营外，纵骑冲之。

②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一》：戊寅，魏整众而至，与燕相持，燕军夺气。

被抛弃的大量后燕朝臣、将士或投降或被俘虏。[①]

此战过后，后燕有十多万人成了俘虏，数十万的兵器军备全都用于武装北魏的军队，在实力对比上后燕军彻底没有了和北魏军争衡的可能。

后人只记得慕容宝打输了参合陂之战，实际上这种覆国级的战役，慕容宝打输过两次。

慕容宝走错了那么多步，但他只要在战场上能打赢拓跋珪一次，哪怕是那一次夜袭成功了，拓跋珪那边也有很多墙头草的。

比如柏肆夜战中逃散的北魏士兵回到晋阳后说大部队已经惨败溃散，甚至不知拓跋珪的生死下落，随后晋阳守将封真就反了，调集军队进攻并州刺史拓跋素延，被拓跋素延击破阵斩。

拓跋什翼犍的另一个孙子拓跋顺此时守云中，听说拓跋珪战败，打算自摄国事。在莫题的劝说下，拓跋顺表示再听听消息。

贺兰部帅附力眷、纥邻部帅匿物尼、纥奚部帅叱奴根听说拓跋珪死了全都开始反叛，拓跋顺平叛未果。

直到拓跋珪再次战胜的消息传来，并派遣安远将军庾岳率万人骑兵平息三部叛乱，草原上才算安定下来。

二月十一日夜，后燕中山出现了第一次内讧，尚书郎慕舆皓准备谋杀慕容宝拥立慕容麟，失败后斩关出奔降北魏。

慕容宝败光家产后再次急召自己的东北军。早在北魏军进入河北后，慕容宝就命令儿子慕容会带着龙城的东北军前来支援。

慕容会打发叫花子般派征南将军库官伟、建威将军馀崇带着五千人为前锋去救援。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一》：宝惧，弃大军，帅骑二万奔还，时大风雪，冻死者相枕。宝恐为魏军所及，命士卒皆弃袍仗，兵器数十万，寸刃不返，燕之朝臣将卒降魏及为魏所系虏者甚众。

然而这两个前锋将军屯兵卢龙塞百日不前进，把所有能吃的都吃光了，慕容会还是没有带主力军前来。

慕容宝大怒，开始没完没了地下诏骂他儿子。慕容会以治军练兵为由，又拖了一个多月。直到这年三月，慕容会终于带兵抵达蓟城。

北魏围城中山一段时间后，城中将士都想着出城和拓跋珪决战，于是慕容隆对他哥慕容宝说："拓跋珪虽然获得了一些小利，但他已经在河北折腾大半年了，早已没了锐气，而且自家兵马也已死伤大半，人心思归，诸部离心，这正是我们战胜他们的大好时机！现在全城心齐，军心可用，以我军之锐击敌人之衰，必胜！如果谨慎持重、犹豫不决，等咱们的斗志丧失，日益困逼，事久变生，那时候就算再想出击也没这机会了。"

慕容宝批准了，但慕容麟却死活不同意，慕容隆前后四次准备出城击敌，都已经整军待发了，但最终都被慕容麟阻挠。[①]

慕容麟真的起那么大作用吗？最终下决定的是慕容宝，慕容麟仅仅是个幌子而已。是慕容宝胆怯了，他怕慕容隆像他一样失败，拼光最后的这点儿家底。

慕容宝转头就找拓跋珪示好去了，表示要交还拓跋珪的人质弟弟拓跋觚，再割让常山以西向北魏求和。[②]

拓跋珪同意了。

待北魏撤军，慕容宝又反悔了。三月十三，北魏军再围中山。

后燕军将士数千人再次向慕容宝请命："现在坐守穷城早晚是个死，让我们出去打个痛快吧！陛下现在屡次压制我们这是自取灭亡啊！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一》：宝然之。而卫大将军麟每沮其议，隆成列而罢者，前后数四。

②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一》：宝使人请于魏王珪，欲还其弟觚，割常山以西皆与魏以求和。

我们被围已经很长时间了，并没有什么变化，就是枯等着对方撤军，现在强弱如此悬殊，他们肯定不会走的！您就让我们出城决战吧！”

看到群情激愤，慕容宝当时同意了。

慕容隆退出大殿后对手下军官们说：“皇威不振，寇贼内侮，臣子同耻，义不顾生。今天要是破贼能够回来最好，要是回不来，也不辱国恩了！你们要是能够北归见到我的老母亲，就跟我妈说下我的诀别之情！”随后慕容隆披甲上马，在城门口待命。

之后，慕容宝又一次把锅扣在慕容麟身上，说慕容麟不同意出战，下令死守孤城。众将出离愤怒，慕容隆大哭而还。[①]

当夜，慕容麟派兵劫了左卫将军慕容精，让他率禁军杀掉慕容宝，慕容精不同意，慕容麟杀了慕容精后出奔西山投奔丁零余众去了。中山城中此时已经人心惊溃。

慕容宝不知道慕容麟跑哪里去了，担心这小子打着他的旗号去夺慕容会的东北军，于是召慕容隆和慕容农商量放弃中山走保龙城。两位兄弟同意了，各自去做手下军官们的工作。

慕容农的部将谷会归对慕容农说了段相当具有参考价值的话：“城中之人都是参合陂死难官兵的父兄子弟，都要为家人报仇，泣血踊跃，欲与魏战，却一次次被压住了。现在听说皇帝想北上，大家都说，让他随便走，但我们想找一个慕容氏的当领导率领我们留在这里与魏死战，虽死无恨！希望大王您能留在这里带领我们，击退魏军后咱再迎回皇帝大驾，也不失为忠臣啊！”[②]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一》：麟复固止宝，众大忿恨，隆涕泣而还。

②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一》：农部将谷会归说农曰：“城中之人，皆涉珪、参合所杀者父兄子弟，泣血踊跃，欲与魏战，而为卫军所抑。今闻主上当北迁，皆曰：‘得慕容氏一人奉而立之，以与魏战，死无所恨。’大王幸而留此，以副众望，击退魏军，抚宁畿甸，奉迎大驾，亦不失为忠臣也。”

慕容农表态不听话的不是忠臣，还不如去死。

自始至终，后燕军都有着亡国政权中极其罕见的作战意志，即使在最后一刻都在自发地鼓舞战斗意志要为死难家属报仇，但是在慕容宝半年多来的传奇操作下，最终满腔的怒火之拳都砸在了棉花上。

这位被慕容垂寄予希望的“守成之主”，其实如果真的能够干好守成的事，把军事专业的事交给弟弟慕容隆、慕容农，让他们去滹沱河畔和北魏决战，那么一定会比他这一路送的最终结局要强得多！

三月十四日夜，慕容宝带着太子慕容策及慕容农、慕容隆、慕容盛等率骑兵一万多骑出城去投奔蓟城的慕容会；大将李沈等人投降拓跋珪；乐浪王慕容惠、中书侍郎韩范、员外郎段宏、太史令刘起等人率领工匠、艺伎等三百人逃奔于邺城慕容德。

中山城中无主，百姓惶恐，东门大开。拓跋珪打算夜入中山，冠军将军王建担心天黑进城士兵们会抢劫府库私吞战利品，于是建议明早再进城，拓跋珪同意了。

结果这一夜中，后燕开封公慕容详被城中最后的将士们立为城主，关上东门继续抵抗。

拓跋珪全力攻城，几天都没有拿下，于是派人向城里喊话：“慕容宝已经不要你们了，你们这是为了什么啊！”

城内后燕军高呼：“你们太无知了，我们是怕投降后又成了参合陂的鬼，打算再多活个十天半个月啊！”[①]

拓跋珪气得一口大黏痰吐到了王建脸上。可惜了后燕军将士们的战斗意志，碰上了慕容宝这么个懦弱皇帝。

三月十六，慕容宝逃到蓟城时身边近臣亲信几乎全部逃散，只剩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一》：皆曰：“群小无知，恐复如参合之众，故苟延旬月之命耳。”

慕容隆所统领的几百名骑兵。此时距离慕容垂过世仅仅十一个月，连慕容垂的周年祭还没到，他的宝贝儿子就几乎败光了并州与河北的全部家底。

此时此刻，除了蓟城的慕容会东北军和邺城的慕容德南方军以及孤岛中山的残存力量外，后燕的兵众、人口、武器、财富全部成了拓跋珪的战利品。

慕容垂如瞎眼般几十年培养出的慕容宝固然是后燕覆灭的直接原因，但如果没有慕容垂的遗命改革，并州、河北不会如此迅速地在刚一接敌就全境沦陷到仅剩三座城。其战局很可能会在晋阳漫长地拉锯下去，拓跋珪率魏军很可能会粮尽撤军，更遑论席卷河北。

没有慕容垂的遗命隔代钦点，东北军也会更早地支援南下，慕容宝也许会派能干的儿子出战，结局应该比现在强。

后燕江山是慕容垂打下来的，接班人是慕容垂选定培养的，朝政规划是慕容垂拟定的。

掩卷长叹，兴亡谁人定，盛衰确无凭，一页风云散后，当年拓跋什翼犍在长安做亡国奴时可曾想到，二十年后天地间居然是这般模样。

昨日黄土陇头送白骨，今宵红灯帐底卧鸳鸯。

人生计算到最深处，不过是两字，因果。

历史翻阅到最尾章，不过讲两字，无常。

俺曾见，金陵玉树莺声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

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

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过风流觉，把五十年兴亡看饱……

六、北方的权力游戏开始落幕

公元397年三月十六，慕容宝逃至蓟城近郊，慕容会率骑兵两万迎接。

慕容会还是太年轻，没有学会表情管理，一脸不高兴的样子。慕容宝看到这个磨蹭了半年才来救援的儿子，发现这小子居然还敢满脸不情不愿，即下诏解除了慕容会的兵权，转交给慕容隆。[①]

慕容隆坚决推辞，于是慕容宝只好将慕容会的一部分兵力，分别交给慕容农与慕容隆，又遣西河公库官骥统三千兵去守卫中山。

三月十八，慕容宝把蓟城府库里的财宝全部打包搬走，率军返回龙城。北魏军队随后紧紧咬住，并于三月二十在夏谦泽（今河北夏垫镇）追上了慕容宝。慕容宝仍很怯懦，不敢与北魏军正面交锋，打算发扬自己的老传统继续跑。

要是按照“北魏国宝级军事艺术家”慕容宝的这个操作，极大概率后燕的东北这个时候也被送给北魏了。因为慕容宝刚刚离开蓟城，无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一》：宝怪会容止怏怏有恨色，密告隆及辽西王农……然犹诏解会兵以属隆。

论是走卢龙道还是走傍海道，蓟城距离龙城都还有四百多公里。

要是从夏谦泽就开始让北魏一路追击，估计慕容宝进不了辽宁就得被打残了。

慕容宝被吓破了胆，但年轻气盛的慕容会坚决要求阻击，列阵与北魏军交战，慕容农和慕容隆则率队冲击，北魏军大败，后燕军追奔百余里，斩首级数千。慕容宝终于能踏踏实实地逃跑了。

外患刚解除，慕容家里埋的雷就迅速爆炸了。

慕容会经此战后也越来越嘚瑟，被叔叔慕容隆屡次训斥。

慕容会很愤怒，随后又想到慕容农、慕容隆都曾经在龙城镇守过，辈分既高，权位又重，名声威望一向超过自己，开始担心到了龙城自己将从此被边缘化，于是阴谋发动政变。①

慕容垂没有看错，慕容会这孩子极有水平，在镇守龙城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里，就已经把龙城军打造成了自己的私人班底。

龙城军向慕容宝请命说，不想由两位老首领慕容农和慕容隆带领，请求在慕容会的带领下南下会战魏军。②

慕容宝道："慕容会年少，才能不及二王，怎么能担当专征之任！况且朕当自统六军，正指着慕容会作为我的羽翼呢，我哪能离得开我这个好儿子！"士众不悦而退。

龙城军请命事件后，慕容宝左右纷纷劝他杀了慕容会。侍御史仇尼归听到消息后向慕容会告密说："你的政治合法性来源是你爹，但你爹现在打算收拾你，你所依仗的不过是手里有兵，如今兵权也要被夺走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一》：会以农、隆皆尝镇龙城，属尊位重，名望素出己右，恐至龙城，权政不复在己，又知终无为嗣之望，乃谋作乱。

②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幽、平之兵皆怀会恩，不乐属二王，请于宝曰："清河王勇略高世，臣等与之誓同生死，愿陛下与皇太子、诸王留蓟宫，臣等从王南解京师之围，还迎大驾。"

了，你的未来很危险啊！不如诛杀二王，废掉太子，把大权全抓过来吧！”慕容会犹豫了下没有同意。

另一方面，慕容宝基本下定了决心，他对慕容农和慕容隆说：“我看慕容会这小子必反，得除掉他！”

慕容农和慕容隆表示，孩子不懂事多说多教育，都到现在这种境况了，还是别添内乱了。

慕容宝说：“慕容会反志已定，你们现在大发慈悲不忍杀他，将来他翻脸时肯定先杀你们几个叔父，然后再杀我，到时别后悔。”

这些话慕容会都听说了，再度惊惧。

慕容宝知道慕容会快反了，还知道这小子首先会对诸王下手；慕容会那边也始终知道他爹准备弄死他。双方政变的保密级别都这样了，所以平时可不能随口乱说别人的坏话。

四月初六，慕容会决定发动政变。此时慕容宝宿于广都黄榆谷，慕容会派死党仇尼归、吴提染干率二十多名死士分别暗杀慕容农和慕容隆。

慕容隆直接被暗杀于帐下，慕容农头部受重伤，但抓住了仇尼归并逃进了深山。慕容会因为仇尼归被慕容农抓到，担心事情败露，于是连夜去见慕容宝道：“慕容农、慕容隆谋逆，臣已将他们除掉了。”

老机灵鬼慕容宝赶紧哄他儿子说：“我早就怀疑他们两个反贼，杀得好。”

四月初七晨，慕容会下令戒严，全军向龙城进发。

慕容农从深山中跑出来，逃到慕容宝这里，被“戏精”慕容宝骂道：“叛徒，神气什么！”随后将慕容农逮捕。

走了十几里后，慕容宝喊群臣上他这里吃饭，顺便敲定慕容农的罪过。慕容会被他爹给糊弄住了，来了以后刚落座就被慕容宝安排的卫军将军慕舆腾实施了斩首行动，但仅被击伤头部，并未被当场击毙。

继慕容农后，祖传好脑壳的慕容会逃归其军队，带伤攻打慕容宝。

慕容宝再度使出遁走技能，带数百骑兵狂奔二百里，率先逃回了龙城。

四月初八，慕容会遣仇尼归攻龙城，被慕容宝夜袭击退。（这老小子爱打夜战。）

慕容会派使者觐见慕容宝，请求诛杀左右奸佞并立自己做太子，慕容宝不同意。

彻底撕破脸后，慕容会把他爹的所有御用之物收归己用，把后宫姬妾宫女全部分给诸将，设置百官自称皇太子、录尚书事，打着清君侧的旗号带队向龙城进发。

四月初九，慕容会屯兵城下，与慕容宝对峙于龙城西门。慕容会命军士向慕容宝起哄，耀武扬威，城中将士愤怒。

傍晚，双方展开大战，龙城守军大破慕容会，慕容会兵士死伤大半逃奔回营。

当夜，慕容宝再次摸黑操作，派高云率敢死队百余人夜袭慕容会。这次，叛军彻底崩溃，慕容会仅率十余骑逃奔中山，后被慕容详杀掉，慕容宝杀了慕容会之母及其三子。

在斩草除根这点上，慕容宝这辈子终于有一项强过了自己的爹。

四月初十，慕容宝大赦，凡是慕容会同谋之人全部赦免，恢复旧有官职；论功行赏，晋升为将军、封侯者数百人。慕容农头破见骨，慕容宝亲自为兄弟包扎，最终命大活了下来，拜为司空、领尚书令。

慕容宝逃归龙城后，北魏军仍在围城。北魏军在扫荡河北半年多后粮食已经不够，拓跋珪命拓跋仪从邺城撤围，迁到巨鹿，缩短补给线。

这时候慕容宝派来的三千援兵在库官骥的带领下来到了中山。貌似来了生力军，但其实后燕军的援军通常都是拓跋珪的“友军”。城内又迅速自相残杀上了，最终慕容详杀了库官骥，尽灭库官氏，然后又杀了中山尹苻谟，尽夷其族。

别看中山城里面上演内讧，但守城质量一点儿也不用担心。城中

百姓担心被北魏军乘虚而入，全城男女老少自发团结起来帮忙守城。[①]

五月初七，拓跋珪断粮了，于是撤掉中山之围，改去河间吃饭，并向整个河北征粮，加大搜刮力度。[②]

慕容详看到北魏兵跑了，认为自己威德已振，随后在孤城中即皇帝位，改元“建始”，杀人质拓跋珪之弟拓跋觚以固众心，表示要和北魏斗争到底。

“一城皇帝”慕容详继位后骄奢淫逸，刑杀无度，短短一个多月就诛杀了王公以下五百余人，导致上下离心。

城中饥荒，慕容详却不允许百姓出城采集野谷，死者满道路，举城皆谋迎立逃窜到太行山的慕容麟为主。

不久，慕容详派辅国将军张骧率五千余人去常山征粮，慕容麟潜伏于其军中，等军队回城时突袭中山，抓住慕容详并斩首，自己终于当上了梦想多年的皇帝。

之后，慕容麟赶紧下令全城人出城找吃的，中山城中将士百姓吃饱后再次请战北魏，但慕容麟不许，没过几天大家又饿瘪了，又拿不动刀枪了。

八月初一，拓跋珪迁到常山驻扎，此时军中开始流行大瘟疫，人畜大量死亡，将士们都希望回老家，北魏军也到了崩溃的临界点。[③]

拓跋珪问众将战损率多少，众将说已经死了一半多了。[④]

面对已经只剩半口气的中山，拓跋珪一副无畏的样子，说道：“瘟疫这事是天意，老天爷下界收人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四海之民将来都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一》：中山珪城无定主，民恐魏兵乘之，男女结盟，人自为战。

②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一》：魏王珪罢中山之围，就谷河间，督诸郡义租。

③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一》：军中大疫，人畜多死，将士皆思归。

④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一》：珪问疫于诸将，对曰：“在者才什四五。”

会是我们的国民，何愁将来没有百姓！”①

接着奏乐接着打！面对拓跋跬这个冷血机器，群臣都不敢再说什么。

一面是喋血孤城几乎到了尽头，一面是军中大疫征战经年，双方都将到达崩溃点。不过中山城此时是一无所有不怕倾家荡产，拓跋珪却是如果此役失败很可能就会成为关东苻坚。

拓跋珪不仅潜在损失大得多，而且直接损失更是肉眼可见，军中已经大疫了，万一家底都病死了怎么办？

但这个二十七岁的年轻人却像根本不会算账般地继续坚持。在拓跋珪看来，只要自己是撑到最后的那一个，一切损失自然就会有人买单。

在拓跋珪将战斗进行到底的同时，中山已经饿得无法坚持了，慕容麟率两万余人出据新市。

九月二十九，甲子日，拓跋珪攻打慕容麟。

太史令晁崇道：“此时出兵不吉，当年纣以甲子亡，谓之疾日，兵家大忌。”拓跋珪道：“商纣以甲子亡，周武难道不是以甲子兴吗！”

拓跋珪心想：“坚守不出的城里面好不容易跑出来人了，这时候暂停进攻，等他们吃饱了又溜回去了怎么办？”拓跋珪挥师咬住了慕容麟。

十月初十，拓跋珪与慕容麟在义台决战，后燕军大败，九千多人被杀，慕容麟与几十名骑兵带着妻子儿女再次钻进太行山，逃奔邺城。

十月二十，北魏军围城一年多后终于攻克中山，俘虏后燕的王公贵族、文武官吏以及士卒等两万多人，缴获后燕玺绶、图书、府库珍宝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一》：曰：“此固天命，将若之何！四海之民，皆可为国，在吾所以御之耳，何患无民！”

数以万计，随后对全军进行了大封赏。

拓跋珪通过此役彻底知道了杀降的巨大危害，不仅赦免了恨得牙痒痒的全城百姓，就连此前投降复叛的后燕军将领也一并赦免。

拓跋珪追谥弟弟拓跋觚为秦愍王，掘慕容详之墓斩尸首头颅，抓住杀害拓跋觚的主谋高霸、程同剁成肉块，诛其五族。

这个冷血的兼并机器确实配得上这场灭国胜利。瘟疫不乱，赏罚分明，控制情感，压抑愤怒，一切向前看的大局观冷静得让人隔着史书都能感觉到寒意彻骨。

十二月十二，慕容麟逃到邺城后对慕容德道："北魏既然已经攻克中山，就一定会乘胜攻打邺城。邺中虽有蓄积，但城大难固，人心忧惧，不可守也，不如南渡黄河去滑台驻守，以黄河为界，等待时机再图复国。"

此时镇守滑台的慕容德侄子慕容和也派使者前来迎接慕容德，慕容德权衡后同意了。

398 年正月，慕容德自邺城率四万户南徙滑台。慕容麟上尊号于慕容德，慕容德从慕容垂故事，称燕王，以统府行帝制，置百官。

后来慕容麟再次谋反，这次终于被抓住杀掉，结束了自己反复无常的反叛一生。

拓跋仪在慕容德撤军后迅速接手了邺城，至此，拓跋珪在征战一年半后，终于完成了对河北全境的占领。

大局已定的拓跋珪准备回到草原，先行派人自中山凿通了去平城的五百里直道。[①] 这条路也是慕容垂人生最后一战时的奇袭路线。

拓跋珪在此基础上完成了更大规模的道路整修，收获了舅爷爷馈赠的最后一笔遗产。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二》：自邺还中山，将北归，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凿恒岭至代五百余里。

398年正月二十八，拓跋珪自中山北归，亲自押着数十万河北人口给自己做农奴。[1]

事情确实如拓跋珪的构想，分红少了，刺头少了，资源多了，打天下的股东死了不少，战利品补充了一堆，拓跋珪朝着唯我独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走之前，拓跋珪担心河北生变，于是命拓跋仪镇守中山，总督河北，命抚军大将军拓跋遵镇守渤海郡之合口（今河北沧县）。

右将军尹国征粮于冀州，听说拓跋珪北还，于是图谋袭信都，结果被安南将军长孙嵩斩首；博陵、渤海、章武各地看到大魔王拓跋珪已走，于是群盗并起，但相继被拓跋遵等讨平。

拓跋珪的舅舅广川太守贺赖卢对战后分配不满，再加上拓跋珪是本家贺兰部实质上最大的仇人，于是袭杀冀州刺史王辅，驱使冀州守兵一路洗掠阳平、顿丘各郡后南渡黄河投奔了南燕。

慕容德封贺赖卢为并州刺史、广宁王。

龙城的慕容宝准备卷土重来，但尚未出兵就被早已厌倦了征战的军官们发动兵变，慕容宝几乎丧命，几个月后死于其舅姥爷兼亲家的兰汗之手。后世“慕容复们”最痛恨的这位“魏国国宝”终于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

拓跋珪走后，河北地区和慕容垂当年定关东时一样，同样是各种各样的糟心事，但总体而言，损害不多。

二月，拓跋珪来到繁峙（今山西应县东北），开始给迁来的农奴们

---

① 《魏书·太祖纪》：辛酉，车驾发自中山，至于望都尧山。徙山东六州民吏及徒何、高丽杂夷三十六万，百工伎巧十万余口，以充京师。

分配耕牛和耕地。[①]

繁峙位于大同盆地腹地，周边河道纵横，是将拓跋珪带来的这几十万农奴进行“更选屯卫”和“计口受田”的最理想地点。

拓跋珪开始进行大规模的编户齐民试点。

六月丙子，拓跋珪命群臣重议国号。大臣们都说祖上是叫代国起家的，应该继续用“代”。只有黄门侍郎崔宏说：“代国虽然由来已久，但我们走运发家却还是新近发生的事，登国初年已经把国名改为魏。魏者，大名，神州上国，强者不做改变，还是以魏为国号更好。”拓跋珪最终听从了崔宏的建议。

崔宏后来改任吏部尚书，总裁律令、朝仪、官制，又通制三十六曹，为北魏最初的国家操作系统建构立下了汗马功劳，死后获赠司空，谥号“文贞”，极尽哀荣。

但崔宏却不是清河崔氏的顶点，使崔氏势力达到巅峰的，是他的儿子——前文即已出场的崔浩。

本战，是南方门阀的时代，下一战则是北国望族们剧烈搅动历史进程的时代。

七月，拓跋珪迁都平城，营建宫殿，立社稷坛，筑造宗庙，每年春分、夏至、秋分、冬至以及腊日祭祀五次。

至此，北魏进入了平城时代。

八月，拓跋珪命令相关机构确定京师的区域划分，标明道路的名称和里程，统一重量和长度计量单位。[②]

---

① 《魏书·太祖纪》：二月，车驾自中山幸繁畤宫，更选屯卫。诏给内徙新民耕牛，计口受田。

② 《魏书·太祖纪》：八月，诏有司正封畿，制郊甸，端径术，标道里，平五权，较五量，定五度。

拓跋珪极其有远见并清晰地进行了草原版的“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改革。总之这是后世北魏起飞的民生制度保障。

公元398年十二月初二，拓跋珪正式即皇帝位，大赦天下，改年号为“天兴”，朝野上下全部束发汉化，建祖庙，定礼仪、祭祀之俗，用崔宏之议，自称黄帝后人，尊崇土德。

北魏第一人拓跋珪一步步地突破了原有部落联盟的躯壳。这一次，他彻底离散了诸部使之成为编户，与此同时又把六州二十二郡的官员和豪族大户两千多家都迁移到了平城看管，东至代郡（今山西广灵县东北），西至善无（今山西右玉县威远镇），南至阴馆（今山西朔州朔城区），北至参合陂（今内蒙古岱海）地区，全都划入京畿范围之内。京师之外的八个方向则设置了八部帅，对未被离散部落分别加以监管。[①]

这次的开国大规划，奠定了北魏一个世纪的核心竞争力。（见图16-10）

所谓“畿内”，是屯田区。[②]

畿内的八个方向，各安排一个大夫管理屯田之民，各有属官，谓之“八部大夫”。[③]畿内的人口是北魏皇权直接统治下的“编户”，所以管理者被称为“大夫”。

畿外的八个方向，各安排了一个帅去进行政治军事监管。[④]畿外的人口是仍保持部落状态的游牧民，所以监督者称之为“帅”。（见图16-11）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二》：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杰二千家于代都，东至代都，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皆为畿内，其外四方、四维置八部帅以监之。

② 《魏书·食货志》：天兴初，制定京邑，东至代郡，西及善无，南极阴馆，北尽参合，为畿内之田。

③ 《魏书·官氏志》：四方、四维每面各置一人，以拟八座，谓之八国。大夫掌部民，各有属官，常侍、待诏值左右，出入王命。

④ 《魏书·食货志》：其外四方四维则置八部帅以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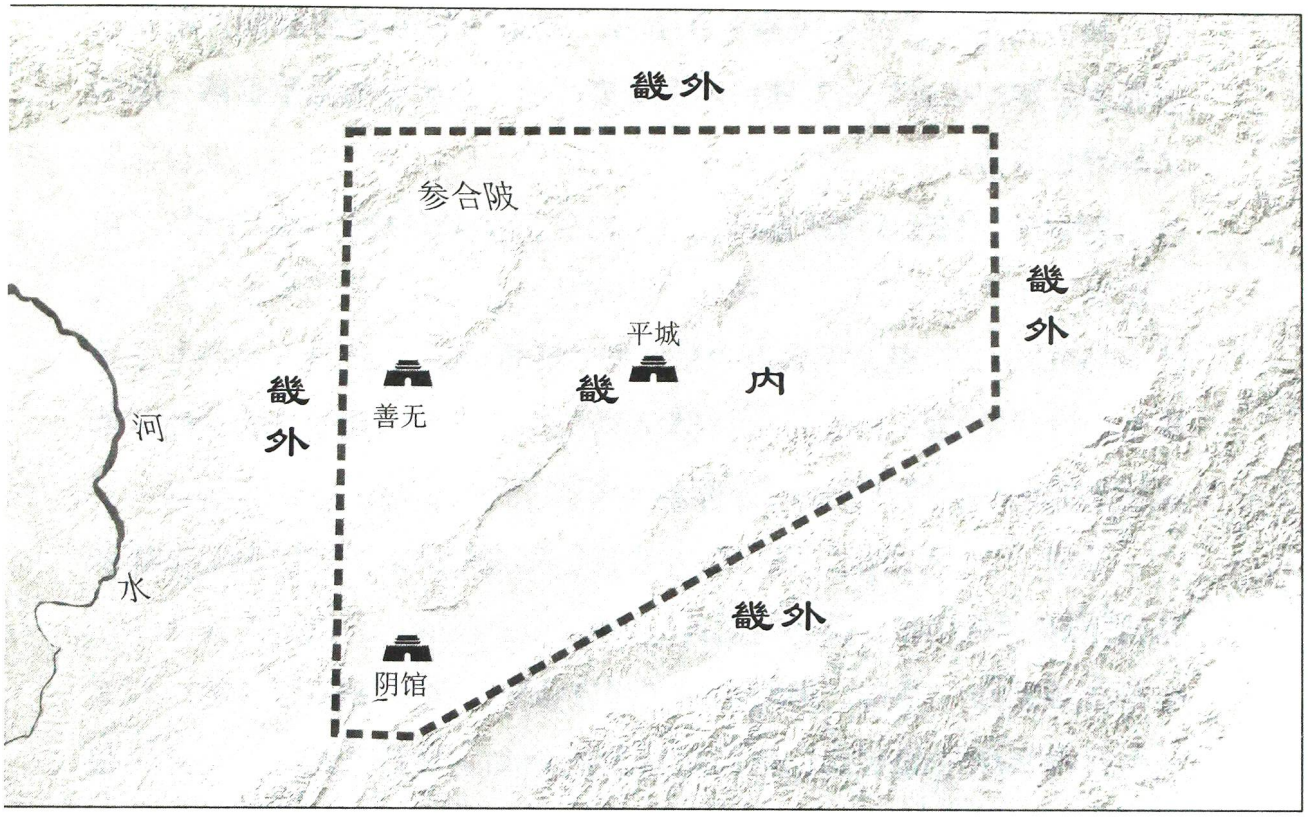


图 16-10　拓跋珪离散诸部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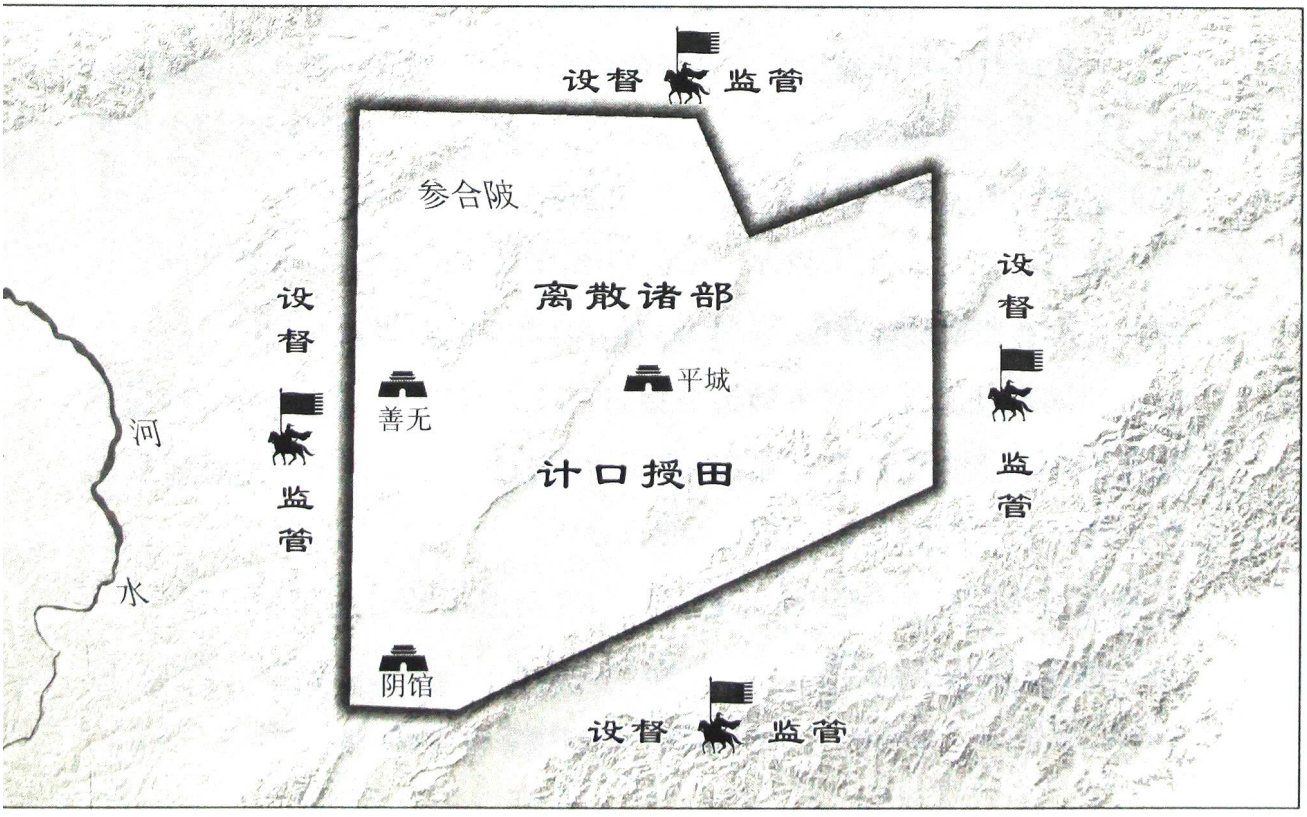


图 16-11　八部帅设督监管示意图

在畿内，安置的是关东新民和经“离散”后的原部落民，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在畿外，安置的是尚未被成功“离散”的游牧部落，继续从事游牧活动。

《魏书·官氏志》将北魏统治下的各部落划分为“宗族十姓”“内人诸姓”和“四方诸部”三种成分。

“宗族十姓”就是拓跋部自己人的“帝族十姓”；“内人诸姓”是拓跋力微时代（220—277）的外部落归附者；“四方诸部”是魏晋时与鲜卑拓跋部保持朝贡关系的四方部落。

其中，“内人诸姓”和“四方诸部”都是外人，是图 15-1 标注灰色的部落。（见本书 1124 页。）

登国元年（386），拓跋珪对“四方诸部”进行了部落离散，打算让这些部民做他的农奴，但当时步子迈得大，效果极差，差点儿王位不保。

征战十二年，拓跋珪从十六岁的少年变成了二十八岁虎视狼顾的一方霸主，他并没有忘记自己少年时代在长安学到的那些先进的“汉化”心法，时间只不过是考验，种在心中的信念丝毫未减。

自当年“幸定襄之盛乐，息众课农”后，如今这个曾经的少年再次不改初衷地选择了离散诸部，继续前行。

灭亡后燕后，除了战死、病死以及驻防河北并州的军队之外，大量的北魏各加盟部落没能再回到他们心心念念的草原。

比如当年被外甥阴了的贺兰部，在随拓跋珪灭后燕成功后，兔死狗烹，被彻底地离散了，自此分土定居，不再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贺讷从此再也没有带领部众的机会。[①]

---

① 《魏书·贺讷传》：讷从太祖平中原，拜安远将军。其后离散诸部，分土定居，不听迁徙，其君长大人皆同编户。贺讷以元舅，甚见尊重，然无统领。以寿终于家。

十二年来，拓跋珪灭独孤，并贺兰，屠铁弗，吞后燕，消灭、压平了一股又一股外部势力，最终挟灭燕的大胜之威，彻底实现了离散诸部的目的。

至此，早在曹魏时期就已控弦数十万却始终被中原王朝蔑视的拓跋部终于完成了对国家机器的打造。

从此以后，草原上最大规模的诸部“杂胡”组织被分解，过去的墙头草们从此被栽种在了土地上，再不能见风使舵。

各部落贵族的控制权被剥夺，这也预示着北魏在这轰轰烈烈的“五胡时代”成了最终的胜利者。

前面“四胡”，都没能解决各族胡人的身份同化与编户役使问题。

“五胡第一棒”- 的匈奴屠各，团结“六夷”“杂胡”成立了“单于台”；但在具有氐族背景的刘乂被杀掉后，“六夷”“杂胡”投奔了石勒，匈奴汉开始衰落。

“五胡第二棒”的“杂胡”羯赵，团结所有“杂胡”去奴役汉人，但在“杂胡”之间，氐、羌、乌桓等族林立，分明各怀异心，终在石虎死后被其汉人养孙冉闵展开民族屠杀，羯赵就此退下历史舞台。

“五胡第三棒”的慕容鲜卑，靠着庞大的本族体量团结了河北汉人雄踞关东；但由于内部的贪腐朽烂，最终倒在了自己身上，没能来得及对关东“杂胡”进行汉化编户。

“五胡第四棒”的氐苻，虽然将各族迁入关中，但并没有最终将慕容鲜卑、姚羌等异族部落进行离散编户，仅在遥远的代北对拓跋部做了部落离散的试点，淝水之战后，未被离散的各族部落纷纷雄起走向复国。

“五胡第五棒”的拓跋鲜卑，其首领拓跋珪站在苻坚和慕容垂这两位绝代双骄的肩膀上，又一次扫平了关东，但这次拓跋珪完成了前“四胡”从未完成的艰巨任务。

在一系列血与火的融合下，关东“杂胡”和草原诸部被拓跋珪锻造成了一个整体，关东绝大多数的“杂胡”就此被逐渐改造成了农民。

部族战争的互相杀戮 + 离散部落的编户农耕 = 民族大融合！

这百余年的冰与火之歌唱罢，一幕幕血雨腥风飘过，留下了什么？

马过生灵涂粉，血流河洛腥膻，这一幕幕你方唱罢我登场后，“五胡”归一的最关键步骤，由最冷血、最以利益为导向、最后一个出场的拓跋珪完成了。

此时的后秦、北燕、南燕、后凉等诸多少数民族政权，虽然仍活跃于各自的属地上，但是与北魏相比，无论是制度建设还是国家体量都相差太远了。

当实力维度出现差距，对不起，我消灭你，与你无关。“五胡时代”从本质上已就此落幕，剩下的这些少数民族政权被历史之神抛弃，仅仅是时间问题。

无论这曲悲歌是多么九曲回肠，也是时候说再见了。随着公元 398 年十二月拓跋珪称帝，一个崭新的时代即将拉开帷幕。

轰轰烈烈的“五胡时代”，终于在 4 世纪的最后一刻，交出了自己的百年成绩单。

将历史的视角望向大江之南，南面也在这一年开始了交接时代的文艺汇演，扛住了这百余年“五胡”云扰中原的门阀政治时代，也即将走向终章。

昨日羯鼓催花，今朝疏柳啼鸦。王谢堂前燕子，不知飞入谁家。

大司马桓温埋下的伏笔，那个五岁的孩子，如今已经长大了……

第17战

桓玄篡晋：早悟夜宴终有散，当初赌甚英雄汉

一、最讲究门第的时代，却最不在乎嫡庶的鸿沟

闲行间坐，不必争人我。百岁光阴弹指过，成得什么功果。

昨日羯鼓催花，今朝疏柳啼鸦。王谢堂前燕子，不知飞入谁家。

自公元4世纪初八王之乱拉开天下大乱的序幕，到淝水之战北府军大败前秦，江左的东晋政权已在风雨飘摇中立国快百年了。

这百年的东晋史，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称谓——门阀政治。

在这江左百年的岁月里，政治权力横空出现了一个不同寻常的特征：皇权要靠边站，依附于皇权的宗室、外戚和宦官更是没什么戏份，国家大权一直被一个顶级士族把控着，一群高级士族则从中制衡，保持着平衡。这个处于顶级的士族，是风水轮流转的。

这种奇葩的政治状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公元307年，司马睿小团队南渡建邺填补了江左权力空白。但此时这个小团队要人没人、要钱没钱，政治血统更是三流级别，存在感几

乎为零。

面对石冰、陈敏、钱璯三次大乱，以阳羡周氏为首的江东豪族三定江南，一直以来散装的江东罕见地开始出人出力，为保卫自己的既得利益而战。

最初，司马睿政权也是朝着由江左豪族主导的趋势发展的，但在永嘉之乱后，司马睿突然间成为仅剩的还有西晋皇室血统的司马氏族人。由此，事情开始起变化。

司马睿政府突然变成天下的盟主，权威性爆棚，以及大规模的北人南下，让以王导为代表的北方高门大族开始对南方豪族有了话语权。

江东豪族既需要利用司马睿政府的权威性去号召所有民间力量抵御北方胡马南下，又需要利用司马睿政府去约束流亡军阀对南方豪族的抢掠，他们不希望像祖逖那种“抢了你还是给你脸”了的“南塘一出”再出现。

流亡军阀则需要利用司马睿政府的协调性去说服三吴豪族交租交粮来维持他们的给养。

以王导为首的东晋政权开始做起了中间商，吃起了差价。

与此同时，借由北方中央政权崩塌的契机，王导作为北方高门大族的一面旗帜，引来了大量的北方豪门士族并一手搭建了东晋的政权结构，最终“王与马共天下”。

东晋政权既帮助北方高门士族占据了上层建筑，又承认了江东本土豪族的既得利益，双方达到了微妙的共生平衡。

后来，王敦又在司马睿政府的权威性基础上东拉西凑地利用陶侃和周访等江东本土军官，借力打力地恢复了对长江中游地区的统治。利用完人后，王敦又卸磨杀驴地阴了陶侃和周访，最终独霸荆州。

到南北局势第一次趋于稳定时，琅邪王氏几乎把控了东晋上层的官僚体系。

王敦专兵“上游”，两次东进逼宫。

第一次，司马睿不切实际地想恢复皇权，最终因为“废奴运动”被士族集团和江东豪族们晾在一边看了笑话，自己后来也被王敦活活气死。

第二次，王敦想一家独大，但在门阀集团的集体对抗下失败了。

凭什么王敦要当这个皇帝？反对派中有王氏自己人。王敦他爹只给他生了一个亲兄弟，王敦自己还生不出孩子。

他爹和他本人的生殖能力，最终从根本上毁灭了王敦的宏图霸业。你爹不给你生出七八个亲兄弟，你自己不生出七八个亲儿子，谈什么篡天下！

司马懿作为篡权领域的祖师爷都给打好样了：在一个已经成熟的系统中抢人家股权时必须上阵父子兵！瞅瞅司马家这生殖能力……（见表 17-1）

后面没这配置的人基本都没戏，就算成功了也蹦跶不了多久。

这不是打天下，随着战火纷飞炮火狼烟还能储备、联网一大堆铁杆嫡系。在政治网络成熟后，如果没兄弟没儿子帮衬，这天下根本抢不过来，就算抢过来也坐不住。

因前些年树敌太多，琅邪王氏自王敦谋逆后就开始走下坡路，王导拉来郗鉴做后援。

郗鉴有着北方高门渊源和江北抗胡资历，组建了北府军的前身，开发了京口这个建康与三吴间的关键物流枢纽，成为维护东晋稳定的关键人物。

郗鉴虽未在江左主政掌权，但却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分量，压得住彼此间暗流汹涌的各家门阀。比如，寒门大才陶侃和接棒王氏的庾氏都是因顾忌郗鉴的京口势力而放弃了对琅邪王氏的反倒清算。

在王导和王允之死后，琅邪王氏再无顶梁柱人物，退出了顶级的操盘士族行列，庾氏正式接棒。

表17-1　司马懿父、兄弟、子三代

辈分	关系	姓名	简介
父辈	父亲	司马防	骑都尉
平辈	长兄	司马朗	兖州刺史
	三弟	司马孚	安平献王
	四弟	司马馗	东武城戴侯
	五弟	司马恂	鸿胪寺丞
	六弟	司马进	城阳亭侯
	七弟	司马通	安城亭侯
	八弟	司马敏	安平亭侯
	妻子	张春华	宣穆皇后，其孙司马炎追封
	姬妾	伏夫人	子司马亮，司马伷，司马京
		张夫人	子司马彤
		柏夫人	子司马伦
子辈	长子	司马师	晋景帝，司马炎追封
	次子	司马昭	晋文帝，司马炎追封
	三子	司马伷	琅邪武王
	四子	司马亮	汝南文成王
	五子	司马干	平原王
	六子	司马京	清惠亭侯
	七子	司马骏	扶风武王
	八子	司马彤	梁孝王
	九子	司马伦	赵王

好景不长，短短几年后，庾氏扛大旗的庾亮、庾冰、庾翼几兄弟相继过世，庾氏也失去了顶梁柱人物。

在门阀间第三次换代暗流下，曾打入玄门并为国死难，立下军功封爵的桓彝长子桓温，因为人才难得又是庾氏女婿，最终成功西入荆州，门阀政治也在桓温手上达到顶峰。

一生不出错的桓温用三十年的时间统一了整条长江线。自蜀山之巅一路到东海之滨，全是桓大司马的势力范围。

桓温第三次北伐后，灭庾氏、废晋帝，几乎近于篡位，但在王坦之、王彪之等老牌士族的曲线救国下（这里没提到谢家，原因是此时自谢太后到谢安，谢家全体躺平了），最终在人生终点戛然而止。

桓温死后，桓、谢两大家族共同执政，各安上下游，十年蓄力，击败了江左立国后遇到的世纪最大挑战——苻坚南侵。

淝水之战后，南北重新陷入均势。在4世纪的尾声，北方各族胡马再度杀伐混战，最终决出了霸北之主，南方也即将迎来门阀政治的终章。

万物有始，亦必有终。百年即将走过，门阀政治由于其特殊的多元支撑结构，终于无可奈何地走到了崩塌的这一天。

原因在于支撑门阀政治的最关键一环——人才，高门大姓再也生产出不来了。前面的所有总结，归根结底，说的都是以桓温为首的门阀人才。

江左重玄学，重虚无，重思想解放，但谈玄论道的出发点却是物质。必须得有起保护罩作用的雄才撑起江左的穹顶，才能维持住高门名士们仰望苍穹后的万物皆空。

自古文无第一，想要怎么说都是可以有理的，这确实是可以“空”的，是可以“虚无”的，因为这东西不用兑现。说白了，就是不用负责。更重要的是，只要不来真的，名士们可以有多种多样的“最终解释

权”，能够随时根据自身的优势调整规则。

真等丢人现眼出现问题了，长嘴是干什么的？可以接着口若悬河、创造新概念啊！想想王衍的“信口雌黄”是怎么来的？

总之，一个人只要位高权重、田产无边，就是天天光着屁股满地跑那都是“以天为盖地为席”的“魏晋风流”。反之，佃户吴老二别说光屁股了，他往寡妇家看一眼那都是臭流氓。

高门名士们可以“空”，其本质是因为有人帮他们构筑了“不空”的护城河。

税收、安保、卫生、城防、练兵、造船、门阀间的协调、皇室间的沟通，这些东西都是不空的，是具体的，是需要务实的人去操心的。这都是要结果的，是需要兑现的，是闭环的。

谢万可以高傲地拿如意指着诸将说你们都是“劲卒”，北伐的时候将士们就可以让他体会到什么叫作无外敌压迫下的土崩瓦解。

没有国之栋梁搞定这一切需要答案的事物，门阀士族们在谈玄论道的时候就会不踏实，就会担心胡马南渡破坏这美好的生活方式，就会担心有不懂规矩的其他阶层来颠覆他们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所以在这江左百年的政治斗争中，虽然高门大姓间相互倾轧屡有冲突，但却达成一点共识，就是必须把门阀圈中最牛的人才送到最重要的岗位上去。

由于北方少数民族政权的巨大威胁，被从北方挤兑到南方家破人亡的流民们时刻提醒着门阀圈：长江以南是多么美好！

于是门阀圈子突破了门第之间的隔阂，冲破了嫡庶之间的禁锢，只要真的是大才，就有资格被推举出来。

是不是丫鬟生的已经不是很重要，甚至不是亲儿子都不重要了！

王导后期始终带的是侄子王允之；谢安力推的是侄子谢玄；庾家和桓家始终在兄弟之间传承；桓冲死后的接班人是早死兄长桓豁之子桓

石虔和桓石民；桓温的爵位继承人安排给了一个妾生的五岁儿子，整个门阀圈子也没有觉得哪里不妥。

最讲究门第的时代，却最不在乎嫡庶，历史是多么的幽默。

总之，谁行谁上，不行的滚一边去扯淡裸奔，让行的人来营造清谈的美好环境。这也导致了所谓“门阀政治”，看似极重门第，但实质上更重人才。

主政门阀如果无法持续提供“国器”，其主政的门户地位最终就一定会由其他门阀取而代之。

寒门大才陶侃于国有大功，但兄弟子侄均无能干之人，于是临终谦辞高让。

王导这一辈兄弟几乎都居于重任，但下一代中王导重用的是侄子王允之，王导之子全都闲于二线。王允之在王导死后三年过世，琅邪王氏就此退场，王彪之倒是一直在参与政治，但参与度和王氏的历史分量比起来，就显得比较毛毛雨了。

庾亮兄弟三人一时俊杰，但相继壮年而亡，庾翼死前想让他儿子庾爰之掌管荆州，但被所有门阀人物否决了。说到底，不过是因其家族再无得力之人。庾爰之要是真有能力，早就自己屯兵长江满世界嚷嚷要子承父业了。

当年王导默认郭默杀了刘胤占据江州，陶侃和庾亮都是什么态度？朝廷算什么！陶侃直接杀死郭默自领江州。

桓温临死不立其世子，让弟弟桓冲代领其族人，将继承权传给了最小的庶子——五岁的桓玄，以极高的智慧保全自己这一支的爵位。

陈郡谢氏兴起，谢安在家族中选出来的继承人是其侄谢玄。

在胡马南渡的威胁下，由东汉开国的豪族政治一路演化到此时把皇权踢到一边的门阀大户们，在“重无”和“贵虚”的学术环境下，却旗帜鲜明地做到了尽一切可能唯才是举。

以儒家思想为内核的中华文明走到这个时代，却更像是游牧民族的继承方式：谁更能打，更能带领大家抢回东西，更能在残酷环境下带领大家走出来，谁就是这个家族乃至整个江左的政治核心。

历史的深层核心，永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相辅相成。

但是，门阀政治有着其不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即近亲繁衍。

曾经有一本由国外野故事拼凑起来的书，书中有个理论：罗斯柴尔德家族的家训规定，只能在自己家族中进行通婚以保持财富不被稀释，因此这个家族到今天已经控制了全球百分之五十的财富。

且不说书中各种低级的类比，只说在自己家族中通婚这一条，所谓的罗斯柴尔德家族就不会发扬光大。因为通婚的圈子越小，后代的质量就只可能会越来越差。

门阀重才，但这个“才”必须是自己圈子里的。

由于高门地位得来不易，门阀间的通婚对象选择起来也极其慎重，这也导致了在“门当户对”的前提下，高级门阀间彼此的通婚范围极窄。

从遗传学的角度来讲，高级门阀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后代退化的趋势。这些后代不仅从生理上开始退化，教育和见识也跟不上了。

看看主政门阀英才们的出生时间吧。（见表 17-2）

除了最小的桓冲，上述顶梁柱们都经历过江左最后一次大乱——苏峻之乱（327 年）。

王敦、王导、郗鉴、庾亮这批最早的南渡高门精英，都经历了西晋盛世和永嘉之乱，都在血与火中淬炼过。

庾氏兄弟和桓温的第二梯队则在人生观形成的时期，亲身感受到了胡马南渡的危机，经历了王敦、苏峻逼宫的江左混乱。

西晋崩盘和东晋江左立国的一系列风云，上述顶梁柱们基本都经历过。其中，郗家、庾家、桓家还分别都有家学传家，都是有儒家内核的家族，这在崇尚玄学的江左更加不可复制。

表17-2　主政的门阀英才出生时间

姓名	出生时间
王敦	266年
郗鉴	269年
王导	276年
庾亮	289年
庾冰	296年
庾翼	305年
桓温	312年
谢安	320年
桓冲	328年

所谓有“事功之能”的国器，是需要在时代的大潮和纷繁的考验中历练的。

谢安和桓冲，是门阀出品的最后一代半成品“国器”。谢安赶上了尾巴，桓冲则在与兄长桓温灭蜀北伐的一次次历练中积累了足够的经验与见识，这哥俩得双剑合璧使用。

淝水之战后，司马氏在隐忍了近百年之后，终于看到了希望的曙光，首先就是北方的威慑解除了。

压在东晋头上近百年的压力一下子没了，北府军一度把阵线推到了黄河一线，门阀与皇权间必须求同存异的外在环境没有了。换句话说，有窝里斗的空间了。

淝水之战以后，褚太后亡故，谢安迅速就萎靡了，他一直看不上的女婿王国宝（太原王氏）看到在老丈人这里没指望就依附了御弟司马道子。这位谢家的女婿随后使出了最大的力量在皇室和谢安之间制造误

会和摩擦。

谢安此时六十五岁了，在这个岁数失去靠山后，面对突然间步步紧逼的政治斗争有些力不从心。

在司马曜和司马道子这对兄弟的试探紧逼下，名望权柄一时无二的谢安在385年四月出镇广陵，让出了中枢权力。

四个月后，谢安过世，司马道子更进一步以骠骑将军假节都督中外诸军事，把属于谢安的所有权力收了过来。

谢安死后，其侄谢玄也开始主动交权。387年春正月，朝廷任命朱序为青、兖二州刺史，接替谢玄镇彭城，谢玄转镇淮阴。

在淮阴谢玄患病，多次上疏奏请解甲归田，后被任命为会稽内史，回大后方当地方官去了。

自388年春正月开始，谢玄、镇守豫州的猛将桓石虔、谢安之弟尚书令谢石相继去世。389年，镇守荆州的桓石民过世。

三谢二桓的集中谢幕，预示着门阀士族的时代该落幕了。

后来孝武帝司马曜让王珣帮他挑女婿时说："王敦、桓温这样的英雄之才不太可能找到了，就算能找到，这种人物一旦稍微得势就喜欢干涉别人家的事，也不是我想要的女婿，还是找个刘惔、王献之那样的最合我心思。"①

司马曜挑女婿时的这句话很残酷地透露出了一个真相：此时的门阀圈子里再没有一个王敦、桓温般的枭雄人物了。

高门大姓再无风流人物，司马皇家终于守得云开。但是，见月明了吗？并没有。

司马氏后人的水平自东晋开国的元、明二帝后，同样提不起来了。

---

① 《世说新语·排调》：孝武属王珣求女婿，曰："王敦、桓温，磊砢之流，既不可复得，且小如意，亦好豫人家事，酷非所须。正如真长、子敬比，最佳。"

得益于特殊的时代与朝局，司马曜和司马道子两兄弟几乎是躺赢般地拿回了已经旁落了八十多年的皇权。以这对兄弟的真实能力，如果放在以前的斗争环境中，哪怕在“选无不错”的庾亮手里，都过不去三个回合。

他们最终并没有把江左政权带向新的高度。德不配位，拿到皇权又如何？不过是自己亲手亡了它。司马家的这两兄弟的命运随着门阀政治的衰退，一同尘归尘土归土地走向了终章。

当初司马睿南渡长江后万事靠王导，引出了那句著名的“王与马，共天下”。这句话，似乎像句“谶语”一样预言了东晋的兴与衰。

起于王，也终于王。起于琅邪王氏，终于太原王氏。陪司马家走完最后一站的历史剧本，交到了太原王氏的手里。

当初扶植起来拉开“五胡乱华”大幕屠各刘氏的那个“晋商”家族，终于又露面了……

二、永远不要走敌人帮你规划的道路

太原王氏最早显贵的是曹魏时期的王昶。

王昶早前是曹丕的班底，后来跟了司马家，并在淮南三叛时表现出色。

王昶之子王浑后来成为司马炎的铁杆嫡系，参与了灭吴之战并立下大功。

到了王浑之子王济时，王氏完成了由儒入玄的转化过程，不仅跟皇家攀上了关系，娶了司马炎的妹妹常山公主，还“有俊才，能清言”，成了玄学名士。

这看上去就是个有着完美向上轨迹的家族上升图，但太原王氏在扎根地方的时候犯了巨大的路线错误。

太原的王氏与离得比较近的异族屠各刘氏关系非常好，刘渊他妈妈死时，时任司空的王昶相当高规格地送去了真挚的慰问。

这很不寻常，因为当时监管匈奴部的护匈奴中郎将不过是个比两千石的四品官，而刘渊只是一个被监管的异族部落首领，他得有多大的面子能让三公级别的司空大人这么特殊关照呢？所以，大概率是屠各部与地头蛇太原王氏有着相当重要的利益关系。

到了王浑成为王氏家主时，他跟刘渊处得像哥们一样，还把王济引荐给了刘渊认识。王浑、王济父子多次在司马炎面前举荐刘渊，先是建议利用五部屠各的力量去收服东南，后是建议让五部屠各去平定西北边患，但都由于朝中其他势力阻挠而失败。

太原王氏为何这么极力推荐并州屠各呢？

反正他们王家就是非常非常有钱，王济可以在寸土寸金诞生地“王的洛阳”买地当骑射游玩的围场，还专门用钱铺地，打赌都是千万钱起步，吃的东西是用人乳蒸的，生活的奢靡程度是让晋帝司马炎都瞠目结舌的。[①]

但“晋商”王氏没想到，他家最后玩大了。他家“为国为民”，扶植起来了一个几乎造成亡国灭种的最可怕对手。

时间来到了八王之乱，司马家内部打到最后分成了两派：司马颖与刘渊的五部屠各及石勒的“杂胡”形成了统一阵线；司马越与并州出来的乞活军、刘琨在太原结好的拓跋鲜卑及王浚（同样出自太原王氏，王昶堂兄王机之孙）在东北结好的段部鲜卑组成了另一阵线。

结果是司马越成为八王之乱的最终胜利者，当初跟刘渊好到穿一条裤子的王浑这一支算是被胜利方彻底打压了。

不过太原王氏枝繁叶茂，分头下注的王浚在这一轮站队成功，但王浚后来又玩出圈了打算自己称帝，于是王昶堂兄王机的那一支也折了。

看上去太原王氏在一系列的政治站队中都站错了，不过到底是高

---

① 《晋书·王济传》：性豪侈，丽服玉食。时洛京地甚贵，济买地为马埒，编钱满之，时人谓为“金沟”。王恺以帝舅奢豪，有牛名“八百里驳”，常莹其蹄角。济请以钱千万与牛对射而赌之……帝尝幸其宅，供馔甚丰，悉贮琉璃器中。蒸肫甚美，帝问其故，答曰：“以人乳蒸之。”帝色甚不平，食未毕而去。

门大姓有底蕴，王氏凭借强大的生殖能力和不同权力赛道的分头布局，最终仍然押对了人。

高门望族乃至任何一个大的组织和经济体最重要的算法，就是千万不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王昶的另一个儿子王湛，也就是王浑的弟弟，这一支率先承接起了太原王氏在江左的百年大旗。（见表 17-3）

表17-3　太原王氏世系（部分）

<table>
<tr><td rowspan="3">王柔，字叔优，护匈奴中郎将</td><td rowspan="3">王凯</td><td>王默?</td><td>—</td><td>—</td><td>—</td><td>—</td></tr>
<tr><td rowspan="2">王忱</td><td rowspan="2">王浚</td><td>王胄</td><td>—</td><td>—</td></tr>
<tr><td>王裔</td><td>—</td><td>—</td></tr>
<tr><td>失讳</td><td>失讳</td><td>王道素</td><td>王崇之</td><td>—</td></tr>
<tr><td rowspan="11">王泽，字季道，代郡太守</td><td>失讳</td><td>王默</td><td>王佑</td><td>王峤</td><td>王淡</td><td>—</td></tr>
<tr><td rowspan="10">王昶</td><td rowspan="5">王浑</td><td>王尚</td><td>—</td><td>—</td><td>—</td></tr>
<tr><td rowspan="3">王济</td><td>王卓</td><td>—</td><td>—</td></tr>
<tr><td>王聿</td><td>—</td><td>—</td></tr>
<tr><td>王澄</td><td>—</td><td>—</td><td>—</td></tr>
<tr><td>王汶</td><td>—</td><td>—</td><td>—</td></tr>
<tr><td>王深</td><td>—</td><td>—</td><td>—</td><td>—</td></tr>
<tr><td rowspan="4">王湛</td><td rowspan="4">王承</td><td rowspan="4">王述</td><td rowspan="4">王坦之</td><td>王恺</td></tr>
<tr><td>王愉</td></tr>
<tr><td>王国宝</td></tr>
<tr><td>王忱</td></tr>
</table>

王湛少言语，性格冲淡，同样在玄学上颇有造诣，其子王承弱冠之时曾被权威人士王衍比作了南阳名士乐广。

王承这位太原王氏的玄学后起之秀在司马越败逃下邳的关键时刻南奔司马越幕府，成为司马越危难时投票的原始股名士。这也就意味着王承提前锁定了一张“王与马”号末日方舟的船票。

司马越败亡后，王承南渡归于司马越的分支司马睿政权，并因能力和辈分被推许为东晋第一名士，在王导、庾亮等人之上，为中兴第一。[①]

但王承的大名气还没有转化为大的功勋，王承就在318年病逝了，其子王述年仅十五岁，又没有桓温那种冲天大才，结果早期的门阀风云他们家全都没赶上。

直到354年，五十一岁的王述终于在桓温废殷浩的时候，靠着家族门楣熬到了帝国前台，成为扬州刺史。

他的儿子——读者们应该熟悉了，就是那位在桓温将要篡位时大为露脸的王坦之，他的孙子就是前面提到过的谢安看不上的女婿王国宝。

王氏不只这一支挤进了权力上层，还有一支也成功打入了东晋高层。王昶兄长那一支——兄子王默的孙子王峤和王讷也南逃到了江左，同样发展成了太原王氏在江左较为重要的一支。

王峤在王敦之乱时与王敦撕破脸表明态度，王讷则当上了新淦令的小官。王氏的这一支，在王讷的儿子王蒙这一代开始渐渐兴盛起来。

345年，司马昱进入朝廷中枢后颇为倚重有玄学造诣的王蒙和刘惔。虽然两年后王蒙英年早逝，但其女王穆之仍然成为晋哀帝司马丕的皇后。

---

① 《晋书·王承传》：渡江名臣王导、卫玠、周顗、庾亮之徒皆出其下，为中兴第一。

因为王蒙被司马昱赏识，以及妹妹是皇后，王蒙的儿子王蕴随之走上了帝国前台，王蕴的闺女后来成了司马曜的皇后。

这就相当于太原王氏的两支中，一支传到了王坦之这辈时，成功保住了司马昱的政治遗产；一支传到了王蕴这辈，女儿成为司马昱政治接班人的皇后。最终在司马昱的后人夺回东晋皇权的时候，太原王氏成为最后的大赢家。

王蕴这一支抱住了皇帝司马曜的腿，其子王恭、王爽全都是保皇党；王坦之那一支则抱住了御弟司马道子的腿，王坦之的儿子王国宝认了司马道子当老大，闺女成了司马道子的王妃。

王氏这两支本来各自发展得不错，但随着司马曜和司马道子兄弟渐渐出现权力争斗，王氏的这两支也开始搅进争斗，变成了马前卒。

司马曜和司马道子是同母兄弟，他们的近亲中没有长辈了，他们的老爹生的那堆孩子更是全都夭折。司马昱就是因为儿子都死绝了才费很大劲地把他们的妈——那个黑姑娘遴选了出来。

老爹死后这对兄弟相依为命，尤其在他们还小的时候，两兄弟之间堪称兄友弟恭。在两人渐渐长大后，司马曜为了光大皇权，同样需要司马道子这个亲弟弟在外面做外援，这时候他们处于蜜月期。

自淝水战后，随着谢家谦退专心致志平稳着陆而皇室成功收权，两兄弟开始渐渐出现矛盾了。

没有外患且获得权力斗争胜利的司马曜投入了美酒和女人的怀抱，把政事推给了弟弟司马道子，弟弟道子也是个大酒鬼，天天喝酒唱歌。两兄弟没一个正经的，结果就是他们的“小弟们”开始做各种动作。

由于司马道子掌管权柄又爱喝酒，因此他的手下以王国宝为首的宵小们开始买官卖官，刑律混乱，生活奢靡，把政治生态搞得一塌

糊涂。[①]

门阀政治刚刚走向终章，皇权刚刚抬头，所有王朝末年的亡国景象就都出现了。

江北的胡马压力导致皇家和门阀要同舟共济，门阀间的相互制衡导致皇室的存续以及不能胡作非为，门阀间为了顶住皇室收权和北方压力又导致了推举能人执政。

在一系列逻辑链条下，这百年来的江左除了两场战乱之外，一直保持了很小的内部摩擦和消耗。

当门阀政治因为没有大才国器，最终无可奈何地走向了终章，江左的政权也就失去了在这个时代立足的能力。

司马道子的势力越来越大，司马曜开始不高兴了，双方的第一次矛盾大爆发是因为王国宝鼓动朝臣联名上奏，请求擢升司马道子为丞相，并加殊礼以示尊崇。

时任护军将军的车胤说："这是成王尊周公的旧制，我不同意！"

司马曜怒斥群臣并夸奖车胤有节操把这事否了，这是君相之间第一次明面上发生冲突。

后来，王国宝又指使司马道子宠臣袁悦之请尼姑妙音写信给太子司马德宗的母亲陈淑媛，想走后宫的门路为司马道子再次升官。司马曜知道后即杀了袁悦之，表达对司马道子一党的不满。[②]

之前，君相之间的矛盾尚未扩大化，但在389年桓家最后顶梁柱荆州刺史桓石民死后，君相之间开始了角力。

---

① 《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凡所幸接，皆出自小竖。郡守长吏，多为道子所树立。既为扬州总录，势倾天下，由是朝野奔凑。中书令王国宝性卑佞，特为道子所宠昵。官以贿迁，政刑谬乱。

② 《世说新语·谗险》：国宝乃使陈郡袁悦之因尼妙音致书与太子母陈淑媛，说国宝宜见亲信。帝知之，托以他罪杀悦之。

389年秋七月，司马道子先拔头筹，运作骠骑长史王忱为荆州刺史，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事。这个王忱是王国宝的弟弟，同是司马道子王妃的兄弟。

390年春正月二十六，青州兼兖州刺史司马恬过世。

二月初二，司马曜迅速任命中书令王恭都督青、兖、幽、并、冀五州诸军事，任兖、青二州刺史，镇守京口。王恭是皇后的兄弟，司马曜在京口重镇上面扳回一城。

同年八月，司马道子又把党羽庾楷运作成了豫州刺史，去镇守历阳。

时间来到392年十月，整个东晋末年的最大一次人事变化出现了。司马道子的舅子、荆州刺史王忱死了。王忱死后，重镇荆州空了出来，司马道子本来打算运作王国宝去接任荆州，但被司马曜抢先一步，司马曜接连两次出招。

司马曜先是用郗恢（郗鉴之孙，郗昙子）接替几次申请病退的朱序做雍州刺史镇守襄阳，紧接着又出“中诏”（绕过尚书台由宫中直接发出的帝王亲笔诏令）这种很少使用的皇帝直接任命权，将荆州刺史之职给了殷仲堪。

之所以说这是东晋末年最大的一次人事变化，并非死了的王忱有多牛，也并非君相之间的权力斗争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更并非这位到任的殷仲堪有多大的能力，而是因为从此解封了已经压抑很久的门阀政治最后的回光返照——桓玄。

桓温有六个儿子，临终前，他对桓氏的未来做出了如下部署：

1. 让最小的弟弟桓冲统领桓氏家族。

2. 让最小的儿子桓玄承袭爵位。

桓温的临终遗命，堪称神级操作。如前文所说，王、庾、桓、谢四大门阀掌门人在更新换代时基本都摒弃了个人私心，而将基业托付给

家族中最好的人才。

桓温在死前不久废掉了一直不服不忿的四弟桓秘，令桓冲顺利接班，桓冲在他死后与谢安和衷共济，击退了前秦的“巨浪拍岸”，托住了桓家的威名，使之不堕。

桓冲的历史意义一直被低估，实际上，桓温死后桓家基本上只有两条路：要么成功篡位，要么失败自爆。因为平稳着陆的难度太高了，而且家族的人各种各样的想法太多了。但桓冲拢住了桓家，限制了家族欲望，形成了第二代的桓家合力。

对比慕容垂死后的那些安排，瞬间就能看出来在政治水平和头脑冷静方面桓大司马的优秀。

桓温的第二个决定更叫人瞠目结舌。他遗命承接他南郡公爵位的，是庶子中最小的时年五岁的桓玄。既踏踏实实地让弟弟接班，又营造了让自己这一支东山再起的生存环境。毕竟，五岁的孩子谁也不会当成威胁。

至于桓温是如何看出五岁的桓玄将来会光大门楣已经不得而知，但这孩子确实自幼就展现出了极不寻常的一面。

给桓温守孝期满（二十七个月）后，七岁的桓玄随同桓冲离任扬州刺史。

扬州地方官员与桓冲告别，桓冲摸着桓玄的头说：“孩子，这都是你家的故吏啊。”桓玄听后掩面哭泣，众人皆惊异。[①]

这孩子小小的年纪居然能听得懂这话是什么意思！政治天赋这个东西，后来不断地展现在这个孩子身上。

桓玄长大后相貌奇伟，豁达开朗，艺术文章全都颇有造诣，自幼

---

① 《晋书·桓玄传》：年七岁，温服终，府州文武辞其叔父冲，冲抚玄头曰：“此汝家之故吏也。”玄因涕泪覆面，众并异之。

就胸怀大志要重振家门。由于他是桓温的政治遗产继承人，受桓温的影响，391年，二十三岁的桓玄才进入官场，当上了太子洗马的无权闲官。[①]

不久，桓玄又被派去做义兴太守。司马道子把大魔头桓温之子桓玄扔到了桓家势力最薄弱、地方保护意识最强的三吴地区。

桓玄长叹道："父为九州总督，儿为五湖县长。"觉得这官不做也罢，就辞官回家族的地盘荆州当他的南郡公去了。[②]

桓玄没有让他爹看错，既然被人认为自己是个枭雄，那么自己就绝对不能任由他人不怀好意地摆布。一定要回到自己祖辈经营之地，绝对不能按照他人定的赛道走，绝对不玩敌人定下的游戏。年仅二十三岁的桓玄此时已经开窍了。

桓玄回到江陵后过得仍然不是很舒服。此时的荆州刺史王忱是司马道子的舅子，王坦之之子。

当年王坦之被桓温相当欣赏，但后来却成了反桓主力；到了王坦之儿子辈时，王忱对桓玄这个荆州地头蛇的态度仍然是不给面子、极力打压。[③]

392年十月，王忱死。对于桓玄来讲，一个巨大的机遇出现了。

由于自己的爹当年"近篡"，路人皆知，所以桓玄这辈子指望再走官方途径进入权力中枢是不太可能的。

---

① 《晋书·桓玄传》：及长，形貌瑰奇，风神疏朗，博综艺术，善属文。常负其才地，以雄豪自处，众咸惮之，朝廷亦疑而未用。年二十三，始拜太子洗马，时议谓温有不臣之迹，故折玄兄弟而为素官。

② 《晋书·桓玄传》：太元末，出补义兴太守，郁郁不得志。尝登高望震泽，叹曰："父为九州伯，儿为五湖长！"弃官归国。

③ 《晋书·王忱传》：桓玄时在江陵，既其本国。且奕叶故义，常以才雄驾物。忱每裁抑之。

桓家已经在荆州经营五十年了，桓玄本人又是南郡公，这是他重返时代舞台的最大优势，只不过地方官府一把手的打压让桓玄始终伸不开手脚。他需要一个能与桓家合作的荆州主事者。

据建康传来的消息，是司马曜打算运作京口的王恭来抢回荆州，司马道子也在紧急运作王忱的哥哥王国宝去接班荆州。

王国宝是王忱的兄弟，王坦之第三子，桓玄不想看到他；王恭性格强硬，桓玄也觉得不方便自己拿捏。①

最终桓玄看中了司马曜的心腹，被定性为“弱才”的殷仲堪，随后桓玄遣使买通了司马曜信服的尼姑妙音去帮殷仲堪争夺荆州刺史。②

这位尼姑妙音是建康“第一宗教型红人”，司马道子甚至专门给她盖了一座简静寺，她的能量大到了可以参与政治操作。寺里香火极旺，每天寺门口来求见的车马就有百余辆。③

历史的车轮滚到此时，宗教开始强烈地参与到中国政治的上层建筑中来了。而关于佛与道的交锋与融合，将放在后面重点讲述。

司马曜果然向妙音咨询荆州的人事问题，妙音回答：“我听说目前朝野内外一致认为没有比殷仲堪更合适的人了，此人意虑深远，正是荆楚所需。”④

---

① 《世说新语·识鉴》：荆州刺史王忱死。烈宗意欲以王恭代之。时桓玄在江陵，为忱所折挫，闻恭应往，素又惮恭。

② 《世说新语·识鉴》：殷仲堪时为黄门侍郎生，玄知殷仲堪弱才，亦易制御，意欲得之，乃遣使凭妙音尼为堪图州。

③ 《比丘尼传·简静寺支妙音尼传》：太傅以太元十年为立简静寺。以音为寺主。徒众百余人。内外才义者，因之以自达。供赠无穷，富倾都邑，贵贱宗事，门有车马，日百余辆。

④ 《比丘尼传·简静寺支妙音尼传》：既而烈宗问妙音：“荆州缺，外问云谁应作者？”答曰：“贫道道士，岂容及俗中论议？如闻外内谈者，并云无过殷仲堪，以其意虑深远，荆楚所须。”

客观来讲，这也是司马曜的考量：虽然殷仲堪的才干并没有多强，但他是自己心腹，而且如果王恭去了荆州，那万一京口再有波澜呢？尤其是弟弟司马道子也在加紧运作抢夺荆州，时不我待，必须要迅速做出抉择。最终，殷仲堪被司马曜遴选出来。

二十四岁的桓玄在此次荆州刺史的做局中展露出了极强的政治天赋。

首先，桓玄知道谁和自己的家族不对付，知道司马曜的心里在想什么，从而选择了多方势力都认可的弱才殷仲堪。

要知道这种手笔堪称花钱铺路的最高段位了。因为这不是运作自己人去抢占某个位置，不是趋利；而是在即便没有直接乃至间接获利前提下，单纯为了避害，去运作那个最无害的人来到台前，方便自己后面进行政治愿景操作。

相当于花钱不为了直接和间接利益，也不为了政治交换——殷仲堪跟他没交情，就只是单纯为了买一个正常发展的环境。这意味着桓玄在二十四岁的时候就彻底明白了资源和金钱的使用意义，目光深远。

其次，桓玄在建康当太子洗马的短短时间里建立了相当迅速的情报网络。

他迅速就知道了司马曜和司马道子的人事打算。王忱是十月十八死的，殷仲堪是十一月初十任命的。仅仅间隔二十二天，中间是九百公里的水路。

桓玄不仅在京城有靠得住的信息来源，还有最为迅速的情报快递系统，能够在短时间内收到信息并传输指令。

最后，桓玄知道找谁去运作这事，他派使者以“稳、准、狠”的风格直接去找宗教红人妙音的。这说明双方之前就有交情，而且关系不浅，要知道这种国家级的“宗教掮客”不是单纯谁给钱都给办事的。

总结起来就是：

1. 桓玄知道怎样布局。

2. 桓玄知道怎样使用资源。

3. 桓玄知道建立情报网络。

4. 桓玄知道储备特殊关系。

虽说桓玄最后失败了，浑身上下被泼得都是大粪，但他的政治水平是真的相当不简单。

殷仲堪到任后，桓玄开始了人生转折的加速度。

殷仲堪是殷浩的侄子，殷浩当年在桓温眼里一无是处，他这个侄子如今在桓温的儿子眼里也一无是处。

殷仲堪来到江陵后，由于没有根基，能力一般，对地头蛇桓玄非常畏惧。[①] 殷仲堪应该比桓玄至少大十多岁（此君379年时就已经是谢玄的长史了），但从气概上已被二十四岁的桓玄疯狂碾压。

桓氏累世经营荆州已经五十年了，桓玄豪横，士民敬畏桓玄远胜于殷仲堪。[②]

桓玄还在不断强化殷仲堪的软弱形象，总是有意无意地在大庭广众下踩殷仲堪面子，还曾经在殷仲堪办公室前骑着马大声谈笑，拿着矛假装要刺殷仲堪。

对于这种已经近于无理的试探，殷仲堪的中军参军刘迈说："马不错，可惜没规矩没文化。"

小弟帮殷仲堪挣了面子后，桓玄生气走了，殷仲堪吓得够呛对刘迈说："你疯了吗？桓玄要是半夜派人杀了你怎么办？"他赶快安排小弟避难。桓玄也确实准备下黑手杀掉刘迈，因为刘迈跑得快才没被杀

---

① 《晋书·桓玄传》：玄在荆楚积年，优游无事，荆州刺史殷仲堪甚敬惮之。

②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桓氏累世临荆州，玄复豪横，士民畏之，过于仲堪。

掉。[①]

这个时候，桓玄这位荆州地头蛇已经可以吓得荆州刺史畏首畏尾了。其中虽有桓家荆州势力的原因，但同样还有些高层政治原因。

别看司马曜、司马道子两人始终对桓玄充满敌意，但他们还真就动不了桓玄。因为现在司马家的皇位就是桓玄他爹赏给他们的，如果不是桓温废了海西公司马奕，根本轮不到司马曜两兄弟现在主掌朝政。

虽说桓温最后有篡位的意思，但毕竟没真篡，这也就坐实了桓温是司马氏两兄弟最大的恩人。否定了桓家，就是否定了自己的皇统。

之前桓玄决定弃官归乡路过建康去拜见司马道子，司马道子一如既往地喝多了，当着众人的面说："你爹桓温晚年想要做窃国贼，现在怎么样？"桓玄跪地无语。

司马道子的长史谢景重赶紧郑重解围道："已故的宣武公桓温废黜了昏庸之人，扶助圣君登上帝位，其功远超伊尹、霍光，那些外面的闲话您要圣断啊！"[②]

已经喝多了的司马道子什么反应呢？他赶紧说："我知道我知道，小桓，我敬你一杯，干了这杯咱们吃饭。"[③]

桓家还是拥立元勋。

早在一年前，太学博士范弘之（当年桓温废掉的范汪之孙）就提议给桓温的政敌殷浩追加谥号，并打算给桓温的叛逆定调，结果直接就被当过桓温主簿的尚书左仆射王珣（王导孙）否了。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仲堪中兵参军彭城刘迈谓玄曰："马稍有余，精理不足。"玄不悦，仲堪为之失色。玄出，仲堪谓迈曰："卿，狂人也！玄夜遣杀卿，我岂能相救邪！"使迈下都避之，玄使人追之，迈仅而获免。

② 《世说新语·言语》：谢景重时为长史，举板答曰："故宣武公黜昏暗，登圣明，功超伊、霍。纷纭之议，裁之圣鉴。"

③ 《世说新语·言语》：太傅曰："我知！我知！"即举酒云："桓义兴，劝卿酒。"

王珣和谢景重的口风一样，说桓温那是废黜昏君，拥立明君，哪谋逆了？有证据吗？那叫忠贞有节操。[①]

当年政敌的子孙范弘之在桓温死了快二十年后想报仇，结果被踢去余杭当县令了。

表面上，在392年十月王忱死后，司马曜成为大赢家，不仅一举拔出了弟弟在荆州的爪牙，还一下子把荆州、梁州两个地方势力抢回到自己的手中。

司马曜阶段性地取得了君相斗争中的重大胜利，但实际上，真正的赢家是幕后的桓玄，桓玄已经开窍到了会给自己设计赛道了。

一眨眼，四年后，即396年九月，东晋覆灭崩盘的开关被启动了。

这次4世纪末南方大变局的总开关，始于一次无厘头的谈话……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九》：太学博士范弘之论殷浩宜加赠谥，因叙桓温不臣之迹。是时桓氏犹盛，王珣，温之故吏也，以为温废昏立明，有忠贞之节。

三、下个时代的主人公入场了

司马曜把弟弟压下去以后又连喝了四年酒，三十四岁已经活出了六十四岁的感觉，每天很少有醒着的时候，就更别提见大臣们了。

396年九月二十日，司马曜和后宫的妃子们喝酒时，对最受宠的张贵人调侃了句："你这岁数按理说该废了，我过段时间高低得找个年轻的。"

结果这位张贵人不等司马曜来废她，当天晚上侍寝时拿被子捂死了已经喝多的司马曜。[①]

事后这位贵人贿赂左右出具死亡报告：皇帝大人睡觉时梦见鬼把自己吓死了。

具体怎么死的无所谓了，但司马曜死的当晚王国宝反应相当迅速，打算夜入禁宫起草遗诏，结果被同族的另一支王恭之弟王爽给挡了。[②]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庚申，帝与后宫宴，妓乐尽侍；时贵人年近三十，帝戏之曰："汝以年亦当废矣，吾意更属少者。"贵人潜怒，向夕，帝醉，寝于清暑殿，贵人遍饮宦者酒，散遣之，使婢以被蒙帝面，弒之。

②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王国宝夜叩禁门，欲入为遗诏，侍中王爽拒之曰："大行晏驾，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斩！"国宝乃止。

结合后面的事态发展，相当有可能是相党对司马曜进行了暗杀。因为司马道子集团随后成为最大的既得利益者，而且继位的皇帝司马德宗根本不会阻碍相党去专权，其智商水平堪称司马衷的加倍升级版，司马家也继续着自家刚过上好日子接班人就是智障者的诅咒。

司马德宗自幼就傻得远近驰名，他的出场直接碾压了惠帝司马衷。司马衷至少还能问出“何不食肉糜”的话，最起码还有疑问，这位则直接话都不怎么会说，冷热饥饱都不能分辨，喝水吃饭甚至睡觉都不能自理。[①]

第二天，智障者继位。又过了两天，司马道子升为太傅，任扬州牧，赐黄钺，当上了摄政王。

司马曜的意外离世，令原有的两个酒鬼打醉拳、皇权压相权的平衡均势被打破了。

相权强大起来，但周边重镇却都是先帝的人，尤其是驻扎在京口的司马曜的舅子王恭，最为不忿。

皇帝的死因就极度成疑，而且司马道子在掌权后继续任用王国宝等奸佞混乱朝纲。王恭在回建康参加国丧时公然感叹：“房梁都是新的，但眼瞅着就是要亡国的节奏了。”

王恭拜祭完先皇要回京口时，对司马道子说：“天子居丧期间，您身上的重任是伊尹、周公当年都如履薄冰的，愿您亲贤臣远小人，放逐那些奸佞小人。”

王恭直接将矛头指向了以王国宝为首的相党集团。

结果王恭这边一口一个王国宝误国，司马道子那边却加紧给王国宝提待遇。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安帝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于寒暑饥饱亦不能辨，饮食寝兴皆非己出。

到了397年正月初一的时候，司马德宗正式行加冕礼，领军将军王国宝升为左仆射，兼领官员人事工作，加后将军、丹阳尹，不仅如此，司马道子还把东宫太子的兵马全部分配给了王国宝。

王国宝知道王恭对他极为不满，就鼓动司马道子裁减王恭和殷仲堪的兵权。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很快王恭就知道了这件事。为了自保，他找到了东晋立国的那支最强悍力量——北府军。

自谢氏交权后，北府军这支具有恐怖战力的军队逐渐解体了。北府军作为自东晋立国开始就经历了几乎所有潮起潮落的军事力量，一直是非京口系的当权者所害怕的一股势力。

强如桓温，虽然常夸“京口酒可饮，兵可用”，但仍心里明镜似地选择压平、解散北府军，而不是收编使用。北府军的主体，是北方的流亡士族和离乡宗族，总体来讲，不可控因素太多。

他们凝聚为一股战力是因为在胡马南渡时有着巨大的国仇家恨，但他们对东晋的高层同样并不感冒。因为门阀士族害怕这帮中下层士族和流民百姓会冲击到他们的权力地基，所以不仅让他们滞留江北，而且还不给他们什么上升的空间。

哪怕因为郗鉴的原因最终得以过江，却仍然被挤压在京口这片“东大荒”里。

这种特殊时代、特殊历史机缘组成的特殊军事群体，早先曾被郗鉴整理成形——在平灭苏峻后，京口广陵一线的北方中下层士族流民集团渐渐被整合为了京口军。

这个群体在广陵和京口这片欠发达的二线地区重建家园，自始至终都是郗鉴能够平衡扬州、荆州之间的最稳定砝码。郗鉴死后，徐、兖刺史几经辗转，但京口军力的实际掌控者，一直是郗家人。

桓温弄权一生，在已经神功大成统一长江全境拿下徐、兖的控制

权后，也只能在郗超这个郗家自己人的力挺下，亲自驻扎在广陵，于晚年快到最后一站时，才压平、离散了这支军事力量。

自369年冬到371年十一月，除了中间剿灭寿春袁真，桓温晚年用了近两年的时间镇在广陵去压平这股力量，但是京口军并未沉寂太久。

一年多以后，桓温在加九锡的黎明前死去，谢安开始主政。

北方苻坚挥斥方遒，在巨大的北境压力和与桓家抗衡的实际需要下，谢安令其侄谢玄给待遇给政策，重组了京口军，这就是大名鼎鼎的北府军。北府军的老大由姓郗改姓谢了。

桓温压平京口军的一项关键举措，是发徐、兖州民去修筑广陵城，然后将人口都迁到广陵进行专项监管。因为超强的工作量和瘟疫，徐、兖二州的人口死了近一半。[①]

虽然徐、兖实力大损，但桓温的集中监管也客观地为后面谢玄重组北府军提供了便利条件。

谢玄成功招来了刘牢之、孙无终等北府诸将，并在十年后靠着北府军打赢了那场世纪大战。淝水战后，北府军开启北伐，但随后谢安谢玄在几年内相继退场，北府军突然就被晾在北方了。

既失去了高层领导，又处在北方胡马纵横几十年的陌生地带，也不具备这个时代能镇得住场的高级名头，再加上司马曜兄弟不思进取，没有上层政策倾斜与后勤供应，北府军在后燕和姚秦的逐渐侵逼下日渐星散凌乱。例如，刘牢之后来由黄河一线逐渐退回到彭城，在后燕攻打廪丘时，因没有救援而以怯弱畏敌的罪名被罢官。

北府军因为星散北境以及缺乏高层领路人开始再次迷茫，一晃十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二十四》：大司马温发徐、兖州民筑广陵城，徙镇之。时征役既频，加之疫疠，死者什四五，百姓嗟怨。

年过去了，时代仍如一潭死水般看不到一点儿希望。

除非胡马南逼，否则根本不会再有北府诸将们出场的机会，但慕容垂已老，拓跋珪年少，北方的重新整合看上去“路曼曼其修远兮”，再度大举南侵不知道要多少年后了。

但谁也没想到，机会以另一种方式出现了。外战虽然没有机会，但内战来了。

司马道子的相党和酒鬼先皇的皇党间剑拔弩张，王恭口诛笔伐相党，王国宝准备阴谋搞死王恭，就这样，需求被创造出来了。

王恭这位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晋陵诸军事的兖青刺史，在整军备战之时终于将目光投向了那支曾让苻坚颤抖的东方最强军队。

王恭联系了以刘牢之、孙无终等人为首的北府宿将们，引他们率部还驻京口为援。

刘牢之等北府诸将在谢氏退场的飘零十年中，深深感受到了无政治声望和高门引领下的尴尬状态，双方一拍即合。

论武力可与北方胡马鏖战的北府诸军再次回到了最初的地点——曾经扎根几十年的京口地区。

下个时代的主角，终于就位候场了。

星散中原，那就是一盘散沙；聚义京口，那就是时代猛虎。

北府军再度回到京口后终于迎来了自己的“真命天子”，开启了气吞万里如虎的下一个时代。

王恭在召回北府军为援后，即派人去联络殷仲堪讨伐建康。殷仲堪比较犹豫，一直欺负恐吓他的地头蛇桓玄却罕见地对他有了好脸色，旗帜鲜明地喊打喊杀怂恿他出兵。

这小子终于等来了天下大乱的机会。桓玄没完没了地劝殷仲堪：“咱们得东进打他们去，王国宝跟你们这些人从来就不对付，现在人家掌了大权，马上要杀的就是你，王恭人家是国舅，再怎么样背后也有

人，你有什么？你老大都喝死啦！他们如果把你调回朝中，你又能怎么办呢？”

殷仲堪被吓唬后比较忧虑，问桓玄要怎么办。桓玄接着说：“王恭为人正直，疾恶如仇，你应该跟他暗定盟约，东西一起起兵‘清君侧’，我桓玄不才，愿率荆楚豪杰充当先锋。”

殷仲堪被桓玄撺掇后，开始联络雍州刺史郗恢、堂兄南蛮校尉殷觊、南郡相江绩等人一起谋划。结果没有一个同意的，尤其是六十岁的江绩，相当愤慨：“几个菜啊喝成这样？要出兵朝廷你疯了？”

也难怪，江大爷出生时最近的一次内乱已经结束，他这辈子没见过荆州向扬州出兵。

殷仲堪派杨佺期替换掉了江绩，如王恭召北府军一样，也拉来了一股北方势力加入。杨佺期家曾是东汉的超级大族，是跟袁氏四世三公媲美的那个弘农杨氏。

弘农杨氏自从东汉玩完以后就一步赶不上、步步赶不上，始终混不到台前来，好不容易在姻亲上押对了宝把闺女嫁给了司马炎，但杨骏没多长时间又被贾南风给玩死了。

后来永嘉之乱，由于杨家跟司马越这一系没什么人脉关系，最终在南下与否的关键抉择上选择了留下。

留下后却发现草率了，没想到这个时代的剧本那么艰难，杨氏老家所在的弘农地区还处在豫西通道这个胡马拉锯的关键位置上，被来回折磨得很惨。

在杨佺期他爹杨亮做家主的时候，他家这一支终于扛不住了，从北方投奔到东晋，后来倒是成功混上了梁州刺史。

杨亮生了几个比较生猛的儿子，杨广、杨佺期、杨思平这哥几个

全都强悍粗暴，颇具勇武。[①] 弘农杨氏妥妥的儒家内核，此时却开始批量诞生将种。

每逢战乱时代，儒家内核的家族都是能够自我雄浑地生出强悍血液的。总说儒学让人文弱，这个印象是不对的，尤其在秦汉时代，儒家内核那都是一边拿着书一边拿着刀的。

军阀化的弘农杨氏过江时已经很晚了，所以并没有掺和进门阀圈，而此时赛道已经成熟，东晋的高门圈子已经关闭了。[②]

但他家还总以高门自居，这种强大的落差让杨佺期总是觉得自己亏了，有人拿他家比作琅邪王氏，杨佺期都觉得这是在骂他。[③]

杨佺期的杨氏家族自南来就一直钉在国境线上，在桓温去荆州前杨佺期就已率众屯于成固（今陕西城固县）。桓温北伐成功后，杨佺期被任命为广威将军、河南太守，戍守洛阳。后来杨佺期又在皇天坞击退苻坚猛将窦冲，并打入潼关，降虏九百多家后还镇洛阳。

之后杨佺期因病改任新野太守，又转任堂邑太守，督石头军事。临老，眼看自己要被调到人生地不熟的扬州，杨佺期托病辞职。

干了一辈子，戍边了一辈子，在原地打转了一辈子，无论是门第鄙视链还是郁郁不得志的巨大愤懑，都令杨佺期对东晋高层充满了不满和仇恨。

在这次“清君侧”的入股招募中，不服老的杨佺期在这关键时刻参股入场，成为继桓玄后加入殷仲堪的第二股力量。

殷仲堪随后答应了王恭的发兵请求。信使回去后，王恭便上奏

---

① 《晋书·杨佺期传》：佺期沈勇果劲，而兄广及弟思平等皆强犷粗暴。

②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二》：而时流以其晚过江，婚宦失类。

③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二》：佺期自以其先汉太尉震至父亮，九世皆以才德著名，矜其门地，谓江左莫及。有以比王者，期犹恚恨。

“清君侧”，出兵讨伐逆贼王国宝。

除了殷仲堪，王恭还联络了吴国内史王廞（王导之孙），让他起兵于三吴。王廞跟会稽豪族虞啸父募兵，于吴兴、义兴起兵，虞啸父原来是司马曜的侍中，跟司马道子向来势不两立。

三吴宣布响应王恭后，建康最为仰仗的钱粮之处被截断，再加上京口兵力的朝发夕至，司马道子还没等殷仲堪起兵，就已经吓得杀了王国宝、王绪这些王恭要讨伐的对象了。

王恭初七起兵，十七日王国宝等被杀掉，司马道子随后派使者去见王恭，表达了对前面误会的深深歉意，表示都是王国宝这些人做的事，跟自己没关系。

王国宝如此顺利地被杀掉令王恭比较意外，“清君侧”的文件上仅写了王国宝，王恭只能带兵回了京口。

二十一日，朝廷宣布大赦，表明姿态。到这个时候，殷仲堪才正式上奏讨伐王国宝。

一旦要实际行动，殷仲堪就一直犹豫，直到王国宝的死讯都传来了，他才正式表明态度说要“清君侧”搞王国宝。

司马道子写信说别来啦，我已经把他弄死了。殷仲堪说好嘞。

殷仲堪这人做事犹豫，但王恭要求出兵的另一位——三吴王廞却是个不犹豫的主。

王廞起兵后并没有立即北上，而是在三吴开始大肆屠戮异己，要借此大乱把三吴发展成自己的地盘。

结果清君侧行动突然结束他却骑虎难下了，于是拒绝王恭的退兵部署并给司马道子送信，要求联合起来讨伐王恭。

司马道子把这封请战信送到王恭那里。王恭大怒，派刘牢之出兵三吴攻打王廞，刘牢之随后在曲阿将王廞击溃，迅速平息了叛乱。此次逼宫到此结束。

司马道子受王恭翻脸后的军事压力刺激，开始了奋发图强之路。他引宗室谯王司马尚之与其弟司马休之为心腹，派王愉（王坦之次子）做江州刺史并督江州及豫州之四郡军事，以此作为自己的后援。

此前，江州刺史是王凝之（王羲之子，王导从孙），豫州刺史是庾楷（庾羲子，庾亮孙）。

王凝之好说，他这辈子一直平庸，他媳妇就是大名鼎鼎的谢道韫。

谢道韫嫁到王家后回娘家生气地对她叔谢安说："我从小看到的就是您和我的哥哥们那样的风流名士，真没想到天下还会有王先生那样的男人，您居然还把我嫁给了他！"

把王凝之安排在江州做刺史，算是对琅邪王氏的肯定，也方便随时换下来，比如说现在。

但豫州的庾楷却不是什么善茬。庾楷作为被桓温几近灭族的庾家政治独苗，和王国宝是一党的，但他在王恭讨伐后又没做任何表态，于是在王国宝被杀后，司马道子由于拿不准这个人的立场就把他辖区的四个郡划给了王愉。

司马道子这样做非常不明智。庾楷面上仍是他一党的，当年王恭给司马曜奔丧时是带着兵来的，当时庾楷就带着豫州兵给司马道子撑场子了。

庾楷看到司马道子割了他的四个郡划给王愉后马上上奏："江州无边患，西府历阳却紧邻北寇，您还是收回成命吧。"

结果司马道子不同意，逼反了这位自己人。庾楷大怒，派自己的儿子庾鸿去找王恭密谋："王国宝虽然死了，但谯王司马尚之兄弟接替了王国宝的角色，他们打算借助朝廷来削弱地方上的势力，我是第一个，大家被削藩是早晚的事，不如趁他们才刚开始，咱们先下手为强吧。"①

---

① 《晋书·庾楷传》：时楷怀恨，使子鸿说王恭，以谯王尚之兄弟复握机权，势过国宝。恭亦素忌尚之。遂连谋举兵。

在庾楷没司马道子的力量被推向自己怀抱后，王恭第二次“清君侧”的心又被鼓动起来，他再次联络了殷仲堪。

殷仲堪跟上次一样，再次表示要一起上下联动打倒奸党，推王恭为盟主，约定日期，率大军共伐建康。

抓住这个时机，桓玄开始对建康的高层进行政治敲诈，要求担任广州刺史。

司马道子一直非常头疼桓玄在殷仲堪后面瞎掺和，正希望他离开荆州，于是任命他督交、广二州军事，任广州刺史。

但他没想到，这只是桓玄上位的一个步骤而已。桓玄拿了广州刺史的印鉴和任命后根本不去就任，而是接着鼓动殷仲堪伐建康。

桓玄是借这个形势敲诈来一方州伯的地位名分，方便他在后面的浑水摸鱼中瓜分更大的利益。

司马道子听说这个"复仇者联盟"又要来了，于是派人去分化瓦解。他派人对庾楷说：“过去咱俩恩同骨肉，你现在却抛弃旧友结交新缘，难道忘了当初王恭欺凌你的耻辱了吗？将来王恭一旦达到目的，他会真的亲近信任你这个反复的人吗？”

庾楷大怒，对使者说：“王恭当年带兵参加先帝葬礼时相王愁眉苦脸，是我带兵来镇住场子，我根本没有对不起他的地方。相王害怕王恭反而诛杀了王国宝，从那时起谁还敢再为相王卖命呢？我庾楷实在是不能让全家老小百余口的性命任人宰割啊！”

庾楷彻底跟他撕破脸后，司马道子无计可施地玩起了鸵鸟心态，把政事全部交给十六岁的儿子司马元显，自己又喝酒去了。

继王恭起兵后，殷仲堪也迅速集结起了军队，令杨佺期率五千水军做前锋，桓玄做第二梯队，自己统兵两万，顺流东下。

398 年八月，杨佺期、桓玄突然来到江州湓口（今江西九江龙开河入江口），王愉根本没有防备，惊慌失措，在逃跑的路上被桓玄生擒。

建康震动。

九月初二，东晋正式授司马道子黄钺，命司马元显为征讨都督，派右将军谢琰带兵讨伐王恭，派司马尚之带兵讨伐庾楷。

九月初十，谯王司马尚之在牛渚大败庾楷，庾楷单人匹马投奔桓玄。

九月十六，西线战局再度反转，桓玄在白石打败了司马尚之的军队，桓玄与杨佺期开进横江，司马尚之退兵逃走，司马恢之的水军全军覆没。

九月十七，司马元显驻守石头城做最后抵抗。

九月二十，王恭兵进建康北郊。

被安排顶住东线的谢琰军根本都没出去，他屯兵宣阳门，等待王恭攻城。

朝廷水军全军覆没，东西两线即将会师建康，局势危如累卵。

在这个时候，司马元显打听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信息：王恭那里并非铁板一块。

王恭这位国舅向来眼高于顶，第一次逼宫成功后更是觉得自己天下无敌，拿所有人都不当回事，对自己真正仰仗的刘牢之等北府诸将也没有给予足够的尊重和待遇，这让刘牢之等人相当不满。[①]

逼死王国宝后，王恭其实除了自己感觉良好，觉得天下无敌外，什么实在好处都没拿到，被当枪使的北府军也是原地踏步。这相当于是跟着造反的人什么好处都没拿到，跟着掺和了卖白粉的事却连卖白菜的钱都没拿到，刘牢之等人自然不干了。

在王恭进行第二次逼宫前，刘牢之曾劝谏他："您是皇帝的舅舅，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二》：王恭素以才地陵物，既杀王国宝，自谓威无不行。仗刘牢之为爪牙而但以部曲将遇之，牢之负其才，深怀耻恨。

司马道子是皇帝的叔叔，你们本来就是亲戚，司马道子作为主政者已经杀了王国宝一党了，向您低头了，现在是他内部与庾楷有矛盾，这对您有什么损害呢？逼宫这事怎么能一次又一次地干呢？”

王恭根本就不听。这可以理解，毕竟王恭已经和司马道子亮过刀子了，对方将来一定会报复回来的，所以此时趁他病要他命的思路是没问题的。但问题在于，王恭应该早点儿做好翻脸的准备。

刘牢之说这话就是托词，说明不想再这么廉价被卖了。

上次逼宫后本应该犒劳众将，建立感情，封官许愿，好随时准备下次的政治搏命。

用人朝前，不用人朝后，干的还是天下风险最大的政治投机，最后还什么都拿不到，谁也不傻，还能跟着来第二次？

等到王恭兵临城下的时候，司马元显派了庐江太守高素去策反刘牢之，说王恭之所以这么牛是因为有你们，你们不知道自己的实力有多强吗？你们跟他干能有什么前途呢？弄倒王恭，相王就把王恭的职位、封号全部给你！[①]

刘牢之面对这个许诺，心动了，他跟儿子刘敬宣商量后决定反王恭。

这件事捂得并不严实，王恭的参军何澹之知道后报告给了王恭。王恭对这个重大内部危机的情报的最终判断是不信，因为平时何澹之与刘牢之的矛盾比较公开化。[②]

但是他还是给自己买了个保险。王恭备下了一大桌酒席宴请刘牢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二》：元显知之，遣庐江太守高素说牢之。使叛恭，许事成即以恭位号授之。又以道子书遗牢之，为陈祸福。

②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二》：恭参军何澹之知其谋，以告恭。恭以澹之素与牢之有隙，不信。

之，当着全体将士的面拜刘牢之为义兄，又把自己的心腹颜延派给刘牢之做前锋，还把所有的精良装备都送了出去，并表示攻入建康就把他的官位送给名副其实的刘牢之。[①]

王恭认为自己玩了这么一出，肯定会让刘牢之感动不已，但他漏算了这么一层推理：刘牢之的反意在前，露马脚在前。

如果说，在司马元显联系刘牢之之前，王恭来这么一出，那没说的，刘牢之大概率会对他死心塌地。但是现在，这个逻辑链条在刘牢之的眼中，这顿饭吃得和鸿门宴差不多。

“之前你拿我不当回事，指我都拿鞭子，看我都拿眼角余光，现在我的把柄有可能被你抓住了，你跟我来这么一出，打算做什么呢？不过是因为我手里有兵，在关键时刻，你需要我帮你成事，所以你假惺惺地来这么一出。你派给我做前锋的颜延是不是盯着我呢？等你真打下建康后会不会卸磨杀驴呢？”

王恭一厢情愿地感动刘牢之的这个选择，在刘牢之那边却会产生巨大的反差：王恭这是形势所迫！

这一综合分析，拿不准的刘牢之其实非常好选择，他率军行至竹里后斩了王恭布置给他的颜延，宣布投降朝廷，并派儿子刘敬宣和女婿东莞太守高雅之反攻王恭。

王恭此时正意气风发地在城外阅兵，被刘敬宣率骑兵突袭，一败涂地。

王恭想要回城，但高雅之已经袭城关了城门，王恭单骑逃奔曲阿投靠老部下殷确。殷确打算带王恭走水路投奔桓玄，却在长塘湖被人告密，抓住斩首，王恭全家被灭族。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二》：乃置酒请牢之，于众中拜之为兄，精兵坚甲，悉以配之，使帅帐下督颜延为前锋。

算上一年前被团灭的王国宝系列，太原王氏在4世纪末的这两支基本灭绝了。明面是死于内斗，内里是亡于君相之争。

“王与马，共天下”，“王”不在了，“马”的天下会如何呢？

“王”虽不在，但“马”最需要爱……

四、5 世纪伊始，桓家夺回荆州

王恭败死后，建康东边解套。

战后，刘牢之如约得到了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晋陵诸军事的官职，成为北府军的官方老大。但是，他只是有了官方的军权，并没有治民的刺史实职。

没多久，桓玄大军到了石头城下，殷仲堪军至芜湖。司马元显赶紧从竹里赶回建康，派丹阳尹王愷等紧急征发京邑数万百姓帮助据守石头城要塞堵住西军。

由于刘牢之突然反水，桓玄、杨佺期没敢攻城，而是向朝廷上奏为王恭申辩，请杀刘牢之。这是最后的试探与威胁了，看司马道子会不会再害怕一次。

随着刘牢之率北府军赶到新亭，桓玄识趣地将军队撤到蔡洲。[①]

桓冲之子桓修此时是朝廷禁军的左卫将军，向司马道子进言道："东边能招安，西军也可以派说客分化瓦解，殷仲堪、桓玄不过是依赖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二》：牢之帅北府之众驰赴京师，军于新亭，佺期、玄见之失色，回军蔡洲。

王恭，王恭既然已经被杀，西军一定恐慌彷徨。不如现在去利诱想奋斗的桓玄和杨佺期，让他们叛降过来，彻底搞死跟咱们不是一路的殷仲堪，到时候西边威胁自然瓦解。”

司马道子采纳桓修的建议，任命桓玄为江州刺史；召雍州刺史郗恢回朝任尚书，将雍州刺史之职给了杨佺期，并都督梁、雍、秦三州军事；命桓修为荆州刺史，带着现在的左卫将军属官去接手荆州，并安排刘牢之派一千北府军护送桓修上任。[①]

不管是真正大公无私，还是趁机套利，桓修成功为自己和从兄弟桓玄争取来了荆、江二州刺史。

所以说，什么时候都应该遍地押注，哪条赛道都得有自己人！

家里没人的殷仲堪则被调整为广州刺史。短短几天时间，殷仲堪惊悚地发现局势变得太快了，稳赢局突然变成了送死局，他怎么都没想到朝廷能相继收编东西两路兵马。

要不有句话是至理名言呢，“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干事业前一定得提前搞清楚门派。

多位不同派系的股东参股去颠覆优势方，尤其其中还有多股“野生力量”，这种情况出现时，通常“造反派”们会有相当大的可能性被“掌权派”分化收买。

对付野路子，自古最好用的招数就是“欲得官，杀人放火受招安”！大厂的优势一旦形成，通常有着太多的招数去对付后来者们。

有时候只有雄心壮志是不行的，还得看明白“成分问题”，很多价码是他人很难拒绝的，早做防范！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二》：道子纳之，以玄为江州刺史；召郗恢为尚书，以佺期代恢为都督梁、雍、秦三州诸军事、雍州刺史。以修为荆州刺史，权领左卫文武之镇，又令刘牢之以千人送之。

殷仲堪接到诏书后大怒，命桓玄、杨佺期攻打建康。

但就如桓修所说，杨佺期在得官后已经失去了造反的意愿；桓玄既拿到了江州刺史，荆州刺史又变成了自己的从兄弟桓修，这个局面已经是非常好的战后分配了。两人在犹豫，都按兵不动。

眼看着自己就要变成第二个王恭，殷仲堪开始带兵调头回江陵，并遣使告知桓玄和杨佺期麾下的所有军事力量速回荆州，否则回到江陵把他们所有人的家眷全部杀掉。[①]

殷仲堪对桓玄和杨佺期也玩了把釜底抽薪，最早调头回去的是杨佺期部将刘系，刘系迅速率本部两千人不打招呼就撤了。

见此情况，不等部下表态，桓玄和杨佺期赶紧仓促回军追赶殷仲堪，直到寻阳才追上，随后三方召开了紧急座谈会。

殷仲堪变成了广州刺史，失去了荆州的官方职位，瞬间就对荆州没有管理权了，需要桓玄在荆州的桓家势力和杨佺期的部曲势力。

桓玄和杨佺期也顾虑殷仲堪此时手中掌握着荆州军权会和他们鱼死网破，尤其江陵城尚在殷仲堪控制之下，将士们的家眷都在他手上，这会影响自己队伍的军心。

三人在互相算计的会议中最终决定三方互换儿子当人质，在寻阳正式缔结互不背叛盟约，推举桓玄为盟主，一致对外地拒绝司马道子的最新任命。

随后三人联名上奏为王恭鸣冤，要求诛杀刘牢之和司马尚之，声明殷仲堪无罪，不能被降职调任。

看到西军已经撤退，司马道子再一次息事宁人，又恢复了殷仲堪荆州刺史的任命，并下诏安慰。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二》：仲堪闻之，遽自芜湖南归，遣使告谕蔡洲军士曰："汝辈不各自散归，吾至江陵，尽诛汝余口。"

这次庾楷怂恿王恭逼宫的最终结果，是老一辈的门阀被扫入历史的垃圾桶，最后的受益者变成了刘牢之、桓玄、杨佺期这三个早就蠢蠢欲动的野心家。

尤其是桓玄。桓玄不仅做了江州刺史，还当上了三个心怀鬼胎之人的联盟的盟主——都成为平级的刺史后，桓家的门第最高，民众基础最好，荆襄底蕴更深厚。

桓玄终于熬出头来了，开始如王恭看不起刘牢之一样，从心底看不上杨佺期了，这让在桓温时代就抛头颅洒热血、已一把年纪的杨佺期非常愤怒，跟殷仲堪商量要暗杀桓玄。[①]

杨佺期之所以会找殷仲堪，是因为殷仲堪害怕桓玄，于是殷仲堪和杨佺期结下姻亲，加深双方的联盟关系。但与此同时殷仲堪又害怕杨佺期兄弟几人勇武，担心杨佺期干掉桓玄后他控制不了这个亲家，于是死活不同意暗杀桓玄并苦苦规劝杨佺期。[②]

殷仲堪作为最有实力的荆州刺史始终首鼠两端。此时殷仲堪占着荆州，荆州民间势力最强的是桓家，最能威胁到他统治的也是桓家，他应该如杨佺期所请合力干掉桓玄，或者至少在桓、杨二人矛盾公开化之后应该去继续扩大双方的矛盾冲突。

只有桓家被打掉之后，殷仲堪才能真正把荆州拿在手里！所以杨佺期劝什么劝，这两人鱼死网破不是挺好吗！

殷仲堪只担心杨佺期干掉桓玄后不好控制，却不去想桓玄死后他才是桓家遗产的最大受益者。

殷仲堪如果不放心谁，那就布局去干掉他，去制造冲突，去缴了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二》：玄愈自矜倨。杨佺期为人骄悍，玄每以寒士裁之，期甚恨，密说仲堪以玄终为患，请于坛所袭之。

②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二》：仲堪忌佺期兄弟勇健，恐既杀玄，不可复制，苦禁之。

他的械，拔了他的牙，站在一边天天劝他，有什么意义吗？通常，只有当占据着绝对优势时才能对下面的不同势力进行息事宁人的沟通。当三股势力一样大的时候根本无法调和，还是要先角逐出来一个绝对老大的。

这个过程不完成，就形成不了对外的合力；而且这个过程时间越短，对三方实力总量消耗越小。任何做大的组织和联盟，都是有一个舵手领航的。

杨佺期多次想先下手为强搞死桓玄，喊打喊杀跟重返青春期一样，但被不放心他的殷仲堪一次次阻止了。

作为荆州地头蛇，桓玄耳目通达，知道了杨佺期的打算，于是向司马道子要求扩大自己所统领的地区。[①]

“对面两人是亲家，结成联盟要来害我了，我为朝廷戍西防，现在需要支持。”桓玄自始至终的打法套路就是要名分，因为实质上的底蕴他本来就有，给了这个名分就能飞鸟化凤地起到乘法效果。

桓玄每步棋的思路都很清晰，但建康方面却一直没弄明白谁才是那个最可怕的人。对面三方势力都不是朝廷的人，如果希望他们同归于尽，就应该扶持那个最弱的、打压那个最强的。既然殷仲堪是死敌，桓玄又是荆州地头蛇，那么就应该扶植根子最浅的杨佺期。

殷仲堪成为最后赢家不是司马道子方面想看到的，双方本就撕破脸了，如果殷仲堪赢就相当于一个明确的敌人统一了荆襄。

桓玄成为最后赢家同样不利，虽然没有撕破脸，但桓玄手中的实力将迅速爆棚成为荆襄巨鳄，朝廷将失去控制砝码。

只有杨佺期成为最后赢家，他的威胁最小，可替代性最强，对于司马氏的形势是最有利的。

---

① 《晋书·桓玄传》：初，玄既与仲堪、佺期有隙，恒虑掩袭，求广其所统。

但是，看戏的建康最终选择加任桓玄都督荆州长沙郡、衡阳郡、湘东郡及零陵郡四郡诸军事，并改任桓玄的亲哥哥桓伟代替杨佺期的亲哥哥杨广为南蛮校尉。[①]

官方表态：挺我们的门阀战友，桓家。

司马氏在两害相权的情况下选了认为轻的那一个。桓玄的底子再有问题，那也是兄弟；杨家这种边将出身的中下士族“非我圈类”，其心必异。

司马元显的内心打算，是逼杨佺期狗急跳墙后和桓玄火并，然后自己再清盘。但他忘了更深层地去思考一层逻辑：自己是否有能力去清盘？只有当杨佺期赢了之后才能去清盘荆州，因为杨家没有底子；桓玄要是赢了，整个荆襄就将再无人能制约，因为人家有五十年的积淀！

司马元显怎么能给桓玄兄弟这么硬气的政治背书呢！

杨家听说这事后很愤怒，杨广本想撕破脸拒绝桓伟上任，但麻杆打狼两头怕的殷仲堪又息事宁人地把杨广调到宜都、建平做两郡太守，默许了桓伟上任。

杨佺期则在桓玄扩防后整军备战，声称要支援被姚兴攻打的洛阳，实际上是要跟桓玄开战。[②]

杨佺期对殷仲堪说：“咱俩是亲家，得干掉桓玄，这小子现在太狂了。”但殷仲堪仍然担心自命不凡的杨佺期兄弟会在桓玄被打倒后再把他吞了，所以死活不同意，不仅发出去一封封“退一步海阔天空”的信，还派自己从弟去扼守荆襄交界处，防止杨佺期南下。[③]

---

① 《晋书·桓玄传》：诏加玄都督荆州四郡，以兄伟为辅国将军、南蛮校尉……朝廷亦欲成其衅隙，故分佺期所督四郡与玄，佺期甚忿惧。

② 《晋书·桓玄传》：会姚兴侵洛阳，佺期乃建牙，声云援洛，密欲与仲堪共袭玄。

③ 《晋书·桓玄传》：仲堪虽外结佺期而疑其心，距而不许，犹虑弗能禁，复遣从弟遁屯于北境以遏佺期。

因为殷仲堪的坚持中立，杨佺期担心自己起兵后反而被殷仲堪联合桓玄瓜分了地盘，所以犹豫半天还是没有出兵。[①]

殷仲堪的一次次中立立场让桓玄摸准了脉。399年底，桓玄突然翻脸了。

这一年荆州暴雨，洪灾肆虐，殷仲堪这个父母官开仓放粮，赈济饥民，导致荆州后勤储备空虚。[②]

桓玄则在殷仲堪做完好人后率先袭击劫持了杨佺期的弟弟江夏相杨孜敬，打开了西进的通道，随后大军西向声称出兵洛阳。

桓玄给殷仲堪写了封信："杨佺期深受皇恩却连先皇的陵墓都不想着恢复，咱们得讨伐他。我已经在沔水长江口集结完毕，你要是跟我同心就一块合兵讨伐他，要是不同心，我就先西进收拾你。"信中威胁之意喷薄欲出。

威胁殷仲堪的同时，桓玄发密信让时任南蛮校尉的亲哥哥桓伟为内应。结果桓伟没什么主意，带着这信找殷仲堪自首去了。殷仲堪则抓了桓伟当人质，命桓伟写信给桓玄求他回头是岸。

桓玄对身边人说："殷仲堪这人胆小没主见，做什么事都要先为儿子们想后路，我哥哥肯定没事，吓死他也不敢动我桓家人！"桓玄随后迅速派兵袭击巴陵，拿走了仅剩的存粮。[③]

老五懦弱，老六稳准狠，桓温当年的眼光是多么毒辣！

眼见是趁病要命的节奏，殷仲堪终于放弃幻想，派弟弟率七千水军讨伐桓玄，却被桓玄派的郭铨、苻宏在西江口打败。

桓玄挺进巴陵，吃着殷仲堪的军粮围点打援，带兵驰援的杨广和

---

① 《晋书·桓玄传》：佺期既不能独举，且不测仲堪本意，遂息甲。

② 《晋书·桓玄传》：后荆州大水，仲堪振恤饥者，仓廪空竭。

③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二》：时巴陵有积谷，玄先遣兵袭取之。

殷道护被桓玄一次次以逸待劳打败，江陵军心开始浮动。[①]

江陵城中无粮，殷仲堪已经开始给士兵吃胡麻了。此时，桓玄进逼至离江陵仅仅二十里的零口，殷仲堪终于想起来亲家杨佺期了。

杨佺期说："你早干什么去了！就怕我趁乱占你的窝呗！江陵没有粮草，拿什么打桓玄？你到我这里来，咱们一起守襄阳吧！"

殷仲堪却死活赖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对杨佺期说："粮食有的是，快来吧，我想通了，咱俩弄死桓玄。"[②]

于是杨佺期带着两家共同瓜分桓玄的心态率领八千精兵驰援江陵，结果到江陵后，殷仲堪什么肉菜都没有，只挤出了点儿米饭犒劳襄阳军。

杨佺期的心情当时就坠到了谷底，知道没戏了，荆州军已彻底指望不上，自己这八千人也带少了，杨佺期丧气道："这一次必败无疑！"[③]

杨佺期见都不见殷仲堪，趁着军队还有士气与兄长杨广迅速向桓玄发动攻击。

桓玄避其锐气，将主力退至马头。第二天，杨佺期攻打郭铨部，即将抓住郭铨的时候桓玄的援军杀到了，襄阳军被击溃，杨佺期单枪匹马跑回襄阳。

当年司马道子牺牲郗恢换和平，把襄阳送给杨佺期时，郗恢曾经与手下商量过抵抗策略。襄阳的将领们表态："如果是杨佺期来，咱们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二》：玄顿巴陵，食其谷。仲堪遣杨广及弟子道护等拒之，皆为玄所败。江陵震骇。

②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三》：仲堪志在全军保境，不欲弃州逆走，乃给之曰："比来收集，已有储矣。"

③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三》：佺期信之，帅步骑八千，精甲耀日，至江陵，仲堪唯以饭饷其军。期大怒曰："今兹败矣！"

肯定合力打跑他；如果是桓玄来，咱们就从了吧，对上桓家可能难以为敌。”

后来听说是杨佺期来接手襄阳，郗恢胆气很足，与南阳太守阎丘羡合谋举兵拒守，杨佺期知道后提前放出消息说是桓玄要来大兵压境，结果郗恢军队斗志消散，郗恢投降。[①]

桓玄在襄阳的威名大到了这种程度，可想而知在荆州会是怎样的威望。殷仲堪自始至终也不曾劝过杨佺期去杀掉桓玄，他不知道对他来说谁才是威胁更大的对手。

桓玄自然也听说了杨佺期狐假虎威这件事，在大胜杨佺期后他迅速派出了向襄阳方面的追兵。

杨佺期这个光杆司令根本没办法组织起襄阳的防守力量，被迅速抓住处死，首级被送到了建康，挂在了朱雀门上。杨佺期的几个弟弟杨思平、杨尚保、杨孜敬等逃到南蛮地区。

殷仲堪听说杨佺期已死，知道大势已去，建康住着铁杆政敌，桓玄也不会再容自己，于是带着几百人打算投奔长安的姚秦，行至冠军城被冯该带兵抓住，被逼自杀。

等桓玄进江陵时，殷仲堪如果泉下有知，应该会反思自己的做人方式。殷仲堪逃走的时候，相处十年的文武官员除了一个心腹外，没有一个来送行的；而桓玄进城后，全城官员士人都前来拜见。[②]

桓家几十年的积累是一方面，人的势利属性是另一方面，但这其实也跟殷仲堪的为人有着很大关系。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三》：恢惧玄之来，问于众，咸曰：“佺期来者，谁不戮力！若桓玄来，恐难与为敌。”既知佺期代己，乃谋于南阳太守阎丘羡，称兵距守。佺期虑事不济，乃声言玄来入沔，而佺期为前驱。恢众信之，无复固志。恢军散请降。

②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三》：及玄至，荆州人士无不诣玄者。

殷仲堪是个虔诚的五斗米道信徒，从小精心侍奉神灵，在宗教事务上从不吝惜财物，却不愿意把钱花在活人身上，从不广施仁义、不急人之难，桓玄来打他的时候他还在向神灵祷告。[①]

殷仲堪根本没明白钱的用法，和桓玄比起来，无论是资源的使用方式还是做局的判断能力都相差太远。

他自己明明不是老牌的高门贵族，却一直要站在这么高的舞台上，做什么事都瞻前顾后，干大事而惜身，无德才却不舍高位，最终被桓玄安排入荆州这盘早就规划好的人事棋局中，完成了他这枚棋子的使命。

桓玄上疏奏请自辖江、荆二州。朝廷于是下诏，命桓玄都督荆、司、雍、秦、梁、益、宁诸州军事，任荆州刺史；任命其从兄——桓冲之子桓修为江州刺史。

桓玄不满意，表示要自己兼领江州，朝廷只得把江州又兼给了桓玄，桓玄随后安排了亲哥哥桓伟做雍州刺史去接管襄阳。

此时西边已无再能制衡桓玄的势力，东边又闹起了拉开刘裕上场帷幕的孙恩之乱，东晋朝廷无可奈何，只能对桓玄的要求照单全收。[②]

公元 400 年，在 5 世纪伊始，桓家夺回荆襄！

---

① 《晋书·殷仲堪传》：仲堪少奉天师道，又精心事神，不吝财贿，而怠行仁义，啬于周急，及玄来攻，犹勤请祷。

② 《晋书·桓玄传》：玄上疏固争江州，于是进督八州及杨豫八郡，复领江州刺史。玄又辄以伟为冠军将军、雍州刺史。时寇贼未平，朝廷难违其意，许之。

五、京口“气吞万里如虎”登场的时代契机

在桓玄夺回荆襄的时候，建康方面的话事人也换了，司马道子的儿子司马元显把他爹架空了。

司马元显在王恭第二次逼宫时表现极为亮眼，最早司马道子仅仅是把徐州行政班子配给了这个儿子，等后来司马道子劝说庾楷不成玩鸵鸟心态天天喝酒的时候，就已经把所有事扔给自己这个十六岁的儿子处理了。

司马元显表现出了相当锐意进取有担当的一面，大家开始将这个孩子看作当年王敦之乱时的英雄少年晋明帝司马绍。[①]

在被逼宫的生死关头，司马元显找到了王恭和刘牢之的嫌隙并策反成功将东部解套；在桓玄兵进石头城的危急状况下，又借势拿下了中书令和中领军的关键岗位。[②]

---

① 《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元显虽年少，而聪明多涉，志气果锐，以安危为己任。尚之为之羽翼。时相傅会者，皆谓元显有明帝神武之风。

② 《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仲堪既知王恭败死，狼狈西走，与桓玄屯于寻阳。朝廷严兵相距，内外骚然。诏元显甲杖百人入殿，寻加散骑常侍、中书令，又领中领军，持节、都督如故。

司马道子经历了王恭两次逼宫后威严扫地，不仅身体不好，酒瘾还越来越重。

反观世子司马元显在最终拿下王恭的过程中表现良好，思路清晰，居功至伟，声望上已经比他老爹强了。

权力这东西永远会自动寻找出路，做了中书令且控制了禁军的司马元显趁他老爹又一次喝多了的时候，于399年四月走程序免了他老爹的官位，把扬州刺史的职位给自己了。[①]

司马道子酒醒后大怒，但很快就接受了现实，自己确实不太适合国事要情的位置了，“二锅头就花生米”才是他的主要业务。

虚岁十八的司马元显成为江左的新当家人，听这岁数就知道东晋离死不远了。

政治舞台不太适合年轻人当主演。没有极强的政治天赋与敏感度，年轻人掌权往往会祸国殃民。

因为他不知道现有的政治生态是由哪些利益集团均势组成的；他不知道每一个政治动作的背后，会牵动多少势力的利益；他更不知道自己身上的那些棱角和锐气，都是这个赛场上的大忌讳，别人能轻易猜出他的想法，利用他的喜好与愤怒。

年轻人在政局中扮演的角色，往往是爆破手和替罪羊。老政客们放手任用年轻人，往往最大的目的就是靠着这捅新鲜的火药去炸开一条新道路；同时，让这些爆破手和要铲除的利益集团同归于尽。

在这个过程中，绝大多数年轻人会变得臭名昭著或变成路人甲退场，但也有极罕见的“爆破筒”——不仅最终炸路成功，还将背后牵线

---

① 《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会道子有疾，加以昏醉，元显知朝望去之，谋夺其权，讽天子解道子扬州、司徒，而道子不之觉元显自以少年顿居权重，虑有讥议，于是以琅邪王领司徒，元显自为扬州刺史。

的“老前辈们”成功做掉。这种人往往有极强的个人能力和天赋，以及同年龄段人中所根本无法想象的阅历和经受的苦难。

这种年轻人，在这个时代，上天很奢侈地只出品了一位——北魏开国皇帝拓跋珪。

司马元显对比拓跋珪，差着少年的巴蜀流浪和青春期的关中篱下经历，以及两位绝代双骄的潜移默化影响和提携。无论是苦难还是见识，司马元显都差得太远。

不过就算有着苦难和见识打底，成才这事也是讲概率的。慕容宝少年时期目睹父辈建国，青年时期和父兄远走他乡韬光养晦，壮年时期随父亲全程复国，这辈子的苦难、阅历和贵人都不缺，但仍然是做什么都不行。

司马元显掌权后，残忍刻薄，无视生死，对谄媚歌颂这套很受用。他受贿卖官，财入私门，日常总以东晋拯救者自居，暗示礼官上奏文武百官该对他行跪拜之礼。

司马元显在生活充满节奏感的同时，下诏东方各郡解除奴籍，把“自由人”迁到建康由他领导。

司马元显的思路很明确：“我得招揽武装保卫自己的美好生活！东面是北府军，西面是荆襄兵，自己这个朝廷中枢根本没有稳定的兵力来源。朝廷唯一能依仗的，就是三吴地区。兵和钱，都得从这里出，得把三吴大户们手里藏匿的人口全都抓到我这里来才行。”

思路没问题，看上去也很简单，但真能做得到吗？这天下事没有那么轻松的。

如果说奢靡和膨胀是每个年少高位者所必有的弱点，那么年轻人执政的破坏力就从司马元显的“乱作为”上开始无限放大了。他不仅不知道尊重各方面的利益，无法做长远思考，而且历史学得也不怎么样。

司马元显忘了他祖宗当年就是走这条路然后被活活气死了。司马

睿作为东晋开国之君怎么样，只要他动了门阀和豪强们的既得利益，那么这些势力就都是笑着看王敦怎么把他气死。

司马元显出了这招后，三吴愤怒了。[①]

历史又一次重演，但这次出头的不再是当年的第一高门琅邪王氏了。

司马元显的这一昏头政策，被一个低层士族无限放大，立成了荼毒三吴地区的招魂幡。一个低层士族继杨佺期后又一次吹响了向上冲的号角。

跟桓玄开战的低层士族杨佺期所仰仗的是北方的流民军力量，他手中是有兵的，只是最后在面对五十年地头蛇的桓家时差了好大一口气，众叛亲离而死。

这次低层士族往上冲的手段，是利用了宗教。道教被不怀好意的人利用了，主角是三国时代的老朋友，五斗米道。

当年张鲁教主利用五斗米道将汉中治理成了三国初期唯一一个人口上升的地区，将汉中管理得有声有色。面对曹操的南侵，张鲁教主敬天爱人、愿赌服输，封存府库妥善保管，不搞破坏地体面认输。

在曹操眼中，五斗米道完完全全就是一个好宗教。于是张教主得到了官方保护，五斗米道信徒也没有受到虐待与歧视，张鲁更是极为罕见地成为曹操封的唯一一名万户侯。

由于此时道教还没有演化出如太上老君这种更高层、更明确的上层神灵，所以道教最大的就是教主，教主的个人素质和欲望往往决定着道教的发展方向。

汉中的五斗米道信徒们随着张教主北迁长安、洛阳、邺城传教后，

---

① 《晋书·会稽文孝王道子传》：又发东土诸郡免奴为客者，号曰“乐属”，移置京师，以充兵役，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天下苦之矣。

开始在关东将当年张角教主留下的余温续上了。五斗米道在继续着承担自己民间最大医疗机构的职能的同时，对于发展教徒受众已经开始由底层向上层蔓延。

永嘉之乱时在山东闹得特别大的流贼王弥，就是利用五斗米道煽动民众帮他完成个人政治诉求的“家世两千石”的好人家。

石勒兼并王弥后，出于对他的了解，并没有放任以王弥为首领的五斗米道在北方继续发展；倒是佛教，由于在石赵开国过程中作为超级预言家，护国有功，开始在北方彻底扎根。

中国的宗教永远要紧随政治脚步，不然起不来。

泾河龙王求唐太宗管住魏徵的时候会说：“您是真龙，我是业龙。”唐太宗地府还魂的时候，十殿阎王控背躬身出迎道：“陛下是阳间人王，我等是阴间鬼王，分所当然，何须过让？”

任何想在中国这片土地跟政治较量的宗教，几千年来都失败了，这片土地上，政治和宗教已经相辅相成地演化博弈了上千年。

在这片灵者为先的土地上，宗教一定是要减轻社会总成本的，不然不会长远存在下去的。

永嘉之乱后，五斗米道的主阵地逐渐移到了南方。

东晋时代，堪称中国历史上的“文艺复兴”时期。

由于门阀政治的存在，东晋社会顶层出现了一大批有钱有闲的门阀公子，他们需要打发掉大量的闲暇时间。玄学、佛法、道家在这片土地上开始“三家争鸣”，各取所需。

玄学最初研究的是道家经典，但由于教材较少，而且当年开发这门学问的也是世俗之人，并非得道的大神，所以虚无了半天，讨论起来终究有穷尽，并且理论不完善。待佛法加入后，士族们渐渐发现这是一种更高级的哲学。

佛法在“五胡”两晋时代，在南北分别是两种打法、两种套路。

在淮河以北，佛教主要提供的是“神通”，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的未卜先知和趋利避害。

自石勒、石虎开始，沙门随军以及参政的事就没断过，参合陂之战时，是谁看出了妖风阵阵向慕容宝苦苦劝谏的呢？是沙门支昙猛。

北方权力高层通常拿“神通广大”的佛教高僧当低配版张良使用，佛图澄们得以利用这个供需关系让佛教在北方土地上扎根壮大。

在淮河以南，佛教则通过哲学思辨的渠道打开市场。

喜欢玄学清谈的高门贵族在接触到佛法时发现了更高级、更深层次的哲学理念，而且这是呈体系的，因果和轮回加入了进来，远比仅有百年历史的玄学成熟。

佛门高僧们论的经文、打的禅机，都能更好地打发掉时间和精力，佛法由此得到了东晋上层的欣赏。

在这个时代，佛法的传播途径仍然是由顶层入手，无论是北方的“神通”还是南方的“思辨”，都是由高层发力的。

但市场竞争还是很激烈的，佛教在上层建筑方面在南方遇到了强有力的对手——五斗米道。此时的五斗米道不仅继续行使着自己民间最大医疗机构的社会职能，而且在顶层不断拓宽门路，他们拿下高门大姓的方式是通过炼丹和修仙。

佛教解决高门大姓的“我是谁”问题；道教解决高门大姓的“永远希望我是我”问题。

道教宣称，可以帮助这群有钱有闲的门阀贵族永远获得吃饱了撑下去的机会。

五斗米道出现了很多信道的世家，如顶层的琅邪王氏、陈郡谢氏、高平郗氏、会稽孔氏、义兴周氏，这些都是五斗米道的忠实信徒。

得病了看病，病好了炼丹修仙，连搞女人都有使用说明书，房中术采阴补阳，反正就是得天长地久地活下去。

不仅是高门贵族，皇族们对于五斗米道的情感也是一样的：听说你们挺灵，那你们得帮我办事。

简文帝司马昱为相的时候由于生不出儿子，就去咨询道教的许迈怎么生儿子。许迈看了半天，说病根不在你，于是选了那个黑丫头生了司马曜和司马道子两个大酒鬼。

到了东晋中晚期的时候，五斗米道的教主是钱塘人杜子恭。一般来讲，这些教主手中都有“秘术”，通常是药到病除的方子和导气修仙的本领及那些房中术的诀窍。

这位杜子恭把五斗米道办得影响力极大，当时几乎整个三吴的中高层家族全都成了他家的会员。[①]

杜子恭办教还算对社会起到了大助力，最起码他这位“民办三甲医院院长”救了好多人，但他死后，他的接班人开始给道教抹黑。

杜子恭死前把弟子孙泰确定为接班人并传其秘术，这位孙泰由于自己的出身问题，对待自己的信仰远比他师父要复杂得多。

杜子恭是本地人，因宗教改变命运，一生受尊重，在本乡本土一呼百应，所以他的梦想是保持这种状态，这样的日子已经不能再好。但他的接班人孙泰不这么想。

孙泰的祖上是出过政治上的风云人物的。孙泰是琅邪孙家的人，他的老祖是孙秀，靠着赵王司马伦扳倒贾南风的历史机遇，掌天下权柄，权倾朝野。

不过孙秀在八王之乱中被迅速打倒了，本人被杀，家里的同族兄弟没有能耐去抱第二条大腿，结果错失了司马越那班车的上车机会。

此外，孙家过江很晚，在东晋立国已经稳当后才举家南渡，所以琅邪孙家跟他们的老乡琅邪王氏比起来实在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了。

---

① 《晋书·沈警传》：东土豪家及都下贵望，并事之为弟子。

看着老乡如此呼风唤雨，生下来就是高官备选梯队，孙家一直不甘心。

几十年过去了，孙家的日子是一代代的一点儿瞧不到出头之日。直到孙泰拿起自家世代的信仰靠着宗教崭露头角后，终于剑走偏锋，渐渐进入了时代的顶层。

孙泰先是利用秘术蛊惑百姓，吸纳钱财人口。[①] 在进一步扩大影响力后，孙泰成了司马道子的座上宾。

不过道路是曲折的，孙泰在进一步往上爬的时候被王珣挤兑，流放到了广州。

到了岭南，广州刺史王怀之对孙泰相当不错，让他做了郁林太守，孙泰成功打开了两广市场。

之后孙泰又走了太子少傅王雅的门路，通过王雅被当作“非物质文化遗珠”推荐给了皇帝司马曜，王雅对司马曜说：“孙泰专修长生不老的药方，您得试试。”[②]

司马曜正在专注喝酒的事业上一路狂奔，天天本就已经如同活在天宫了，但他急需可以帮他天长地久推进此类事业的高级人。于是孙泰被征召回京，还靠着秘术当上了新安太守，并且在王国宝被王恭起兵逼死后再次搭上了老主顾司马道子及其接班人司马元显。

在王恭第二次逼宫打算做掉司马道子时，孙泰聚拢他的教徒数千人讨伐王恭，保卫自己刚刚打通的人生阶梯。[③]

---

① 《晋书·孙恩传》：子恭死，泰传其术。然浮狡有小才，诳诱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祈福庆。

② 《晋书·孙恩传》：广州刺史王怀之以泰行郁林太守，南越亦归之。太子少傅王雅先与泰善，言于孝武帝，以泰知养性之方，因召还。

③ 《晋书·孙恩传》：王恭之役，泰私合义兵，得数千人，为国讨恭。黄门郎孔道、鄱阳太守桓放之、骠骑谘议周勰等皆敬事之，会稽世子元显亦数诣泰求其秘术。

但没多久，孙泰发现了新商机。

东边的王恭发动内乱了，西边的殷仲堪、桓玄大兵压境，三吴自己的老乡琅邪王氏也趁乱闹起来了。

孙泰开始反思："晋祚这就要完，我的未来是否可以不需要靠别人去赏呢？我家累世不是门阀，挤进这个圈子太难了，但万一我能自己打造一个新世界、创立一个新的时代呢？"

孙泰开始煽动百姓，聚集教徒，他要利用自己多年培植的宗教力量颠覆东晋。

虽然孙泰的筹备动作要利用到各行各业大量的底层民众，所以保密性并不好，但是因为当时孙泰深得司马道子父子宠信，没有人敢对这爷俩揭穿孙泰的阴谋，最后是会稽内史谢輶站出来汇报给了司马道子的，司马道子随后诛杀孙泰及其六子。[①]

孙泰被杀后孙氏全族被通缉，其侄孙恩逃脱，藏于东海小岛中，并宣传说孙泰根本没有被杀，而是金蝉脱壳羽化成仙了。

孙恩对孙泰的神化使得很多信众乘船赴海去为孙恩送粮，孙恩渐渐聚集起了一百多骨干力量，准备为孙泰复仇。

本来孙恩替他叔叔报仇的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能被他动员起来的底层信徒是很有限的，有限到了就算他叔叔当时准备作乱都没戏，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司马元显为孙恩送来了反攻的弹药。

司马元显对三吴地区下达了"抢人令"。三吴地区的所有豪族都愤怒了，他们中有大量信奉五斗米道的世家。这些世家开始靠着孙恩的公

① 《晋书·孙恩传》：于时朝士皆惧泰为乱，以其与元显交厚，咸莫敢言。会稽内史谢輶发其谋，道子诛之。

开反叛帮助自己展开自救，他们大量倒向了孙恩的反叛武装。[①]

孙恩在势头起来后开始反攻，先是带队杀了上虞县令，然后对三吴腹地的会稽展开了猛攻。

此时的会稽内史是王凝之，这位在历史留名的原因是他的家属很有名：他爹是王羲之，他媳妇是谢道韫。

王凝之也是五斗米道的信徒，看到教主孙恩杀过来后，他既没有表示热烈欢迎，也没有下令保卫会稽郡，而是每天去道堂上磕头念咒。

王凝之的手下纷纷请战讨灭孙恩，他成竹在胸地说："别担心，大仙已经到了，数万鬼兵已经各自把守险要，不必担忧孙恩。"

他的不靠谱感染了很多人，结果就是孙恩的军队几乎是兵不血刃地打进了会稽。

王凝之还知道逃跑，但被抓住后除了妻子谢道韫和一名外孙之外全家被灭门。

谢道韫曾经多次劝王凝之要整军备战，结果不被重视，谢道韫只好自己带着数百家丁天天训练，后面在跟孙恩军开战时自己还杀了好几个乱军。

孙恩听说这就是大名鼎鼎的谢家才女，亲眼见到她的英武气概后大加佩服，谢道韫幸免于难。

孙恩势大，三吴地区剩下的高级长官吴国内史桓谦、临海太守新蔡王司马崇、义兴太守魏隐这些非五斗米道世家全部弃郡逃走，会稽、吴郡、吴兴、义兴、临海、永嘉等八郡豪族和百姓拉起队伍响应孙恩，

---

① 《晋书·孙恩传》：及元显纵暴吴会，百姓不安，恩因其骚动，自海攻上虞，杀县令。

三吴地区仅仅十天便聚集了几十万人。[①]

凭孙恩自己的能力，再过十年都弄不出这么大的动静，但司马元显一个政策就办到了。

没来得及逃走的吴兴太守谢邈、永嘉太守谢逸、嘉兴公顾胤、南康公谢明慧、黄门郎谢冲、张琨，以及中书郎孔道、太子洗马孔福、乌程令夏侯愔等，都被孙恩的乱军杀掉。

由于孙泰被杀是谢輶告的密，所以在此次的孙恩掠三吴中，谢家损失惨重。

即便是在百年前的西晋平吴和末日级的永嘉之乱中，三吴地区都没有受到波及（石冰、陈敏均未将战火烧至三吴），这是继孙伯符平定江东六郡八十一州以来，三吴地区时隔两百年第一次再遭兵火，民不习战，郡县兵皆望风奔溃。

三吴地区的豪族在响应孙恩后，恨不得集体自杀以谢天下，因为孙恩很快就展现出了邪教教主的特质。只要有反对的声音，就是异端、就是邪说。

孙恩拿下三吴后自称征东将军，他手下所有人都是“长生人”，士人和百姓如果有不跟他造反的就全家灭门，大量的三吴百姓被孙恩杀掉了。[②]

孙恩甚至把一些县令的尸体剁成肉酱，命令他们的妻子儿女吃下去，如果不吃，便被肢解分尸。[③]

他开始一路向北，抢掠烧杀每一个路过的地方，裹挟着每一个路

---

① 《晋书·孙恩传》：因袭会稽，害内史王凝之，有众数万。于是会稽谢咸、吴郡陆瑰、吴兴丘尪、义兴许允之、临海周胄、永嘉张永及东阳、新安等凡八郡，一时俱起，杀长史以应之，旬日之中，众数十万。

② 《晋书·孙恩传》：于是恩据会稽，自号征东将军，号其党曰“长生人”，宣语令诛杀异己，有不同者戮及婴孩，由是死者十七八。

③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三》：醢诸县令以食其妻子，不肯食者，辄支解之。

上遇到的人跟随他们往前走。为了断被裹挟人们的退路，孙恩烧掉了每一个经过的城镇村庄，毁掉了每一口路过的水井。

如果有跟不上他队伍的老弱妇孺，他就把他们集体推入水中，大笑道："你们省心啦！先一步上仙境享福去啦，我们晚些就过去找你们！"[①]

孙恩一边北上，一边向安帝上表，要求杀掉司马道子和司马元显。

江左百年中，上游被王氏、庾氏、桓氏相继控制，京口和江北也基本上指望不上，那是战区，自给自足都不够，朝廷的给养均靠三吴供应。这次孙恩屠戮三吴，建康朝廷此时已经人心惶惶。

建康周围开始盗贼蜂起，准备趁火打劫，建康城内人心惊惧，安帝授司马道子黄钺，命司马元显为中军将军，徐州刺史谢琰兼督吴兴、义兴诸郡军事，会同刘牢之的北府军去讨伐孙恩。

司马元显最后的希望，就是谢琰和刘牢之了。

谢琰当年是上过淝水之战前线的，当初朱序假意投降前秦后被派来劝降时，建议要趁苻坚立足未稳时发动进攻，是谢琰力劝总指挥谢石依计而行的，后来谢琰还分领军队去追击前秦军，他是谢家乃至东晋最后几位能仰仗的将军之一了。

谢琰和刘牢之不负众望，以北府军为主力讨伐孙恩，在推进的过程中不断收复失地，击败了看似声势浩大实际只是临时拼凑而成的孙恩军。

在这次剿灭孙恩的一系列战役中，有一位将领在这关键的时代风口走到了台前开始崭露头角。

东晋门阀政治的真正掘墓人——刘裕，这头"京口猛虎"，下山了！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三》：所过掠财物，烧邑屋，焚仓廪，刊木，堙井，相帅聚于会稽，妇人有婴儿不能去者，投于水中，曰："贺汝先登仙堂，我当寻后就汝。"

六、百岁光阴弹指过，两晋悲歌终了

刘裕，彭城人，生于公元363年。

从理论上来讲，刘裕也是凤子龙孙，他是汉高祖刘邦之弟楚王刘交的第二十一世孙。但风水是轮流转的，这位五百多年前的皇族出生后差点儿连活着都很成问题。

刘裕出生后不久母亲就死了，父亲流浪于京口，实在养不起他，打算把他扔了。

刘裕的姨妈把刘裕救了下来，断了大他一岁的表哥刘怀敬的奶，把刘裕喂养长大。

刘裕长大后，大高个七尺六寸，豪杰雄壮，心宽量大，以孝顺继母闻名乡里，但由于家里穷，还时不时喜欢赌，所以一直被乡里轻贱，但上天把刘裕安排出生在京口自有用意。

躲过出生几乎被弃的大难后，刘裕开始展现出他一生都大难不死的命硬特质，这个特质随着他参加北府军开始让他真龙归位、龙行大海。

刘裕最开始加入北府军的孙无终部，后来因为在一系列战役中表现出色升为军司马。

时代的天花板箍得很死，如果上面没人，家族普通，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刘裕的人生一直普普通通，直到他三十七岁这年，在这个普通人都开始认命的岁数，好运叩门而来。

孙恩在三吴闹起大规模暴乱。孙无终把刘裕推荐给了刘牢之，说这小子特别好用，试试吧。

刘牢之把刘裕调来当参军，开始并没有太当回事，但不久他就将被一个非常震撼的事件所震惊。

399 年十二月，刘牢之率部抵达吴地，派刘裕领数十人侦察孙恩军动向。刘裕去了很久也不见回报，随后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带了一队骑兵前去做第二次侦察。

这次侦察成为刘敬宣和所有到场北府军官兵终生铭记的一段记忆：刘裕一个人挥舞着兵刃追赶数千名逃跑的敌军。[①]

看到这种情况，刘敬宣率部快马加入战斗，一起追杀孙恩军，最终斩杀、俘虏了一千多人，紧接着刘裕乘胜追击，平定了山阴（今浙江绍兴）。

事后刘敬宣问刘裕到底是怎么回事，刘裕说："我们出来后不久就遇到敌军主力，然后就带着兄弟们冲了过去，过了一会儿就剩我一个人了，我被这帮贼人打到了河里，仰面砍死了几个要下来追击的贼军，随后就爬上岸了。我哇哇大叫着开始追杀他们，贼人以为有埋伏，就吓得开始撤退，我一边杀，一边吓唬他们，然后就看见你们了。"

刘裕的战斗英雄事迹开始神乎其神地传遍三吴，尤其是被逃走的孙恩军传扬后，孙恩军中那股信仰的力量开始渐渐衰竭。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三》：刘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寻之，见裕独驱数千人，咸共叹息。

别再说什么大仙了，对面有个活阎王。

起初，孙恩在八郡变民响应他时曾意气风发地说："咱们要打到建康去！"

后来刘牢之一路推进到浙江，孙恩开始安慰自己："我割据浙江以东，不失为勾践。"

等刘牢之率军打过浙江后，孙恩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跑路不丢人。"

最后，孙恩驱赶裹挟着二十多万人向东逃走，在扔掉了大量带不走的财物和妇女儿童后，终于逃回海上当海盗去了。

司马元显随后命谢琰为会稽太守，都督五郡军事，统其徐州旧部文武在东海沿线驻防，但仅仅四个月后，在400年的四月，孙恩卷土重来。

海岛上什么都没有，孙恩那么多人想活下去必须继续回来抢掠。对此谢琰却并不当回事，说："苻坚百万大军都被我扫回去了，小小的孙贼怎么还敢再回来呢，回来就是天要杀他。"

孙恩上岸后进犯浃口、余姚，又攻破了上虞，一口气进军到了邢浦时谢琰才派参军刘宣之出战，将孙恩击退。但没几天孙恩又回来了，这次他击败了刘宣之，迅速插到了会稽城下。

谢琰没有仔细评估敌我力量，也没有避敌锐气，而是说："我先宰了这毛贼再来吃饭。"结果这口饭要下辈子再吃了，谢琰军大败，自己也被帐下都督张猛杀了当投名状。

东晋朝廷听说谢琰被杀大惊，派北府军的冠军将军桓不才、辅国将军孙无终、宁朔将军高雅之南下再战孙贼。

司马元显此次并没有喊刘牢之，他想平衡北府军内部各大佬势力，防止刘牢之一人做大。

但不喊王牌出场这火眼睁睁就是灭不下去。僵持了半年，十一月，

孙恩在余姚取得重大突破，高雅之部被孙恩消灭，战死十之七八，士兵基本被打光。

司马元显无奈，被迫下诏任刘牢之都督会稽五郡，成为三吴总司令，再伐孙恩。

启用刘牢之的效果是极其显著的，与官兵厮杀半年不落下风的孙恩再次逃回大海。

孙恩似乎是把大海当作了他的故乡，他一般是正月去岛上过个年，出了正月再返城打工去。

在400年底被打回海岛后，401年二月初一刚一出正月，这家伙又上岸了。这次孙恩军从浃口登陆，进攻句章失败，被严阵以待的刘牢之再次撵回大海。

三月，他又回来了。孙恩这次向北逼近海盐（今浙江海盐县东南），但海盐守将是一人追一千多人的刘裕。刘裕在海盐旧城上修筑阵地，每天的日常工作就是击退孙恩的进攻。

别看刘裕兵少，但刘裕要么组织敢死队反突击吓跑孙恩军然后追击，要么就是玩空城计，开城门假装逃跑，等孙恩军进城后再突然袭击猛打一通。[①]这也是罗贯中笔下为丞相诸葛亮加戏的“空城计”的出处。

后来孙恩觉得这城实在是拿不下来，于是调头进军沪渎（今上海青浦），刘裕带兵紧追。

海盐令鲍陋派儿子鲍嗣之率一千地方军请求做刘裕的前锋。刘裕说：“贼兵战力很高，你们真的不行，要是前锋失利会乱我军心，还是

---

① 《宋书·武帝纪》：贼日来攻城，城内兵力甚弱，高祖乃选敢死之士数百人，咸脱甲胄，执短兵，并鼓噪而出。贼震惧夺气，因其惧而奔之，并弃甲散走，斩其大帅姚盛。虽连战克胜，然众寡不敌，高祖独深虑之。一夜，偃旗匿众，若已遁者。明晨开门，使羸疾数人登城。贼遥问刘裕所在，曰：“夜已走矣。”贼信之，乃率众大上。高祖乘其懈怠，奋击，大破之。

在后面声援吧。”

刘裕以少数的兵力一直驱赶着孙恩大军追杀，其实就是靠着声势吓唬人，同时不断地在背后收割跑得慢的老弱病残。

士气最重要，一旦被对方发现你没那么可怕了就费劲了。但是鲍嗣之不答应，结果鲍嗣之出战不久就战死了。孙恩的“天兵天将”们反应过来了，刘裕一看糊弄不住开始且战且退，没多久也快成光杆司令了。

刘裕退到了前天伏击孙恩的地方，不再撤退，命令麾下所有人淡定地脱掉死人身上的衣服收敛军需，这下把贼军给吓唬住了。

刘裕紧接着喊“伏兵赶紧出来”，并调头做追杀状，再次将孙恩大军吓跑了，这才缓过了这口气。

在刘裕这边占不到便宜的孙恩调转枪头攻克了沪渎，杀了吴国内史袁崧。

六月初一，孙恩由海路突然出现在丹徒，带领着战舰千艘、十多万人准备玩掏心战术直接朝建康而来。[①]

消息传来，六月初二，建康全城戒严，文武百官聚集在台省内被保护起来。

冠军将军高素据守石头城，辅国将军刘袭带兵用木栅栏将淮口切断，丹阳尹司马恢之戍守在长江南岸，冠军将军桓谦在白石驻防，左卫将军王嘏等屯兵中堂，征召豫州刺史司马尚之来京师卫守。

东晋拿出所有家底准备迎战。

刘牢之之前就听说孙恩走水路要玩邪的了，于是从山阴带兵北上，但没有截住孙恩，于是派人通知刘裕自海盐前去堵截孙恩军。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四》：六月，甲戌，孙恩浮海奄至丹徒，战士十余万，楼船千余艘，建康震骇。

刘裕的海盐部有多少人呢？不足千人。

刘裕接到命令后开始急行军，一路狂飙，终于在孙恩军攻破丹徒前赶到丹徒前线。而丹徒原有守军早就没有了斗志，看到孙恩的大旗就开始逃跑。

数万孙恩军开始攻打蒜山（今江苏镇江西），虽然因强行军而疲惫不堪，但刘裕仍率军进击并击溃孙恩军，大量贼军从蒜山山崖摔下，摔死者与落水者不计其数，孙恩仓惶逃回船上。①

看到刘裕这“活阎王”守在这里是打不过了，孙恩决定还是去找软柿子捏，于是整顿部队继续向建康推进。

司马朝廷先是由司马元显率水军与孙恩对战，被孙恩的水军击败。孙恩继续逼近建康，但由于是逆流而行，再加上天公不作美一路逆风，楼船舰队速度被耽搁了，十多天才军至白石垒。②

在这十多天里，豫州刺史司马尚之率领豫州精锐赶到积弩堂，刘牢之则已回军据守新洲。

孙恩抵达白石后，听说最让他脑袋疼的北府军已经严阵以待，又回忆起刘裕一次次对他的粗暴对待，于是没再敢往建康开，而调头扑向了郁洲，其手下攻克了广陵，宁朔将军高雅之在郁洲向孙恩发动进攻却被孙恩的军队抓获。

在同行的不断衬托下，八月，刘裕被加封为建武将军、下邳太守，派他率水军去郁洲讨伐孙恩。

刘裕到后，孙恩再次逃跑，一路逃被刘裕一路追，打也打不过，

---

① 《宋书·武帝纪》：高祖倍道兼行，与贼俱至。于时众力既寡，加以步远疲劳，而丹徒守军莫有斗志。恩率众数万，鼓噪登蒜山，居民皆荷担而立。高祖率所领奔击，大破之，投巇赴水死者甚众。恩以彭排自载，仅得还船。

② 《宋书·武帝纪》：虽被摧破，犹恃其众力，径向京师。楼船高大，值风不得进，旬日乃至白石。

逃也逃不走，就这样被刘裕咬着，一口一口地越咬人越少。

十一月，刘裕在沪渎和海盐相继重创孙恩，俘虏乱军数以万计。孙恩军中还出现了瘟疫和断粮，人员损失大半。孙恩从浃口逃到临海。

经此役，孙恩的闹事资本基本上被刘裕打光，仅剩万余人。三吴地区当年被他裹挟的人口基数也被他带来的三年大乱祸害殆尽，他是再难兴起什么风浪了。

孙恩三年之乱的后果有两个。

1. 和三吴地区同归于尽。

三吴的经济、人口、基础设施，百年的积累被孙恩一举摧毁。三吴承平日久固然是被荼毒的重要原因，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孙恩的不上道，谁也没想到他会把这块富得流油的根据地彻底给毁了。

建设很困难，毁灭却很容易，东晋朝廷失去了最为重要的物质基础！

2. 变相地帮刘裕铺路提振声威，让这位猛人在极其关键的时代风口，一口气站到了北府军的前台。

孙恩为实现自己私人企图与抱负而利用宗教名义闹事所形成的东南大乱，成了为刘裕和桓玄做的一件完美嫁衣。

桓玄在 400 年夏天统一荆襄兼领江州后，一直在训练军队，伺机而动。当他听说孙恩的水军逼近建康时，曾经向建康方面上奏请求前去勤王。吓得司马元显赶紧下诏说孙恩是小把戏，你快别来。

桓玄在朝廷方面不给他浑水摸鱼机会后开始自己创造机会。他派手下大将皇甫敷、冯该据守湓口，强迁沮水、漳水流域的两千户蛮族居民到长江以南居住，并为其设置了武宁郡，又增设了绥安郡来招揽各地流民。

朝廷下诏征召的广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都被桓玄在进京路上扣留，变成了他自己的官员，他还多次在辖区内搞自己的神话运

动，令人呈上祥瑞说他是天命所归。[1]

桓玄还写信吓唬司马道子，说孙恩之所以没攻破建康不过是因为那几天吹了逆风而已，你自己凭本事是守不住建康的。[2]

桓玄在三吴被毁后，对建康的不臣之心已经渐渐路人皆知了。

面对这种现状，司马元显的心腹张法顺对他说："桓玄凭借他家累世的资历已经独霸了荆楚，您真正控制的三吴眼下又彻底完蛋，桓玄一定会来找我们麻烦的，最好趁他还没完全消化荆楚，派刘牢之的北府军和您的所有主力前去剿灭桓玄，眼下是最好的机会。"

司马元显深以为然，派张法顺到京口去跟刘牢之商量这件事。刘牢之内心极其抵触："自打你给了我这个官，我就没一天能闲下来，好好的怎么又非得去打桓玄呢？"

之前刘牢之从未与桓玄正面过招过，但已听说桓玄一路摧枯拉朽般干掉殷仲堪和杨佺期的事，所以刘牢之表示最好别打，不一定干得过人家。

张法顺回来后就对司马元显说："我观察刘牢之的表情言谈，一定跟我们有二心，最好把他召到建康杀掉，否则此人会坏我们大事。"司马元显没理这回事，开始大规模练水军，准备战舰，打算讨伐桓玄。

就在孙恩之乱平息两个月后，402 年正月初一，东晋朝廷下诏书，历数荆州刺史桓玄的罪状，任命尚书令司马元显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都督十八州诸军事，加黄钺；命镇北将军刘牢之为前锋都督；命前将军谯王司马尚之统率后卫部队，共同讨伐桓玄。

---

① 《后汉书·桓玄传》：诏征广州刺史刁逵、豫章太守郭昶之，玄皆留不遣。自谓三分有二，知势运所归，屡上祯祥以为己瑞。

②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四》：又致笺于会稽王道子曰："贼造近郊，以风不得进，以雨不致火，食尽故去耳，非力屈也。"

这个时间段下正式文件西征，司马元显比较神经病。因为他根本没做好准备。

由于三吴残破，再加上桓玄早就封闭了长江上游的水道，导致建康无粮，军需极成问题。[①]

司马元显的如意算盘，是借着讨伐之势让桓家自己内讧，他封了自己的司马桓谦为荆州刺史、都督四州诸军事来干扰荆州军心。[②]

张法顺曾经对司马元显说："桓谦和桓修，桓冲的这两个儿子就是桓玄安插在建康的眼线，这两人一个是你的司马，一个是朝廷的中护军，职位太关键了，既然撕破脸咱们身边就要杜绝这种威胁。而且刘牢之这个三姓家奴太不靠谱，他这个前锋要是出问题了咱们就危险了，现在应该让刘牢之杀了桓家兄弟以示无二心。他要是不干，咱们也好提前对他有个准备。"

司马元显说："现在要是没有刘牢之，咱们根本打不过桓玄，况且还没怎么样就先诛杀大将于军心无益。"司马元显没有听从张法顺的建议。

桓家兄弟是不会有事的，因为他们的妈妈是琅邪王氏的王导孙女王女宗，他们的舅舅王诞早就好话说了一大筐了。[③]

司马元显把讨伐桓玄这事想得太简单了，根本不上心。事实上直到二月初七，在他喊着要打桓玄快四十天后，晋安帝在西池为他饯行后，司马元显仍然前思后想不肯出发。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四》：东土遭孙恩之乱，因以饥馑，漕运不继。桓玄禁断江路，公私匮乏，以粳、橡给士卒。

②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四》：又以桓氏世为荆土所附，桓冲特有遗惠，而谦，冲之子也，乃自骠骑司马除都督荆益宁梁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欲以结西人之心。

③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四》：元显欲尽诛诸桓。中护军桓脩，骠骑长史王诞之甥也，诞有宠于元显，因陈脩等与玄志趣不同，元显乃止。

司马元显的瞎嚷嚷和临阵犹豫给了桓玄巨大的鼓励和先手时间。本来桓玄也跳早了，还没有做好万全准备就又是扣人又是写恐吓信地把自己的反意挑明了。

桓玄以为朝廷被孙恩之乱困扰，会哄着自己，没想到会下文件要来收拾他了。

当桓玄的从兄，时任太傅长史的桓石生在诏书正式传达前向他密报后，桓玄是比较懵的，他打算收缩一切力量死保荆州。

他的长史卞范之给他分析明白了："司马元显乳臭未干，刘牢之在三吴平叛时民心尽失，您威震江东，有什么可怕的？现在要让他们土崩瓦解咱们稍微使点儿劲就能把他们推倒，怎么能把敌人引到咱们自己家门口呢？"①

桓玄听后决定留哥哥桓伟镇守江陵，向朝廷上奏反咬司马元显一口，说他"祸国殃民并列数多项大罪，我桓玄要清君侧"，并把檄文公告传遍各地，挥师东进建康。

桓玄一路东进，一开始是比较忐忑的，但直到过了寻阳还没看见司马元显的阻击军队时，桓玄觉得稳了。②

外强中干的司马氏，你完了！

荆州军的士气随着不断东进越发高涨。二月十八日，建康方面的第一次应对才来到，司马元显派了齐王司马柔之持驺虞幡到桓玄军展示，说别打了，陛下让大家回家。桓玄的先锋官直接把这个打幡的给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四》：玄谓朝廷方多忧虞，必未暇讨己，可以蓄力观衅。及大军将发，从兄太傅长史石生密以书报之；玄大惊，欲完聚江陵。长史卞范之曰："明公英威振于天下，元显口尚乳臭，刘牢之大失物情，若兵临近畿，示以祸福，土崩之势可翘足而待，何有延敌入境，自取穷蹙者乎！"

② 《晋书·桓玄传》：玄既失人情，而兴师犯顺，虑众不为用，恒有回旆之计。既过寻阳，不见王师，意甚悦，其将吏亦振。

砍了。

二月二十八日，桓玄抵达了父亲桓温曾经屯驻多年的姑孰，派部将冯该等进攻历阳。

司马休之坚守，被桓玄切断洞浦道路，偷袭烧掉了豫州舰船。

豫州刺史司马尚之只能率领九千步兵在洞浦摆开战阵，派武都太守杨秋驻扎横江，没想到杨秋直接投降了桓玄。

司马尚之还没开打就已被接二连三的坏消息击溃了信心，手下部众四散奔逃，他自己在涂河被抓，司马休之在无援后突围出城，豫州陷落。

横在桓玄和建康之间的，只剩下东晋立国后几乎是每一次战争和平叛的依仗——北府军。

刘牢之在这个关键的时间点上，面临人生的又一次重大抉择：是帮司马元显，还是帮桓玄。

此时，司马元显的日常修为开始“帮”桓玄赢得刘牢之的好感。

司马元显跟他爹一样，也天天沉迷喝酒且骄横任性，朝廷的任命诏书出来后，刘牢之作为先锋却根本见不着司马元显，甚至刘牢之主动上门都没有见到这位为之卖命的主顾，直到安帝为司马元显饯行时，刘牢之才在大庭广众之下看了他一眼。

相比司马元显，桓玄则上道得多了。桓玄派刘牢之的族舅何穆去见刘牢之，劝说道：“自古功高无赏者不过一个死字，文种、白起、韩信，这都是前车之鉴啊！现在你已经到了无论胜负都必死的阶段了，何必呢！为什么不改变想法保住自己的荣华富贵呢？尤其桓玄可是跟您没有一点儿宿怨，选择桓玄，您纯粹是雪中送炭啊！”

结合司马元显的一系列作为和司马尚之的豫州惨败，刘牢之没怎么费劲，就决定向桓玄投降了。对于他的这个决定，北府军内部并不服气。

桓家毕竟没有朝廷权威，而且桓玄他爹桓温还解散过北府军。刘裕请战进攻桓玄，刘牢之不许。刘裕看出了刘牢之的打算，和刘牢之的外甥何无忌极力劝阻，但刘牢之不听。

刘牢之的儿子刘敬宣也劝他："现在朝廷形同虚设，桓玄已经三分得二，成事后再想铲除他就难了，到时就是东汉末年的董卓之乱啊！"

刘牢之的所有亲属都在提醒他，得帮着弱的打强的，不能跟着强的踩弱的。但刘牢之愤怒地说："弄死桓玄易如反掌，但我将来怎么对付司马元显？"①

刘牢之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手中的战力意味着什么，在一而再再而三的反叛中彻底迷失了自己。这也不能怪他，下层出身的他在这固化了百年的上层迷宫中注定看不清方向。

说到底，司马元显的不懂事，连带着让刘牢之也昏了头。

三月初一，刘牢之派刘敬宣去拜见桓玄请降。此时此刻，司马元显刚刚出发，整整在家里歇了两个月。

过完寒假的司马元显听说刘牢之反水，桓玄的大部队已经到了新亭，赶紧扔了船只上岸退回建康。

三月初三，司马元显到宣阳门外去排列开战阵，扎下大营装装样子。后来又听说桓玄的部队已经抵达南桁，司马元显带着部队准备回宫。

很快，桓玄的先头部队赶到了，大喊"降者不杀"！

司马元显的部队彻底崩溃，司马元显自己跑回家，问他爹还有什么办法没？他爹对着他哭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桓玄入京后掌控一切，司马道子父子被抓。司马元显被桓玄绑在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四》：牢之怒曰："吾岂不知！今日取玄如反覆手耳；但平玄之后，令我奈骠骑何！"

船头上一条一条数罪状进行侮辱，而司马元显将错都推在了张法顺等心腹的身上。其实还不如硬气一把呢！肯定是活不了，何必呢！

司马元显及其六子被杀，司马尚之、张法顺等被处死，当年说桓温晚年做贼的司马道子被以毒酒赐死。

桓玄拿下建康后，晋安帝派侍中到安乐渚慰劳桓玄，桓玄随后入建康，“被”任命为都督中外诸军事、丞相、录尚书事、扬州牧，兼任徐、荆、江三州刺史，加授黄钺。能给的都给了。

桓玄命桓伟为荆州刺史，桓谦为尚书左仆射，桓修为徐、兖两州刺史，桓石生为江州刺史，卞范之为丹阳尹。三十年过去了，继373年权倾朝野的桓温病逝后，402年，桓家再次掌握了东晋的权柄朝纲。

如果说有什么区别，那么区别就在于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后，整个江左的综合实力不可避免地全面崩塌了。

桓玄确实没碰到什么像样的对手，桓玄也不用再像老爹那样面对门阀大族间看不见但无处不在的种种制衡。

门阀政治的遗产红利和江左的整体实力，在十多年来司马曜和司马道子的兄弟祸国中彻底崩塌了，孙恩之乱也使得百年承平的三吴地区失去了自己的话语权。

这百年江左，最终被门阀政治影响时间最长的桓家收尾终场！

桓玄在控制了建康后对北府军这股掌控不了的力量选择快刀斩乱麻，在总掌大权后第一时间任命刘牢之为会稽内史。

刘牢之醒悟：“这么快就要夺我兵权，大祸要来了。”

其子刘敬宣骗过桓玄回到了刘牢之身边，劝他带兵突袭桓玄，刘牢之拿不定主意——这样自己不就成吕布了吗，于是去询问刘裕。

刘裕说：“您拥有北府精锐未见桓玄而望风归降，他现在声威震动天下，人心归附，您打算去广陵匡扶社稷又怎么可能做得到呢！我刘裕

要解甲归田回京口了！”①

何无忌问刘裕：“我要怎么办才好？”刘裕私下给何无忌分析判断：“我看刘牢之难逃一死，你可以跟我回京口，桓玄如果守臣节咱们就投靠他，如果不守臣节咱们就背靠京口匡扶社稷！”②

这位5世纪的豪杰，将自己的判断和未来，投向了那个最初的起点，京口！

不要在别人规定好的赛道里像个转笼里疲于奔命的小白鼠，退下来，想明白，找好自己的优势点，重开一局游戏吧！

刘牢之在被刘裕否定后召集各将领商量回到江北讨伐桓玄。

对于刘牢之一次次拿北府军作为晋升砝码现在得到了报应这件事，北府军诸将感到幸灾乐祸。

参军刘袭说：“不义之至莫过于谋反，将军最早反王恭，近来反元显，现在又要反桓玄，您接连三叛，怎么还能立于天地之间？”说罢出帐，其他官属也一哄而散。③

刘牢之派刘敬宣去京口接家属，但过了约定日期也不见回来，以为消息败露全家被杀，终于心理崩溃，在北逃到新洲的时候上吊自杀。

桓玄下令将刘牢之枭首弃尸示众，这位东晋晚期的北府名将就这样在门阀政治的大潮中一次又一次地碰得头破血流，最终落得死无全尸。

---

①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四》：裕曰：“将军以劲卒数万，望风降服，彼新得志，威震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广陵岂可得至邪！裕当反服还京口耳。”

②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四》：裕曰：“吾观镇北必不免，卿可随我还京口。桓玄若守臣节，当与卿事之；不然，当与卿图之。”

③ 《资治通鉴·晋纪三十四》：参军刘袭曰：“事不可者莫大于反，而将军往年反王兖州，近日反司马郎君，今复欲反桓公。一人而三反，岂得立也。”语毕，趋出，佐吏多散走。

北府军作为东晋从立国开始就一次次所仰仗的终极军事力量，最终在这个政权即将崩塌时，仍然没有翻身做主，自己当把弄潮儿。

北府诸将在这江左百年中，被委身于郗家、谢家，乃至王恭、司马元显、桓玄之手，不可避免地一直被利用，成为时代的注脚。

但这百年北府军，也并非没有留下宝贵的基因与教训传于后人。这一切的懵懂试错最终会在那位大神手上光耀时代！

4 世纪挽狂澜于既倒的真正主角们，就要在 5 世纪当家做主了！

桓玄入主建康后，孙恩以为能占个便宜，再次从海上而来，但早已输没了赌本的他被临海太守辛景大败，所有的家底几乎被消灭。孙恩跳海而死，结束了自己丑陋的一生。

虽然他的妹夫卢循后来又接手他的道旗，但终究没再能掀起当年八郡响应的盛势景象。毕竟打着宗教的幌子去荼毒天下，是骗不了人的。当初信道，是因为这个道为万民救苦治病；烧杀淫掠，是骗不了老百姓的！

孙恩之乱以后，很多道教中大家耳熟能详的神仙开始下世被供奉于道堂，教主不再由世俗凡人充任，开始借鉴葛洪的思路，本着积善行德教化万民的宗旨，对之前的漏洞进行修补，道教开始走上正轨。

道教与佛教，在两晋悲歌后，齐头并进地走入了下一个时代去继续淬炼与融合！

四月，桓玄出建康去姑孰，留尚书令桓谦和卞范之在建康朝堂，自此所有朝政均归桓玄决断。

八月，因平定司马元显，加封桓玄为豫章公；因平定殷仲堪、杨佺期，加封桓玄为桂阳公，同时仍兼任祖传的南郡公。桓玄把豫章公封给儿子桓升，把桂阳公封给儿子桓俊。

不久，桓玄杀高素、竺谦之、竺朗之、刘袭等北府军旧部。北府将们反击不成，纷纷投奔南燕和后秦。

403年，大亨元年，桓玄迁大将军，不久为相国（好熟悉的官职）。

东晋封桓玄为楚王，加九锡，置楚国国内官属，并划南郡、南平郡、天门郡、零陵郡、营阳郡、桂阳郡、衡阳郡、义阳郡和建平郡共十郡为封地。

桓玄近篡的举动令原为殷仲堪党众的庾仄起兵反抗并袭取襄阳，但很快被桓石康平定。

十一月，桓玄加自己的冠冕为皇帝规格的十二旒，加车马、仪仗、乐器，以楚王妃为王后，楚国世子为太子。

十一月十八，卞范之写好禅让诏书命临川王司马宝逼晋安帝抄写。

十一月二十一，由王导之孙、琅邪王氏的王谧奉玺绶，晋安帝禅位于楚，随后桓玄迁晋安帝至永安宫，又迁太庙的晋朝诸帝神主牌位至琅邪国。

百官到姑孰劝进，十二月壬辰，桓玄登基称帝，改元“永始”，封晋安帝为平固王，不久迁于寻阳。

至此，百年江左东晋“暂时”告一段落，算上生于不义死于耻辱的西晋，这两晋的悲歌，终于唱完了。

一百五十年前，在浪花淘尽英雄后，指洛水盟誓的老艺术家司马懿终盘出手，三分天下归司马，终结了乱世，收尾了三国时代。

当司马炎代魏受天命的时候，这个新兴的王朝从诞生之初就如同一轮即将落山的夕阳。

仅仅四十多年后，烈火烹油的司马氏就落得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司马氏在史无前例的全族大混战中，裹挟着华夏民族走向了黑暗深渊。

在八王之乱中，司马诸王亲手废掉了一条又一条雄踞华夏的神龙，随后“师华长技以制华”的北方诸少数民族政权开始奴役中原肆虐神州。北方开始一次又一次尝试着将灵魂注入华夏的躯壳。

凛冬至，长城毁，中国历史上，时间跨度最长、程度最剧烈、民族维度最宽的三百年大动乱就此拉开序幕。

永嘉之乱、石虎暴虐、冉闵屠羯、前燕南下、苻坚霸北、慕容复国、拓跋建魏……

飒飒西风渭水，萧萧落叶长安。英雄回首北邙山，虎斗龙争过眼！

放眼南国，苟延残喘的东晋权柄自“王与马共天下”后就开始落入高门大姓之手。

豪杰百年往事，渔樵一曲高歌。乌飞兔走疾如梭，眨眼风惊雨过！

随着桓玄攻入建康，《两晋悲歌》也终于走到了尾声，无论是北国“五胡”的你方唱罢我登场，还是南国门阀的今朝有酒今朝醉，最终都阶段性地走到了一个终结点。

北方的拓跋鲜卑即将清盘秦岭淮河之北，南方的气吞万里如虎即将颠覆这百年固化的大江之南。

与此同时，佛与道，儒与玄，北府与铁骑，江南开发与北境坞堡，书画复兴和佛寺广建，丝绸之路重开与瓷器发明成功，都成为这个时代凝结了百年的低垂果实，开始随着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共同奔赴下一个时代！

一片残山并剩水，年年虎斗龙争。秦宫汉苑晋茔。

川源流恨血，毛发凛威灵。

白发诗人驻马，感时怀古伤情。战场田地宽平。

前人将不去，留与后人耕！